

開明少年年

合訂本

第一至第六期

開明少年第一期至第六期總目錄

廣播

「開明少年」	編者	第一期	一
青年「八一三」	編者	第二期	一
關於本誌	編者	第三期	二
三大原則與四大自由	編者	第四期	二
「人民的世紀」	編者	第五期	二
一九四五年	編者	第六期	二

鋼鐵怎樣鍊成的

「習慣成自然」	翰先	第一期	八
兩種習慣養成不得	翰先	第五期	一七

想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若水	第六期	二四
-----------	----	-----	----

時間前進呀！

R
056 (1)
456

打敗了德國

舊金山會議

電纜車

英國的大選

原子與原子彈

守歲燭

戰爭與和平

法國在中東掀起的波濤

解放的故事

鐵托元帥

蒙古人民共和國

美麗的島——台灣

朝鮮——百年前的隱士王國

思玄 第一期 一〇

陳原 第一期 一五

達先 第二期 一八

王貝 第三期 二五

羊言 第五期 一九

傅漢 第六期 二八

王貝 第三期 二一

王貝 第二期 一五

啓凡 第三期 二八

小俞 第五期 一四

小俞 第六期 九

小俞 第六期 一三

人幹了些什麼

巴士的監獄的故事 羊言 第一期 二六

辛亥革命的着火點——

川漢鐵路保路事件 翰先 第四期 五

辛亥革命的時候 彬然 第四期 九

十月革命：

人類的新希望 王良 第五期 四

人怎樣變成巨人

革命家列寧(上) 魏信 第五期 七

革命家列寧(下) 魏信 第六期 四四

歷史書以外的歷史

略談傀儡戲 叔瀾 第一期 五

人和生活

山上人 金學人 第三期 三八

任何人的科學

瘧疾·瘧蟲·奎寧

青儼素

紀念九一八說起大豆

我們的奇蹟

昆明的血庫

可怕的鼠疫

蚤

太陽的熱力

墨軒 第一期 六三

墨軒 第二期 三八

墨軒 第三期 一六

小俞 第四期 二〇

章士敦 第四期 二三

墨軒 第五期 三四

墨軒 第五期 三八

陳原 第六期 三六

宇宙之大

我們周遊太陽系

「臥看牽牛織女星」

月亮

葉至善 第一期 六三

葉至善 第二期 二三

葉至善 第三期 四三

技工展覽

雜誌是怎樣編印成的

我們用什麼做衣的原料洗繩武

鹽井·井鹽

鍾鏞 第二期 一〇

葉至善 第五期 六〇

葉至善 第六期 一六

面面觀

黃金(上) 葉至善 第四期 二五
黃金(下) 葉至善 第五期 四六

藝術生活

繪畫和我們 汪刃鋒 第一期 七一

木刻 黃幼琴 第三期 三七

石膏塑造 李宜 第五期 三二

美術展覽

無名英雄銅像 劉開渠 第一期 扉頁

無名英雄銅像 高樹梅 第一期 二一

「運草」 吳立人 第三期 三四

運草 古元 第三期 三五

敦煌石窟——四世紀到十四

世紀的藝術陳列館 辛言 第四期 一三

詩人的心

讀「遊子吟」 朱遜 第一期 三〇

讀「死水」 施君 第二期 四六

「明月幾時有」 韋商 第三期 五〇
日本投降日讀杜詩 申緒 第四期 三〇

「兩個老風指了一個夢」 韋商 第六期 三四

小說

得到「羅斯福藍布」的人 易峻 第一期 三五

初三班的陳老師 易峻 第二期 四九

看華人的女兒 陳原譯 第四期 四三

媽媽和畢業禮物 淑湘譯 第五期 四〇

媽媽和依利莎白舅舅 淑湘譯 第六期 三九

童話

時間，前進呀！ 何澄 第三期 五

新詩

公平的太陽，公平的風 芷 第五期 六六

少年劇場

笨王三 淑湘譯 第一期 四一

借靴 黃封 第五期 二六

意在言外

寓言兩則

陳原譯

第一期

七四

錫且特林的兩篇諷刺小說

薛誦吉

第四期

三七

書的縮影

「好望號」

至誠

第二期

六

「離離草」

至誠

第三期

六

「虹」(上)

至誠

第五期

五二

「虹」(下)

至誠

第六期

五〇

歌曲

少年

葉聖陶詞
許可經譜

第一期

六

雙手萬能

自己做個圓規

余禮海

第五期

六八

嘗試

我第一次跳降落傘

景南

第二期

四四

少年戰時遊戲

沈連譯

第四期

四〇

我們也寫些

我們終於上了黃浦號

蔚若

第一期

七六

讀「離離草」

姚信

第一期

八〇

聽丁提琴演奏

董春如

第一期

八一

輪船·火車·木船

蔚若

第二期

五六

從電影「虹」裏看到的

李維新

第二期

六一

從電纜車說起

和鳴

第二期

六四

小館子的老板

曾甫堯

第二期

六五

我們住在湘江的中流

蔚若

第三期

五九

游泳

亞男

第三期

六一

漫畫

汪宜珍

第三期

六三

第一個在外邊過的新年

蔚若

第四期

四八

奮鬥

金大勤

第四期

五二

老鵝

朱喬生

第四期

五七

春雨

朱喬生

第四期

五八

賊娃子

李新民

第六期

五九

我們到了雲南

蔚若

第六期

六〇

勝利之夜

金大勤

第六期

六五

記偷蛋遊戲

曹錦

第六期

六七



巴士的監獄的故事

羊首(二六)

讀「遊子吟」

朱遜(三〇)

得到「羅斯福藍布」的人

「小說」易凌(三五)

笨王三「傀儡戲」

叔湘譯(四一)

略談傀儡戲

呂叔湘(五〇)

我們周遊太陽系

葉至善(五五)

瘧疾·瘧蟲·奎寧

墨軒(六三)

繪畫和我們

汪刃鋒(七一)

寓言兩則

陳鳳譯(七四)

我們終於上了黃浦號

蔚若(七六)

讀「離離草」

姚信(八〇)

聽了提琴演奏

董春如(八一)



少年科學讀物

飛機潛艇及其他

阿柏拉摩夫著
符其珣譯

定價一元一角

少年電器工程師

布拉托夫等著
符其珣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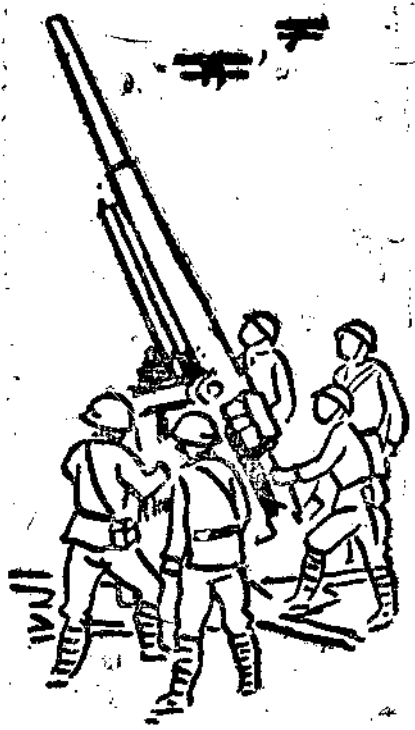
定價二元

少年化學實驗手冊

顧均正著
一元九角

少年科學未來戰

劉振漢譯
二元四角



開明書店印行

(售出售出倍卡五兩二價完照慶重在)

無名英雄銅像——紀念「七七」的藝術品



劉高 開嶺 渠梅 先生 先生 雕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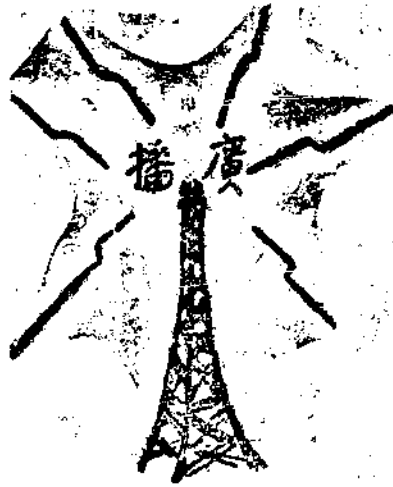
參看本期
「無名英
雄銅像」
那篇文章

「開明少年」



編者

本誌創刊了，名目叫做「開明少年」。其實他不是一種新創的雜誌，他的前身叫做「新少年」，可以說是「新少年」的復刊。「新少年」創刊於二十五年一月十日，是種半月刊。出到二十六年八月間，「八一三」戰事爆發，我們的印刷廠被敵人的炮火毀了，只好與其他



幾種雜誌一同停刊。到如今將近八年了，我們一直想把他復刊。看了一些青年（八年前前的少年現在是青年了）寄給我們的信，訴說他們惦念「新少年」的心情，聽了一些朋友的鼓勵話，說那樣的少年雜誌現在很需要，我們更希望從早把他復刊。但是我們在先在桂林，去年來重慶，都感到編輯上印刷上發行上種種的困難，想出又不敢出。今年來，紙價更漲了，印刷工價更高了，運輸寄遞不比以往方便，許多朋友依然散處在各地，編輯方面也還是感覺人手不夠。我們想，要等待種種困難改變過來，恐怕還不止一年兩年，有句通常話叫做「克服困難」，我們何不試試呢？等待是自己不作主，克服困難是自己作主，我們何不作主呢？這麼想着，我們就動手籌備起來，定在這個月裏出版。半月刊暫時辦不到，就出月刊。「新少年」的名目較人家相

去了，就叫做「開明少年」。

叫做「開明少年」也好。一方面，表示他是開明書店出版的少年雜誌。另一方面，還有旁的意義。

讀這本雜誌的少年們至多不過十三四歲，對於以往八年間的事當然知道一些，可是未必記得清，認得清。以往的八年間，我們中國和整個世界都在大變動中，那種大變動是從來沒有的，到如今變動還沒有終了。現在大略說一說。

二十六年的七月七日，日本人在蘆溝橋挑釁，揭開了這回戰爭的序幕。八月十三日，上海戰事繼續發生。隨後就是我國首都遷移重慶，南京在十二月十二日放棄。二十七年七月下旬起，與敵人作武漢會戰，激戰三個月，十月下旬又放棄了武漢。於是我國檢討以往，認為第一期抗戰到此結束，以後便是第二期抗戰。第二期抗戰的原則是全面抗戰，全民抗戰，以西南各省為抗戰根據地，並且，抗戰與建國雙方並進。這以後的戰事，細說起來要費相當多的篇幅，只好不說。單說我國人受到的痛苦，真是海樣的深。不知多少士兵在戰場上喪了命，受了傷。不知多少老百姓在淪陷區裏受了敵人的殘害和奴役，經了種種非人所堪的生活，在遷徙流離之中拋了家，失了父母子女，丟了所有的資產，嘗了千般的苦難。不知多少城鎮成了敵人的營壘。不知多少交通線便了敵人的兵車與兵船。不知多少農產礦產充了敵人的吃的用的。——也說不盡許多。我國人雖然受到這麼深的痛苦，可是並不頹喪，只有加緊

意志，在前線，在敵後，與敵人作無情的激鬥。將來反攻開始，更將一齊起來，把敵人徹底消滅。這由於我國人從實際經驗中澈悟了一點：侵略主義不打倒，殘暴的敵人不消滅，我們就沒有起碼的生活可言，其他更談不上。我們不止要求起碼的生活，當然要竭盡力量，爭取完全的勝利。

在歐洲有個德國，由希特勒當政，與日本相同，也抱着侵略主義，想把別國人民作他的奴隸。一九三九年（我國二十八年）九月上旬，德國侵入波蘭，英法對德宣戰，便是歐洲戰爭的開始。英法很不順利，就有另一個侵略國家，由墨索里尼當政的義大利起來投機，對他們宣戰。一九四零年（我國二十九年）六月間，法國當不住了，向德義兩國屈服，簽了停戰協定。於是德國當主角，美國充配角，四出攻擊，歐洲幾乎成了他們的天下，歐洲人民幾乎都將當他們的奴隸。這當兒美國的羅斯福總統發表了正義的演說，他說美國願意幫助反抗德國的國家，美國是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一九四一年（我國三十年）六月間，希特勒又出兵進攻蘇聯，一時氣勢很盛，到十月間就迫近了莫斯科。同年八月間，羅斯福總統與英國邱吉爾首相會晤，商討對付侵略國家的辦法，簽訂了聯合宣言，就是所謂「大西洋憲章」，是以後同盟國家團結的基本原則。這時候日本認為有機可乘，在十二月七日偷襲美國的珍珠港，於是美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從此開始。德義是日本的同盟國，當即對美國宣戰，美國也對德義宣戰。一九四二年（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二十六個國家在美國華盛頓簽訂聯合國宣言，我國也在其內。世界參戰國家，到此排成顯明的兩條陣線，一面是侵略國家，一面是

抵抗侵略，愛好自由和平的國家。可是英美在太平洋方面，起初也很不順利，撤軍，失地，連續不歇，半個太平洋與南洋各地，幾乎都入了日本的掌握。直到一九四二年八月到十一月間，美海軍屢次在所羅門羣島擊敗日海軍，才把局勢轉變過來。從此盟方步步進展，日方步步挫敗，細說起來很囉嗦，總之，到了今年，太平洋上的戰略要點都已抓在盟方手裏。斐列濱收復了，緬甸收復了，琉球島佔領了。美國空軍對於日本本土作猛烈的轟炸，超級堡壘兩百架四百架的出動，摧毀敵人的種種戰時生產，最近並且在日本的港灣以及內河佈下水雷，使他無法利用水運。今後的作戰將是登陸我國沿海與日本本土。再說歐洲方面，蘇軍在一九四二年的十一月間從斯大林格勒發動反攻，便開始了致勝的局面。一九四三年（我國三十二年）的七月間，盟軍在西西里登陸。義大利便發生政變，墨索里尼下台。九月三日盟軍又在義大利本土登陸，到六日義大利便投降了，三個侵略國家中垮了一個。去年六月六日，盟軍開闢第二戰場，在法國北部諾曼第登陸。於是盟軍圍攻德國的形勢完成，就把柏林作目標，一步步的收緊來。直到今年五月三日，蘇軍完全佔領柏林，七日，德國對全體盟國無條件投降，三個侵略國家又垮了一個。從歐洲戰事爆發到結束，共歷五年又八個月，計一千七百二十四天。希特勒在柏林危急的時候死了，怎樣死的，真相不明。墨索里尼是被義大利人民審判處死的，兩個攪亂世界的魔王，在他們失敗的時候都付出了生命。

以上簡單的敘說八年來的世界戰事，變動之大可以想見。然而變動不止於此。各國人民受了這回戰禍的教訓，更熱切的希望得到自由和平，所以今年四月二十五日開始，四十幾個

國家在美國密西山舉行會議，高討建立一個國際安全機構，用來保障大家的自由和平。這個機構如果成功，今後的世界將是個全新的世界，當然是種大變動。同時各國國內也有變動。大家想，一些野心家可以起來攪亂全世界，由於多數人不能治理自己的事，被一些野心家搶去治理了，要得到自由和平，必須大家盡心竭力，起來治理自己的事。治理的時候，又須顧到大家的幸福。少數人生活過得好，精神上痛快，說不上大家的幸福，必須個個人生活過得好，精神上痛快，才是大家的幸福。這種想頭，八年以來非常普遍了，依據這種想頭辦起種種的事來，自將局面全新，當然又是種大變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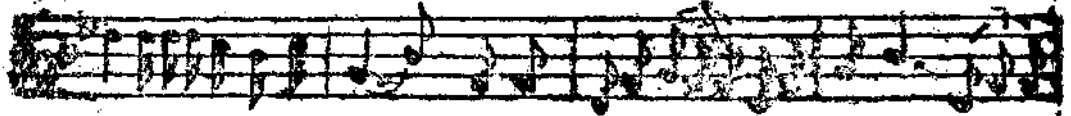
在今後的我國，在今後的世界，做人必須做個全新的人。怎麼叫做全新，說起來可以有很多話，但是「開明」兩個字也可以包括了。開是開通，明是明白。侵略人家，欺侮人家，妨礙人家的自由，剝奪人家的幸福，就是不開通，不明白。這樣的人無論如何要不得，由他治理一地的事，便是一地的禍患；由他治理一國的事，便是一國的甚更世界的災難。協和人家，幫助人家，尊重人家的自由，顧全人家的幸福，就是開通，明白。這樣的人遍於一地，便是一地的康樂，遍於一國，便是一國的榮華，現在人們自己勉勵互相勉勵的就是作這樣的人——開明的人。讀者諸君是少年，我們願意諸君個個作開明的少年。我們說，把這種雜誌叫作「開明少年」還有旁的意義，意義就在這兒。

少年

葉聖陶作歌
許可經譜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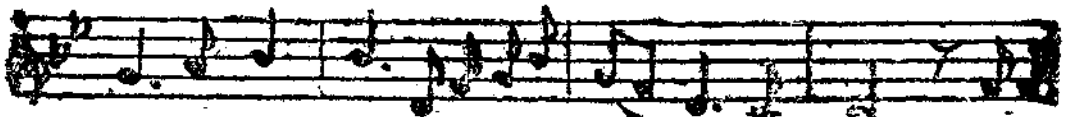
當春的枝芽葉芽，枝頭上打着笑臉的花。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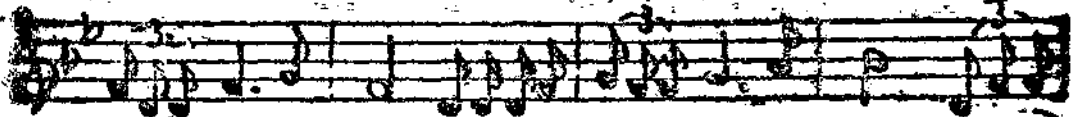
晨冒出地平線的太陽，在西部高原的黃河長江。從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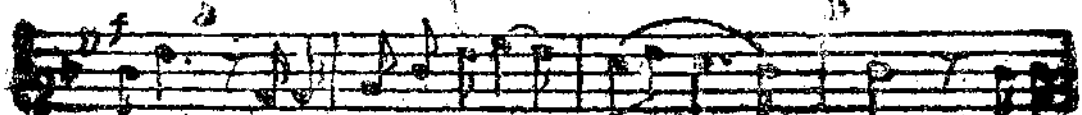
東西，我們看見我們自己。要把



眼睛睜開，要讓頭腦明。白，莫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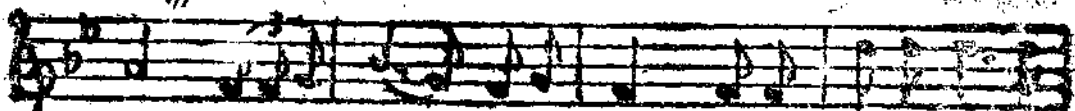
閉空了一雙手，說什麼要對起一張口。把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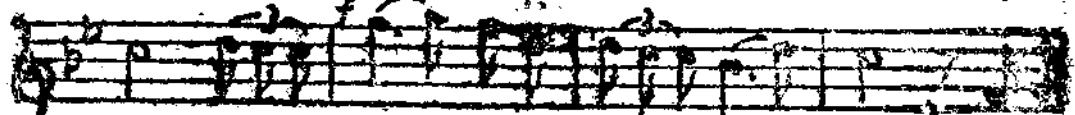
道理，我們勉勵我們自己。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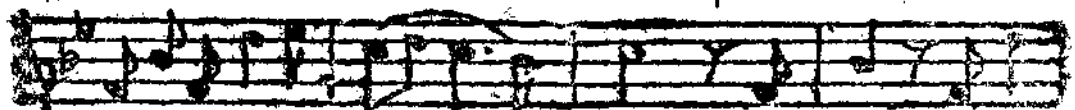
多的是同 伴 我們的 精神清新， 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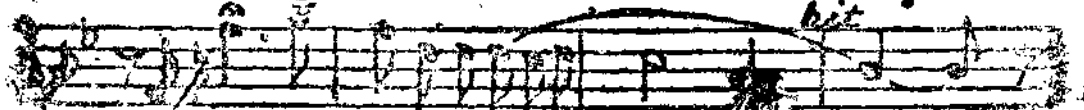
幹， 手牽着 手 向前進， 腳腳 踏實步



穩， 希望的光 照在 我們的身 上， 我們



滿胸滿懷的 歡 唱， 歡 暢！ 歡 暢



我們滿 胸 滿懷的歡 暢！

第四行‘明白’的‘白’讀
語音(ㄅㄨˋ)，與‘爾’同韻

「習慣成自然」

輪 先

能力都從習慣來。

「把學來的東西完全忘掉了，

那廢下來的東西就是教育。」

——V. 哈力法克斯的話



鋼鐵
怎樣
鍊成的

「習慣成自然」，這句老話很有意思。

我們走路，為什麼總是左脚往前，右腳往前，兩條胳膊跟着動盪，保持身體的均衡，不會跌倒在地上？我們說話，為什麼總是依照心裏的意思，先一句，後一句，一直連貫下去，把要說的都說明了？

因為我們從小習慣了走路，習慣了說話，而且「成自然」了。什麼叫做「成自然」？就是不必故意費什麼心，彷彿本來就像那樣

子的意思。

走路和說話是我們最需用的兩種基本能力。推廣開來，無論哪一種能力，要達到了習慣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是我們有了那種能力。不達到習慣成自然的地步，勉強強強的做一做，那就算不得我們有了那種能力。如果連勉強強強做一做都不幹，當然更說不上我們有了那種能力了。

聽人家說對於樣樣事物要仔細觀察，才能懂得明白，心裏相信這個話很有道理。這

書兒，並不是我們就有了觀察的能力。

聽人家說勞動是人人應做的事，一切的生活資料，一切的文明文化，都從勞動產生出來，心裏相信這個話很有道理。這當兒，並不是我們就有了勞動的能力。

聽人家說讀書是充實自己的一個重要法門，書本裏包含着古人今人的經驗，讀書就是向許多古人今人學習，心裏相信這個話很有道理。這當兒，並不是我們就有了讀書的能力。

聽人家說人必須做個好公民，現在是民主的時代，個個公民盡責守分，才能有個好秩序，成個好局面，自己幸福，大家幸福，心裏相信這個話很有道理。這當兒，並不是我們就有了做好公民的能力。

這樣說下去是說不完的，就此打住，不再列舉吧。

要有觀察的能力，必須真個用心去觀察。要有勞動的能力，必須真個動手去勞動。要有讀書的能力，必須真個去把書本打開。要有做好公民的能力，必須真個去作公民應作的一切事情。在相信人家的話很有道

理的時候，只是個「知」罷了，「知」比「不知」似乎好些，但僅僅是「知」，實際上

與「不知」並無兩樣。到了真個去觀察去勞動的時候，「知」才會漸漸化為我們的習慣，習慣成自然，才是我們的真能力。

通常說某人能力不強，就是某人沒有養成多少習慣的意思。譬如說張三記憶力不強，就是張三沒有把看見的聽見的一些事物好好記住的習慣。譬如說李四發表力不強，就是李四沒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說出來寫出來的習慣。

習慣養成得愈多，那個人的能力愈強。我們做人作事，需要種種的能力，所以最要緊的是養成種種的習慣。

養成習慣，換個說法，就是教育。教育不限於學校，也不限於讀書，學校教育只是教育的一部分，讀書這回事也只是教育的一部分。我們在學校裏受教育，目的在養成習慣，增強能力。我們離開了學校，仍然要從種種方面受教育，並且要自己教育，目的還是在養成習慣，增強能力。

習慣越自然越好，能力越增強越好。孔子一生「學而不厭」，就為的看透了這個道理。

好，能力越增強越好，孔子一生「學而不厭」，就為的看透了這個道理。

打敗了德國

恩文



時間前進呀！

「我們現在在柏林防線的中心，這是進行最後決戰的地方。這兒聳立着帝國總理府的洋台。希特勒在這洋台

服。在柏林爭奪戰的最後幾天裏，這兒是希特勒的總部。這總部的許多人員，顯要的SS隊員和戰爭罪犯在這兒自殺，他們的屍體躺在總理府的庭院里。」

蘇聯紅星報的一位隨軍記者把柏林被攻陷時的景象這樣地報告了出來。

柏林的陷落在五月三日，這一天在這次歐戰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陷落的前兩天，納粹頭目希特勒的死訊公布了。陷落之後四天，德軍無條件地投降了。

納粹德國在東西兩線盟軍夾擊之下，莫說還擊，連招架的力量也沒有了，就這樣很迅速地走到了絕路。

讀了前面那條報告，我們會發生怎樣的

少年明聞

上作過許多次演講。這兒是奧登堡曾經住過的屋子。我們穿過了牆洞，經過滿佈着靈柩和射擊坑的庭院，走進了新的總理府。這里有着庸俗的裝飾品，有着卍形的標幟的長長的華麗的大廳（地板上散亂地留着一堆堆的箱子彈箱，機關槍帶，有着鐵十字架的手提機關槍，被拋棄的SS隊的勳章，徽章和制

感覺？憐憫嗎？傷悼嗎？——不，都不會。我們只覺得納粹強盜罪有應得，只覺得這樣的結局還便宜了他們。他們的罪惡真不知有多少。他們蹂躪了整個的歐洲和北非的一部分，他們的流毒遍及地球上的每個角落。這重重的血債，要跟他們清算也無從算起。總之，他們是死有餘辜的。

現在歐洲的戰事已經結束，許多國家熱烈慶祝他們的勝利，許多國家熱烈慶祝他們自身的解放。我們試想：這次的勝利和解放究竟是花了多少代價得來的？關於這個，我們現在還無從得到一個精確的綜合的統計。但我們單看報上公布的英美兩國在這次戰爭中的損失的統計數目（請參看五月九日重慶各報），就不能不感到震驚。這樣慘烈的戰爭，對於人類實在是一個大教訓。根據這一次戰爭的經驗，全世界愛好和平與自由的人

們都已經醒悟過來，都知道和平與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要保持人類的和平與自由，要制止這樣慘烈的戰爭的重演，就要大家齊心協力的合作。在柏林被蘇軍圍攻的時候，同盟國的代表們正在美國的舊金山舉行會議，商討共同建立戰後的世界和平。大家都想把由戰爭中產生的合作精神永久保持下去。

我們知道，同盟國這一次能夠在歐洲戰場上很快地把納粹德國打敗，主要的原因就在他們能夠在軍事上合作。去年六月六日盟軍在法國諾曼第登陸以後，這種合作精神更加明顯起來。參加西線作戰的有英軍，美軍，加軍和法軍。英美的航空隊常常成羣結隊地轟炸德國的工業區和軍事根據地。英國軍隊的裝備有許多是來從美國的，美國軍隊也常常從英國得到他們的給養。在東線，擔負作戰的主力是蘇聯的紅軍。當戰線移到波

備時，波蘭的軍隊也加入了戰役。此外，東南歐洲許多國家的游擊隊常常和蘇聯紅軍互相呼應，一致打擊德軍。他們也常常得到蘇聯，英國或美國的支持和接濟。東線紅軍用的是美國的坦克，西線盟軍用的是紅軍的炮術。東西兩線經常交換着情報和作戰的計劃。……這許多事實都是歐洲盟軍合作的表現。正因為他們能夠這樣合作，東西兩線才形成了一個鐵鉗，把納粹德國夾在中間，使他不能突破任何一點，使他沒有逃脫餘地，結果只有走到死路上去。

不過我們試進一步想想：歐戰這樣結束，是不是歐洲人民的和平和自由從此就有了保障？納粹德國已經無條件投降，他會不會復活？

我們都念過歷史，現在不妨來溫習一遍。在第一次大戰中，德國也是禍首。經過

四年的戰爭，他失敗了。協約國在巴黎開了一次會，迫着德國締結了凡爾賽和約。根據那個和約，德國的殖民地由許多重要工業原料出產地都被瓜分了，軍備也被限制到非常可憐的程度：不許製造坦克、潛艇和主力艦，不許建立空軍，不許在萊茵河流域設防，陸軍不得超過十萬，海軍不得超過一萬五千，此外還得賠償大量的贖費。在這樣苛刻的條件的約束之下，德國好像永無翻身



的希望了。但是後來怎樣呢？德國雖然受到了重大的打擊，可是德國那些真正的侵略的製造者——金融資本家，軍火商人和軍閥們並沒有被肅清，他們改頭換面，時時刻刻在那裏等候機會，重振旗鼓。他們一方面拚命地鎮壓國內人民的革命運動，加強反動的統治。因為他們知道，人民的革命運動成了功，他們不但再沒有製造侵略的機會，並且連自己的利益和權力也都保不住了。另一方面，他們利用國際間的衝突，特別是蘇聯和西歐列強間的衝突，製造陰謀和恐嚇，取得國際間對他們的讓步和扶助。就在這種情形下，德國又一步一步朝着戰爭的目標走去。你不許他建設空軍，他就獎勵民航事業和飛機的製造，開辦人民航空學校；你限制他陸海軍的人數，他就擴充武裝的警察，秘密訓練各種海陸軍人材；你限制他軍艦的噸數和

種類，他就製造那種可以改裝做兵艦的商船。等到納粹得勢，希特勒登台以後，德國的擴充軍備已成了國際間公開的祕密。到一九三五年希特勒宣布重整軍備時，實際上德國軍艦的實力已很可觀了。此後德國更是明目張膽地準備戰爭，叫喊戰爭。直到一九三九年，他終於又掀起了這一次歐洲大戰。

這一段歷史告訴我們什麼呢？他告訴我們：打败了的德國是可能復活過來的。要保衛歐洲乃至全世界戰後的和平與自由，就不要讓德國有復活的機會。這是收拾戰後歐洲最要緊的一點。當同盟國家的軍隊一天一天逼近納粹德國心臟的時候，我們不是已經聽到很多的消息麼？那些納粹項目們眼看自己快要失敗了，他們就發動一種地下組織，要那些納粹黨員們改頭換面，混到德國老百姓中間或國外去探過一時，等候再起的機

會。德國那些金融資本家和軍火商也準備取得別國國籍的辦法，或者通過外國朋友的關係，保全他們的財產，並且逃脫同盟國對他們的處罰。希特勒直到臨死，還玩了一套老花樣，故意說他只要打倒那實行共產主義的蘇聯，想拿這話來離間同盟國，減輕他們對德國的壓迫。很明白地，這些消息透露了一個祕密，就是德國那些真正的侵略製造者直到失敗的最後關頭，還是千方百計地在那裏製造復活的機會，散播復活的種子，準備將來捲土重來。這是多麼值得大家警惕的國際陰謀！

說到這裏，我們就要問：究竟怎樣才能徹底消滅德國復活的根源，斷絕他復活的機會，不讓他這種國際陰謀實現呢？

最要緊的是要全世界愛好和平與自由的國家共同幫助並扶植德國人民大眾的革命勢

力，讓德國成爲一個完全自由的民主國家。只有這樣，德國那些真正的侵略製造者，如金融資本家，軍火商人，有着歷史傳統的軍閥，以及納粹分子的勢力才會被清除或者被驅逐出去，因爲他們是和德國人民大眾的力量勢不兩立的，即使他們還可以存留在國內，他們也再沒有法子偷竊政權，做德國的主人，拿老百姓當炮灰去發動侵略了。也只有這樣，德國的人民才會幸福地跟別國的人民和平相處，不再受了侵略者的利用，拿仇恨和欺詐對待其他民族了。

其次呢？就是同盟國家在對德的外交上彼此都應該放棄過去那些錯誤的成見和猜忌心理，特別是面歐列強對蘇聯的那種猜忌成見。希特勒過去在外交上就是利用了那些猜忌跟成見，討到了很多的便宜，所以他到自殺時還說出那樣的話。同盟國家如果不能

改變這一點，就等於為德國的侵略者開了一個方便的大門。有了這個大門，那些躲藏在國外的德國的侵略製造者仍然可以跑回去，破壞人民的革命勢力，重新製造一個希特勒出來。其結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其實無論是要使德國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也好，大家放棄過去的成見和猜忌也好，都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要全世界愛好和平跟自由的國家把由戰爭中產生的那種

合作精神保持下去。

同盟國家靠着這種合作精神，已經把德國打敗，而且快要把他的盟弟日本法西斯打敗了。同盟國家也只有發揚這種精神，才能使一切澈底肅清侵略者的辦法行得通，才能使由這次戰爭中產生的一切國際條約與國際和平機構發生效力，也才能使人類的和平與自由得到保障。

舊金山會議

陳原

舊金山在什麼地方？

美國的一邊是大西洋，一邊是太平洋。

靠着太平洋的一邊，有個很大很大的港口，

舊金山。舊金山和亞洲隔着一片太平洋。

它是世界有名的港口。它不是工業中心。它面對着青綠的海水；它沒有太多的烟囪，不會成天的籠罩在煙霧里。總之，它是

個美麗的山城，按着土地建立起來的。

這是美國的重要的貿易中心。戰事以前，貨輪都到東方來，差不多都從這里出發；飛機民飛機飛到東方來，也拿這里做起點。

海港進口處的左邊叫做瑪爾島——這是美國海軍的大基地；船隻的建造，裝修，大部分都在這里進行。

船隻進入海港，得經過金門橋。金門橋是世界有名的大吊橋。它橫跨在離開水面五百呎的高空。在那橋上有六條現代化的汽車路。

誰決定了在舊金山開會？

今年二月間，美國羅斯福總統，蘇聯斯大林元帥和英國邱吉爾首相，在克里米亞見面。他們決定了四月廿五日在舊金山召集一

個聯合國大會。請帖由我國，英國，蘇聯和美國發出。這四個國家便叫做邀請國。後來法國說，法國也是並國呀，怎麼不算做邀請國？四個邀請國說，好吧，他也來做邀請國吧。——這才報到法國提議。他說，有幾點原則我不同意，請帖里只由他們四個國家發出吧，我一定出席就是了。

請帖發出去了。一共邀請了四十二個國家，都是今年三月底以前對軸心國宣了戰的國家。有些投機的小國是在三月下旬慌慌忙忙宣戰的，他們生怕不被邀請，恰像遲到的旅客生怕趕不上火車似的。連同發出請帖的四個邀請國，一共是四十六個國家，這四十六個國家都派代表到舊金山開會。

在開會之前，仗打得怎樣了？

快要開會的那一個星期，在歐洲，西線

印更時時決裂步，向着德意志的心臟打去。德軍的紅軍已經衝到柏林了。柏林的廣播員在四月二十一那天，用顫慄的聲音宣布說，「不好了，紅軍到了柏林大門哪！」西線的英美，英，美，加四國的軍隊早已渡過萊茵河，向北向南向東，用最高的速度進展。到了開會那一天（四月二十五日），紅軍美軍在柏林西南的突爾高地方會師了。

歐洲的情形就是這樣。

在東方，美軍還在大琉球島苦戰。英國的軍隊向着仰光攻擊，推進。我國戰場上擊潰了老河口方面的寇兵。

東方的情形就是這樣。

參加開會的有哪些重要的人

物？

四十六個國家的代表團差不多都是以外

交團長當團長的。羅斯福總統早已聘定前任國務卿當美國代表團的總顧問，並且要他參加策劃的工作。可是會還沒開，羅斯福總統死了。赫爾說因生病不能出席。蘇美，英三國的外交部長都打電報給他，表示可惜。爲什麼可惜呢？因爲赫爾的頭腦很清楚，思想很進步，對於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又很有見地。

美國的代表團由斯退丁紐斯領導。斯退丁紐斯是美國的國務卿，差不多等於別的國家外交部長的職位。他是一個很能幹的實事求是的人。他相信國際間有許多問題是可以開會議的方式來解決的。他常常說，「戰爭已經證明許多國家可以在同一個目標之下合作。雖然各國之間難免還有紛歧的意見，可是排除困難的信念是一天天地在增加。」

蘇聯的代表團領袖是莫洛托夫。他本來

不準備去的，但爲了加強盟國之間的合作，終於在四月二十二日臨時飛到美國。他是蘇聯的外交人民委員長，他的精明和果斷是人人都知道的了。

英國的外相艾登是英國代表團的主腦。他是保守黨里面最進步最幹練的分子中間的一個。我國代表團團長是朱子文博士，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法國代表團團長是皮杜爾，外交部長。

開會的場所是怎樣的？

靠近市區中心有一所歐戰紀念堂。紀念堂裏面有一座歐戰紀念歌劇院和一所老戰士大廈。這座歌劇院就是開會的場所。四十六國代表的座位設在樓下大廳里。代表一總有八百五十人。樓上的第二層坐滿了新聞記者和攝影師。再上層是一千五百個公共聽

席。主席台的背後掛起四十六個同盟國的國旗。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兩點半鐘，下雨。人們唧唧咕咕的詛咒這場雨。迷信的老人認爲不祥的兆頭。但是兩個鐘頭之後，下午四點半鐘，雨止了，出了太陽。就在這時候，開會了。三千多人坐在會場里面，可是在外邊，在舊金山，在全世界，有無數的人，無數的眼睛，在注視着這一次和平的民主的世界底設計。

舊金山會議討論些什麼？

舊金山會議不是和會。它並不討論處置德國和日本的問題。它所集中討論的是怎樣建立一個新世界。

爲什麼要在舊金山舉行呢？羅斯福了紐斯的話：

「這一機會是在舊金山舉行，在我們美

國人民看來，實在是一個具有希望的象徵。

舊金山就是許多年代以來美國眼光轉注的地方。具有信念的美國開拓者曾向西橫跨過原野，開闢過新的道路，他們用勇氣應付了並且克服了沿途的每一個困難，直到他們到達了富有希望的地點為止。後來美國人民就認為加利福尼亞和舊金山是實現希望和完成目標的地方。」

舊金山會議以什麼做主題呢？還是聽斯退丁紐斯的話：

「人類最深切的希望和最高尚的目標——持久和平——現在正付託在我們的手中，

我們是新的道路的開拓者，將來一定有許多障礙和危險，我們必須具備加州人民那種橫

跨原野直到太平洋邊的那種勇氣和決心，我們必須用堅決而虔誠的態度來從事我們的工作。」

作。」

有些什麼製難和危險呢？

有的。最初關於大會主席就爭了好幾次。後來決定由四個邀請國輪流當主席。其次就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應該不應該參加開會的問題。終於通過了，但美國立刻支持阿根廷也要參加的提議。而波蘭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到阿根廷參加由大會通過（我國是棄權的）時，莫洛托夫立即離座，表示堅決反對。後來他說：允許一向替納粹工作的阿根廷參加，而不允許波蘭參加，這真是奇怪的事情。近視眼的人以為美蘇的關係這一回一定糟了，可是並沒有糟。這不過是「艱難」的一種罷了。

會議中討論了許久，還不會得到完滿解決的，有兩個大問題。第一個是關於幣制制

度，中國和蘇聯的意見，都認為統治制度的最後目的應該是「獨立」，也就是說，一切從屬國或從屬地方，現在雖然受強國統治，但它最後應該完全自主。蘇聯說：在起草中的世界憲章，不應該保證殖民地現況不加改變——換句話說，殖民地的主國，不能認為它自己有特權。關於這幾點，英美方面都不這樣想，不過最近幾天的發展，四強的

意見也慢慢的變了。第二個是關於否決權的。蘇聯的意見，以為應該完全遵照雅爾達會議的決定，五強有權否決安理理事會的決定，英美不贊成。中法卻支持英美。到現在為止，還看不出有什麼解決的辦法。會議本來定六月六日開幕，現在因為好多問題還未解決，一定要延長了。

六月六日

兒童歌劇

名利綱

沈醉了作

定價七角五分

羣舞

沈醉了作

定價七角五分

惡童

邱望湘作

定價七角五分

廣寒宮

沈秉廉作

定價七角五分

櫻田鶴

邱望湘作

定價七角五分

開明書店印行

在重慶定價加三七百七十五倍出售

無名英雄銅像

陶

紀念「七七」的藝術品

成都城各門，原有的城牆城樓都拆除了，開闢成很寬的街道。在東門，立着一座無名英雄銅像，面朝着東，形體比真人大約大半倍，臺座有兩個半人那麼高。那座銅像是劉開渠先生的作品，承蒙劉先生和攝影的高嶺梅先生贈給我們銅像的相片，我們就把他製成銅版，印

美術展覽



在本誌創刊號裏，讓全國少年都看到。

立銅像無非是紀念的意思。某人為社會國家立了大功，其人為學術文化開了新路，就替他們立個銅像，表示大眾對於他們的勞績永遠不忘，同時也鼓勵大眾自己，誰都該像他們一樣有很好的勞績。

無名英雄是誰呢？他不姓張，不姓李，也不姓別的，他不叫克勝，不叫國華，也不叫別的，可是代表了姓一切姓叫一切名字的人。換句話說，他是大眾凝結而

成的人，他是代表大衆精神的人。有許多勞績，不是某一個人做下來的，是大衆竭盡了心思和力量做下來的。要紀念那種勞績，造某一個人的銅像當然不對，就該造無名英雄銅像。各國往往有無名英雄銅像，就是這個道理。

現在說成都東門的那個無名英雄銅像。他是個士兵，眼望着前，手拿着槍，作準備刺擊的姿勢，左腿彎曲，右腳點在後面，好像剛從戰壕里跳起來就要衝鋒的模樣。這樣，銅像紀念什麼人？想來誰都會立刻想到是紀念抗戰的大衆。直接與敵人對壘的固然是士兵，士兵而外，貢獻出所有的心思和力量的人，他們同樣的志在消滅敵人，爭取勝利，他們和士兵是一體，他們也是士兵。所以，一個士兵的像可以代表抗戰的大衆。他面朝着東，是因為四川在我們的西部，是抗戰建根據地，而我們的敵人在東面的緣故。

劉開渠先生造那無名英雄像，花了七個月的工夫。原來造像不是一件輕易的事，像作寫文畫幅畫一樣，先得在心意中有個底子，那底子朦朦朧朧不行，必須清清楚楚，才可以動手。如果造某一個人的像，只要就某一個人本身或者他的相片兒觀察，看出他的精神態來，心意也就有了個底子。現在劉先生造的像不是某一個人，是代表大衆的人，把握那底子就更難。就得大衆觀察，看出他們共通的精神態來，才可以得到他的底子。劉先生告訴我，我國人最大多數是農人，實際上當士兵的又全都是農人，所以他那個像是個農人的型式。現在許多畫家木刻家都喜歡替農人造像，可是他們往往把嘴唇畫得很厚，像黑人，又把面部表情畫得像西方的工人。據他的觀察和理解，我國農人的嘴唇並不那麼厚，面部表情

也並不像西方的工人，稍帶長形的臉，顴頰略高，眼睛有神，表現出能想，肯幹，質樸而不一。運鈍的本色。就體格說，我國農人一般的不豐腴，可是強健有力。他心意中把握住這樣的底子，才動手造那無名英雄像。

看一個造像，通常有幾點應該注意。第一，看他勻稱不勻稱，自然不自然。既是人的像，當然以真人為標準。肢體大小長短的比例與真人相合，那就是勻稱。所取姿態與真人的姿態不相違背，那就是自然。第二，看他穩定不穩定。造像是建築性的東西，所謂建築性，就是建築物必備的條件。譬如一所房子，底部較小，上部却伸展開來很大，雖然用了種種方法可以使他不坍，但是人看了總覺他不穩定，心理上感得不舒服。房子是必須看起來穩定才行的。造像與造房子是同類的事，不能失了建築性。那些驚險的姿態，稍縱即逝的瞬間動作，通常說來，都不適於造像，就為這個緣故。第三，看他那形象之中，含蓄不含蓄某種精神。前兩點做到了（就是說勻稱了，自然了，穩定了），不一定就是藝術品，成不成一件藝術品還得看第三點。藝術家利用形象，造成藝術品，就為要表出他所見到的某種精神。如果沒有那某種精神，那就是空虛，就不成其為藝術品。

現在請把銅版圖翻出來，依據以上說的三點來看那無名英雄像。他勻稱而自然是一看就明白的，不消多說。他的姿勢是衝鋒以前的姿勢，眼睛望着前方，上身稍稍向前，腳正要向前跑，鎗尖也指着前方，全身是統一的。全身充滿力量，但是不太洩露，重量落在跨間的兩腿之間，所以見得穩定。所謂含蓄着的某種精神，也就從這裏見出。全身統一，表出舉國一

我的抗建精神。力量不太洩露，表出大衆的潛力無窮。馬上要拔腳衝鋒，表出戰鬥的場面還在前面。抗戰固然是劇烈的戰鬥，就是建國也是劇烈的戰鬥，在那戰鬥中都要由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去衝鋒陷陣，才能取得勝利。這麼想開來可以想得很多，都是含蓄在那銅像裏的所謂某種精神。因此，一般批評都說劉先生那無名英雄像是一件成功的藝術品。

關於那銅像的眼睛，還有些可以說的。多數銅像都照真人的眼雕出眼球兒來，但是真人的眼球兒有眼黑，看起來有神，銅像石像的眼球兒沒有眼黑，光線射上去起了反射，就像盲人。我們看過一些造像，又看過一些造像的相片兒，凡是照樣雕眼球兒的，都覺得像個盲人。劉先生爲要避免這一層，他造那無名英雄像沒有雕眼球兒，在眼眶裏，他只雕了個圓窪兒，光線射上去不起反射。從下望去，一雙眼睛就見得炯炯有神了。在銅版圖裏可惜看不清，最好到成都東門看那銅像的本身，就比看我在這裏寫得容易明白了。

劉開渠先生是從法國學習雕塑的。二十三年回國以後，在各處造了許多銅像，這裏不細說。無名英雄像是去年的作品，七月七日立起來的。今年他造成中山先生的坐像，不久將安放在成都中山公園門前。

附帶說一說造銅像的步驟。心意中有了個底子之後，先塑一個一尺光景高的泥像，這好比文字的草稿。心意中的底子到底合式不合式，要看塑成的像才可以斷定，如果不合式，憑塑成的像就可以修改。合式了，修改停當了，把他放大，又塑一個兩尺多高的泥像。放大用衡量的工具，所以全體各部與小的一個比例相同，不會差錯。這一回是研究細節了，如衣

明開青年叢書

學習心理之話

傅彬然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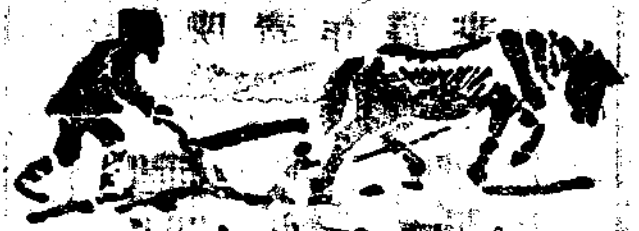
本書並不是嚴正枯燥的「學習心理」致本。它採用談話的體裁，生動的筆調，來介紹一些學習心理的知識給青年讀者。取材的範圍比較廣泛，像學習心理的性質和種類，遺傳和環境，智慧，道德和品格，心理衛生，學習遷移，學習曲線，記憶，讀書心理，成人學習，無不談到；最後以學習與學習方法有關的問題來做結束，指出學習的各種社會背景來；一般的講學，似乎處處指出學習的各方面，本書把行為與知識兼舉，實踐與理論並重；這都是本書的特點。讀者從這本書裏不但可以獲得有關學習心理的基礎知識，同時，在他們的學習修養和見解上，也可以得到若干啓示。

定價一元九角

開明書店印行

(在重慶定價加二百五十五倍)

刊 創
 原的指紋，肌肉的凹凸之類。像高兩尺多，體積大了，這些細節目才可以仔細描繪，仔細塑造。細節目都妥妥帖帖了，又把他放大，塑成預計中的銅像那麼大小的一個泥像。然後取石膏粉和以水，拌成石膏漿，塗在泥像的某一部分。石膏漿不到五分鐘就乾了，結成很堅硬的一塊。照同樣方法，再塗其他部分，直到周身都塗遍為止。把那些結硬的石膏塊一塊塊的取下，拼合起來，就是個陰模。然後把石膏漿灌進陰模，灌之前先得在陰模內層塗上肥皂水，以免與灌進去的石膏漿膠黏。待他結硬的時候，解開陰模，中間就是個石膏像，與泥像一模一樣。再就石膏像用溼沙做成個陰模，烤乾之後，把熔化的銅灌進去。待他冷卻的時候解開，中間就是個銅像。石膏的陰模不能灌銅，因為他經不起熔銅的熱度的緣故。



人幹了些什麼

巴士的監獄的故事

羊言

一百五十六年前的七月十四，巴黎人民

把「君主專制的化身」的堡壘攻破了。

前兩天看了法國巴黎解放的新聞影片。巴黎人民在大街上挖掘壕，與撤退的德國軍隊作戰。把各種傢具堆壘起來，阻擋德國的坦克前進。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都在街上奔跑，冒着機關槍的射擊，向德國軍隊猛撲。最後盟軍進了巴黎了，人民與奮得再也忍耐不住，他們不願橫飛的流彈，全都擁在街上，高高舉起三色旗，迎接盟軍。勝利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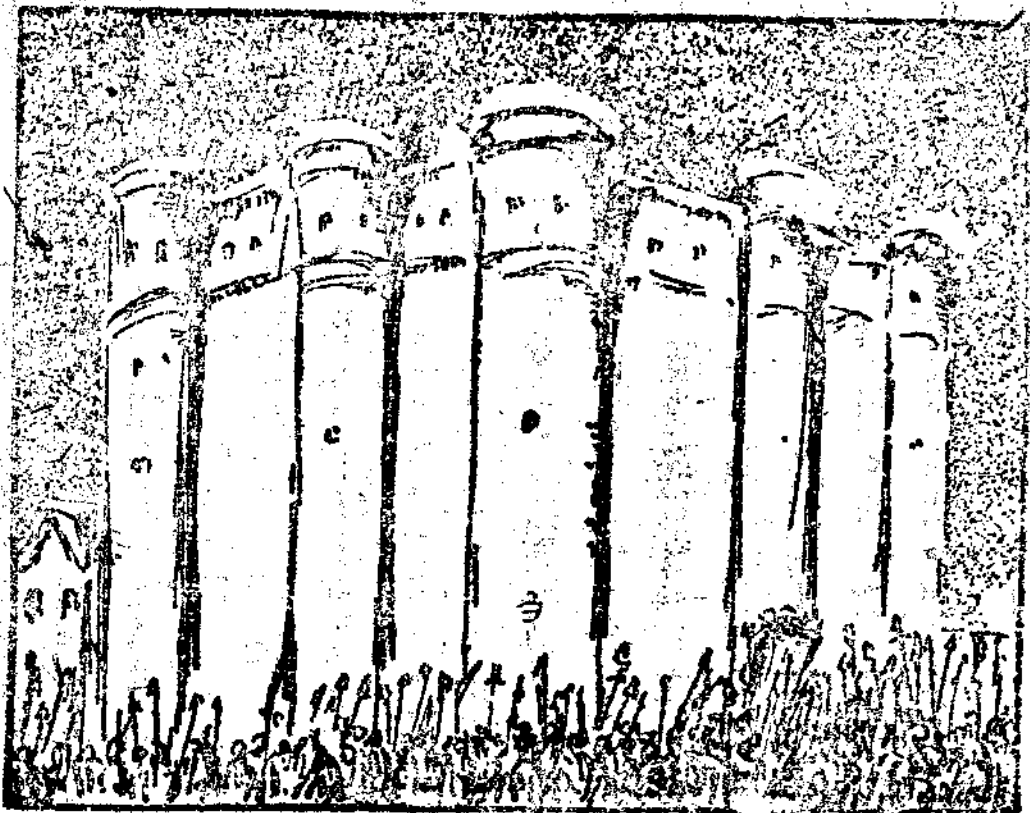
明開

來，終於愛自由愛平等的人民！看了這番熱

烈的情况，真教人感動得掉下淚來，同時就想到了巴士的監獄的故事。巴士的監獄是法國君主時代著名慘酷的一個監獄。又高大，又堅固，宛如一座堡壘。人民闖了進去就沒有活着出來的希望。可是那些囚徒並沒有真正犯什麼罪，他們都是善良的人民，他們的罪狀不過是不服從國王，或者對國王有些兒怨尤罷了。在那個時候，法國人民哪一個不怨恨國王，哪一個不想反抗國王呢？國王和他的左右——王室，貴族，僧侶，地主——爲了他們自己的享

用，差不多把人民所有的東西全奪走了。人民把血汗換來的全部收穫繳上去，供給他們任意揮霍，人民自己却只能啃着黑麵包過日子，一方面還得替國王做各種各樣苦工。最後，人民再也受不住這樣的剝削和壓迫了，在一七八九年（距今年一百五十六年）七月十四那一天，巴黎人民爆發了瘋似的，潮水一般湧到巴士的監獄，把這個「君主專制的化身」的堡壘團團圍住了。

巴士的監獄的大鐵門緊緊關閉。人民將鐵槌，斧頭，木棍當作武器，攻打這座堅固的堡壘。磚頭和石塊像冰雹一樣飛進監獄裏去。監獄裏的守兵就開槍射擊。槍彈從狹窄的窗口飛出來，雖然也打倒了一些人，哪裏壓得住人民心頭的憤怒。最後堅實的高牆推倒了，堅固的鐵門衝開了，開槍的守兵殺死了。那些監禁在裏面不見天日的囚徒重



新得到了自由。據說那時候救出來的囚徒不滿十個人（當然有成千累萬的囚徒監禁在別處）。可是巴士的監獄的攻陷另有重大的意義。巴士的監獄攻陷了，無數年來重重地壓在法國人民心上的君主專制政權的傳統觀念也推翻了。

那時候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在哪兒呢？他和他的左右正在距離巴黎十哩的凡爾賽宮消夏，那一天他非常高興，因為他打到了兩頭大鹿。這麼嚴重的時期還打獵，他竟這樣不識時務嗎？是的，他正是一個非常糊塗的國王。有人向他說人民沒有麵包吃，他就說，「他們爲什麼不吃些糕餅充飢呢？」無獨有偶的，一千六百四十年前，我們中國也有過這樣的一個皇帝叫做晉惠帝，他聽說人民沒有飯吃，就問道，「他們爲什麼不吃肉糜呢？」國王原都是些同類的貨色，他們住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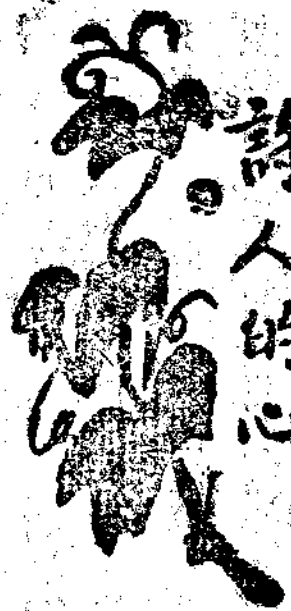
宮庭裏，過慣了奢侈的生活，就不知道民間還有貧窮這回事。他們糊塗——這是真的，可是人民決不容許他們用自己——硬來藉護他們的過失，就爲了他們的糊塗，壓家的人民不是吃盡了這種痛苦嗎？

當時法國國王聽到了巴士的監獄攻陷的消息，還以爲又是一次尋常的叛亂（那時候叛亂的事已時有所聞了）。巴黎人民提出了「人權宣言」——表示自由與平等的要求，他置之不理，並且照舊放縱他的侍衛們，大開宴會。其時巴黎人民正在饑餓之中，聽到國王還在大開宴會，憤怒達到了極點。他們又聚集起來，浩浩蕩蕩衝到凡爾賽宮，把國王帶回巴黎拘禁起來。有一次，國王化裝作平民模樣，想逃往外國去。可是人民都從錢幣上熟識了國王的相貌，因此他還沒有逃出國境，就被人民認出了，捉了回來。

我們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官官相護」，同樣的，國王也幫助國王，因為他們地位相同，利害也是一致的。法國人民把國王監禁了起來，其他各國國王就把法國人民認作公敵，組織了聯軍，想來勦平叛亂。到這時候，法國人民再不能讓國王留着了，於是乾脆把他送上了斷頭臺。一方面趕忙拿起武器，去抵抗那些外國的軍隊。這支人民軍隊很可憐，他們沒有車輛，沒有帳幕，缺少軍械，缺少糧食。他們所憑藉的只有三色的旗子——自由，平等，博愛的標幟——「雄壯的一馬賽曲」。苦鬥了四年，他們把裝備充分的外國軍隊完全逐出法國。勝利到底屬於愛自由愛平等的人民！以後又經過了幾個波折（拿破崙和他的兒子先後過了一陣當法國

國王的癩），法國成爲人民自己的國家了，人民過着自由平等的日子，再不受誰的壓迫和剝削。於是他們把巴士的監獄拆毀，把這專制政權的遺物根本剷除，在公場的中央，建立起一個高聳雲霄的自由女神雕像。每年七月十四，巴黎人民聚集在自由女神像下，熱烈地舉行慶祝，因爲在巴士的監獄攻陷的那一天，君主專制政權實際上已經推翻了。今年七月十四，巴黎自由女神像下的慶祝會一定更爲熱烈。德國投降了，法國人民又從新的專制魔王——納粹政治——手下解放了出來，他們對於自由和平等的愛好一定更爲深切。我們應該替他們祝福，並且爲我們自己的自由和平等努力。

詩人的心



讀「遊子吟」

朱 璣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上面抄錄的一首詩是一千一百多年前（唐朝）

詩人孟郊作的，題目叫做「遊子吟」。意思

很容易明白。希望少年們把他念過幾遍，逐

字逐句仔細想想，再把整篇仔細想想，自己

得到了解。無論看什麼文字，單篇的，成本

的，散體的，詩體的，能夠自己了解最爲可

貴。用自己的心思揣摩得來的，比較從旁人

那里聽來的深切得多，也受用得多。

現在我來講這首詩。意思是供給少年們

作個參考，看你們自己的了解與我所講的合

不合，如果相差，又在哪些地方。所講的

不一定全對，能使對，也未必全，所以只

能作個參考，不希望你們「照單全收」，不加

思索。尤其不希望你們自己不先仔細想想，

就把下面的文字看下去。

這首詩無非表明一個意思，就是說，慈

開明少

母愛子之恩又深又廣，兒子受了這種恩，無論如何報答不盡。把這意思向人家說，人家當然懂得，並且會表示贊同。可是，說

「慈母」只是個空洞的名兒，「恩」又見不出怎樣的恩，說「深」說「廣」都是用個形容詞，深到怎樣廣到怎樣也難捉摸。總之，說「慈母愛子之恩又深又廣」這麼一句，不能教人彷彿看見了一位慈母，彷彿受到了她的深廣的恩。因而下面「無論如何報答不盡」的話也不過表示一個意思而已，並沒有感動人家的力量。

(31) 噫！這常識，僅僅表明一個意思，算不得詩，譬如「慈母愛子之恩又深又廣，兒子受了這種恩，無論如何報答不盡」，這樣的話算不得詩。詩須得有畫一個場面，開闢一個境界，把意思蘊蓄在裏頭。有了場面，有了境界，讀者就宛如身經其事，身臨其境，不

用你說明，自然會體會到蘊蓄在裏頭的這恩。這種體會就是感動，比較價值的好處來得深。

這首詩前四句就是一個場面，一個境界。母親手中作針線，在縫兒子的衣服，那兒子快要出門去了。母親未嘗願意兒子出門去，可是兒子有必須出門去的理由，也不能不讓他去。所巴望的是去了早早回來，最好今天去了，明天就回來。但出門在外，哪有準兒，或者事務纏綿，或者路途耽擱，說不定一年兩年甚至九年十年都不得回來。那時候，兒子身上的這件衣服該要舊了破了，爲要使他穿得長久些，即使九年十年也不至於破，於是特別加工，密密的縫。一件衣服破了，所以可以換上一件新的，只要價錢。但是兒子穿買來的衣服，哪兒及得上穿母親親手縫的衣服來得舒服，來得心慰呢？這酸楚

來，手裏的這件衣服簡直要磨久不破才行，於是特別加工，密密的縫。——前四句包含以上這些意思，是我們可以想到的，這些不是空洞的意思，却像一幅畫，把實境實情描出來了。母親在縫兒子的衣服，是實境，母親惟恐兒子遲遲回來，所以特別加工，密密的縫，是實情。從這些實境實情，就見得開頭的「慈母」兩字不只是個空洞的名兒，而是指的一位把整個的心放在兒子身上的母親。於是來了末了兒兩句，表示感歎的意思。只因有前面的實境實情在，後面的話就不是憑空的感歎。而且，感歎之中又布置了一個場面，開闢了一個境界。三春的陽光普照着大地，一棵小草在陽光之中欣欣向榮，生意盎然；用來比喻母親和兒子。陽光是那樣的廣大，小草是這樣的微細，小草雖然感激陽光，心想報答，但是陽光那種無所不照的恩

惠，憑小草這點點微誠報答得盡嗎？單說報答不盡，似乎落了空，有了這麼個比喻，報答不盡的道理就感到非常真切了。

全首詩三十個字的作用，就在教我們感到以上所說的種種。

開頭兩句中間好像省略了些什麼。照我們說話的習慣，或者說「慈母手中的針線，縫遊子穿的衣服，」或者說「慈母手中的線，一條條的綴上遊子的衣服，」必須把「縫」或「綴上」說進去，否則就不成話。其實這裏並不是省略，是詩歌裏的一種特別說法。詩歌裏不妨有特別說法，只要運用着某種形式，使人能夠意會。所謂某種形式不止一種，對偶也是其一。第一第二兩句正是對偶，念下去自然能夠意會兩句的關係，再不必說什麼「縫」或「綴上」了。而且，惟其不說，就包含更多的意思，除了「縫」或

「縷上」以外，可以隨人去想。

末了兒兩句也可以作正面說法，如果以爲一區區寸草心，莫報三春暉，未嘗不可以。但是這樣就說死了，讀者再沒有設想的餘地。不如照原作用反詰口氣，讓讀者自己去想，到底報答得盡還是報答不盡。說話中間常常要用反詰口氣，就是這個道理。

以前的詩都用韻。念到用韻的地方，可以引起低回吟味的情趣。這首詩變數句的末了兒一個字是韻，共有三韻。照現在的國音念起來，「歸」(ㄍㄨㄟ)「暉」(ㄏㄨㄟ)是同韻，「衣」(ㄨㄟ)是另外一韻。但是這三個字在孟郊當時是念成同韻的。

這首詩屬於「樂府」一類。所謂「樂府」，就是有曲譜的可以歌唱的詩。但是這首詩當時怎麼個唱法，現在無從查考了。近來有人給他配上個曲譜，是二部合唱。

F調 4/4 遊子吟 二部合唱

5	3 -	2 3	1 -	5 5	5 -	4 5	3 -	0 1
慈	母	手	中	線	遊	子	身	上
5	1 -	7 1	1 -	5 5	3 -	2 7	1 -	0 1
6 -	6 6	5 -	3 5	5 4 3 4	5	3 -	0 1	
行	密	密	縫	意	恐	遲	遲	歸
4 -	4 4	3 -	1 3	3 2 1 2	7	1 -	0 1	
6 -	1 6	5 -	3 5	5 4 3 4	5	3 -	0 1	
言	寸	草	心	報	得	三	春	暉
4 -	6 4	3 -	1 3	3 2 1 2	7	1 -	0 1	

讀者們如果有興趣，不妨把他練熟了，一起
來唱幾遍。依樂理上說，在這一類的二部合
唱中，高音部是主體，低音部是陪從。可
是，在這個曲調中，高音部竟充陪從，低音
部沈鬱低回，兩種情調不分主從，互相調
劑，正好與這首詩的情趣相配合。還有，一

段曲譜用 2/4 結束，聽起來覺得結束得很完
滿。曲譜終了，感情也完全宣洩了。這個曲
調的高音部用 3/4 結束，就使人有言有盡
而意無窮的感覺，與詩篇末了兒的反詰口氣
尤其配合。

豐子愷徵求漫畫集

拙著人間相及都會之音二書如有人購或肯割愛，請寄重慶沙

坪壩廟灣特五號，每冊當以親筆彩色漫畫兩張題上新奉酬。

豐子愷謹啟



小說

得到「羅斯福藍布」的人

易凌

開學以後兩個月光景，一天早上，校長先生在紀念週上報告，美國羅斯福總統捐贈大批的藍布，給我國受難的兒童。本市已經運到了一批，我們可以去請求領取。

「你們當中，若是從淪陷區來的，或者你們的家給敵人毀了，或者你們的父母給敵人害了，生活艱難，沒法兒添置新衣服，就可以向市政府請求羅斯福總統的藍布。誰要請求的話，先寫個報告給我，說明請求的理由，理由越充足越好，我替你們轉到市政府去。」

我聽了校長先生的話，就想到開學前一天的晚上。那天天氣有點兒悶熱，我們靠着窗口兒，無目的地望着窗外。媽媽好像在跟爸爸談我和妹妹明天上學的事情。我們新從淪陷區來，還不滿五個月。這回我和妹妹考進了這裏的實驗中心小學。妹妹讀二上，我讀五上，都降低了一個學期。

「明天她們上學了，制服還沒有呢，」媽媽望着我們對爸爸說。

這裏的男女學生都穿着藍布制服。我們女生的服裝是藍布的短上衣，黑布的裙子，裏面穿件雪白的襯衫，雪白的領圍口翻出來，頭上斜戴着頂鴨舌頭帽。我

們在故鄉的時候，爸爸已經在信裏告訴我們了。我喜歡這樣的服裝。現在我們要做這裏的女學生了，我們將穿着這樣的服裝，在街上走來走去。

可是，我聽爸爸說了：

「我想遲些日子做吧。從這個學期起，他們的章程改了，制服不一定要一律。物價高了，做套制服得花許多錢，哪裏會個個做得起？我這個月的薪水還不夠開銷。到月底再說吧。」

「我從上海進來的時候，上海的陰丹士林布很便宜，我知道內地通行穿藍布，原也想買一些。可是，我把你寄來的錢安排了家務，就沒有多的了。倘使那時候買了些，現在拿去做她們的制服，多麼好啊！」媽媽惋惜地說。

我見同學們穿着藍布制服，十分羨慕。爸爸說到月底再說，我只巴望月底快些兒到，爸爸有錢剩下，帶着我和妹妹去找裁縫。可是，到了月底，爸爸把他那薪水一筆一筆地分配，柴啊，米啊，油啊，房租啊，完了，沒有輪到我們的制服。

爸爸眉頭一皺，站起來輕輕地說：「到下個月再說吧！」

兩個月過去了，我們的藍布制服還是沒有着落。今天校長先生的話却提醒了我，我要去請求，並且替妹妹也去請求。我們不是從淪陷區來的嗎？敵人在淪陷區肆無忌憚的情形，我還記得清清楚楚。他們踏進我們的故鄉的第一天，故鄉正漲大水，他們的小汽艇靠不攔岸，便用機關槍亂掃一陣，咯，咯，咯的，在我家後門上打了蜂窩似的洞眼。我們的大舅舅便在那一陣槍聲裏受了傷，血把他的襯衫染紅了。孫老師不肯在敵人的學校裏教書，在一個冬天

的半夜裏，給敵人拉出去，沈在結冰的河底裏，我們就永遠見不着孫老師了。一個夏天的晚上，我們在院子裏乘涼，妹妹正纏着母親講故事，突然間街上人聲嘈雜，兒啼狗叫，還有沈重的脚步聲。我們不等人家通知，就知道敵人來了，都嚇得要命。有一回敵人說是搜查游擊隊，把南村頭的一帶房屋都燒了，還在許同裕南貨店前槍斃了幾個人，那幾個人我都認識，有一個是爸爸小時候的同學。……說不盡的許多仇恨，這些日子吃過了晚飯，我們常常一遍兩遍地說給爸爸聽。爸爸先到內地來了，他沒有親眼看見這些情形。

紀念週散了之後，蘇雪珠，雷成貴，王淑芳都說要去請求羅斯福總統的藍市。高三班初五班也有幾個同學說要去請求。我只是心裏這麼想，沒有說出來。其實，像蘇雪珠和王淑芳是不應該請求的。她們家裏很好，開着大鋪子，過着快樂的日子，而且從不曾從敵人那裏受到什麼苦難。像雷成貴，我就覺得是應該請求的。她是高二班的同學，這幾天她似乎不大高興，臉上帶着幾分憂愁，身體也不大好，穿着一身不合身材的破爛制服，蘇雪珠王淑芳她們時常取笑她，說她那套衣服是她祖父的。她很用功，有一回舉行全校說話比賽，她得第一名。可是，她平時不大說話，喜歡獨個兒坐在教室裏，不跟大夥兒玩。不知道怎的，我對她抱着同情——不，我是敬重她。

到了晚上，我寫了個報告，請爸爸看，並且請他蓋個圖章。爸爸看了，不大贊成，他以為羅斯福總統的藍市應該分贈給比我們更貧苦更受敵人損害的小朋友。

「這表示美國羅斯福總統對我國受難兒童的愛護，這表示國際友人對我們的崇高的同

情，我們應該珍惜那些藍布，不要隨便去請求，比你更難苦的小朋友還多得很多呢，」爸爸拉着我的手說。爸爸的手好像在發抖。我原來想替妹妹也寫個報告，這時候沒有勇氣向爸爸說了。

幸而有媽媽在旁邊，若不是她說「我們還沒有錢給她們做制服，不妨讓她去試試領不到也不要緊，」爸爸是決不會肯在我的報告上蓋上他的圖章的。

第二天，我一早就到甲長那裏去，要他替我證明我確是從這個區來的，並且受到了重大的損失。甲長看了我的報告，對我笑了笑，說：

「你也要那藍布嗎？我替你證明。」他從抽屜裏取出他的圖章來，蓋在我的報告上。

我接受報告在手，問甲長道：「你看有希望嗎？」

甲長笑着答道：「我希望你有希望。」

於是懷着希望的心情，把報告交給班主任。班主任沒有說別的，只說：

「連你已經有十多個報告了。」

我問她有沒有希望，她誰不知道。

我天天盼望那藍布。可是，一天兩天過去了，沒有音訊，一個星期過去了，還是沒有消息。又一個星期過去了，有一天，放學的時候，班主任對我說：

「圖章，快來領取吧。」

我到校長辦公室，已經有好幾個同學在那裏。桌子上擺着好幾份請求藍布的報告。校長

問我什麼時候從淪陷區出來，還受了敵人
 怎樣的損害。我一五一十說了，他好像感
 覺不滿足，把眉頭皺了皺，說道：

「好，你們出去吧。明天朝會的時候，我宣佈誰可以得到藍布。我還要和各位老師商量一下。」

我們出來了，心裏惦记着明天。

第二天早上，朝會開始，校長先生沈
 重地說：

「這回請求領藍布的同學，一共二十四個，可是分配到我們學校裏來的藍布是二丈，只夠做一套衣服。我們不能隨便送給誰，我們格外鄭重，經過了幾次的會商和調查，才決定送給高二班的同學雷成貴。我們覺得只有他配領受這段藍布。」校長先生說到這裏停了一下。我們原來都專心在聽校長的話，這時就不期然而然地



光緒。看雷成貴身上。雷成貴跟平時一樣，穿着一套不合身材的制服，藍顏色洗得發白了，左肩膀上有一大塊破綻。

二十九年冬天，本市遭受敵機第一回大轟炸，南城路一帶炸得最慘。雷成貴的家就毀損在那回大轟炸裏，她的父母犧牲在那回大轟炸裏。她現在孤苦伶仃，靠着她的祖母過活。她的祖母老了，每天在南門菜場上擺攤子，做小生意。雷成貴放學回家，常常幫着她的祖母，守在攤子旁邊。我們上回舉行全校說話比賽，她得第一名。我們覺得雷成貴比任何同學都不幸，比任何同學都用功，這一段充滿國際友情的藍布，應該讓雷成貴領受……」說到這裏，校長便取出一張領取藍布的憑條交給雷成貴，叫她親自到市政府領取。

雷成貴含着眼淚接受了校長交給她的憑條，臉上的表情好像苦痛，又好像安慰。我們是一陣歡呼，一陣鼓掌。

我的家住在南城路，每天到校回家，都得經過一大片瓦礫場，那就是校長先生說的，本市第一回遭受大轟炸的痕跡。雷成貴得到藍布的那一天，我經過瓦礫場的時候，格外仔細地觀察，好像發見了在某一堆瓦礫之下，埋葬着雷成貴的父母。仇恨在我的心裏滋長着。我也並不感覺得不到藍布的失望。

少年劇場



笨王三 (傀儡戲)

英國 Clifford Bay 作
叔湘 改譯

作者 Clifford Bay (1886-)，幼年學畫，後從事作劇。一九二九年任舞台協會主席。所作劇皆極靈動，有畫家手法。

人物：

笨王三 一隻木頭脚的老兵。

銀絲老太

賽盧醫

茉莉丫頭。

阿搖狗。

門。

吊幕吊起後，內現客堂，是為後場。

第一場 (前)

〔笨王三提了一筐洗好的衣服上。舊戲裏的小兵打扮，一條眉毛的上方貼一塊膏藥。〕

笨王三 〔哼着歪詩〕

(41) 景：

前場指在吊幕前，吊幕上畫舊式朱漆大

使槍弄棒立功勳！

一飯今朝無處尋。

手把竹筐供驅走，

有誰認認老巡軍。

秃腦袋活脫葫蘆瓢兒。

左腿上安個木頭腳兒，

幹着這門活兒，不如伸手要兒。

自家是一名老兵。早年替同治皇上出過力。（立正）啊，打長毛的時候我在江南大營。

（門開，茉莉現，一手提水桶，一手

拿抹布。）

茉莉 笨王三，你早。哦，你送衣裳來啦。

沒洗破罷，像上回子一樣？

王 衣裳下水就要破。我從來不愛洗衣裳。

茉莉 把筐子放下。輕點兒，輕點兒，銀絲老

王 嗚呼……紅眼哪，還是癩子？

茉莉 昨兒個是她老人家生日，她多吃了些個

湯圓。

（她打筐子裏把衣裳拿出，塞在門背

後。）

王 芝蔴餛飩兒還是白菜餛飩兒？我愛吃芝蔴餛飩

兒。

茉莉 嗚呼，虧你問，大戶人家的太太還吃白菜

餛飩兒！你趁早兒給我走罷。

王 （拿起筐子）

秃腦袋活脫葫蘆瓢兒，

左腿上安個木頭腳兒，

幹着這門活兒，不如伸手要兒。

（茉莉關門。笨王三下。）

第二場（後）

明開

王 把筐子放下。

（後）

還在睡。阿搖睡在旁邊。

銀絲老太 茉莉！茉莉！瘦透了的小蹄子！

她怎麼還不來？茉莉！〔茉莉上〕

茉莉 太太，您叫我嗎？

銀 笨豬！不是我叫你，難道是阿搖叫你不成？

成？

茉莉 太太，不是阿搖，阿搖睡着呢。

銀 對了！你們倆一天到晚只是睡……我往

常總是要等福才生病，這一回可是生了

病沒享着一點兒福。我沒有要它這般利

害，它偏要那麼利害。

茉莉 哎喲喲！您不會升天罷？

銀 渾蛋！給我去請大夫去——去請賽威

醫。〔茉莉轉身要走〕你到哪儿去？回

來，給我加兩個靠枕。

茉莉 您又叫我加靠枕，又叫我請大夫，我怎

麼覺得身體重？

銀 你還還嘴。我說你辦得了，你就辦得

了。快把靠枕拿來。〔茉莉下一阿搖上〕

〔阿搖拿起一個耳朵。〕阿搖，我的

寶貝！〔阿搖站起，走到她跟前。〕你

認得那高大的紅房子不認得，門口有個

綠旗桿的？那是賽威醫的家。快點兒跑

去把他找來。噫，我的寶貝？〔阿

搖點頭。〕好，去罷！慢點！這兒有個

餅。仰起頭來討，不討不給。好聰明

的孩子！〔阿搖下。〕

第三場 (前)

〔阿搖上。四下裏看。抓抓耳朵。賽

威醫上，手上拿着一瓶藥水。〕

賽威醫 真真的，真真的，世界上再也沒有

賽銀賽

怎麼了？病了嗎？
病了——病的利害，利害，利害着呢。
啊……讓我看看你的脈。

〔幕起，賽盧醫走進客堂。〕

第四場（後）

素

喔，賽大夫！您來得正好，遲一步兒
銀絲老太就上了天了。請進來，請進
來！

去！〔阿搖下。茉莉開門。〕

搖點頭。賽盧醫敲門。〕跑回去，回

呢？你要我進去？銀絲老太生病？〔阿

要站起來跳舞，一個時辰跳不停……

成，這個藥水你喝不得。你喝了這個就

袍。〕呀，小人兒，你要什麼？喔，不

雙。〔阿搖走上前去，拉他的綠色長

這麼靈的藥。真是百年難遇，舉世無

銀 慢點兒！這個可惡的丫頭老把飯巴粒兒

落在我椅子上，坐着怪不舒服的……好

了。你給我看脈罷。

賽 哎喲，脈象壞得很，壞得很。你準是吃

多了湯圓了。

銀 我只吃了十七個啊。

賽 十七個大湯圓就抵得三十四個小湯圓

呢。銀絲老太，你這個病叫湯圓病。

銀 這個病利害嗎？

賽 利害，利害，利害，利害得很。我怕我

治不了這個病。

銀 胡說！我說你治得了，你就治得了。

賽 我要治好你的病，你拿什麼謝我？

銀 我拿剩下的湯圓兒謝你。

賽 湯圓兒我不要。你把芝麻餡兒的都吃

了，淨剩下白菜餡兒的……我跟你明說

罷，你肯把你的小狗兒送給我，我就把

你治好。

銀 你要我的阿搖？休想！

賽 很好。你升你的天去罷！

銀 慢點！我給你阿搖。

賽 當真？給了就不興要回去的啊，知道

罷？

銀 只要你把我這個病治好。

賽 這個自然。你喝點兒我這個藥水。

銀 這個藥水苦不苦？

賽 苦！哼，要多甜有多甜——像白糖裏頭

加蜜糖，蜜糖裏頭加冰糖。

銀 快點拿給我，快點拿給我！

賽 你只要喝一口，就叫你跳舞跳不停，半

個時辰不得停……來，把嘴張開點，還

要開點！待！〔他倒了一點藥水在她嘴

裏。她跳了起來，滿屋子打轉的跳起舞

來。〕

賽 我說什麼來着？有靈驗，有靈驗！〔她

跳的更兇。〕省得你犯了病再來抄我，

我索性把藥水給你留下罷。喂——阿搖

呢？

銀 〔跳着〕阿搖！阿搖！〔阿搖上〕我收

不住脚。你跟大夫去罷。

賽 〔對阿搖〕來呀，來呀！〔賽盧醫同阿

搖下。茉莉上。〕

茉莉 哎喲！老天爺呀！這可是怎麼啦？

銀 這是藥水的效驗哪——真是好藥水。只

是我有點累了。茉莉，你把我攔住，你

把我攔住！

茉莉 我攔不住，我攔不住！

銀 胡說！我說你攔得住，你就攔得住。

〔茉莉攔了幾回，末末了兒一回把她

攔住了。銀絲老太倒在圈椅裏，精疲力

竭。〕

茉莉 太太——這真是好藥水，一點兒不

合胡。

銀 我的病好了。給我開飯——拿一塊骨頭

給阿搖。

茉莉 太太，您忘啦？您不把阿搖送了賽大夫

了嗎？

銀 是說不要他把我的病治好的啊。你聽

着！我明裝病，裝作比沒喝藥水的時候

還要病的兇。我要讓咳嗽帶打噴嚏，鬧

的賽盧醫不得不承認他沒把病治好。你

快去把他找來。（茉莉下。銀絲老太開

始咳嗽和打噴嚏。）

第五場（前）

（笨王三上。）

王 不幹了，再不給人家送洗衣裳了。我一

天只拿二百錢；那兒不找來二百錢……

……，賽盧醫老頭兒來了。邊路着一條

怪像的小花狗呢！（賽盧醫上。止步）

嘴裏胡哨兩句歌。又向前走。）（勞駕！

我自您一句話。別見怪。）

賽 幾點？幾點？五點不到，四點又半。

王 咳，我不問您幾點鐘啊。我問您有二百

錢慰勞一個老兵沒有？

賽 我向來不給錢叫花子。

王 我不是叫花子。我是問事的。我問您有

一個大銅子慰勞老兵沒有？

賽 沒有。我要趕路呢。（下，同時阿搖

自左上。笨王三偷偷見聽聽大夫的後

影，轉回身對阿搖，伸出洗衣裳的籃子。

王 快點兒，心肝寶貝！跳進去！跳進去！

（阿搖跳進籃子。茉莉上。）

茉莉 喔，笨王三——你看見賽盧醫大夫沒

王

有，太太又發了，發得見他眼。

「……」這像得上的事情

越來越多了，我走了。」下。同阿搖

醫上。」

賽

咳嗽，業精姑娘！又怎麼啦？

康

啊，賽大夫——太太又犯了病了，科書

的根，她叫我問您要阿搖來了，說是您

沒治好她的病，不能要謝禮。

無

沒有的事——哪有這個道理……咳嗽，阿

搖呢？阿搖在哪裏？阿搖！阿搖！

潘

咳嗽，賽大夫——怎麼着？熱把它丟了

嗎？（兩人相背立，打胡哨。）

錢

我正在駐皮裏配藥方，阿搖準是趁我不

看見溜回家去了。業精，你把門打開。

第六場（後）

（業精太太咳嗽時，帶打胡哨。藥

無在她旁邊。）

銀

哈，你來了！來的好！你看，你看！

（咳嗽）我病的更兇了。你得把阿搖

我。

賽

你別開玩笑。你把它藏起來了。

銀

它不是跟了你出去了嗎？

賽

你把它叫回來了。

銀

我沒有叫它。

賽

是你叫它的。你是騙子。

銀

我不是騙子。

賽

而且我不信你又犯了病。你喝了我的好

藥水，不會再犯病。

銀

當然是病了。我說我病了，就是病了。

把我的阿搖還我。

不還。

銀

非還不可。

賽

不還，不還，不還。

賽 沒有這個話。

銀 有這個話。

賽 沒有這個話。我跟你說，我非要阿搖不

可。

銀 我也非要不可。你真是荒謬。

賽 你不把阿搖還來，我把這個藥瓶扔在你

腦袋上。

銀 你要說了話不算，我來揭開你的假頭

髮。

賽 你這個人真是可惡。

銀 我不可惡。

賽 你可惡。

銀 你是個卑鄙的，惡劣的，不講信用的，

叫人惡心的老東西！

賽 不是。

銀 不是。

賽 不是，就不是。

賽 你把阿搖還我。

銀 你把阿搖還我。（敲門聲。）你去看

是誰。（賽直衝到門口，回來。）

賽 是一隻木頭腳的老兵。

銀 他來做什麼？

賽 他說他有一條小狗要賣。收銀二兩。

銀 你把它買下罷；把阿搖還我。

賽 你買下罷……老娜，回來。（笨王三

上，筐子裏裝着阿搖。）

王 怪俊的小狗兒，太太。養它養了二十

年了。它放過我的命，在松花江上。一

總才二兩銀子，連尾巴帶腦袋。

賽 你拿出來給老太太看一看。

王 自然，自然。（揭開筐子。阿搖跳

出，在賽腿間和銀絲子太鬧騰來跑去，不知

避誰誰是好。）

銀 我的阿搖……

賽 它姓我的，我跟你說。

銀 你再多說一句，我就要厥過去了。

賽 來罷，阿搖，咱們走了。

銀 阿搖不走，跟着我。

賽 你別胡鬧。

銀 我早就警告你了……我要厥過去了，嚶嚶，嚶嚶，嚶——噍！（暈倒。）

王 不成，太太！大清帝國的軍人不能受這

男人欺負女人。

賽 這是我的狗哇。

王 這位老太太說定她的。當然不能又是你

的又是她的。

賽 當然不能。

王 唔，罷，還是罷。

賽 兩個人的？

王 對了，大夫，一條狗兩個主人。您不

懂？您把這位老太太娶過來不就我？

銀 「罷過家」什麼？什麼？

王 那費費不費費？

銀 這錢是一備妙計。

賽 你看它直搖尾巴……我也贊成。（一響

盧掃和銀絲老太擁抱。）

王 我說，大家喝一盃喜酒。

銀 哪兒有什麼喝的呢？

王 哪沒有？這不是？（指藥水。）太太

請！（銀絲老太喝藥水。馬上跳舞起

來。賽盧醫迫不及待似的喝了一大口，

且跳舞起來。笨王三拿起瓶子來喝的時候，一對新人已經跳着下場。笨王三攔

着一隻木頭腳也跳舞起來。茉莉上。）

咳嗚嗚！

王 （指藥瓶。）當嗚兒，當嗚兒！（茉莉

拿起瓶子，潑了幾個在地上。）

王 嗚，嗚了。

銀 （跌著。）別管那個。把剩下的喝了。

王 （茉莉喝藥。說着同笨王三下。）

銀 （阿搖看見潑在地下的藥，舔了，舉着

足重重，喝，喝，喝，喝。）

略談傀儡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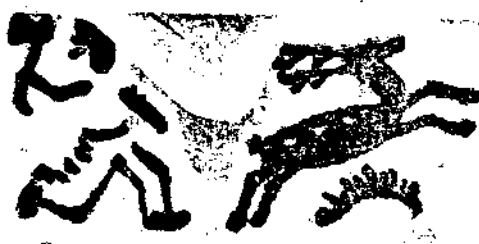
呂叔湘

傀儡戲，俗稱「木人兒戲」，我們小時候常常在街頭巷尾看到。現在，都市裏已經很難得看見，鄉村裏頭也不及早先的流行了。

講到傀儡戲的歷史，得先從「偶」說起。「偶」的定義，有說是「相人也」（說文），那就是「刻木爲人，象人之形」（漢書注）；史記孟嘗君傳有「見木偶人與與語」的話，可見不一定木頭做的纔叫「偶」。

古人做偶，多半是爲了宗教或法術上的用途，例如用做神像，或用來殉葬，或用來傷害仇人，如封神榜裏說的陸壓道人作弄趙公明。但是木頭人或泥人也是很好玩的東西，慢慢就又就成了玩具，發展到現代，有各種各樣的「洋娃娃」。

「傀儡」是「偶」的一種，它的特色是身上安着機關，能夠活動。我國傳說中最早的傀儡是周穆王時候巧匠偃師所獻的木人，能「趣步俯仰如人」，「領其頤則歌合律，操其手則舞應節」，還能「瞬其



麻史以外麻史

目前搦王之左右侍妾，「弄調假師幾乎送命。他趕緊割開王的心，原來是「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一類成的」。

這個故事見於「列子」，「列子」這部書是東晉時人輯成的，所以這件事情不一定可靠。另一個傳說是起於漢初。漢高祖被匈奴人圍在平城，陳平出了個主意，做些極漂亮的傀儡，扮做女子，在城牆上賣弄給匈奴王看，激動王妃的醋勁，就此解圍而去。這個說法自然更靠不住。凡是民間的事物，大概來源甚古，漸漸演變，很難也不必一定要找出一個起原來。

總之，漢朝的時候已經有能活動的傀儡，那是不成問題的。通典據風俗通說：「窟窿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

傀儡的發展，分兩個方向。一方面是往「機關人」的路上走，機關越來越巧，以不用人去指撥為貴。如雜志所載傳說：「扶風馬鈞巧思絕人，至令木人擊鼓吹簫。」朝野僉載裏有這段記載，可見唐朝時候這種「機關人」發展的程度：

殷文亮刻木為人，酌酒行觴；又作妓女，唱歌吹笙。飲不盡即木小兒不肯把，飲未

竟則木妓歌管連催。

楊務廉刻木作僧，執梳行乞。梳中錢滿，闕錢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者日數千。

傀儡的另一個方向的發展就是用來搬演故事，成為戲劇之一種。這個時候，傀儡本身固然也要求其靈活，但是主要地是靠人來操縱。又演戲必須有言辭，這也得由搬演的人來補充。風俗通裏說的「作偶人以戲」，不知道裏頭有沒有故事情節。但是宋朝以後漸漸參入故事的分。唐朝時候已經用來表演歷史故事，如封氏開見記所載：

大團圓。大團圓是子夏的詩。這戲曲裡的人體態，在國朝時就有這六：第一是
舞。一又伴車戲取羽與高麗會鴻門之象，良只乃畢。

可是被演這兩齣故事的時候，是否輔以音樂，也沒有說明。

傀儡戲最盛的時代是宋朝。如吳自牧在夢粱錄裏所記：

凡傀儡：悉演燈船、靈怪、國朝、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
或作雜劇，或如崖詞。如懸絲傀儡者，起於陳平六奇解圍故事也；今有金線盧大夫、陳
中喜等，弄得如真無二，兼之走線者尤佳。更有杖頭傀儡，最是劉小僕射，家做果奇；
大抵弄此，多虛少實，如巨靈、神姬、大仙等也。其水傀儡者，有姚遇仙、賽寶哥、王
吉、金時好等，弄得百舞百悼，兼之水百戲，往來出入之勢，規模舞走魚龍，變化奪
異，功蓋如神。

周密的武林舊事裏，傀儡一項，列舉「懸絲」、「杖頭」、「藥發」、「肉傀儡」、「水傀儡」
五種，比夢粱錄所記又多兩種。這裏頭肉傀儡一種不知是怎樣的弄法，藥發傀儡和水傀儡似
乎都是利用化學作用的。而傀儡戲的主要種類實為懸絲和杖頭兩種。懸絲傀儡，金瓶裏奉在
傀儡的面目手足上，穿過懸線在舞台上方橫木，由戲演的人在幕後操縱。杖頭
以細杖承傀儡的手足，戲演的人站在底下操弄。現在所看見的大率是杖頭者用
指點在傀儡的頸後。懸線和杖頭戲在國朝。國朝細小傀儡戲身手。線由神靈此人定，

手是
食

可以說，佛的人全身像，是身像合體，這種人像，是下跪。不論這像，是下跪。不論這像，是下跪。不論這像，是下跪。

於戲院一帶，為這種佛身，身子底下安一鐵軌，不讓的。這種佛身，身子底下安一鐵軌，不讓的。這種佛身，身子底下安一鐵軌，不讓的。

西洋的佛，這像也簡單。香羅多德的女手執佛，是宗教的行。香羅多德的女手執佛，是宗教的行。香羅多德的女手執佛，是宗教的行。

列，頭和身子都有。香羅多德的女手執佛，是宗教的行。香羅多德的女手執佛，是宗教的行。香羅多德的女手執佛，是宗教的行。

事。蘇格，這像也簡單。香羅多德的女手執佛，是宗教的行。香羅多德的女手執佛，是宗教的行。香羅多德的女手執佛，是宗教的行。

是吸引我們的線。一羣人的佛，是宗教的行。香羅多德的女手執佛，是宗教的行。香羅多德的女手執佛，是宗教的行。

願的，有在路旁演的，還有在浴室裏，在運動場上演的。有在路旁演的，還有在浴室裏，在運動場上演的。有在路旁演的，還有在浴室裏，在運動場上演的。

早期基督教的神父們利用佛，來宣傳教義。後來被宗教會議禁止了，佛，是宗教的行。香羅多德的女手執佛，是宗教的行。香羅多德的女手執佛，是宗教的行。

教會向俗，娛樂方面。佛，是宗教的行。香羅多德的女手執佛，是宗教的行。香羅多德的女手執佛，是宗教的行。

最盛的時候也。佛，是宗教的行。香羅多德的女手執佛，是宗教的行。香羅多德的女手執佛，是宗教的行。

要叫去供奉。在十七十八兩世紀中，佛，是宗教的行。香羅多德的女手執佛，是宗教的行。香羅多德的女手執佛，是宗教的行。

在布幕上表演，很有幾分像電影。這種電影戲商捧各地也都有，爪哇的尤其有名。

還有兩種民間的娛樂，可說是從民間戲和影戲變化出來的。一種是口技，又稱「對口相聲」，不用傀儡也不用影子，單憑演說的人的一張嘴，學種種人和物的聲音，表演種種故事。因為沒有形象相助，表演時就有它的困難，技術高妙的也很值得欣賞。

另一種是所謂「雙簧」，一人演而不說，一人說而不演，可說是拿人來做傀儡。因為只有一個人，演不出什麼故事，只能說說一些笑話。也沒有以此成名家的。

由以上所說，可見傀儡戲源流甚長，在民間娛樂中自成一大家族。可是和別的民間娛樂一樣，現在都已經日趨頹落，尤其是在電影盛行以後。其實在是很可惜的事情。我們說可惜，並不是從懷古的感傷主義的立場出發，是因為這種娛樂的方式自有它的可取之處。第一，它的設備簡單，可以到處遊行，深入民間。其次，它可以在戶外表演，不必把觀眾關在屋子裏，尤其是關在黑屋子裏。最後最重要理由，傀儡戲有它的特質，並不和一般的戲劇雷同。傀儡由人製造，可以在面目形體上作種種誇大，特別宜於演滑稽戲或諷刺戲。我們看舞台上的小丑，臉上塗着怪模怪樣，裝出拙笨的行動，有時不免覺得厭惡，因為扮演的原是一個和我們一樣的人。若是換上一個傀儡，則一切怪模樣和怪舉動都視為當然，只覺得好笑，不覺得討厭了。所以西洋的傀儡戲除歌舞劇外，不是刻畫世相，就是無理取鬧，而以博取笑樂為歸。這實在是能用傀儡戲的長處。若是演傀儡戲而意在「真」，跟着舞台劇一步一趨，如何能和活人競爭？我國的傀儡戲大多是博演舞台劇，和它一衰落也許不無關係。這一半也是因為沒有人來它編戲的緣故。我們這一期介紹一個英國現代劇作家編的傀儡戲，一方面希望各位讀者一笑，一方面也希望引起我們劇作家的興趣，出一點餘力來開發這個小園地。



我們周遊太陽系

葉至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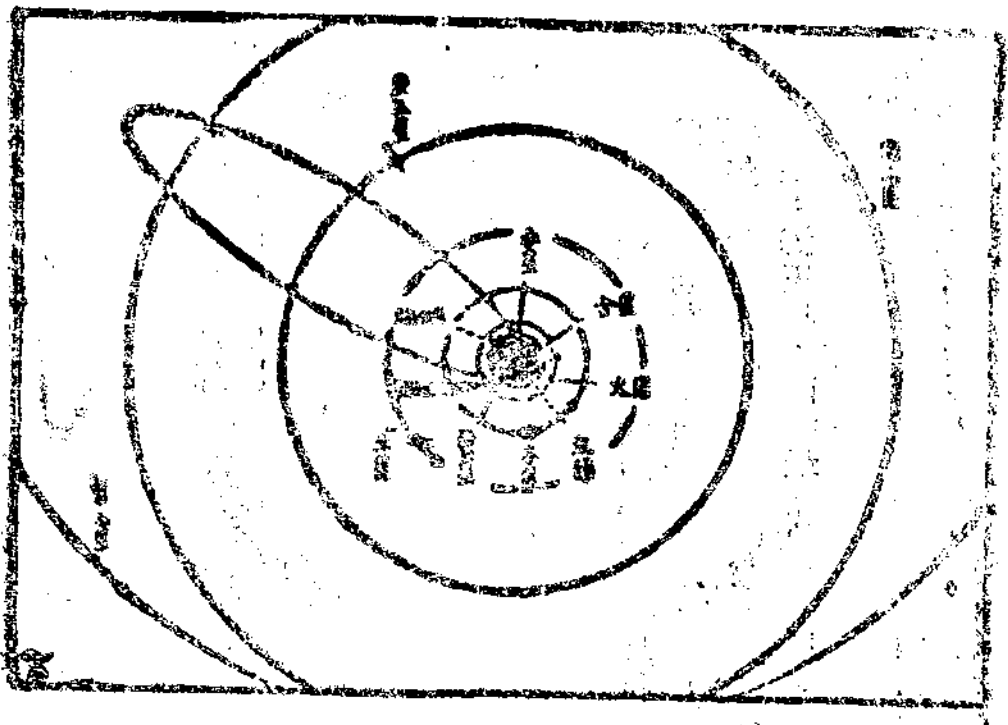
乘每小時二百英里的飛彈
要經過五十二年九個月
才可以到達太陽

地球是我們所住的世界。除了地球，還有八個和地球相似的星繞着太陽轉動。金星和水星距離太陽比地球距離太陽近，其餘六個星都在地球的外側。因此，我們要周遊太陽系，非分做兩次來計劃不可。首先朝着太陽走，經過金星和水星，到達太陽。從太陽回來，第二次出發，背着太陽走，挨次遊覽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直到最遠的冥王星。我們假定我們所乘的是每小時行二百英里的飛彈。

我們首先飛往金星，可是得認定太陽作目標。啓程之前，最好請天文學家代我們算一算，算出我們到達金星的軌道的那一天，金星正好在那裏等候我們降落，這才可以把行程縮

得最短。行稍緩然獲得最慢了，這得走十個
年又八個月才能到達。

金星的表面終年給雲霧遮蔽着，所以在
金星上，白天看不到光亮的太陽，晚上看不
到美麗的星空。空氣稀薄而潮濕，時常下
着一陣陣的大雨。因為金星比地球距太陽
近，天氣熱得使我們忍受不住，我們像浸在
滾沸裏最熱的湯子中一樣。這樣熱的天氣是
不很適於生物的生存的。要是我們在金星上
遊歷一週，所花的時間比我們在地球上遊歷
一週稍少一點。金星的表面比地球平坦得
多，一陣陣的大雨把山峯漸漸地削平了。每
七個半月，金星就繞着太陽轉動一週。可是
金星的一日一夜有多少長，四季的變化又怎
麼樣，地球上的天文學家還說不十分明瞭。我
們到了金星上，應該首先把那些正午地盤
下來，因為那裏是極熱的。



用同樣的方法從金星到水星，要十七年又十個月。水星雖然更近太陽，可是我們最先到達的背着太陽的一面，却非常之冷。天文學家告訴我們說，那里是在攝氏零下二百六十五度。在這樣的溫度下，最不容易變成液體的氫也變成液體了。可是對着太陽的一面却又非常之熱。在那兒看到的太陽比在地球上看到的大七倍。那兒也有許多河流，在河流中流動的不是水，而是熔化的鉛和其他低熔點的金屬。水星的兩面，氣候的差別如此之大，由於它老是將一面對着太陽，沒有日夜的變化。水星每繞太陽一週只需八十八天，因此，地球上每過一年，水星上已經過了四年有餘了。水星上也許有空氣，可是很稀薄。又因為氣候的差別如此之大，我們在水星上決找不着什麼生物的痕跡。水星的直徑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我們可以很快地在水星上遊覽一週，就直向太陽飛去。

約摸走二十年半，我們到達了太陽的表面。在旅程的最後兩三個月中，我們會遇到許多從太陽噴射出來的火球，溫度之高，足以把我們的身體和所乘的飛船熔化了，分裂成原子，捲入火球的旋渦中。這樣說來，我們的旅行不就終止了嗎？好在這一次旅行原是假想的，我們不妨再作假想，假想我們的身體和所乘的飛船都非常堅固，甚至於耐得住太陽表面攝氏表六千度以上的高熱。

這些火球在廣漠的天空中飛騰着，高度達地球直徑的四十倍。假使有地球這樣大的星球行近太陽，立刻就被火球捲沒了。我們穿過這些火球，到達太陽的裏面。這是一片金屬熔化的火海，波濤洶湧，每一個波濤的直徑比地球直徑還大四倍。我們浮在這火海上，一起

兒升得很高，一忽兒又降得很低，波浪互相衝激的聲音震醒了我們的耳朵。忽然間，四週的波浪湧起來，成爲一個大漩渦。這漩渦在地球上看來只是一個黑點，可是我們在太陽上看，卻是個無邊無際的深淵，從這一岸到那一岸，可以並排容納七八個地球。忽然間，波浪上又湧起一個氣泡，氣泡破裂了，噴出幾十萬英里高的火燄，比地球上的火山爆發尤爲壯觀。我們抬起頭來，只見滿天都是眩目的火燄和銀白色的光輝，因此我們看不到太陽以外的各個星球。太陽上的氣體大多是氦，氦在地球上的空氣中是很少的，美國塔克薩斯州的天然煤氣中含得較多，但是美國因國防的關係，限制氦的出口。我們該從太陽上多帶一些氦回到地球來，用來充裝飛艇的氣囊。

太陽的吸引力較地球大二十七倍半，我們在太陽上散步是非常吃力的。溫度又在攝氏表六千度以上，簡直不很舒服，還是早點離開的好。並且，我們離開老家——地球——五十多年了，也應該回家看看了。

我們直接從太陽上回到地球來，又要走五十二年九個月。這一次旅行，來回要花一百多年，這已經不是我們普通人所能享有的高齡了。太陽離我們實在太遠了，約摸有九千二百九十餘萬英里。要是我們能夠走得像光一樣快，每秒鐘走十八萬六千英里的話，那麼八分十八秒就可以到達，當然迅速多了。

我們作第二次旅行的準備，一切停當之後，就動身往火星。火星比地球距離太陽遠一半。兩個星球繞着太陽轉動的軌道都是橢圓的，所以每隔十五

年，火星就有一次距離我們地球最近。我們往火星去當然該趁這個機會。

火星上的一日比地球上的一日稍長一點，可是一年却幾乎有地球上的兩年那麼長。在火星上，傍晚可以看到一個奇怪的月亮。它從西方的地平線上升起來是一鉤新月，大約三個鐘頭之後，它升到天頂，漸成爲滿月，半夜裏，就成爲殘月，落到東方的地平線下，將要天明的時候，半個月亮又從西方的地平線上出現了。火星的自轉速度與地球相仿，而這個月亮不到八小時就繞火星一週，追過火星自轉的速度，因此在火星上看來，它是由西向東轉的。這一個月亮走得這樣快，於是吞星上，月蝕和日蝕是常有的事。我們可以多攝些日蝕的照片回到地球來，給天文學家研究。除了這個月亮，還有一個很小的月亮繞着火星轉動。它又小又遠，轉動得比較慢，不及這一個有趣味。

有很多人主張火星上是有類人的。火星上也有空氣，兩極有白色的雪，因而推知有水，季節的變化也和地球相仿，似乎適宜於類人的生存。用望遠鏡可以看到火星表面有一條條綠色的直線，這些直線時常在延長，數目也在加多，因而假想這些直線是運河流域，綠色是運河兩岸植物的顏色。既有運河，就該有開鑿運河的人類了。他們猜想火星上的人腦袋很大，因爲火星上的人比我們聰明。身材高大，胸部尤其發達，因爲火星上空氣稀薄，氣壓很低。四肢却很纖細，因爲火星的吸引力比地球小，他們走路，提東西，都比我們在地球上省力。可是有些人說，火星上不會有人類，那所謂「運河」只不過是一條條的裂縫。因此，我們在火星上能不能遇到這種奇怪的人類，還是一個疑問。但是在火星上的沙漠，湖泊，森林間旅

行，至少可以採集許多奇樣的植物標本回來。

地球的直徑比木星大一倍，因此在木星上所看到的地球，比地球上所看到的火星大四倍，並且像我們在地球上所看到的金星，木星一樣，也有盈虧的現象。有時就著到地球成爲一個黑點，在太陽前面經過。

在火星與木星之間，散佈着無數小行星，我們從火星到木星，隨時可以在這些小行星上歇脚。這些小行星最大的只及月亮的十分之一。天文學家說，火星與木星之間，原來有個大行星，現在已經崩潰了，成爲這些「宇宙的塵點」。我們在這些塵點間穿過，就到達了木星。

木星上氣候很冷，在羅氏表零下二百四十度。要是我們降落在木星赤道道上，每小時就經過一晝夜了。可是在兩極，却要九十小時才是一晝夜。因爲木星赤道並不是結實的岩石，而是極凍的半流動的液體，因此赤道與兩極旋轉的速度，就有這樣大的差異。赤道旋轉赤道最慢，整個木星就成爲復扁的橢圓形。在木星上，從赤道到兩極旅行，比我們在地球上費力得多。因爲木星直徑比地球長十一倍，而吸引力比地球大兩倍。餘，我們一百二十磅的人到了那兒就有二百八十磅重，我們的骨骼就要支持這樣的重量，作這樣的長途跋涉，恐怕不能勝任了。

在木星上可以看見九個月亮，都沒有地球的月亮那麼大。它們的大小，遠近，快慢，都不一樣。最遠的一個約十二小時繞木星一週。最遠的一個繞木星一週却要地球上的六百三十六天，這不是差不多兩年嗎？但是我們要記住，在木星上過一年，在我們地球上已經將近

十二年丁巳。因此在大星時一年之中，這最遠的月亮也僅有六天日盈虧呢。還有最靠近的現象，九個月亮之中的兩個，繞着木星轉動的方向和其他七個是相反的。

再從木星背着太陽前進，就到遠土星。一到土星上，就可以看到一種奇怪的現象，有一條很寬的白虹，遮住了半個天空。這白虹有幾條列縫，把它分成若干個同心的環。從地球上看去，這虹成一圓片，繞在土星赤道的周圍。天文學家說這原是一個月亮，不知哪一個年代崩毀了，成為很細的灰塵，繞在土星赤道的周圍，有四萬英里寬。根據這個解釋，有人預言我們地球的月亮將來也會有同樣的結果。在土星上還可以見到十四月亮，其中一個，轉動的方向和其他九個相反。這些月亮常在白虹中穿過。



木星有土星那麽大，可是非常之輕，重量只占 $\frac{1}{10}$ 。土星重量則比木星重。

一個大海裏，它可以浮在水面上。爲什麼這樣輕？天文學家還沒有解釋。我們這一次旅行，更可以給他們帶回來有價值的報告。

我們旅行最後的三個站是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這三個星對於我們是更加陌生了。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大小相仿，直徑都比地球大四倍。在天王星上過一年，地球上已是八十四年了，海王星的一年更長，比天王星又長一倍。可是日子却都比地球上的日子短。天王星自轉的方向和別的行星相反，因此，在天王星上，可以看到太陽從西方出來。在這兩個星球上看太陽，非常之小，光也微弱得可憐。這些星的世界陰暗而且寒冷。

從海王星到冥王星，我們可以找一個最適當的機會，待兩個星挨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只要一步就跨到冥王星上了。原來這兩個星所走的軌道是相交的，軌道相交總該有挨在一起的時候。不過我們的年齡太短了，怕沒有碰到這個機會的好運氣。太陽光從太陽射到冥王星上，要經過五點半鐘。我們在冥王星上住上一兩年，一定還可以找到冥王星以外的幾個大行星。天文學家早就斷定了它們的存在，只是還沒有發現。可是在冥王星上住一年，地球上就幾千四百四十七年了，我們還是趕快回來罷。



瘧疾

瘧蟲

空寧

墨軒

全世界大約有一千七百種蚊蟲，其中一百九十餘種是傳染瘧疾的。首先在蚊蟲的胃裏發現瘧蟲的英國軍醫叫做羅斯的，把那些傳染瘧疾的蚊蟲叫做「瘧蚊」。

瘧蚊與旁的蚊蟲，在他們停留下來靜止的時候，最易辨別。旁的蚊蟲靜止的時候，身體與他所停留的物體的平面（如牆壁）平行，吸飽了血的時候，通紅的脹大的腹部幾乎與他所停留的物體相貼着。瘧蚊靜止的時候，身體與他所停留的物體的平面成四十五度角，有時候他高興了，尾部變得更高。

若是仔細的觀察，還有許多區別。常見的傳染瘧疾的蚊蟲，身子是灰黑色的，或是一節一節黑白相間的，吸血的口器與身子成一個角度，觸鬚只有口器的八分之一長。瘧蚊全身作灰黃色，身子比較瘦削，口器與身子在一直線上，顯得強健有力，觸鬚差不多與口器等長，飛行的時候幾乎沒有「嗡嗡」的聲音，吸了我們的血，我們不一定覺得發癢，皮膚上也不留什麼痕跡。

瘧蚊與旁的蚊蟲，下卵的習慣也不相同。旁的蚊蟲下卵在污水裏，每個雌蚊一次

約產卵兩百左右，那兩百多個卵——在放大鏡下看起來，每一顆卵像一粒葵瓜子——黏合在一起，好像是一個木筏浮在污水面上。瘧蚊却喜歡在清潔的池塘裏下卵，每次所產的數目也是不多，可是那些卵分散地浮在水面上，並不互相黏合，在放大鏡下看起來，每一個卵像一個橄欖，實際上，卵的本身只是細長的一條，因為卵的中段四周包圍着一個個很小的浮囊，就成為橄欖形了。雌蚊下卵之後就死去了，可是到了晚秋，懷着卵的雌蚊找一個隱僻的溫暖處所躲藏起來，直到下一年初夏產了卵才死去。蚊蟲的種族不會絕滅，就由於此。

蚊卵浮在水面上，約經兩天，就孵化成蚊蟲的幼蟲，叫做孑孓。孑孓的形狀就像用來做他的名字的那個字一樣，是一種彈動的彎曲的小蟲。他的全身分九個環節，頭部

比較大，身子纖細，週身長着毛，頭部和尾部的毛比較長而且特別硬。他將身子很迅速地一屈一伸，靠着這種運動所生的彈力在水中游泳，捕取水中的小生物，或尋找有機物的顆粒作為食料。在第八個環節上（從頭部數起）有一條氣管，他浮近水面的時候，把氣管伸出在水面上，呼吸空氣。那時候氣管張開，分成五瓣，像一朵梅花似的浮在水面上。憑了這一點水面的張力，他把身子倒掛在水面下。待管口一收縮，他的身子就沈下去了。當靜止在水面休息的時候，瘧蚊的孑孓也與旁的蚊蟲不同。瘧蚊的孑孓，身子與水面平行，而普通蚊蟲的孑孓，身子向下斜拖，與水面成爲四十五度的角。若在水面上滾上一層汽油，孑孓無法從水面呼吸空氣，就會窒息而死。因此，這是常用的撲滅蚊蟲的有效方法。

子子和蠶一樣也要蛻皮，每兩三天蛻一次，每蛻一次長大一些，蛻過三次就化成蛹。旁的昆蟲的蛹都靜伏着不動的，至多像蠶蛹那樣，受了刺激，不耐煩了，稍稍將身子扭動一下，蚊蟲的蛹受了刺激，却和子子一樣能夠很活潑地彈動。蚊蟲的蛹頭部很大，彎曲得像一隻蝦，他常靜止在水面下。瘧蚊的蛹把背部貼近水面，旁的蚊蟲的蛹却把頭部靠近水面，身子向下掛着。隔不到兩天，蛹的背部裂開，蚊蟲就從蛹裏飛出來。從卵化為蚊蟲，所需的時間隨天氣寒暖而不同，通常是二十天，最熱的時候只消十天左右。假定每個雌蚊一次產卵兩百顆，一年繁殖六代，每代雌雄各半，那末，一隻度過冬天的雌蚊的子孫，到當年秋末就有二萬億，這個數目多麼驚人！怪不得蚊蟲阻撓了往年巴拿馬運河的開鑿，盟軍在緬甸境內作戰，

最大的敵人不是日本軍隊而是蚊蟲。幸虧蚊蟲，蜻蜓，蜘蛛和許多的鳥都把蚊蟲作為食糧，而蚊蟲的卵，子子，蛹又常被魚類以及其他水棲動物所吞食，否則這個世界將全被蚊蟲佔領了。

我們不要以為蚊蟲是專靠吸我們的血生活的。他們經常的食物只是花和果實的汁。只有雌蚊在產卵之前，才吸一點人類獸類的血作為滋補品。雌蚊是永遠不吸血的。雄蚊和雌蚊的形態雖相似，觸鬚却並不同樣。雌蚊的兩根觸鬚在放大鏡下看起來，好似有節的竹鞭，每節上都長着毛，而雄蚊的觸鬚却像羽毛一樣。蚊蟲用來吸血的器官，像醫生抽血用的針頭那樣，是一支簡單的中空的吸管，由上唇下唇併合而成。那吸管兩旁還有一對大顎，一對小顎。在放大鏡下看起來，大顎好似一把鋒利的腰刀，小顎尖端還長着

鋸齒。吸血的時候，鋒利的大顎和小顎把我們的皮膚割破，與吸管一同刺進皮膚下面。先在皮膚下面注射一點唾液，這就使我們的血不至於凝固得太快而淤塞了那纖細的血管。那唾液使皮膚下面局部的血壓增高，因此稍稍隆起，並且發癢。倘如吸我們血的是隻吸過害瘧疾的人的血的瘧蚊，那末瘧蟲的孢子就隨着他的唾液注進我們的血液，大約十天過後，瘧蟲就發作起來，我們就害起瘧疾來了。

最先發現瘧蟲的是法國軍醫拉瓦龍。他在一八九一年（距離今年五十四年）用顯微鏡觀察瘧疾病人的血液，找到了一種原生動物，認定那種原生動物是使人害瘧疾的原因，把他叫做「瘧疾原蟲」。瘧蟲進了我們的身體，便鑽進紅血球裏，把紅血球的內容物作為食料，一方面行無性生殖，生成孢子。

到紅血球吃空了的時候，孢子也成熟了，那些成熟的孢子衝破紅血球的膜，成為瘧蟲，又各自鑽進其他的紅血球，侵食他們的內容物。瘧蟲在紅血球裏活動得最利害的時候，我們會冷得發抖，任你蓋多少棉被都不覺得暖，並且四肢痠痛。經過兩點鐘之後，我們又感覺熱得難受，體溫達到攝氏表四十度以上，脈搏和呼吸都很急促。這正是成熟的孢子紛紛地衝破紅血球的膜的時候。經過三四點鐘之後，我們就淌起汗來，把被褥都濕透了，體溫也漸漸降低到常溫。這時候瘧蟲又鑽進其他的紅血球裏去了。我們經過了這樣劇冷劇熱，身體非常疲倦，體溫將近復原的時候，我們就昏昏入睡了，因為睡得非常熟，醒過來感覺很爽快，竟像不曾過什麼病似的。因此，從前我國人以為害瘧疾是被鬼絆住了，鬼來了，就害起病來，鬼去了，

痲瘋病種結語愈，只要避開那瘧鬼，就不再會病了。至今許多偏僻地方還有避瘧驅瘧的風俗。誰知那瘧鬼就是在我們血裏的用顯微鏡看得見的瘧蟲。

在瘧蟲發現之後，就有人想到瘧疾是由蚊蟲傳染的。到了一八九八年（距離今年四十七年），英國駐印度的軍醫羅斯才把這個想頭證實了。他把一羣初從蛹裏飛出來的雌蚊分成三隊，放到三個蒙着紗罩的雀籠裏，讓他們叮那分關在籠裏的三隻雀子。那三隻雀子一隻是患了瘧疾的，一隻的血裏有很少數的瘧蟲，另一隻是完全健康的。羅斯遂自從三羣蚊蟲中各取出一個來解剖，再用顯微鏡細細觀察。結果看到除了吸那健康的雀子的血的蚊蟲外，那些吸另外兩隻雀子的血的蚊蟲，胃壁上長起一顆顆很小的疣來。牠繼續解剖，看到的疣越來越大，到後來看

到疣裂開了，從裏面出來一大顆鐘刀狀的小孢子，再後來看到孢子進入蚊蟲的唾腺。當蚊蟲吸我們的血的時候，那些鐘刀狀的孢子就注入我們的血液，發育而成瘧蟲。這個實驗非但證實了瘧疾確由蚊蟲傳染，並且發見了瘧蚊在沒有吸過患瘧疾的人的血的時候，唾腺中並不含有瘧蟲的孢子的。這樣看來，說瘧蚊把瘧疾傳染給我們，當然可以，但是說我們把瘧疾傳染給瘧蚊，又何嘗不可以？

爲什麼瘧蚊吸了患瘧疾的人的血，胃裏會生一顆顆的疣呢？原來瘧蟲在人的血液裏，除生成無性的孢子外，還生成一些有性的孢子。在人的血液裏，只有無性孢子能化爲瘧蟲，雌雄兩性的孢子就不再發育了。可是到了瘧蚊的胃裏，雌雄兩性的孢子便結合而成一個，穿過瘧蚊的胃壁，漸漸發育起來，像一個疣。那疣孕育着鏢刀狀的孢子，

到孢子成熟時，疣就自行破裂了。在一千七百種蚊蟲中，並不是每一種蚊蟲的胃都適宜於瘧蟲的有性別的孢子寄生。因此，瘧蚊只有一百九十餘種。但是我們不要以為給旁的蚊蟲叮了沒有多大害處，有些蚊蟲還能傳染更可怕的象皮病，黃熱病，登革熱病等等呢。

瘧蟲也可以分好幾種。他們生長在我們的血液裏，有的使我們隔天發病一次，有的使我們每三天或四天發病一次，由這一點不同，把瘧蟲分做間日瘧蟲，三日瘧蟲，四日瘧蟲等種類。我們通常害的是每日瘧，實際上是四日瘧的重複傳染現象。瘧疾害得兇了，會使我們的脾臟腫大，成爲一個在腹腔外面都可以摸得着的硬塊。其實瘧蟲在我們血液裏所分泌的毒素並不多，可是他大量地破壞我們的紅血球，使我們成爲貧血，抵抗

力也漸漸減低，終於引起旁的病症，以致死亡。所以患了瘧疾就該趕快醫治。

醫治瘧疾的特效藥是「奎寧」。這種藥是由金雞納樹皮中提煉出來的。金雞納樹的家鄉在南美洲祕魯，那里的土人很早就知道用金雞納樹皮醫治瘧疾了。這是誰發現的，歷史上沒有記載。只知道一六三零年前後（距離現在三百多年），這功效如神的樹皮就帶到歐洲去了。那時候祕魯還在西班牙統治之下，西班牙派了一個伯爵去管理那個殖民地，那伯爵把他仁慈的夫人也帶到了任上。有一天，伯爵夫人忽然害起瘧疾來了。她那從本國帶去的私人醫生雖能斷定是瘧疾，但是沒有方法醫治，眼看着她的身體漸漸地衰弱下去。却有一個小鎮的地方官着人送來了一包樹皮和一封信，信上說，伯爵夫人只要把這種樹皮磨成粉末，調在酒裏服下，病就

可以治好。醫生猶疑不決地看着那幾片棕灰色的樹皮，不敢斷然應用。還是伯爵主意拿得穩，教醫生大膽地照着信上所說的方法用藥，每隔幾小時給病人喝一杯苦酒。果然伯爵夫人的病逐漸減輕，終於痊癒了。她的健康完全恢復之後，她不願意再在這瘴癘橫行的異域住下去，就動身回西班牙。上船的時候，她並沒有忘記把救她性命的樹皮帶在身邊。不幸得很，她在船上又害起病來，半途中就死了。而她那寶貴的遺產——金雞納樹皮——却被帶到了歐洲。

(69)

從此歐洲的醫生也知道用金雞納樹皮來醫治瘧疾了。當時販運樹皮的生意由西班牙人壟斷，只有貴族和有錢人才用得起他。有些仁慈的天主教神父就把樹皮的粉末分給貧苦的病人，大家把他認為神藥，叫做「耶穌藥粉」。可是那時候宗教上的衝突非常尖

銳，一些清教徒寧可病死，決不肯服天主教神父所發的藥粉，並且惡意地宣傳說，「耶穌藥粉」是教王調製了用來毒害非天主教徒的。謠言總是容易教人相信的，到後來甚至於所有的人都拒絕用這種靈藥了。正在這時候，有一個醫生說他發明了一種專治瘧疾的藥水，這種藥水的效用和金雞納樹皮一模一樣，但是他不肯說出配製藥水的方子來。直到醫生死了，他的藥方才刊布出來，原來就是浸過金雞納樹皮的水，另外加上一點香料和檸檬汁罷了。真能治瘧疾的還是金雞納樹皮，那醫生的秘方原來是騙人的。可是這騙人的秘方却告訴了大家，金雞納樹皮中所含的治瘧的有效成分並可以用化學方法提出來的。在一八二零年（距離現在一百二十五年），在瘧蟲發現之前七十一年），兩位法國的青年化學家，三十二歲的巴勒梯和二十七歲的加望

都，在浸金雞納樹皮的水裏找出了治療疾的有效成分「奎寧」。

奎寧與嗎啡，尼古丁，咖啡因相似，是一種碱性的結晶形的白色粉末，不容易溶解在水裏，味道很苦，並沒有氣味。我們常服的是奎寧和鹽酸或硫酸的化合物，因為這些化合物很容易溶解在水裏，收效比較速，但是味道仍舊和奎寧一樣的苦。藥劑師常把奎寧包裹在糖衣裏面，使病人容易吞下去。除了做成內服的丸子外，奎寧也製成針劑，給病人注射，那收效更速了。病人用奎寧太多，會頭昏目眩，耳朵裏「嗡嗡」地發響，這就是中了奎寧的毒了，這毒可以吃一點溴化物來解除。另外有一種專給小孩吃的無味奎寧——優奎寧，也是從金雞納樹皮中提煉出來的，味道並不苦，同樣地可以醫治瘧疾。

金雞納樹皮中約含有百分之五的奎寧及優奎寧。要製造這種治療疾的特效藥，非用

金雞納樹皮不可。南美洲有好幾個國家就靠着天然的金雞納樹收入無數的金錢，那幾個的政府都禁止旅客把金雞納樹秧及種子帶出國境，藉以保持天然的財源。可是禁令雖嚴，哪抵得住冒險家愛財的熱心？終於金雞納的種子被帶到了英屬的印度，錫蘭，和荷屬東印度羣島，在那一帶地方就長起茂盛的金雞納林來了。到如今，金雞納的主要產地已不是南美洲，而是荷屬的爪哇了。這回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敵人強佔了爪哇，盟國的奎寧供給大受打擊。就有許多化學家努力研究，製成人造奎寧。在去年春季，這個工作居然由兩個美國的青年化學家，二十七歲的屋特華和二十六歲的杜林，在實驗室中完成了。可是怎樣才可以應用在工業上，大量地生產人造奎寧，還待化學工程師的繼續研究。在奎寧的歷史上，青年們有這許多功績，可見任何偉大的工作，青年們都擔當得來。以後將是青年的世紀了，只要青年們一齊努力。



藝術生活

繪畫和我們

汪刃鋒

繪畫是人類生活裏最早的一種藝術，與人類生活有着密切的關係，只因年代久遠了，人們往往記不起來了。

你或許還記得，當你在兒童的時代，喜歡用石子或者柳條在地面上畫你所見到的事物。那時候繪畫與你很接近，彷彿是個好朋友，雖然輪廓畫得不準確，可是你覺得很有趣。你用一個大圓圈表示一個人的頭，用兩三條短斜線表示頭髮以及手和腳，在那些單純而帶着誇張意味的線條裏，表現出兒童天真的樂趣。

我們再說遠點。當人類的祖先還在非常困苦艱難的生活裏，受着猛獸和自然勢力威

脅的時候，繪畫已經是他們的好朋友了。他們在森林裏的樹皮上刻着猛獸的形狀，告訴他們的伙伴這兒是危險地帶，或者在岩石上刻着鹿形袋鼠形，告訴他們的伙伴這兒有生活資料。當打獵回來的時候，他們多麼高興啊！在平曠的原野上或是森林間的寬暢地方，他們歡喜的跳着舞，唱着歌，慶祝他們的勝利，並且把跳舞的形狀刻畫在洞壁上，活龍活現的，使他們的子孫看到他們當時的生活實況。

從上面兩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就可以看出來，繪畫是直接表達人類情感的一種藝術。兒童和原始人類都把他們那自然而真實

的情感用繪畫表達出來，同時使他們的伙伴發生同樣的情感，明白生活中的某些事項。這不是與他們的生活有着密切的關係嗎？

現代社會裏生活複雜，不像古代的單純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繁多起來。然而在繪畫方面，那種直接傳達情感的作用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而且很發達。

畫家總喜歡自然美的境界。他看見這麼一個境界：一片淺黃的菜花，襯着幾塊鋪着綠草的田疇，赭黑色的山巒像巨人一樣張開了胳膊，藍灰色的連山映着蒼綠的松杉，紫色的晚霞橫抹在天際。他覺得這景致很美，就帶着真切的情感，把他表現在他的畫面上，一方面供自己欣賞，一方面也使他人直接從畫面上受着感染，發生情感，得到同樣的欣賞。這樣看來，繪畫表現出一種大公無私的精神，一種把自己所愛好的與人共享

的精神。

繪畫又可以擴大人類的情感，使人把社會的不幸和人家的痛苦看作自身經受的一樣。譬如在敵機猛烈轟炸之下，房屋倒塌了，一個孩子給炸斷了胳膊，爛漿混和在殷紅的血泊裏，他的母親在一旁啼哭着。一般人看見了這個景象，大多不過歎一口氣，表示可憐，未必就湧起悲哀的情感。畫家可不同了，他看見了這個景象，悲哀和憤恨的情感就不能遏止，於是他把這個景象描在畫面上，帶着他的那種情感。人家看了他的畫，比眼見實景還要感動，悲哀和憤恨的情感也不能遏止。這樣看來，畫家作畫是憂人之憂，另一方面是樂人之樂。繪畫對於人們的影響是靠着具體的形象，使人們也愛人之愛，樂人之樂。所謂擴大人類的情感，就指這個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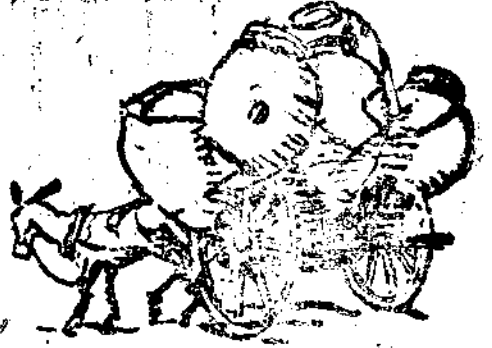
繪畫是人類生活中一種有形有色有情感的表現，所以具有刺戟品和興奮劑的作用。我們勞動很久之後，情緒不免紊亂，身體也很疲勞。那時候如果看一幅鮮明的風景畫，情緒就像沸水一樣平靜了，疲勞也彷彿給幽靜的景色洗滌個乾淨。又如一隊開赴前線的士兵，他們前進前進，趕得非常累了。但是一看見情調強烈的宣傳畫，就同吃了一餐豐美的飯一樣，精神又振作起來。宣傳畫就是他們精神上的食糧。

繪畫又表示着人類的希望。一個人當不滿意於現實的時候，喊幾聲「黑暗的社會啊！」「前途茫茫啊！」這只是消極的辦法，沒有什麼意思。繪畫却憑形象表示出集體的希望。所謂希望是一種理想，不滿意於環境而發生的理想，只要踏實的幹去，他是會實現的。人們能把他們的希望顯現於一種

形象的時候，就表示他們並不屈服於現實，他們是向着理想的道路奮鬥。

進一步，繪畫不只表現人類的希望，同時也表示出普通人的眼睛所看不到的東西。他把人間的矛盾與醜惡，顯現在大眾之前，使大眾看了，一方面覺得這是實相，另一方面又覺得平時自己看，看不到這麼深刻。在這時候，色彩與線條的運用不再是一種技巧，却是一種透視社會的銳利的眼睛了，繪畫不再是一種玩賞品，却是推動社會向理想前進的原動力了。畫家的眼睛也就是大眾的眼睛，不過比大眾看得更深刻，畫家的意思也就是大眾的意思，不過比大眾想得更遠大。他所憑藉的就是代在畫面上創造出來的形象，他看見的想到的都在那形象上。

繪畫與人的關係，可以說的還有許多，這里只說些大概罷了。



貓兒和夜鶯

貓兒提到了一隻夜鶯。

他伸出了腳爪，把夜鶯扭呀捏的，並且在夜鶯的耳邊細聲說話，這就教那可憐的小東西害怕起來了。

「唔，夜鶯，我的心肝，」貓兒說。「我到那聽見人家稱讚你唱歌唱得好，大家還把你的音樂歸入最好的一類。我的朋友狐狸說得滿有道理，他說，你的嗓子真是甜蜜得出奇。他說，凡是聽過你那可愛的歌聲

外言在 意

寓言

兩則

俄國克星羅夫作
陳原譯

的，無論男孩子女孩子，都會神魂顛倒。我想，我自己也很中意，很中意你的歌聲的呀。哈哈，老朋友，你別發抖，你別誤會我！你以為我會把你吃掉麼？沒有這回事。我只要你唱個歌，這就完了。我說，我可以放了你，讓你在樹林里飛來飛去，從這棵樹飛到那棵樹。你要知道，音樂這玩意兒，我也與你一樣的愛好呢，我常常愛唱着歌把自己催眠，我真歡喜這樣做的呀。」
但是那可憐的鳥兒抖得利害，在貓兒的掌櫃裏，他幾乎不能呼吸了。

貓兒說，「我在等着。唔，怎麼辦？唱呀，親愛的，唱一首小歌兒呀！」
但是小鳥兒唱不出來，他只是嚇得吱吱的叫。

「說你唱得那麼好，原來也不過如此。」小貓說着，嘲弄地笑了一笑。

「唔，大家老是說什麼純潔呀，活力呀，都到哪裡去了呢？可不是麼？如果我的小東西只能夠這樣吱吱的叫，我也忍受不住的！哎喲，我希望聽歌回，嘿！明明是弄錯了部位——還是讓我們看看你在我的嘴里，究竟有沒有更好的味道吧。」
於是我們那可憐的歌手就消逝在貓兒的牙床間。

擦擦些，讓我來呼吸呼吸這個故事的尾

在驚那微弱的歌聲——

從貓嘴裏輕輕的傳過來囉。

天鵝，梭魚和螃蟹

合作的幾個人要是不肯齊心，他們的事情可就糟了；成天到晚在煩惱，結果可沒有前進一步。

有一天，天鵝，梭魚和螃蟹要推一輛車子往前去。三位先生都拚命用力的推。

推呀，拉呀，扯呀，連皮膚差不多都弄破了，車子還是一動也沒動，一點也沒有向前面移動。

車子決不是重得那樣利害，連推也推不動的。

原來天鵝要上天，他拖着車子就往天空飛。

螃蟹要橫行，梭魚卻想跳下池塘。

這究竟是對的呢，還是錯的呢，我不知道，也不去管。

我只知道車子是一步也沒有推前。



我們終於上了黃浦號

啓 者

「抗戰中度過的童年」之一

抗戰開始那一年，我九歲。

十一月初，大場失守之後，消息是一天比一天壞。我們的家鄉在京滬線上，親戚朋友都漸漸的往內地去了。

那一天下着小雨，我滿心不痛快的回到家裏，因為我把我一心愛的小傘去了。我想媽媽今天該會責備我了吧，誰知道回到家，中媽媽不在前院，祖母和姑姑也都不在。我覺得有點奇怪。小龍說他們都在後院閣樓上。這就怪了，閣樓上全堆的平常不用的東

西，大家不常上去的，今天卻全都上去了。

我一口氣跑到後院，看見媽媽帶着老媽子跑上跑下，拿這樣，弄那樣，忙得一團糟。我心裏想：「又不是過年過節，到樓上去搬什麼呀？」我爬上了樓，看見祖母也在那兒理箱子，我站着看呆了。媽媽一回頭似乎才看見我，對我說：「叫小龍把書包取回來，今天下午不用去了。」下樓去吧。「也好，今天不用作算術了，媽媽這麼忙，大概沒工夫給我出題目了。」



可是心裏總是上上下下的，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一個人踱進了佛堂，靜悄悄的，大家都在後院裏呢。忽然看見佛堂側面的小門開了。我走進去，又看見大木箱的鎖全開了。我打開箱子一看，啊！全是書。大部

分都是姑姑從前定的「小朋友」，「兒童世界」之類。我拿了幾本就坐在箱子上看起來。

一會兒祖母來了。看見我，就叫我去吃飯。我捨不得丟下那幾本書，嘴裏答應着，眼睛還在書上。祖母嘆了一口氣說：「這孩子，明天就走了，能帶多少東西呢！偏偏捨不得這些書。唉！要你爸爸在家就好了。」我明白了，我們也像人家一樣的要搬家了。

這頓飯吃得可真不舒服。小弟弟也不鬧了。

吃過飯，媽媽依舊去理東西。一會兒，妹妹的奶媽紅着眼睛，提了一個包袱，告辭走了。她說：「哪天你們回來，我又來看小姐。」

晚上，我在牀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那邊牀上的兩個弟弟已入夢了。媽媽還在屋東西。後來我也睡着了，也不知道媽媽幾時睡

的，還是睡了沒有。第二天，我還在夢中，就讓人喊醒了。一看媽媽已梳洗完畢，弟弟們也起來了。我趕快穿上衣服。一切弄好以後，大哥——我們同住的堂兄——代我們叫了四輛黃包車來。火車太擠了，只有坐黃包車到鎮江。又叫了三輛獨輪車推行李。

因為爸爸不在家，我們跟舅父一家同走。兩家一共有二十二個人。若是平時有這麼多人出去旅行，一定說說笑笑，非常熱鬧。但是在大人都懶得說話，我們孩子們也就跟着靜悄悄的。

我和祖母同坐一車。一路上常常碰見兩個三個的敗兵走過，他們看見我們，一瞪眼，狼巴巴的說：「好，我們打仗你們逃！明走了就別回來。瞧着吧，我們把你們的大門少封上。」我害怕極了，緊緊的靠着祖母。

到了鎮江，我們住在四叔家，舅父一家

住在旅館中。四叔家的華妹和我最好，許久不見更親熱了；白天在一起玩，晚上在一起睡，把逃難的事倒忘了。

我們到了鎮江的第二天，忽然看見南京的五叔來了。他因為政府下令西遷，他們的機關解散，正預備回家大家商量進退。這一番不期而遇，解除了祖母心頭的一部分憂愁。因為雖然爸爸不在面前，四叔又不能侍奉她老人家遠出，畢竟還是有一個兒子跟着她。而且，倘若不遇着五叔，我們逃到遠方，她將如何的思念他啊！

鎮江並不是我們的目的地。奔走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總算買着了船票，我們沒辦法不分離了。臨走的那天早上，五叔送我們上船。嬌母本來也要送到碼頭上，可是走到大門口，一絲氣力也沒有了，嗚嗚咽咽說了一聲「保重！」再也說不下去，拿手絹擦着臉

同屋子裏去了。

船不靠碼頭，因為怕人太擠，來不及查票，會讓買不着票的人擠了上去。它停在江中心，乘客都乘小划子到船旁，再上船。我們上了一個小划子，四叔也就辭別了。那小划子真小，坐在裏面身子隨着它一擺一搖的。四面都是水，萬一不幸，船翻了，我們一定沒命。我本來就暈船，這個時候，我更怕了。拉着媽媽的衣裳，不則一聲，全身都存着船夫出勁。好容易划到了船邊。

船雖然是停在江中心，可是照樣的擠；船旁靠滿了小划子。我們跨上甲板，擠進了艙門。什麼都看不見，只是黑漆漆的一團。我緊牽着媽媽的衣服跟在後面，自己也用不着走路，都是後面的人把你推上前去。擠到一個小扶梯旁邊，又慢慢擠上去；上了扶梯後就是過道了。我們找着了房間，看一看，人齊了，一個也沒有丟掉，這才大家放心。大人安置行李，我們孩子們就坐在牀

上，從一個有鐵條攔住的監獄式的窗子望出去。看見擠上來的人還是源源不絕，小划子還在增加。結果，船上負責人也沒法了，關上艙門，用起重機把乘客和行李吊上來。有時候行李上來了，可是行李的主人倒還在底下，急得大叫，也沒有人理他。也有人上來了，行李沒有上來的。亂哄哄的一團糟。

人越來越多，走廊上，甲板上全是人。你要出去一下，非得爬山越嶺從行李上，人身上翻過去。秩序越來越壞了。這是英國一家船公司的船，他們的水手出來了，每人手上拿了一根兩頭包着銅皮的棍子，如果他覺得誰不對，就是一下，把人家頭上打起個大疙瘩。可是誰也不敢和他們吵；只要能在船上，受點委曲也不要緊。

汽笛響了，船身漸漸移動。四圍的小划子紛紛划開，怕船動激起浪花把它們打翻。船走遠了，划子漸漸看不見了。這時候我們才知道我們坐的這條船名叫「黃浦」。

讀「離離草」

姚信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白居易的這四句詩印在夏衍著的「離離草」劇本的前面。我先讀了詩句，然後讀劇本，讀完之後，心裏好像牽掛着些什麼，不想把劇本就這麼放下，於是又把詩句讀一遍。這一回重讀，所感到的意味好像比第一次深長得多了。

「離離草」這個劇本告訴我們，生活在日本勢力壓迫之下的東北人與韓國人經常在跟日本人反抗。雖然日本人用了種種手段威脅他們，迫害他們，甚至殺死他們，可是他們並沒有一點害怕的意思，他們仍然勇敢的抵抗，因為他們愛祖國，愛自由，他們的心受不了管束，受不了壓制。父親被日本人殺

死了，子女更加強了反抗的決心。朋友被日本人殺死了，活着的朋友更振起了反抗的精神。他們就這樣不屈不撓的在東北地方過日子。

劇本的末尾有這樣的話：

「南風給我們帶來了溫暖，你們也給我們送個信去，告訴南邊的口外人：我們還在幹，還有很多人再幹。有些人真很不錯，要他們放心。東北人的靈魂沒有被消滅，他們死得漂亮，活得光輝。」

「大夥兒一起吃苦，熬住，結結實實地活下去。」

這些是「結結實實」活在東北的同胞的

話。

有什麼力量能消滅他們的靈魂呢！日本人可以打爛他們的皮肉，可以殺死他們的生
命，可是只要他們活着，他們永遠要反抗，要爭取自由。他們是平原上的青草，不論野火燒得多麼廣大，只要吹一陣春風，埋在地下的草根又會蘇醒過來，又會有嫩芽兒伸出地面，於是平原上又鋪滿了可愛的綠色。

曾經聽說過「生命之力」的名稱，這大

聽了提琴演奏

董春如

四月二十四日

剛才同母親去聽了馬思聰先生的提琴演奏會回來，心裏真是說不出的高興，我只恨演奏的時間太短了，我真想再聽，再聽，直到我睡着了，夢裏也在聽。

今晚演奏的曲子很多，有好幾個是我常

概就是生命之力吧。這力量多麼強壯，偉大，連火都不能把他燒毀。

當我放下這本書的時候，我好像看到了很多很多活在東北的可敬可愛的人。他們那種堅忍的精神，使我佩服以至於慚愧。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兩句詩在我心中反復出現，我所感到的意味也越來越深長了。

常聽到的。去年看電影「幻想曲」，最後一曲是德伯特的「聖瑪利亞」。奏着曲子的時候，銀幕上顯現很多很多穿着淺藍色長袍的人，各人手裏擎着個燈，在陰暗的森林裏走着走着，走向一個神聖的境界。今晚我聽馬先生的「聖瑪利亞」，就想到那電影，真有走

向神聖境界的感覺。修伯特的「小夜曲」是姐姐最喜歡哼的，今天聽了馬先生演奏，就覺得姐姐平日價哼得不够動人。馬先生拉提琴，好像不只拉出了聲音，同時也拉出了感情似的。

貝多芬的「克萊斐鳴奏曲」和孟特爾生的「協奏曲」，我以前沒有聽過。這兩個曲子都很長，都包含幾種情調，一會兒快，一會兒慢，一會兒宏亮，一會兒幽沈。我雖然不懂得什麼，但是我的心情隨着音節而轉變，一會兒覺得周身熱血奔流，一會兒覺得心裏平靜極了，平靜得什麼念頭也沒有。

在報紙上，看到關於馬先生的文章。他不滿十歲就開始學提琴了。後來到法國去學習。十七歲回到上海表演，就得到了很好的批評。近年來他依據西藏和綏遠的民歌，作了好些曲子。今晚他演奏了他自己作的「塞

外舞曲」。記得有一次跟父親去看電影，看見西藏人跳舞，配奏的音樂就像今兒晚上聽到的。

平日到九點多鐘，我就想睡了，現在已經十一點鐘了，却一點也不想睡。音樂感動人的力量真大。房間裏除了的答的鐘聲以外，沒有別的聲響，可是我彷彿覺得那提琴還在演奏，那美妙的聲音環繞在我的四週。

〔編者說〕

這一欄裏登載的是少年們的習作。少年們心中有了意思，最好把他寫出來。意思還是含糊朦朧的時候，當然不便寫，如果清楚明白了，就該寫出來。一來可以趁此練習寫作，二來可以把自己的意思告訴別人。我們希望少年們能夠這樣做，特設這一欄來登載那些文字。寄給我們的文章當然不能篇篇登，但是

比較好的就登。我們還要就登出的文字說幾句話，與寫那篇文章的人以及許多讀者稍稍討論一下。

編輯這本創刊號的時候，我們還沒有收到各地少年的投稿。登載在這一欄裏的三篇文章是向三位熟識的少年要來的。他們每人給我們好幾篇，我們從中選定了三篇。我們只在字句之間稍稍有改動，此外全是他們自己的。

蕭若是位少女，她的「抗戰中度過的童年」有好些篇，以後預備陸續登。她寫來很自然，真同說話一樣，可又乾淨，得要，不是那種嘈雜煩膩的話。學寫文字走這樣的路子是不錯的。她的記載常常有耐人尋味的話。譬如，她說她打開箱子看見兒童雜誌，就接上一句「我拿了幾本就坐在箱子上看起來。」這

句話似乎很平常，可是把當時她的注意突然轉移，以及平時她有愛書的癖好，都傳達出來了。又如說她與別的幾句話，也不過照實說下去而已，可是描出了當時的情景。何以能描出情景？由於她對於臨別的場面感得深切記得清楚的緣故。

姚信的文字選了一篇。「讀『離離草』」是所謂「讀後感」，從書名與書中的故事引起來的。他懂得很廣，有他自己的體會。這樣的讀書，不但在知識方面，並且在磨鍊方面也有補益。

董春如也是一位少女，我們選了她的一則日記。從這則日記，可以見出她有一些音樂的素養。不過她還不能把欣賞了音樂的真切感受說出來。希望她努力研修，不但多聽，並且在怎樣聽的方面用功。

茲因書刊價格時有調整本店所用各種定期刊物自下列各期起均另訂標準價格按市價加成發售以求公允即日起暫照定價壹百廿倍發售如有更變隨時通告

中學生 自第八八期起定價一元二角

國文月刊 自第三七期起定價一元

英文月刊 自第三期起定價一元三角

開明少年 自創刊號起定價一元

定戶可照最新加成價格預定半年期內不再加價并免收郵費以示優待外埠零售酌加郵費

開明少年

創刊號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每册定價國幣二元

(暫照二二〇倍發售，外埠另加郵費)

預定半年(六册)書價照算

(郵費免收，掛號者每册另加三元)

編者 葉聖陶

出版者 開明少年社

發行者 開明書店

重慶：保安路一三二號

成都：祠堂街六十九號

貴陽：醒獅路五十六號

昆明：武成路二二五號

西昌：中正西路

西安：北大街三三四號

長汀：蕭塘頂

永安：中正路二十號

江山：柴家塘頂十一號



愛的教育

亞米契斯著 夏丏尊譯

定價三元三角

續愛的教育

亞德格著 夏丏尊譯

定價二元五角

開明書店印行

(在重慶定價二百五十五倍出售)

本書作者為意大利有名的詩人，是愛的教育作者亞米契斯的長友。這書對於意大利民眾會給予強大的刺激，就是當代傑傑莫索里尼，據說亦會受到很多的感化的。這書與愛的教育的不同點是：愛的教育是感情教育，教教育，而這本書是意志教育，硬教育。愛的教育含着多量的感傷性，而這本書却含着多量的興奮的。讀了愛的教育再讀本書的人，可以得到一種調劑。

新 的 書



大學地理

用適系

中國地理的基礎

G.B. Grossey: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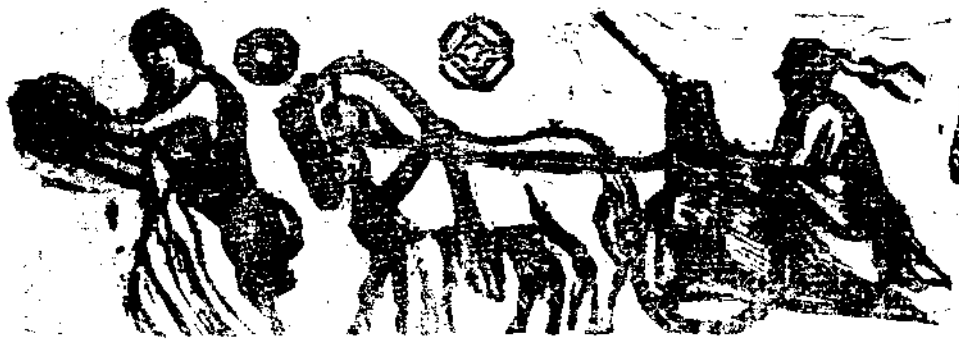
美國·葛德石著·薛貽源譯·全書一百二十餘頁

定價一元八角

這部書的作者葛德石教授僑居我國很久，專究我國地理，是將地理學的世
界權威。一九四三年冬季重來我國，
担任美國國務院文化事務局所屬的訪
華教授，又代表美國全國科學院跟美
國全國學術聯合會兩個團體，充任他
們的駐華代表，專作溝通中美文化的
工作。這部「中國的地理基礎」寫定於
一九三三年，是作者經歷了十年的旅
華研究而得到的成績。現由薛貽源
先生譯出他的總論部份。總論分爲六
章：(一)地理景觀，(二)地形，
(三)氣候——決定人類活動因素；
(四)四千年來的農民，(五)中國
的天然資源，(六)中國與世界的往
來。作者在自序中說，「人生與自然
的關係，其密切有若中國者，欲瞭解
其人事活動，地理學之研究實爲其基
礎。」又說這部書「着重地理背景支
配中國人民生活的說明。」就這兩句
話，可以知道這是新地理學的名著。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在重慶定價二百五十倍出售)



「臥看牽牛織女星」…………… 蘇至善（二三）

「好望號」…………… 至誠（二八）

青徽素…………… 蘇軒（三八）

我第一次跳降落傘…………… 景南（四四）

讀「死水」…………… 施君（四六）

初三班的陳老師（小說）…………… 易凌（四九）

輪船·火車·木船…………… 蔚若（五六）

從電影「虹」裏看到的…………… 李維新（六一）

從電纜車說起…………… 和鳴（六四）

小館子的老板…………… 會甫堯（六五）

新 的 書



大學地理

系適用

中國地理的基礎

G.B. Gressey: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

美國葛德石著 · 薛貽源譯 · 全書一百二十餘頁

定價一元八角

這部書的作者葛德石教授僑居我國很久，專究我國地理，是新地理學的世
 界權威。一九四三年冬季重來我國，
 擔任美國國務院文化事務局所屬的訪
 華教授，又代表美國全國科學院跟美
 國全國學術聯合會兩個團體，充任他
 們的駐華代表，專作溝通中美文化的
 工作。這部「中國的地理基礎」寫定於
 一九三三年，是作者經歷了十年的旅
 行跟研究而得到的成績。現由薛貽源
 先生譯出他的總論部份。總論分為六
 章：(一)地理景觀，(二)地形，
 (三)氣候——決定人類活動因素；
 (四)四千年來的農民，(五)中國
 的天然富源，(六)中國與世界的往
 來。作者在自序中說，「人生與自然
 的關係，其密切有若中國者，欲瞭解
 其人事活動，地理學之研究實為其基
 礎。」又說這部書「着重地理背景文
 配中國人民生活的說明。」就這兩句
 話，可以知道這是新地理學的名著。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在重慶照定價二百五十倍出售)

當年「八一三」

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到「八一三」上海開戰，其間相距一個多月。如果「八一三」不打起來，雖然北方被敵人佔了很多地方，也許還只是個「地方事件」。「八一三」打起來了，才定下抗戰的局面。到今年的八月，「八一三」是八週年了。各種報紙雜誌上一定會有些紀念文字，說明「八一三」在抗戰這件大事上的關係，並且推論今後大家應該怎樣努力，才可以完成這件大事。我們這個雜誌似乎不必也登載那類文字了。我們就請那時分處在幾個大城市裏的幾位先生，各自寫當時的見聞和感想，好比開個座談會，大家來談談當年「八一三」。我們知道我們的讀者在二十六年那一年，還不過是五六歲七八歲的小弟弟，懂事は懂事了，却未必懂得很多。現在聽幾位先生談談當年「八一三」，對於戰事初起時候的情形自會多明瞭些。可惜我們的想頭雖然不錯，爲我們寫文字的却太少了，不能夠對所有大城市都有人寫些。還有一句，這兒提到的幾個大城市，如今仍都在淪陷中，必須趕快反攻，收復那些地方，才是道理。



上海——真的打起來了

細人

「八一三」前，開明書店的總店在上海。

發行所在租界上，貨棧和編譯所在虹口。在戰爭發生之後，虹口是敵人的勢力範圍。那時候我住在發行所裏。

蘆溝橋事變起後，就有人說上海會有戰事，大家不相信。八月初，有人說江灣一帶在挖戰壕，打仗的空氣比較濃厚了。多數的人還說打不起來。十日，南京的朋友來信說，上海不久會有戰事，我還不相信。十一日，據杭州來的人說，沿途見兵車極多，繞相信或者會有戰事。十二日，虹口方面幾位同事要求搬鋪蓋行李到租界上來，我制止他們，說戰事不致即刻爆發。我那時想，只要真的打起來，公私損失也顧不得了。

「八一三」的早晨，租界上聽見東北方面的炮聲，知道真的打起來了。接着虹口的同人先後逃出來了。可笑的，有一位工友什麼都不拿，却把家裏的幾隻鴿捉了出來。

我們寬橋的空軍分批來炸黃浦江中日本旗艦「出雲」號。「八一四」的中午，一架飛機受傷飛返基地，經過「大世界」上面，卸下兩個炸彈，炸死了上千的人。

在租界裏看打仗，使人懷着一種奇怪的心理。情緒並非不緊張，但總覺得像看着戲，戰爭似乎不是自己的事。但是確有許多人直接間接的去幫助國軍。女同學如王清華，范舜華等比較柔弱的，去傷兵醫院當看護。

大約是八月十八吧，我軍衝到匯山碼頭。我們虹口的貨棧和編譯所是道天先中炮彈而後被燒的。

第二期

浦東方面張向華將軍的炮隊不斷的向虹口一帶發炮。當我離上海去寧波的時候，在輪船上看到虹口各倉庫牆垣上蜂窩似的彈孔，那些炮彈是從浦東發過來的。

上海這一戰，延續到兩個月光景。我是九月底離開上海的，那時南市尚在我軍手裏。

關北的軍隊撤退之後，謝團長帶領八百孤軍，據守四行倉庫。二十幾天之後，經租界當局之勸，入集中營。

寶山守城官兵全部殉國，壯烈無比。當戰事緊張時，浦東關北一帶濃烟瀰漫，一如重慶的霧季。

蘇州——最前綫的後方城市

管青

聽到了蘆溝橋事變的消息，我就覺得，

政府一定會抵抗的，上海將會發生戰事。可也是說不出理由來。要是誰說打不起來的話，我就固執地跟他賭氣。有一天，偶而在蘇嘉鐵路附近走過，看到一列很長的鐵道車由浙江那方面開來，車後還拖着二具大照空燈和一架高射炮，光景是轉到上海那邊去的。我就把這個當做上海必定會開戰的最好證據。

北方的名城一一相繼失陷，時局却像暴風雨前那麼沈悶。政府的態度雖然強硬，但是還看不出個究竟。虹橋事件的發生，像一道閃電，告訴大家暴風雨快要來了。大家才注意到，街上的士兵比以前多起來了。當地的駐軍長官宋希濂召集紳談話，說：「蘇州真是天堂，許久沒有受到兵災了。這一回我的軍隊決不讓蘇州輕輕的斷送。」只要真打起來，我們家鄉即使整個毀成平地，我們

也絕不怨尤的，只要讓我們鬱積在胸中的怒火能一下子全發洩出來：有許多人這麼想。

上海開戰的消息是八一三那天正午傳到蘇州的。號外立刻搶買光了。三個五個軍官東一羣西一羣的站在街上，每人手裏拿着一張號外。大家默然相對，興奮的臉色似乎帶點兒躊躇。老百姓都站在播音機前面，屏息靜聽上海的廣播。好像是開戰的第二天傍晚，敵機在城裏投了幾個炸彈，城裏的居民大多嚇慌了，第二天很多人搬到鄉下去住，把城門都塞住了。

城裏驟然間變得靜起來。這正是鮮藕和雞豆上市的時節，鄉下人一擔擔挑進城來，但沒有人過問。白天街上行人很少，晚上聽得鐵路上火車不斷地在行駛，使我們想起那些軍士們都到前線去了。警報一天發七八次，嗚嗚的聲音很是悽慘。木工泥工全由政府

府徵編，派到崑山附近去築新式工事，或修理被炸毀的公路鐵路和橋樑。可是我們這批青年學生反而什麼工作都插不進去。我在兩年前曾受過軍訓，以為政府會下令，徵集受過軍訓的學生去參加有計劃的抗戰工作。但是我失望了。

南京——首都在戰時

龔 祚

七七事變發生後，我們政府的態度比以前強硬得多了。南京的人們所想的大致可以分成兩方面。有些人以為政府態度強硬，也許能使敵人稍稍退讓，而將這一次衝突又當作地方事件解決，成立一個比較不吃虧的協定。有些人說政府當局認為最後關頭已經到了，不能再讓步了，這回的仗非打不可。南京這幾年來的建設，進展得非常之快，即使

第二期
得大家相信我們的政府不再像冀東事變時那
樣孱弱了，即使真的打起來，我們也是有準
備的。

上海虹橋事件一發生，南京的情形立即
嚴重起來。下關江面上停着的日艦都把炮衣
卸下了，炮口對着城裏各政府機關瞄準。我
們的軍隊也在沿江築了工事。城裏面的人都
覺得軍隊運輸非常忙碌。但是還有一部分人
以為這不過是雙方都在裝腔作勢罷了。

終於上海戰事爆發了。下關江面的日艦
悄然駛向下游去，接着封鎖長江口的消息傳
來了，南京的人們都知道江陰的炮台很可
靠，所以也不很擔憂。也許是「一二八」戰
役給大家的印象太深了，大家想這一回不過
又是「一二八」的重演罷了。可是接着敵機
來炸南京城了，這却是大家所沒有料想到
的，第一次空襲的時候，聽到了警報聲，很

多人還以為是防空演習。

敵機不斷的轟炸，南京城裏不能再住
了，許多公務人員因為要隨政府遷移，大多
數把家眷先送到隣近的小縣分去安頓。自
「一二八」以來六年間，政府的力量全在準
備對付敵人，所以大家相信上海的戰爭一定
會支持很久，只要使家裏的人避過了轟炸，
再沒有什麼不放心的事了，自己就可以隨了
政府他遷，安心地服務了。

漢口——抗戰初期的心臟

張理先

八一三戰事發生的時候，我正在一家書
店裏服務，因此對於那時書店方面的情形，
我比較清楚。

七七事變發生時，在漢口的人都以為這
又是一件地方事件，到了八一三，才相信仗

是真的打成了。書店裏頓形熱鬧起來。上海出版的「全民抗戰」一到就搶完，大家以為圖書審查無形中已經取消了，不是各黨各派都在抗日的陣綫上聯合一致了嗎？一時間各種小冊子出得非常之多，大家一向認為像謎一樣不可捉摸的各黨派間的事，現在都藏在那些小冊子上，讓大家爭着購讀。唱抗戰歌曲成了大家的嗜好，誰都要買一本抗戰歌曲來哼一下，各家書店都趕着編印這一類唱本。

那時候銷路最好的書是威爾斯「未來世界」的譯本。出版這書的天馬書店接二連三地重版，還是供不應求。真是幾乎人手一冊。這書中曾預言中日的戰事，說日軍攻到漢口附近，就因為士兵害了流行瘟疫不能再行前進，結果被我軍打得大敗。大家似乎都相信這件事，因此非常樂觀。

漢口的日僑在八一三前就悄悄地撤退了。日清洋行由我國的警察把守着。日本人佔領了我們許多土地，我們還要保管他們的財產，這教人看了生氣。開戰不久，敵機來襲漢陽了，漢口的人都到特區——舊租界——的外國銀行去躲避。聽到遠處的炸彈聲也並不害怕。一架我們的飛機在頭上飛過，全漢口的人民都仰起頭來鼓掌。

直到南京撤退，大家才覺得打仗並不是唱唱抗戰歌曲，看看小冊子，演演街頭劇就可以了事的。要真的打才行。於是許多青年都參加到軍隊裏去了。

長沙——武漢以南的大城

適 開

「八一三」消息傳到長沙，長沙的大眾報和國民日報都發了號外，

期二第

那天是個天氣晴朗的日子。公衆場所，特別是那些張貼號外的地方，聚集着許多的人，紛紛的談論這個消息。

街上行人好像比平時顯得興奮一些，走得匆遽一些。救亡的歌聲時時從街頭巷尾飄過來。

那時雖然是在暑假中，但學生聯合會（？）和幾個救亡團體當晚都召開了緊急會議。

在有廣播機的地方，那天晚上人聚集得特別多。大家都屏住氣息，在聽上海戰事的消息。

廣州——南方的港口

明齋

一條鐵路通香港——通全世界；一條鐵路通澳門——剛剛通了車；一條鐵路通三水

——向着廣西；還有一條鐵路到梅縣——正在測量：這就是當時廣州的位置。聽見了上海的炮聲，廣州的老百姓們知道自己的任務開始重要起來了。（等到上海之戰結束，廣州就成爲唯一的出海大埠。）八一三之後，廣州第一次嘗到了敵人的轟炸。活力給炸出來了。先前是連「義勇軍進行曲」也不容唱的地方，如今歌聲響遍了街頭。青年人貪婪地念着小冊子，念着戰報；他們的心向着上海。老百姓焦急地等待下午從香港運來的報紙，那里面有最刺眼驚心的詳細的戰事新聞。他們的心也向着上海。團體出現了，刊物出現了，青年人嚷着叫着，有的下鄉工作去了，多數還留在城裏。但誰也沒有準備——沒有打算過怎樣迎接即將到臨的戰爭。興奮代替了說話，熱情代替了工作。日子就是在熱烘烘當中過去了。

(27)

北平——最先淪陷的北方名城

百壽

北平是在「八一三」前九天（八月四日）淪陷的。「八一三」的消息傳到北平的時
候，大多數人並沒有什麼特殊興奮的感覺。
因為在二十九軍退出北平以後，大家都相信
這一回仗定會打成的。實際上仗已經打成
了，在「八一三」前，北方的戰場上不是已
經有過好幾次有名的戰役了嗎？既然仗非打
不可，那末日本人進攻上海是必然的事。在
那時候，北平的人覺得南口的戰訊比上海的
消息更令人關心。

開明少年
蘆溝橋事變才發生的時候，北平的人都
以為只不過中日兩方的軍隊又起了些什麼小
糾紛，敵人又想藉故來個什麼協定罷了。可
是隆隆的炮聲一連幾天不絕，大家才想這一

回事情可真鬧大了，許多青年學生立即組織
救護隊慰勞隊到北寧路沿綫去工作。也有傷
兵陸續運到北平來。北平的各城門架起炮來
了，馬路上也挖了戰壕。日本僑民全躲在東
交民巷裏不敢出來。謠言到處傳佈着，說敵
機將要來轟炸，還說要施放毒氣。幾天之
後，宋哲元回北平來了，空氣又沈靜下來。
大家很擔心，怕這一回又將成爲地方事件而
隱密地了結了。

八月四日夜裏，炮聲比往日更密了，直
到天將亮的時候，隆隆的聲音才漸漸稀疏。
第二天，大家開門出來一看，原來二十九軍
在昨天晚上撤出城去了。北平的人民就在這
晚上被祖國的軍隊暫時遺棄了。敵人的軍隊
兩天後才開進城來，也有些漢奸會在路旁歡
迎，大家也不去理會。車站上都駐滿了敵
人，北平與各處的交通就此斷絕了。敵人窺

兵在路上檢查行人，大家都不願出門受氣，只是一籌莫展地坐在家里默默相對。

那時候，聽說天津在失守前曾血戰過來的，大家不明白，為什麼北平卻輕輕地拱手讓給敵人。沈住了氣在敵人的壓制下過日子來的人，才會感到聽了槍炮的聲音是如何地暢快。可是大家並不喪氣，最使人安慰的是聽到西山一帶有些學生聚集在那兒，游擊隊已組織成了。並且大家知道我國的軍隊

並沒有去得很遠，抵抗非常猛烈，因為大家看到北平的敵人手忙腳亂地調動着，並且有一批批受傷的敵軍運回北平來。在「八一三」前兩天，北平城裏的人正在等待着南口的好消息。「八一三」之後，北寧路通車了，不甘默默地在敵人手下過日子的人，紛紛搭車到天津，再乘海船到南方來，重行呼吸自由的空氣了。

世界少年
文學叢刊
木偶奇遇記

C. Collopy 著

徐調孚譯

定價

二元七角五分

本書係描寫之木偶因不聽教訓而遭遇種種危險，無形中與兒童以深刻之教訓，文字淺顯，趣味豐富，兒童讀之，愛不釋手。

開明書店

(重慶版) 定價二角
(十五倍出售)

技工展覽



雜誌是怎樣編印成的

鏗鏘

東西。
先給雜誌來個比喻，說說雜誌像個什麼。

雜誌像一條船，「開明少年」「中學生」之類是船的名兒，一篇篇文章是乘客，誰編這個雜誌誰就是這條船的船長。

雜誌像條專船，多半有一定的乘客。有的專載頭髮披在額頭上的藝術家（音樂繪畫雜誌），有的專載嘴裏含着烟捲兒的文學家（文藝雜誌），有的專載腦袋大得跟身材不相稱的科學家（科學、政治、經濟雜誌）。也有什麼家都載的（綜合性刊物），又分成專載說深沈點專門點的話的（學術性的），

專載說淺顯點誰都要聽得的話的（介紹性的），專載說話給十五六歲的孩子聽的（少年雜誌），專載說話給七八歲的娃兒聽的（兒童雜誌）。

一個雜誌要教人看了，知道一些什麼，明白一些什麼，知道了，明白了，又怎麼去想，怎麼去做。這個是「雜誌」要開去的地方，是終航地，通常叫作「宗旨」。在一個雜誌上的乘客，都是想到同一個終航地去的。
篇幅是雜誌的載重量，什麼時候出版是雜誌的班期。

編輯人是船長，他要讓船開出去，得找
人來乘他的船，得找夠一船的乘客。他約人

寫稿子，他替人換稿子來。

寫稿子的在寫的時候，都有老薑比都

（「木偶奇遇記」裏那個可憐的木匠）一樣的

心願：「我要把這塊好料子，做個能脫離

走，會唱會跳的小木偶，世界上最美的小木

偶。我想他能夠給人帶去周遊全世界的。」

他們都費心機化精力地寫稿子。不過編輯人

還將「稿子」翻來覆過去，「這個改坐別

條船上去的。」「這個太深就淺點了點。」

「這個滿好，可惜沒有長夠，還不能看作一

個人，再過些日子……」去掉那些不要的，

乘客有了。

把乘客說這個的，說那個的，話難懂點

的，話一聽就明白的，搭配一下，給他們安

排適當的座位。再加點兒圖，添點兒畫，多

找些花樣來佈置艙位，編輯人的事兒完了，
雜誌編起來了。

還有一點。一八月裏，雜誌上該給哪個

紀念日載篇文章做禮品？」「這些日子大家

頂想明白的是些什麼？要不要來個特刊，多

載些談談這些個的乘客？」這些問句主要編

輯人自己回答的。當然，回答之後就得按照

決定下來的去約人寫稿，去選擇稿子。

一疊由不同的手寫成的稿子，從編輯人

那裏交到了排字房。在排字房的一段時期，

是船拼木板，上筍頭，釘釘子的時期。做這

些工作很吃力，我們說這些工作也很吃力。

我們要說到怎麼拼木板，怎麼上筍頭，怎麼

釘釘子，可又不能一條一條像教科書似的列出

來，教人一見就打呵欠。

排字房裏有許多許多木架子，木架子上

做出許多許多小方格兒，每個小方格兒裏放

着許多個鉛字。鉛字是鑄在鉛條上的陽文圖章，只是這圖章有一個字，圖章却常常是三個字四個字的。一個小方格兒裏放的鉛字是同一個字。「天」就一格都是「天」，「地」就一格都是「地」。如果你的名字叫作天心，我從放天字的一格檢個天字，從放心字的一格檢個心字，用棉線把兩個鉛字紮在一起，就可以送你當圖章用。檢字的工人看着稿子檢字，就是這麼一個事。我們攪攪稿子看成一一個挺長的名字，就一絲兒不錯了。

檢字工人一手托着個長方小銅盤，捏着寫滿字的稿子，眼睛盯住一個個字，另一隻手就上下下下，這個格子，那個格子的檢出字來，順次放進銅盤裏。很快很快，他們不知費過多少時間來記住那幾千個不同的字的位置，才學成挺靈活的機器一樣。眼見哪一個字，手就把哪一個字檢了出來。他們不能

要眼睛幫忙找，眼睛有眼睛自個兒的事，在忙得不得了的人，哪一部分都依靠不了旁的。你記住，一本雜誌所有的字都是這樣用手一個一個檢來的。

一銅盤一銅盤檢好的鉛字，從檢字的那裏交給裝版的。裝版工人按照編輯人佈置好的樣子把鉛字放端正。兩行中間要空多少呀，一面上分成二十個字一欄的三欄，三十個字一欄的兩欄，或是就跟寫稿子一樣一直下去呀，都是在裝版工人手裏做成的。麻線一紮，一面裝好了，一個個單獨的鉛字合成了一整塊。

一塊一塊麻線紮起來的鉛字從排版的那裏交給打樣的。打樣工人給每塊鉛字塗上油墨，用紙印出樣張來。

一張一張樣張從打樣人那裏交給校對的。校對的拿樣張對着稿子一個字一個字看下去。

檢字的和裝版的爲了趕時間，或是爲了時常有的那種「偶一不小心」，都會有些錯處的。校對人跟警察一樣，要做的事情就是捉錯兒，警察存着懷疑心看所有的人，校對人存着懷疑心看所有的字。校對人要能細心，要有恆心，細心的忍着性兒看下去吧，這裏有個字錯了，拿筆在旁邊註出來，教裝版的去改正。

校對過一回，改一回，改過一回，又校對一回，通常要來回三趟才算數。這個鉛字版是模型呀，如果有個錯字，用這個印出來的成千成萬本雜誌盡都有個污點了。

到第三回校過，校對的大都認爲全都對了。可靠不？不知道。常常有人看着書看着書，看出了個錯處，或是皺皺眉頭，或是搖搖腦袋。不過校對的在說對了的時候，他的確認爲整本雜誌是全對了。

有時候，一塊塊校過的鉛字塊就裝上機器去印。有時候呢，可還有好些手續，還有一段話好說。

有一種特別的紙叫作「薄型紙」，堅韌，不容易破，更特別的，那種紙經得起熱。拿那種紙着點水，覆在鉛字塊上，一陣拍，凸出的筆畫就嵌進了紙裏，紙就嵌進了筆畫與筆畫之間的空擋裏。翻過來看，所有鉛字凸出的筆畫都凹了進去，成爲陰文的一頁。這叫做紙型。

一塊一塊紙型交給澆版的。澆版的融了鉛，把鉛汁澆在紙型裏，等冷了揭起來。剛才說過薄型紙經得起熱，融成了汁的熱鉛澆上去，也不會把紙型燙壞。

留下了紙型，往後再要印那疊稿子，就不消作檢字，裝版，校對一串的工夫，只須澆一副鉛版來印就是了。

至於鉛字版，或者上機器去印，印完了，或者用來打紙型，打成了，就拆散了，每一個鉛字放回他原來的小方格兒裏。

現在要說到印刷了。無論鉛字版或是從紙型澆出來的鉛版，通常是每次裝十六塊上機器去。機器轉動了，轉動了，眼看一大張一大張印滿了字的紙轉出來了。一張紙上有十六面，照「開明少年」的篇幅來說，有一萬八百多字。雜誌要印五千份，讓機器轉五千轉好了，要印一萬份，讓機器轉一萬轉好了。等機器印夠了你所要的數目，就把鉛版卸下來，另外裝上十六塊再印，直到所有的鉛版都印過了。這裏得加添一句，機器轉一轉只在紙的一面印上了字，另外一面，要等換了鉛版才印。

到這個時候，雜誌快要成功了，船快要行下水典禮了。等摺工把一大張一大張兩面

印滿了字的紙摺成我們看見的那樣大小，裝訂工把一本一本雜誌用線綴起，又加上封面（封面用一種小機器印，印一張是一張，封面若用幾種顏色，得一種顏色一種顏色的印，印幾回才成一張），切工把三邊切齊，於是雜誌成功了，船可以開航了。經過了多少人多少時間的勞動啊！

雜誌航行過郵政局那個綠色的大海，送到你的手裏，其中一篇篇的文字——那些作者費心費力做成的小木偶，就在你面前拍手登腳的說起來了。要是你看了我這一篇，明白做成一樣東西得經過多少人的手，得花多少心思氣力上去，懂得編雜誌是要告訴人家一些知識或是意思，不是鬧着玩兒，白費紙張和氣力，因而愛惜印成的雜誌，把雜誌裏你覺得對的知識和意思盡力化成你自己的，那麼我這一篇算是到了終航點，我做的小木偶算是到了個好地方了。



法國在中東掀起的波濤

五頁

歐戰打勝了不到一個月，忽地砰的一聲，在近東又聽見了炮聲。是大馬士革給大炮轟擊了。怎麼，打納粹嗎？不是的。是法國的軍隊開炮打大馬士革的平民。

怎麼攪的呀？

究竟是什麼攪的呀？

請你打開地圖。

亞洲的極西部不是有個土耳其嗎？那左下邊不是有個地中海嗎？就在土耳其的南方，地中海的西方，有兩個地方，一個叫亞和

黎巴嫩。

那是什麼地方呀？

那是上次世界大戰之後，由國際聯盟交給法國代管的殖民地。二十多年來，那些地方的人民已經流了六次的血，爭取他們的自由和獨立了。

這一回呢？

這一回——聽我說。五月十八日，法國正和敘利亞談判獨立問題，却開了五百人的軍隊到貝魯特——就是黎巴嫩。三天之後，便跟敘利亞和黎巴嫩的人民在阿勒頗那里衝

突起來。十天之後——五月的最後一天，法國軍隊竟然用重炮打進大馬士革城了。

死了好多人嗎？

還不曉得。問題可不在死了多少人。問題在：強國用打納粹的炮火來打殖民地了。

恰如英國的一個官員所說，即使是法國的士兵和敘黎兩處的人民衝突，退幾步說，即使是敘黎不對，用重炮往老百姓頭上打，總是說不過去的。

敘利亞當局馬上向英國政府發出了緊急呼籲，提醒英國說：你們曾贊助過我們的獨立的呀。

英國便下令開軍歐過去，武裝干涉，並且寫信給戴高樂說：「爲了避免英軍和法軍衝突起見，要求閣下立刻下令法軍停止開火。」

法軍只得退回軍營里。可是情勢仍很嚴

重，隨時會有打起來的可能。

法國這樣說……

法國說：

法國準備解決了幾個問題之後，就把軍隊撤退，實踐法國允許黎巴嫩和敘利亞獨立的諾言。

哪幾個問題呢？

第一，法國在敘黎兩地的文化利益要得到保證。

第二，在上次世界大戰後法國所獲得的大量的石油供應，是從敘利亞運到法國的，這一點也必須獲得保證。

第三，希望保護法國的戰略利益。

敘黎這樣說……

敘利亞和黎巴嫩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代表

揭穿了法國的詭計。他們說：

法國臨時政府企圖在以前屬於法國的委任統治地上，重新建立法國的特殊地位；但我們都拒絕了。所以最近法國加強它的駐軍兵力，打算用來壓迫我們跟法國簽訂條約，承認法國在這兩個地方的特殊地位。

武器是不許屠殺人民的！

美國駐助理國務卿格魯首先表示：杜魯門總統對英國干涉中東事件，表示同意。

格魯又說：

美國借給法國的武器裝備，除了在這次戰爭中保衛法國抵抗軸心國家之外，決不能充其他的用途。

什麼叫做「其他的用途」？

聽我說：美國供給的武器，決不能用來攻擊軸心國以外的其他國家！

誰如果用來攻擊其他國家，全世界的人都有制止它的責任和勇氣和力量。

蘇聯這樣說……

六月二日，蘇聯發表了公報，說：敘利亞和黎巴嫩的事件，跟賴巴敦橡樹會議通過的決議的精神不相符合，跟為了創立維持各國和平與安全的組織而舉行的舊金山會議的目的也不相符合。

那麼，蘇聯認為應該怎麼辦呢？

蘇聯相信：必須採取緊急措施，來停止在這些地方的敵對行動，並且用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

蘇聯把這項建議提交法國和英美中三

國。

這是試金石

當這篇稿子寫的時候，事情還沒有解決。但這裏說明了一點：強國不能照過去的方式，「統治」殖民地了。

人民在戰爭中已經覺醒。人民要獨立和自由。這事情若不能合理解決，那麼未來的世界和平將建在沙丘上。這是一塊試金石。



時間前進呀！

大家都會想到重慶的坡。除了幾條通汽車的馬路以外，你如果想想動走動，就要碰到那些層層石級的坡：最免不了，不能不走的，是那些通到船碼頭去的高坡，動輒有幾百級。一個初到重慶的人往往會對那些石級發愁。

望龍門碼頭是許多碼頭中間的一個，有近四百級的石級。從高頭林森路到江邊，高度相差約模五十公尺。

正像香港有個九龍，上海有個浦東一

電 纜 車

達 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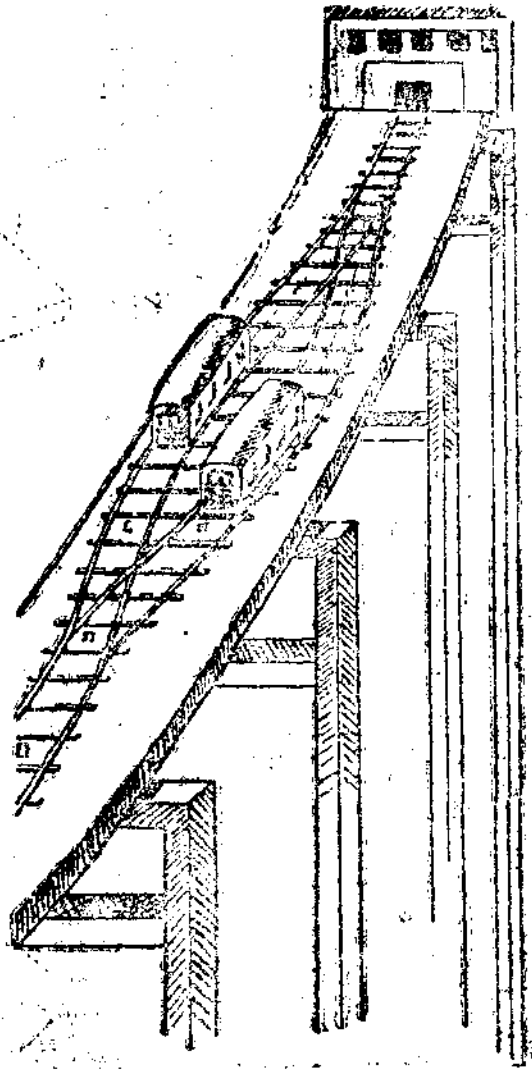
樣，重慶隔着揚子江和嘉陵江也有他的郊區——南岸和江北，比較起來，南岸尤其繁榮。從望龍門渡江，你可以到達住宅區跟工業區所在地的龍門浩，如果上山去，還可以到桂花園，黃桷埡，跟那里最高貴的住宅區汪山，以及著名的黃山。那些地方是繁榮的南岸的精華部分。因此，望龍門碼頭幾乎行人最多。每天有成萬的人在同一個石坡上上下下，論時間，論人力，都是一種浪費。乘了兩個人抬一個人的「滑桿」上下，那浪費自然更大了。

所以，重慶纜車公司花了一萬萬元的建築費，在望龍門碼頭裝起搭客的電纜車

來，確是一種聰明的設施。

把原有的寬闊的石級拆除了半邊，架起一座全部鋼筋混凝土的旱橋，長一百七十八公尺，寬兩公尺半到三公尺半。它跟地面成爲十五度的仰角，準確地說，它的平均坡度是百分之二十六。除了中間的一部分（大約有七十多公尺）靠着地面以外，旱橋的兩端由兩公尺到十二公尺高的柱子支持着它的適當斜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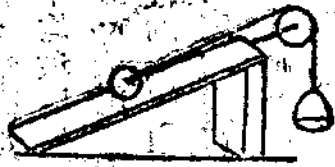
像上自然課或物理課時所作的斜面實驗一樣，纜車就循着旱橋上鋪設的鋼軌拖上坡家。因爲要減省拖拉的力量，在一條鋼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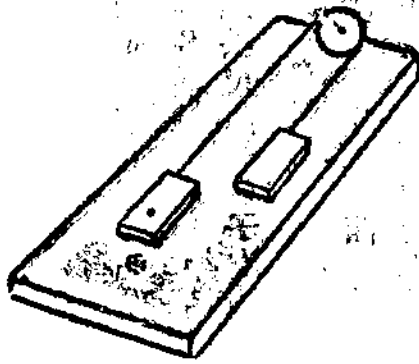
兩端各繫上一輛纜車。鋼纜繞在斜面頂端的滑輪上，當一輛車從斜面頂上滑下去的時候，它的一位能「就幫着把另一輛拖上坡家了。」

纜車在鐵軌上行駛。鐵軌的形式和火車的鐵軌相仿，鋪在路基上，軌身高出路基。鐵軌截面成「工」字形，每兩條相隔一

綱面實驗



纜車行動的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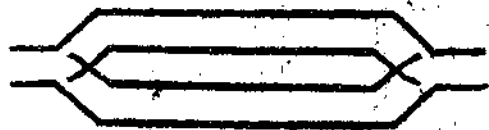


開明少

公尺的平行的鐵軌成爲一組。按說兩輛纜車一上一下，該用兩組鐵軌，但實際上兩輛纜車只在全程的中間一小段相互擦肩而過，因此只在中間一小段鋪成雙軌——兩組平行的鐵軌。這樣可以減省建築路基和鐵軌的費用。下面的圖，表明由一組鐵軌分成兩組鐵軌的鋪設方法。注意那分軌處，靠裏的兩條鐵軌都有很短的間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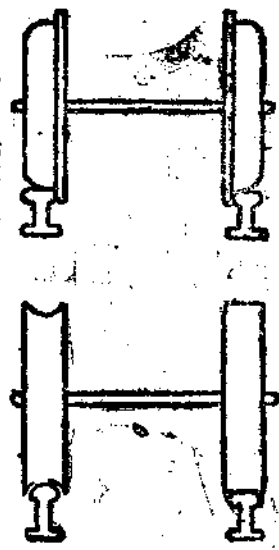
鐵軌既然高出路基，若用

普通的平輪，在鐵軌上滾動是要滑下來的。因此，火車的每一對輪子，靠裏面的一側都有一條凸出的邊，用來扣住鐵軌，使火車不至於出軌。纜車也應用這個方法，可是又有不同。一輛纜車有兩對輪子，每一對輪子，一個是普通的平輪，另一個的兩側都有凸出的邊，看來好似一個有凹槽的輪子，爲了稱說的方便，就把它叫槽輪。兩輛纜車的一輛，左邊全用槽輪，另一輛，右邊全用槽輪（說左右是假定我們站在路基的某一點而言）。於是，在分軌的時候，左邊用槽輪的纜車自會行到靠左的一組鐵軌上去，右邊用槽輪的纜車自會行到靠右的一組鐵軌上去，用不着像火車



兩組平行的鐵軌

二樣專派一個人管理軌道工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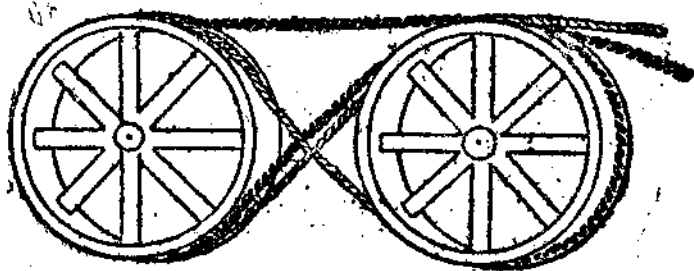


上火車輪子 下火車輪子

支持兩輛纜車的重量和控制兩輛纜車的行駛的，是兩個直徑七英尺的直立着的大滑輪。照理論說，滑輪只要一個就夠了。可是纜車每小時上下十五次，經久而後，滑輪和繫住纜車的鋼纜都會摩擦得非常光滑，這就有溜脫的危險。因此，把鋼纜迴環的繞在兩個滑輪上，使滑輪與鋼纜之間的摩擦力加大，不至於溜脫。鋼纜繞在兩個滑輪上的方法可看下面的圖，爲要表示得明晰，圖中鋼纜與滑輪稍稍離開，實際上是繞得貼緊的。滑輪中的一個連住一架六十四匹馬力的馬達。當

馬達帶動滑輪轉動的時候，兩輛纜車就交互上下了。

所有控制纜車的機件，全部安置在旱橋頂端的機器間裏。連着滑輪，一個指示盤會指出車輛到達的地點。當車靠着月台時，月台上的警鈴自動響起來了，司機就立刻煞住車輛。車上還有一個自動的煞車裝置，如果司機疏忽了，車輛也會煞住，不至於跟車站相撞。煞車是直接連在滑輪的同一根軸上的，它可以直接煞住主動的力量。車上雖然有個司機的，但是他只能用電話與司機通話，不能直接控制



鋼纜怎樣在兩個滑輪上

車的行動。

有些人擔心着纜車的安全問題，自然，這是最重要的。纜車公司對於這一方面也相當注意，可能的防範工程都做了。纜車的車廂約重兩噸半，有五十個座位，載滿客人的時候，就有五六噸光景。但據說一切工程上的估計是依照七噸的重量計算的。

繫住兩輛纜車的「鋼纜」，是一根直徑一又六分之五吋的鋼索。這根鋼索用二十四根細鋼絲分成六股絞合起來。車的兩端又各裝着兩個彈簧，可以減少因疏忽而引起的震動的強度。

豐子愷徵求漫畫集

拙著人間相及都會之音二書如有人購藏而肯割愛，請寄「重慶沙坪壩廟灣特五號」每冊當以親筆彩色漫畫兩張題上款奉酬。

豐子愷謹啓

不僅是在重慶，就是在全中國，這樣的工程還是第一件。所以，纜車在今年五月十六日試車以後，好奇的重慶市民都爭着去試。這個新鮮玩意兒，正跟上海大新公司的自動扶梯落成時的情況一樣。

近年來，我國工程師自己設計建造的工程漸漸多起來了。重慶的纜車也是全部由我國的工程師自己設計建造的；而且，所用的大部分材料和機械也是國貨。在形式方面，這個纜車跟香港的 Peak Tram 或者有着若干相似的地方，但是在整個的意義上，却是很不相同的。



「臥看牽牛織女星」

葉玉善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
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杜牧「秋夕」

秋天晚上，我們所看到的最亮的星是織女星。在初秋，晚上九點鐘左右她越過我們的頭頂；秋越來越深，她越過我們頭頂的時間越提早。在這顆星的東方，白濛濛地像雲一樣的一片，斷斷續續地從北到南橫過天空，這就是銀河，也叫做天河。正像我們把北方的七顆星連成個「北斗」一樣，西洋人把織女星和附近的幾顆星連在一起，成爲一架七弦琴的樣子，把它叫做天琴座，說這就是古希臘音樂家奧佛士的七弦琴，用這七弦琴，他彈奏出神妙的曲調，使森林裏的野獸都陶醉了。有



奧佛士的七弦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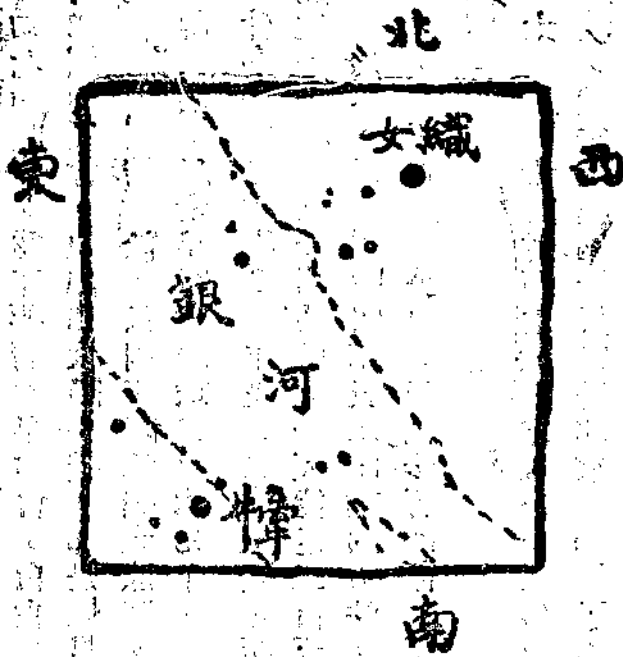
一幅名畫，畫的就是這個故事。奧佛士坐在森林裏的大石上，彈奏他的七弦琴，幾隻獅子俯首貼耳地伏在他前面。看了那些獅子凝神靜聽的表情，我們就似乎聽到了畫上彈奏七弦琴的曲調。我們如果看過這張畫，知道了這個故事，再看那織女星，一定更覺得耐人尋味了。

我們中國關於織女星也有同樣美麗的傳說，說織女星是天帝的孫女，因此也叫做「天孫」。以這顆星的光輝的美麗柔和來說，確也當得起這個高貴的名號。天帝把他的孫女嫁給了牛郎，一個牧牛童子。他們兩個結婚之後你歡我愛的，把他們應做的工作都拋棄了，一個不再牧牛，一個也不再紡織。這惹得天帝動了怒，命令他們一個住在天河的東岸，一個住在天河的西岸，每年七月七日（舊曆）才得在天河中流相會一次。這故事充滿了農人們的幻想。他們把自己的生活反映到天空裏，以為在神的世界裏，不論哪一個都應該勤勞的工作，要是誰怠惰了的話，誰就該受懲罰，連天帝的孫女也不能例外。這平等的勞動世界顯露出農人們對於人的世界的期望。可是歷代的詩人們却大多把這一點忽略了，他們常把這個故事寫在詩篇裏，來歌詠離愁別苦，着重的只在那一年一度的會面。這當然因為詩人們很少是農人出身的，他們不能體會農人們的思想。

開明少
前面抄錄的詩也就是這樣的一首。這首詩並不是以我們在乘涼時候躺在院子裏看星星的那種悠閒舒適的情致來寫的。作者所描繪的是宮女的心境。她望着光彩美麗的織女星，想到織女每年還能夠和牛郎相會一次，而自己却被禁閉在深宮裏，永遠度着孤寂的時光；她在這「涼如水」的夜色裏，所感到的不是涼爽而是淒涼；她「撲流螢」並不是因為螢火有趣，而

是因為夜長無聊：都是宮中怨女的心境。

那末牛郎在哪裏呢？我們且把那白茫茫的銀河當作一條真的河流，我們的眼光漸漸的向東南移，渡過這河流最寬闊的渡口，就遇到排成一直線的三顆星。中間的一顆很亮，兩旁的光芒較弱，看去與中間的一顆距離恰相等。用直線把這三顆星聯結起來，正像一條兩臂相等的第一種槓桿；因此，阿剌伯人把這三顆星叫做天平星，我們也有把他們叫做挑擔星的。



我舉在七月一日
 們頭着身一
 看邊上
 天頂上
 文上
 圖上
 隔後
 應起
 被頭
 坐朝
 南上
 北朝
 把南
 圖方

這中間一顆最大最亮的就是牛郎星，也叫做牽牛星。在秋天晚上，確實只有這一顆星能夠和織女星相配，他的光輝稍稍帶點兒黃，不及織女星亮，可是其餘的星全比不上他。

若是我們一連幾晚，每晚上都觀察牽牛星和織女星，就可以知道他們的關係位置是不變的，正如故事裏所說的一樣，一個在天河的東岸，一個在天河的西岸。可是我們也不要太相信了這個故事，在舊曆

七月初七的晚上，爲了要看兩星相會，白白地熬個通夜。天文學家告訴我們，這兩顆星永遠沒有相遇的機會。他們和太陽一樣，都是恆星。織女星的光輝是太陽的五十倍，牽牛星的光輝是太陽的九倍有餘，只因距離我們太遠了，所以看去只不過是兩顆比較大的星。天文學家又告訴我們，織女星距離地球二十六光年，牽牛星距離我們較近，但也有十六光年。

什麼叫做光年呢？光年是天文學上表示距離的單位，表示光一年所走的路程的長短。光的速度是每秒鐘三十萬公里，一天能走二百五十九億二千萬公里，這長度的三百六十五倍，就是一光年。這種用時間來表示距離的方法，在日常生活其實也時常用到的。譬如從成都到重慶，有四百五十公里，我們步行的話，每天走六十公里，因此說從成都到重慶有七天半的路程。

太陽光從太陽射到地球上才八分十八秒鐘，而織女星的光射到地球上要二十六年。這樣一比較，就會使我們驚異得叫起來，「真了不得！有這樣遠！」可是這個話給天文學家聽見了，一定要笑我們少見多怪。他們會告訴我們，距離太陽幾萬光年的星不計其數，而十光年以內的星却只有十五個。不多幾年前，天文學家看到一個星崩毀了，計算下來說這個星崩毀的時候正當羅馬時代，這就是說這個離我們將近二千光年。天文學家還告訴我們一件奇怪的事，說，恆星並不是真的不動，織女星以每秒鐘十四公里的速度移近太陽，牽牛星也在移動，每秒鐘接近太陽三十三公里，這速度和地球的公轉速度——每秒鐘二十九公里——差不多。可是天空是如此的廣闊，因而我們觀察不出來。依牽牛星的速度來說，也得九千年才比

期 二 第 現在離太陽近一光年。那末在十六個九千年之後，他不是要和太陽相撞了嗎？這我們用不着擔心，一則因為他並不是正對着太陽在移動，二則移動的方向漸漸在改變，說不定在多少年代後，他又離我們漸漸地遠了。

那白濛濛的銀河是什麼呢？天文學家告訴我們，這是無數密集的小星，在天空繞成一週。所謂小星只不過我們看起來小，實際上有很多都比太陽還大。這些星離我們更遠。天文學家把銀河所圍繞成的空間叫做銀河系。和地球是太陽系中的一員一樣，太陽和別的恆星都不過是銀河系中的一顆小星。這銀河像一個扁平的車輪，直徑約十萬光年，而且像車輪一樣在旋轉着，因此各個星都以不同的速度繞着中心在移動。太陽並不在這個大車輪的中心，與中心的距離約為銀河半徑的三分之一，所以和鄰近的恆星都以每秒鐘約三百公里的速度在轉動。以這樣的速度，也得二億年才轉一週。

那末銀河系之外是什麼呢？天文學家說，銀河外面還有很多銀河系。我們所看到的扁平的旋渦狀的星雲就是銀河系外的銀河系。因此天文學家猜想，在別的星雲上看銀河系，也是這樣一團扁平的旋渦狀的星雲。

看了這些天文上的時間和空間的數字，常會使人想起人生在世，真有一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的感覺。可是從另一方面想，那悠久的時間和廣闊的空間，都不能逃出自然法則的支配，我們人研究各種自然科學，能夠發見那些自然法則，這就是人的高明處。憑這新高明處，我們就不必歎息生命的短暫和藐小了。



「好望號」

至誠

「好望號」是本劇本，海哲曼斯寫的。海哲曼斯生於一八六四年，死於一九二四年，是住在荷蘭的猶太人。他寫劇本很多，「好望號」最為有名。故事真切動人，得到了普遍的讚賞，並且在社會間發生了實際的影響——「好望號」出世後九年，荷蘭政府修訂的船舶條例把劇中寫到的不平和積弊一掃而空，同樣的事例是少有的。我國袁俊先生把他改譯——就是把劇中人物改為我國的人物，把劇中故事改為我國的故事，但情節和對白還是依據原作翻譯，單行本由重慶國訊書店出版。現在依據改譯本簡述一番，使少年朋友知道他的大概，意思自然在勸讀袁俊先生的改譯本。

沿海住着的人多半靠海過日子。有一些遠地作買賣。有許多人給人雇去駕船，雇去人花錢弄船隻，僱人駕了，去海上捕魚，去給船主人捕大條大條的魚，雇去給船主人運

成批成批的貨色。

包老板不去海上，是擱在岸上過好日子的人。去海上賣力氣，拚性命的，說說有一大串。小安子請爸爸，小安子的大哥，二哥，夏奶奶的男人，張奶奶的男人，都已經死在海裏了。郭舅舅，唐老二，早些年對海逞過強，現在受不住海浪嚇唬，吃不住海風吹打，住在養老院裏，給人當作累贅餵着。這個時候給老板去做那種很辛苦，很危險的活兒的，有陳阿生，小安子的三哥萬全，小安子，還有小安子的許多街坊朋友。

三哥萬全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表妹珠兒也有跟他差不多的性情，他倆定了親，珠兒愛萬全，萬全愛珠兒。前半年多有個掌舵當萬全的面說珠兒的壞話，等掌舵下了班，萬全拿起繩栓子，兜掌舵臉上就一栓子。萬全馬上給抓住關了起來。他打了掌

舵，掌舵是工頭，老板教他看管水手的。媽媽（人家管他叫李奶奶）不曉得爲什麼，光知道萬全坐了監，她很生氣，提起萬全，總說「臉給他丟盡了」。街上人愛談話「萬全丟臉，坐監牢」，更教媽媽傷心。

媽媽也生小安子的氣。小安子不敢去海上，他怕淹死。他不大記得清清楚楚，大哥，二哥的模樣兒了，就只牢牢的記得，他們上了船，他們完了蛋，水淹了他們。他不願意去海上，別的什麼活兒都肯幹，就不去海上。

媽媽不是不疼小安子；男人，孩子讓海吞了也記得清清楚楚。可是小安子十八歲了，男孩子家，不能跟珠兒一樣單幫媽媽在家挖挖紅薯，做做雜事。去海上，能賺一點工錢給家裏用，這兒許多許多人不是走這一條路，許多許多孩子不都是這樣給送上船

去嗎？今年收成又不好，雨水太多，紅薯全爛了，家裏日子難過。媽媽想教小安子海上去一次，胆子慢慢兒會磨鍊大的，慢慢兒小安子也會跟他爸爸，大哥，二哥，還有三哥一樣，成個好水手。

有條船要捕魚去了，船名兒叫好望號，是條老船，在修船塢裏擱過一些時候，現在又要到海上去了。包老板到處在給這條船找水手。

包老板來找小安子。他女兒淑貞正在小安子家裏，她是學畫畫兒的，愛教人家半天不動談她畫個像兒，這會兒正給舅舅畫好了一張，打算回去，聽見包老板問小安子可肯跟好望號出去，她着實吃了一驚，「什麼，好望號？你想——。」沒等她說完，包老板叫喚起來，「你少管，你少管閒事！」

「可是今天早晨你還說——」淑貞！「包

老板發了脾氣，要她回去。淑貞走了。

小安子不肯去，珠兒笑他，不去；媽媽罵他，還是不去，「我要找別的事做，我不要做船上的事，……不……」包老板逼他幾句，小安子就只有這麼個主意。媽媽早就很傷心，「找別的事做？你能做什麼別的事？你又不曾寫，又不曾算，一個大字不認得。」「那能怪我嗎？」小安子說。「對，怪我！我拿了三年撫卹金，頭一年三元錢一個月，第二年二元五，第三年拿兩元。之後九年我就靠自己東摸西做。」媽媽抱怨了，她說要不是包老板好，讓她幫包太太打打雜，弄點零錢，帶點剩菜剩飯回家，她就怎麼怎麼了，小安子沒良心，還埋怨她。「我沒有埋怨你，……我，我什麼都肯做……挖泥也好，種菜也好，……醃魚也好，……我，可以做木匠，要不做瓦匠，要不做……」

不做鎮長，要不做巡警，半夜起來拿賊！哈哈，好個大人物！」珠兒瞧不起小安子那種怕三怕四的性情兒，笑他，說他，氣氣他。這個教小安子忍不住了，「你少胡說，你們聽見過我抱怨嗎？醃魚的鹽把我手醃爛了，半夜痛得睡不着覺，你聽我時過一聲嗎？」

媽媽朝小安子說，做木匠瓦匠也要出專的，面前就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今年紅薯全爛光了，一冬怎麼過得了。「是呀，這一帶地方全都爛了。怎麼樣，小安子？」包老板又問。「不，我不去。」「那你就給我滾出去！」媽媽真生氣了。「是，媽。」

「滾！不滾我就——」小安子走了出去。雖說小安子不肯去，媽媽感激包老板來招呼小安子，尤其感激他答應工錢萬全回船，只要他明白過來，不再跟工頭，老板，公司搗蛋。萬全快出獄了，很有希望上好

望號。

真給趕上了，萬全就在包老板來找小安子的一天回家，滿肚子的怨氣。在監裏人家把他當作狗看待；擠在又臭又黑的拘留室裏，剩飯也不教吃飽，在那兒沒有你說話的，他們喊着「少開口，」「站直了，」「不許說話，」「問你再說。」媽媽不見萬全，掛念他，一看見可馬上怨開了，「我的臉給你丟盡了。」萬全受夠了委屈，再受不了埋怨，也吼給媽媽聽，人家怎樣說壞了珠兒，怎樣找出了不讓他看的舊報。「不讓你看的，那爲什麼要看呢？」媽媽夠詫異的。萬全看住媽媽的臉，不知道朝她說什麼好，他給媽媽說，他看了那些舊報才明白東洋人開這些個輪船公司，在賺鴉片，運私貨，幹各色各樣的壞事，他們在殺人，他做水手也在幫他們殺人。可是媽媽懂得嗎？媽媽光懂

得萬全苦夠了，想往海上去吹吹風，讓心曠神怡快快。

好望號在媽媽六十歲生日那一天要出海了。

小安子答應跟好望號出去了，說三哥也去，他就有了胆量，保單都填了。珠兒還是瞧不起他，媽媽可高興了，小安子到底不是沒出息的。

下午三點鐘前要上船，中午，孩子請了些街坊給媽媽做生。媽媽呢，她一個兒上街，給萬全小安子買了斤花生，稱了斤烟絲，讓他們帶上船去，她很久很久沒有這樣起勁了。還有一樣好東西，她要給小安子的，錢，一個錢，上面刻着爸爸的名字，怪好看，爸爸在世的時候得逢年過節才捨得用，珠兒想望這能拿給萬全的，媽媽要給小安子，讓他快活快活了。只是小安子拿鋪蓋到

船上去，到大家動手喝酒還沒有回來，媽媽又在擔心，他也許又不願意去呢，媽媽已經向包老板支過小安子的工錢了。

吃着喝着，修船的老孟來了，喝得醉醺醺的。坐下來，就大着舌頭說，「噯，我說：我說……你們聽着！」吓，吓，我說……」迷糊了一會又嘮叨，「他們不能——他們不能……不，不，我跟他們說了……那不成——大梁……繪板子……那不行……」大家都笑了，笑他醉成這副鬼相。

吃着喝着，賣唱的叫化計瞎子來了，郭舅舅要他唱個小調，陳阿生說他來教大家個歌兒。

唱着唱着，包老板在窗口聽見了，這個歌兒叫大家起來，齊心打倒東洋人，齊心打倒欺侮別人的人，說「起來，起來，我們要自由！拿起大家的鋤頭，舉起大家的拳頭！」

起來呀，爲了我們的自由！起來，起來，我們們要解放，這是我們的家鄉，這是我們的太陽。起來，起來，爲了我們的解放！起來，起來，大家一起唱！挺起我們的胸膛，拉開我們的刀槍，爲了自由，爲了解放！」包老板不要聽這個歌，不准他們唱這個歌，說「發的什麼瘋！」大家給嚇了一驚，靜下來。「滾上船去！滾！看看什麼時候了！」包老板叫喚了一陣，走了。萬全還要唱。媽媽心慌透了，「別唱，萬全，修修好吧，他知道我非靠他不可。」「靠他！幹嗎要靠他！你替他打雜還要算是他賞臉！你替他掃地還要謝謝他，替他洗衣服還要給他叩頭，靠他！一月兩塊錢，外加他們吃飽了扔下來的剩菜剩飯。」

鬧着罵着，兩點半鐘了，三點鐘得上船。街坊們都走了，小安子還不回來。

包老板趕來催萬全上船，他說小安子溜了，他罵這一家成了「下三爛」，喝酒唱曲子，越來越不成話。萬全給逼上了火，說「老子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他敢跟天稱老子？李奶奶，你以後再不要我幫你這種兒子的忙。」包老板找媽媽發脾氣。萬全笑了起來，「你幫我的忙？哈哈，別叫我笑話了！你出工錢，我替你打魚，此外我倆沒話可講。」包老板又罵，萬全想打他，珠兒抱住了萬全。媽媽給嚇着了，萬全竟敢說，「你有了錢，心腸變狠了。我爸爸是個好好先生，我可不同……我們這一輩子全不同了，要是我兒子能長大到三歲，跟我似的跑到船公司去打聽他爸爸的消息的時候，也許他不再也看見大老板守着保險櫃，捧着茶碗，舒舒服服地坐在公司裏烤火……也許不會因爲老去打聽挨罵，不會被人推出門外說「滾！」

有了消息會告訴你！」他又說，「誰養我們的？我問你，誰打的魚？誰天天在海上拿性命換飯吃？誰穿着冰濕的衣服一箇半月不得下身？誰像豬似的兩個一格地睡覺，手被鹽水醃得痛死？……打起魚來我們分二成，你倒分八成。我們做苦工，你在家裏享福。你的船是保了險的，可是我們淹死了是活該。」

包老板說去了這回，不讓萬全再上船。

時候到了，一羣水手來邀萬全一起上船去。小安子還沒有回來，媽媽要等他，不能跟珠兒一起送萬全了，打算等會兒去碼頭。「你要是來晚了，這輩子就看不見我了，」萬全說着笑話兒，掩上門，他去了。

小安子到這時候才回來，心神不安的喘着氣。「媽，你叫萬全回來，……別讓他去，……別讓他去！好望號要不得！船板全爛了，……船梁也都爛了！」別在這兒胡

造謠言，快滾上船去！」媽媽發氣了。小安子多着急，「你怎麼不信我？——老孟他知道……他修的這船……」「老孟這醉鬼，你會聽他話。先填了保單……又想跑了，你不快滾上船去，我就打你嘴巴！」「不，不，你打死我，我也不！我不上那隻船。媽媽，好媽媽，……不要逼我去。」「阿亨，小陳，——不是都上這條船，你三哥不也去！還有張奶奶家的小五兒。他們是傻的？快去，我不要再看水警來拖你，包老板已經找了水警局了。」媽媽推小安子出門去。「放開我，媽，……放開我……要不，我……我……」

「好，打你的媽吧！……這你就有胆子了……你打吧。」小安子抱着頭大聲哭，「呵，呵，要他們把我拉去，你這輩子就再看不見我了，……你再看不見萬全了！」媽媽也傷心呢，「好孩子，別哭，這麼大歲數的人不

「該像小娃娃似的哭哭啼啼，我還打算給你一個手錶，你爸爸的手錶……別動，我給你戴上。喏，你瞧，亮晶晶的洋錶，上頭還有你爸爸的名字，喏，好了，你自己看好不好。」

「不！不！」你修修好吧，孩子，——我就你們這兩個孩子，——我會不疼你們？我天天晚上燒香求菩薩保佑你們平安回來。聽我話，好孩子，瞧瞧你的手錶。」水警來抓小安子了，小安子拚命拉住門框不放手，

「媽，救救我，媽，你看不見我了，我要淹死了，我要淹死在海裏了！」小安子給拖了去，媽媽哭着，她沒臉出門，沒臉上碼頭去送萬全。

好望號開走了，載着小安子和萬全，還有陳阿生，他跟老孟的女兒小妹有了孩子，想這次回來，能與她成親。還有張家小五兒，他還不到十二歲，頭次出海，還有……

好望號去了六個禮拜了。

一個晚上，水漲得多高高，風吹斷了大樹，吹坍了豬棚，這個時候沒有一隻船在海上是靠得住的。有人在海上的，都聽着風，望着天，在掛念着。淑貞担心着好望號，她朝郭舅舅說那是隻破船。媽媽記掛着萬全小安子，她念着不知道小安子嚇成了什麼樣子。小妹哭着叫着，這樣大的風浪，陳阿生會……珠兒就想找人談點痛快的事，別讓心裏悶得那麼難過。這種天氣多怕人呀。張奶奶夏奶奶都歇不住在家裏了，到李奶奶家來撩天兒。包淑貞可早來了，她給李奶奶送點菜來，李奶奶有點不舒服。小妹是跟着她爸爸老孟來的。

這麼狂的風，這麼黑的天，撩着，撩着，話頭兒就繞到海上去了。早先的一個一個故事都又傷心的流着眼淚說起來。丈夫怎

麼死的。弟弟怎麼去世了。怎麼在海邊兒上睜大了眼睛等，等瞭望台上掛紅球通知「有船來了」，可是等了一天兩天，來的不是自己在等的船。怎麼拾起死了的弟弟的工錢，是爸爸心裏難過把那些錢扔了的。珠兒聽着聽着，快要忍不住了。淑貞忘不了好望號，還是說「但願今晚不要有船出事。」這一句句都教珠兒更氣悶，末後他跳了起來說，「出事！出事！你們真要把人逼瘋了！這個哭，那個叫……我恨不待你們都走才好！」她叫着，「這個哭丈夫，那個哭弟弟！說這些可怕的事，不說點兒快活話大家散散心？你們怎麼不問問我！我爸爸也是淹死的！淹死的！還有上千上萬的人也是淹死的！你們……你們……你們都煩死人！」她衝了出去。客人都走了。這晚上珠兒像發了瘋，她獨自去給水淹沒了的碼頭，回來給李奶

奶說，「我們趕小安子去的……離走我還跟他吵。」她又把隱藏了很久的話講給李奶奶聽，她跟萬全有了孩子。

好望號去了六十五天了。

老孟與郭舅舅都時時去打聽消息。

來了！消息來了！淑貞第一個聽到，她代接電話，接着了那個消息，那個消息教她聽了一半聽不下去了。「小安子的屍首，跟一塊船板沖上了白門灣岸邊。屍首早爛了，從他戴在手上的鐵殼手錶認出是小安子。」包老板要白門灣水警局趕忙來正式報告，他好去找保險公司賠一萬四千元的損失。淑貞接了電話就只顧哭。她怨爸爸不聽老孟的話，恨自己也有罪過。她清清楚楚聽見老孟給爸爸說過「好望號是一個大棺材。」

消息傳了出去，張奶奶，小妹，都趕來了，一個丟了個不滿十二歲的孩子，一個丟

了個還沒有出世的孩子的爸爸。張奶奶痛聲哭著，小妹跪在地上，求人家殺了她。

珠兒來了，沒有哭，沒有鬧，她只求包老板出錢，讓她白門灣去一趟，看看是不是真是小安子，她想自己去葬他。包老板可不答應。

老孟也來了，醉得搖搖晃晃的，找着包老板，「……好望號這回事你幹得好哇！你不要走近我，我身上有刀子……我，我不殺你，我只要說一句話……我當初告訴過你……當初船在塢裏的時候。」包老板罵了，「你胡說，你這個醉鬼！」老孟叫他問他的書記，他的女兒。淑貞不敢說，爸爸的眼睛盯住她。她走了進去，她受不了珠兒的罵，她有過錯了。

大家散了過後，李奶奶也走了來。包老板罵給她聽珠兒胡鬧，她兩個死了的孩子不

成話。她都沒有說什麼，低下了頭，慢慢的記前些日子的事。他本來不肯去！他本來不肯去！我親手把他的手從門欄上巴開……「他走之前，我把他爸爸的手鑰給他藏上……把他打扮起來去送死……」還有我的三兒子……我沒有去看他開船！「你來晚了就再看我不見了」……他臨走說的……再看不見了……再看不見了！」「十二年前，我也是這樣坐在這兒……以後她就望珠兒肚裏的孩子了，這孩子教她拿不到萬全跟小安子的撫卹金，她還是把希望都寄在這個孩子身上。她臨走的時候，包太太給她一碗吃的，還吩咐她星期六來給她擦地板。

李奶奶捧着碗，眼睛一動也不動，嘴唇在發抖，呆了一陣，隨後回屋去了。

包老板一隻破船，換了一萬四千元的賠償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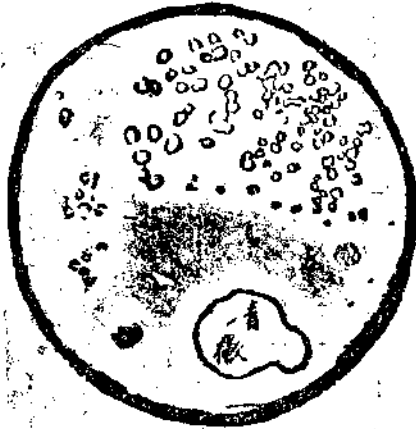
青黴素

墨軒

去年六月間，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問我國，帶來了一種藥品，送給蔣主席，請他轉送給我國軍民。那種藥品英美人叫它做「般尼西林」，是利用一種叫做青黴的黴菌製成的，因而也譯作「青黴素」。

青黴原是一種很常見的黴。在擱久了的麵包糕餅和其他食物上，我們常看見一片片白色的，黃色的，灰色的，青灰色的黴，那青灰色的就是青黴。青黴尤其容易長在漿糊上，常在漿糊面上結成一層青灰色的皮，發生一種令人不愉快的黴臭，因此它一向受人

厭惡。假若把青黴放在顯微鏡下觀察，可以看到青黴是一條條無色透明的細絲，這叫做菌絲。青黴的菌絲是分節的，順着水平的方向伸張，而且分枝，菌絲上還長着直立的細枝，細枝頂端又分成幾個小枝，小枝尖上長着一串串青灰色的球狀



青黴的顯微鏡下顯現的圖

的孢子。那孢子成熟了，就飛散開來，像塵埃一樣的在空中飄揚。落在適宜於它生長的地方，就繁殖成一叢青黴。每一叢青黴都由無數無色的菌絲糾繞而成，我們所看到的青灰色，那是成熟的孢子的顏色。在我們看來，似乎所有的青黴都是一樣的，可是專門研究菌學的人却根據他們的形狀和生理現象的不同，區分成很多品種。現在用來製造青黴素的，只是許多品種中的一種。用那種青黴來製藥，是一樁有趣的偶然的發現。

距離現在十六年（一九二九年），英國有位菌學家正在研究一種葡萄球菌——一種化膿的病菌，在顯微鏡下看來，一個個小圓球似的菌聯在一起，好似一串串的葡萄，——他把那種細菌種植在叫做「培養皿」的小圓



兒盒璃玻的皿養培做叫

玻璃盒中。培養皿裏放了一薄層含糖的石花菜（也叫洋菜）凍膠，細菌在凍膠上漸漸繁殖起來，使透明的凍膠現出一點點污濁的小斑點，每個小斑點就是由一個細菌繁殖出來的無數個細菌的集團。那位菌學家的本意想觀察那些污點的形狀和擴大的過程，來研究葡萄球菌的生長狀況。大概是他把葡萄球菌種植進培養皿去的時候，手術上稍有疏忽，一個青黴的孢子跟着飛了進去，也在凍膠上生長起來了。通常研究菌學的人遇到這樣的情形，就把培養皿裏的東西全部丟掉，因為培養的菌受了另一種菌的影響，就得不到所預期的正確的結果了。可是那位菌學家並不如此，他一向是非常精細的，他看到在那叢青黴四週的凍膠依舊是完全透明的，沒有葡萄球菌的殖叢，葡萄球菌只能在距離那叢青黴較遠的凍膠上生長，他就想，那青黴



葡葡球菌能
菌離那的遠
膠凍使點點
青膠凍使點點
在較長一
出出現小的
斑

生長的時候，該會分泌出一種限制葡萄球菌生長的物質吧。於是他把那青黴移植在一個盛着含糖的石花菜凍膠的玻璃管中，保存起來做種，再作進一步的研究。現在用來製造青黴素的青黴，就是由他那個玻璃管中移植出來的。

青黴爲什麼會分泌出限制葡萄球菌生長的物質來呢？原來那些下等植物，生存競爭也非常劇烈，一種菌類生長的時候，往往分泌出一種物質來限制旁的菌類生長，使它可以儘量地發展。這個事實早就有人發現了，大家把一種菌類分泌出來限制旁的菌類

生長的物質叫做「禁生素」。並且有人預言過，禁生素有應用在治療上的可能。也有人對於有些菌類的禁生素努力研究過，可是沒有什麼成就。上面所說的那位菌學家觀察到青黴生長時候的現象，認爲又是一個研究禁生素的好材料，於是做了許多精細的實驗，結果他知道培養過青黴的糖液，摻水到原容積的八百倍，還有限制葡萄球菌生長的效力。此外，對於化膿鏈球菌，肺炎雙球菌，淋病雙球菌，腦膜炎球菌，惡性水腫菌等等，情形也相同。青黴所分泌的禁生素能夠限制那麼多的病菌的生長，效力又如此之大，不是應用在治療上的可能性很大嗎？那位菌學家把青黴所分泌的禁生素叫做「青黴素」——「般尼西林」。

一種能限制病菌生長的物質，並不一定是一種良好的藥品。有一些物質確能殺菌，

可是同樣會把我們人殺死。又有一些到了我們身體裏就會失去效用。因此，那位菌學家首先把培養青黴的糖液注射到患壞血病的老鼠身體中，果然把老鼠治愈了。他又將其他的高等動物作試驗，結果也沒有受毒的現象。最後才試用在人身上，效果也不壞。於是那位菌學家想設法把純粹的青黴素從培養過青黴的糖液中提煉出來，供給醫生應用。經過了無數次的努力，都沒有成功。他終於斷定青黴素是一種很容易分解的東西，要把它從培養青黴的糖液中提煉出來是不可能。其實在科學正顯示着奇蹟的現代，哪裏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所謂不可能，只是我們的知識和能力夠不上罷了。那位菌學家下了他所說的那個判斷，竟把青黴素的研究工作耽擱了七八年。直到一九三九年，英國另外一位菌學家想起了青黴素，領導幾個助手重

新做研究的工作，終於找到了提煉青黴素的方法。英國政府並不把這個發明當作一種專利，嚴守秘密，却立刻把製造方法告訴美國政府。現在英國和美國有好些大藥廠，都日以繼夜地在趕製青黴素。

那些藥廠把青黴培養在一個個盛糖液的玻璃瓶中。糖液是精心地配製的，除了含一定量的糖以外，還含有微量的某種無機鹽，還加入促進青黴生長的酵母汁。瓶口用棉花塞住，棉花可以阻擋別種菌類的孢子飛進瓶去，但是空氣仍然流通，不妨礙青黴的呼吸。在把青黴種進瓶去之前，先得將糖液殺菌。種的時候也要非常小心，有些菌類是可以破壞青黴所分泌的青黴素，使製造失敗的。青黴種進了瓶去，約經兩個星期，就在糖液面上結成約模三分厚的一片膜，面上長滿了孢子，顯出絲絨一樣的閃光，下面糖液

的顏色變成黃酒一樣。於是把那黃色的液體倒出來，用幾種有機的溶劑反覆提取，製成近乎純粹的青黴素。那是一種嫩黃色閃光性的粉末，通常裝在二寸來長，直徑七八分的玻璃管中，每管只裝五分之一管的模樣。這一點兒粉末是由五十升左右的青黴培養液中提出來的，足夠病人一天的用量。青黴素在普通的室溫下很容易分解，因此得保存在冰箱裏。到要用的時候，才從冰箱中取出來。青黴素雖能被腸壁吸收，但是很容易被胃酸破壞，所以吞服是無效的，一定要用注射的方法。又，青黴素很容易從尿中排泄出來，所以每隔三小時要注射一次，才能使血液中所含的青黴素維持着有效的濃度。對於葡萄菌或鏈球菌所引起的壞血病，產褥熱，乳突炎，肺炎，腦膜炎，骨髓炎，創傷潰爛，火傷潰爛等，青黴素都能醫治，並且收效神

速。可是我們要知道，青黴素治病並不是把細菌殺死，只是限制細菌的生長。既然限制了細菌的生長，同時我們血裏的白血球把細菌吞食了，病就痊癒了。

美國和英國雖然有好幾家藥廠在趕製青黴素，但是產量和需要量還是相差很遠。因此兩國的政府規定青黴素儘先供給戰場上受傷或害病的兵士應用，後方的醫院裏還沒有普遍使用。去年美國副總統把這神藥送給我們軍民，真是件值得感謝的事。我國政府接受了青黴素，也非常重視，把一部分撥給軍用，另一部分發到後方各個大城市去，存放在有名的醫院裏，並且指定由某幾個名醫應用。應用的結果，必須報告衛生署，作為研究資料。病人不能自己要求用青黴素治療，要醫生認為非用青黴素不可的時候，才能夠享受這種權利。

在我國，幾乎家家戶戶都知道用黃黴製醬。燒坊和醋坊裏，用毛黴，黑黴，酵母等釀酒或製醋，也是極古老的事了。有許多新設的化學工廠，近來也利用黴菌，酵母或細菌來製造酒精，甘油，醋酸，乳酸，葡萄糖酸，檸檬酸等等物品。可是用菌類的禁生素

製造一種特效的神藥，青黴素確是第一種。在許多菌學家化學家和醫學家的努力之下，將來一定會有許多種精製的禁生素在藥房中出售，效力比青黴素更大，用法比青黴素更簡便。

寄小讀者

冰 心 著

這個鴛子是作者特地贈與少年們的禮物，換句話說，是爲了少年們寫的。一般認爲世間最不失其童心的是詩人，作者以詩人的心情跟少年們談風景，談人事，談人與人的關係，宛如兄弟姊妹間的娓娓清談，全沒有教訓的意味，而特富感染的力量。少年們讀了，智慧與情感自當受到深厚的培養。中小學的課本往往選用其中的幾篇，是很有道理的。這兒是個全份，應該是少年們課餘的良伴。而在不失其童心的成人，當然也是喜愛的讀物。

開明書店

(售出倍十五百二價定照慶重)



我第一次跳降落傘

景南

住在重慶的朋友總該知道兩路口有個跳傘塔。對於那麼個地方，那麼個玩意兒，我在桂林的時候已經心嚮往之了。

那個塔二十五公尺高，據說這只是初級的高度。中級七十五公尺。高級一百二十五公尺，就等於從飛機上跳下來了。

塔倒是頂平常的，筆直，像工廠里的煙囪，不過建築得比較壯偉些，精緻些。頂端有三支平伸的鐵臂，那是吊傘的。着地的一層有扇門，跳傘的人從那里走進去，沿着螺

旋式的扶梯儘往上跑，一個圈子，一個圈子的直到塔頂。那里有人把你繫到一頂可以罩住六隻單人床的絲質的傘上去，然後讓你吊在空中。等到傘平穩不動了，你自己把傘中央的一根繩子用力一拉，傘就脫離了那平伸的鐵臂，飄呀飄的落下來了。

我揀定了一個風和日暖的日子（因為那個塔周圍的沙泥地不頂大，如果風大了，會被吹到沙泥地的外面去的），乘公路車到兩路口，一口氣跑到中國滑翔總會（跳傘塔所

在地)登了記(這是跳傘以前得辦的唯一的手續)，等着喊我的號子。

走到塔下，抬頭一望，見那個塔雄赳赳的矗立在那里，心里倒有點兒喜歡的怕。別的人已經在跳了，像一朵朵白蓮花似地落下地來，着地的時候，有的朝天，有的合仆，大多栽了筋斗。

「五十三號！」輪到我了。趕快拔腳跑到一個職員跟前，心只是卜冬卜冬的跳得利害。那職員替我在身上套上一副用繩帶做成的圓圓的十字形的帶子，兩端從左右肩搭到胸前，與從腋下穿上來的兩端會合在一起，鉤住，結結實實的，使我增加了許多勇氣。然後我從那小門里進去，跨上螺旋式的扶梯，一步一步的爬，等我爬到塔頂，已是四肢無力，氣喘不絕了。休息了不多時候，一個職員把我繫到傘上去，吊在空中。那時正有點兒風，傘搖擺不停，那職員教我等風住

了，傘穩定了，再拉繩降落，免得給風吹遠了，落在石子上，跌破皮。

我吊在空中，心里只是亂七八糟的，有點兒怕，也有點兒高興。往下面看去，只見下面的人個個臉朝天望着我，地面上的東西雖然沒有到看不清的程度，却也縮小了不。我全身的神經鼓得緊緊的，也說不出到底感覺了些什麼。風吹呀吹的，把我吹得搖擺不停，像是馬戲中的三上吊。下面的人一陣拍掌帶喝采。我想這多糟，也不管風還在吹，傘仍在搖擺不停，兩手抓緊了繩子，用力一拉。覺得人不像先前那樣被繫住了，輕飄飄的怪舒服，我只想立刻刮起一陣大風來，吹我到更高的空中去多逗留些時候。可是一下子覺得什麼東西觸着腳了，等我知道碰着了地面，自己已經跌翻在地上了。許多人一陣大笑，嚇得我連痛都忘記了，卸掉了傘立刻跑回來，心還在卜冬卜冬的跳。

詩人的心



讀「死水」

施君

一灣綠水

發了霉，

太陽

在水皮上蒸發起

小的膿瘡，

男子

在水邊飲牛，

女人

排在灣堆上

洗衣裳，

白鵝

在水上划船，

孩子們，
洗下去，
又浮上來，
這一灣死水，
有了笑，
也有了光。

這首詩開頭先說給你那一灣水的樣兒：水面上蒙着一層膩膩的灰白色的醜礙，鄉人管這層醜礙叫水皮的。太陽夠猛，熬得水皮上冒起些小泡泡兒，跟久長着膿瘡一樣。水是綠顏色，可是綠得又混又暗。那是一灣死水，前面五行裏說明白了，沒有寫上個死字，也不消寫上個死字，「靈」，「水皮」，「蒸發起小的膿瘡」，這些字裏話裏都帶有「死」的意義了。這些字跟話語還給你說了些清清楚楚的樣兒，這些樣兒是「死水」的，活水就沒有。

一天裏，在水邊，在水裏，却有許多東西在動：男人牽着牛，牛飲着水；女人搓着衣裳，水給攪動了，起了些水波；白鵝在水面上浮來浮去；孩子們比白鵝浮得更行，一會兒鑽進水裏，一會兒又探出頭來。一天裏，有種種東西，在水邊，在水裏動着，動着。

詩前面五行描出個「死」，後頭十行寫的「動着」。寫動着的比寫死的多了一半兒，並且打一男子在水邊飲牛」一連串兒說「孩子們，洗下去又浮上來」，越動越有勁，越動越

高興，說「死」可只是平平的兩句話描出了個樣兒。這就我們覺得詩裏滿是動的活力，活力強過了「死」，壓過了「死」，簡直教「死」的也活了起來。

在鄉裏，不論什麼地方都有男人、女人、孩子、牛……在動着，那灣死水邊兒上也有。做詩的覺得那些男人、女人、孩子、牛……滿是活力，又覺得在那灣死水邊兒上活力顯得更強，因為活和死的對比太明顯了。於是他要把他覺到的鄉裏人的活力告訴大家，要在那明顯的對比裏，給大家一個很深的印象。

先五句敘得很平，後頭說一樣東西記一個動作，說一樣東西記一個動作，我們彷彿覺得詩句也在動着，詩句也是活的。一連串兒說些表達同一個意思的話，往往把頂能把那個意思說得有力氣，頂夠表達那個意思的，放在頂後頭。這裏孩子當然比什麼都活些，又在水裏「沈下去，又浮上來」玩得那麼高興。死水的笑和光多半是從孩子來的。

詩裏沒有錯屈聲牙的字，沒有拐了好幾個灣兒的句子，可以念。念起來要注意，有一句分寫成兩三行的，不要連起來一口氣念完。那些沒有句讀符號的詩行，也得停頓一下再念下一行。每一行都是一個很明顯的景象，教作者想起來的，一行又一行是作者想的路子。我們按着一行又一行的念，更能理會給與作者明顯印象的那些景象，也就更能理會這首詩了。

詩是臧克家先生寫的，收在他的詩集「泥土的歌」裏。



初三班的陳老師

易凌

今天快要放學的時候，我們班的班主任白老師突然在教室裏出現了。平日在查過清潔之後，她不再來了，總在操場上跟別班的同學談東說西，準備照料放學時候的秩序。我正在整理書包，沒有覺察白老師的到來。教室裏本來吱吱喳喳的，噪鬧得很，突然間靜下來了，我擦起頭看，才看見了白老師。

白老師沒說什麼，在教室裏踱了個圈子。走到我旁邊的時候，她見我只顧整理書包，就輕輕地對我說：

「田其勤，慢一點整理書包，我要跟你們說話呢。」

於是我停下來，上了座。別的同学也靜靜地上了座。白老師的眼光在教室裏轉了個遍，說：

「我們班上的同學全在這兒了嗎？」

我們回答說，「全在這兒了。」

白老師平時老是笑嘻嘻的，剛才給我們上國語課，還是高高興興的，把「少年鼓手」的故事講得那麼動聽，激起我們的激昂慷慨的心情來。可是，現在她變得非常嚴肅，一絲笑容

也沒有，好像在跟誰生氣似的。我想，也許我們同學中有誰犯了過失了；也許今天我們自然測驗成績都不好；也許……可是，看來都不大像。對於這些，白老師是不會這麼生氣的。即使誰犯了過失，或者我們的測驗成績不好，她也會堆着笑臉，好好地跟我們說。像今天這麼一副嚴肅的臉色，我簡直沒有看見過。

教室裏靜靜的，沒有聲音，誇大一點說，靜得連我們心跳的聲音也聽得出來了。我們的心合着一個節拍在跳動着。

外面放學的鈴聲響了，值日老師的哨子一遍兩遍急促地吹着。同學們有些不安靜起來了。

「小朋友，請你們遲一點回家去，我想向你們報告一個消息。」白老師說。我們個個望着白老師，等待她報告消息。

白老師的臉色轉得和善了，露出微微的笑容。可是，我們看得出來，有一件事在苦惱着她。

「白老師，今天有什麼事，您這樣不高興？」王芝芳站起來問。

「請白老師說吧。」

「請白老師給我們報告消息吧。」

「好，小朋友，我說。」白老師的喉頭好像有什麼東西哽着，聲音抖抖的。「今天天氣很冷，你們衣服都穿夠了嗎？」

「穿夠了。」我們回答。

經白老師這麼一提，我似乎覺得冷了。外面風在吼着。別班的同學全回家了，操場上一片寂靜。值日老師送走了同學回來，經過我們的教室，把頭探進窗子來望了一下，走了。

「今天我請你們遲一點回家，想給你們報告一個消息，」白老師說。「今天，你們看見過初三班的陳老師嗎？」

「看見，」我們齊聲回答。

陳老師是我妹妹的班主任。上個月曾經到我們家裏，作家庭訪問。媽媽對她印象很好。妹妹時常對媽媽說，陳老師講故事講得好，要媽媽也去聽她講。有一回我到辦公室去繳日記本子，陳老師喊住我，對我說：「田其勤，你妹妹的算術成績壞得很，上算術課的時候，她時常瞌睡，你回家去，該教教她。」其實呢，剛上學的幾天，我妹妹聽不懂她的話，所以算術時常做錯。現在日子久了，她說的話，我妹妹也聽慣了。她所教的功課，我妹妹也格外用功了。

在我們的老師隊中，陳老師的年齡大概是最大了。她有兩個小孩子，跟她一同住在學校裏。大的一個是男的，跟我妹妹同班；小的一個是女的，在本校的幼稚園裏。逃警報的時候，我們常常看見她帶着她的兩個孩子，走進岩洞，坐在岩洞的角落裏，撫着她的孩子；若有同學跟她招呼，她總要教同學也坐到她旁邊去。

「你們知道陳老師的事嗎？」白老師問。

我想也不想，就提高嗓子喊道：

「不知道。什麼事啊，白老師？」

大概我的聲音太響了，引得許多同學都朝我看。

「陳老師今天整天沒有吃飯，我要告訴你們這個消息。」白老師說。她說這句話，好像用了很大的勁似的，眼睛裏閃着光。

「怎麼回事？」

「是不是她病了？」

「剛才我還看見她在上課呢。」

「白老師，請你告訴我們究竟是怎麼回事。」

「陳老師這幾天好好的，沒有害病，今天還在上課。起先我也不知道。剛才我回到房裏去，聽見她的孩子在哭在鬧，可是不聽見她的聲音。我以爲她上街去了，想去安慰她的孩子。我到她的房裏，才知道她沒有出去。她懷裏地坐在椅子上，淌着眼淚。我不懂得是怎麼回事，孩子們仍舊哭鬧個不停。後來，我把陳琪英的眼淚拭乾了，問他爲什麼哭鬧。他告訴我說，「今天媽媽不會給我們飯吃。」我聽了覺得很奇怪，以爲陳老師在責罰她的孩子。我想這太殘酷了，埋怨她不應該用這種手段。她也不說什麼，只是把頭搖着。我再三問她，她才說：「我爲什麼不愛孩子呢，沒辦法啊！當然，我也不情願讓我的孩子餓肚子。」她說得很輕，可是一個個字響亮地鑽進我的耳朵裏。「白老師停住了。咳了一聲嗽，接着憤激地說：「陳老師沒有錢買米了！她忍住自己的苦痛，眼淚往肚子裏流，站在教室裏，一點不放鬆她

第二期的職務。今天她在教室裏上課，有誰知道她整天沒有飯吃呢？親愛的小朋友！」白老師雖然說得很有勁，可是她的眼圍兒紅了。我們也覺得有一塊鉛一樣的東西壓在我們的心上。鼻子裏一陣子酸，眼淚便從我的眼眶裏流出來了。

同學們都帶着一副愁苦的脸，把頭低下來。白老師也站着不響。

「我們應該想辦法去安慰陳老師，」我這麼想着。我正想站起來說，郁文浩卻先站起來說了：

「我們得想辦法去安慰陳老師。」

「對的，」白老師說。「諸位小朋友，你們想用什麼辦法去安慰她呢？」

於是我們商量起來，想了許多辦法，總覺得還不夠使陳老師安慰。太陽快下山了，池塘邊映着太陽的斜光，淡黃黃的。白老師在教室裏又踱了個圈子，我們還是商量不出個頂好的辦法來。

「小朋友，今天天快晚了，你們的爸爸媽媽在等候你們回家了。你們先回家吧，陳老師的事，明天再談吧。」

可是，郁文浩嚷起來了：

「白老師，我們要想好辦法才回家。我們不應該讓陳老師餓着肚子來教我們的書！我們要讓陳老師吃饱！諸位同學，你們以為怎麼樣？」

「對啊！」

郁文浩又說：

「那末，我想，今天我們先給陳老師買米買菜，讓她今天晚上就有飯吃。明天我們再來好好地想個辦法。」

「好，說得好，我們就這樣辦吧，」我們都說。

白老師笑笑，點點頭。

我很贊成這個辦法。想起今天早上媽媽給我買早點心的十元錢還沒有用掉，原想積下幾天早點心的錢來，買一本精美的日記本子，現在就送給陳老師買米去吧。我這樣地決定了，就把那張十元鈔票送到白老師面前，請她轉交給陳老師。

白老師接着我的十元鈔票說：

「田其勤捐十元錢給陳老師買米。」

「我們也來捐錢，」同學們大家說。

於是大家把袋裏帶着的錢一齊拿出來。我們一班一共三十四個同學，白老師把錢數一數，是二百三十五元。白老師跟同學們要我跟郁文浩兩個人拿去交給陳老師。

我們到了陳老師的房裏，她的兩個孩子還在哭着鬧着，陳老師卻一聲不響，只顧改她的課卷。我們把錢交給陳老師，陳老師堅執不肯收，她說我們同學的熱情她很感謝，可是她不能收受這筆錢。

幸而白老師跟着也來了，她對陳老師說：

「他們知道了你的困難，他們想使你暫時得到安慰，這是一個共同的誠意，一個共同的決定，來向你致敬，向你慰問。」

陳老師的臉更加蒼白了，手抖抖地牽着我們兩人的手，輕輕地對我們說：

「孩子，你們的盛意非常感謝，可是我不能收受你們的錢，你們還是帶回去吧。我已經借到下個月的薪水了。謝謝你們，請你們轉告同學們。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你們回家去吧。」她一邊說一邊帶我們走出她的房門。

有幾個同學在操場上等候我們，我們默默地走着。天空中有一羣烏鴉飛過，天也漸漸地黑下來了。



少年科學讀物

飛機潛艇及其他

符阿柏拉摩夫著
其珣譯

定價一元一角

少年電器工程師

符布拉托夫等著
其珣譯

定價二元

少年化學實驗手冊

顧均正著
一元九角

少年科學未來戰

劉振漢譯
二元四角

開明書店印行

(書出信十五百二價定網慶雷)



輪船·火車·木船

蕭若

——「抗戰中渡過的童年」之二——

我們買的船票是到九江的，但是結果却走到了漢口。

我們在船上安頓下來沒有多一會兒，五叔就遇見一位朋友，帶着太太和剛出世三天的小孩子，擠在甲板上，找不着一個可以讓太太躺下的地方。我們大家擠了擠讓了兩個鋪位出來安插他們夫婦兩個。大家坐定了就談起各人的目的地，他們是到漢口去的，聽見我們說是到九江，他很覺得奇怪。五叔告訴他這是舅父的主張。「他們是跟了我們會

親出來的。會親有朋友在九江，所以打算投奔到那裏去。」

舅父說：「我們算計着戰事不會太長久，只要避避風頭就是了。我們家鄉的人大多數都只往溧水高淳一跑去，他們還說我們走的太遠了。」

五叔的朋友直搖頭：「九江不妥當，這一次鬼子的來勢兇的很。你們看，政府都跑的那麼遠。九江？——萬一將來九江危險，長江輪船斷了，你們就糟了。」

聽了他的話，又聽聽船上客人們議論紛紛，舅父的主意也拿不定了。他把媽媽和五叔找在一塊兒商量了一番，就向船上辦事人換買漢口票。

船上的生活，媽媽後來跟爸爸說，可以用三個字來形容，是：擠，鬧，臭。舅父家裏不算，我們一家大小八人擠在三張又狹又小的床上。我們床橫頭地下坐着一個傷兵，腿上受傷，哼個不住，所以我們白天還讓出一張床來讓他輪軸。過道裏，欄杆邊，到處都是行李，行李中間，行李上頭全是人。所以我們最怕解手，因為必須從人堆裏一步一步翻山越嶺似的走過去。人多了，聲音自然不會小；大人們高談闊論，孩子們哭哭啼啼。我們團體裏頭有兩個頂小的，一個是我歲的小妹，一個是大表姐的兒子，都是不到兩歲的孩子，一天到晚哭鬧不休，媽媽和大表

姐只能把他們抱在手裏哄着。至於臭氣，那更不用說，因為客人多而窗戶又小又少。可是我們當時並不覺得這些，只是覺得擠得好玩，鬧得好玩。尤其是我兩個弟弟和六表弟，他們三個東看看，西看看，倒是嘻嘻哈哈的。過後聽媽媽形容起來，我才想起當時五叔常常把眉頭皺起，因為他是最愛清靜和乾淨的。

我們的船走了三天三夜，到了漢口。

漢口熱鬧得很。我們住慣了小城市，驟然到了這種大地方，只覺得路上走路的人多，路旁邊商店多，商店玻璃櫃裏的東西多。但是我們除了到中山公園去過一次以外，並沒有能多逛街，差不多整天守在旅館裏。有一天，阿姨到武昌蛇山去找一個朋友，帶我一同去，我算是運氣好，跟她玩了一種。

有一天，舅父帶了表哥表弟們出去洗澡。傍晚了，他們還沒有回來。我和敏弟兩個無聊得很，用一些硬紙在桌上做小玩意。一會聽見舅母房裏亂哄哄的，我和弟弟以為他們回來了，跑過去，只見祖母、媽媽、姑姑都在那裏，舅母一邊說一邊流眼淚。我問媽媽這是怎麼一回事，媽媽告訴我剛才警察局有電話來問我們這裏是不是丟了一個孩子，舅母想一定是六表弟丟了，所以急得哭。媽媽她們都勸她，既然已經到了警察局，爲什麼還要着急呢？正在這個時候，舅父回來了。

「小六回來沒有？」舅父一進門就問。舅母擡頭看見是舅父，也就問他：「小六回來沒有？」

這一下子證實了六表弟是丟了。舅父呆住了，舅母更加傷心起來。還是媽媽說：警

察局既然來電話，只要去把他領來就是了。

一會兒，舅父把六表弟領回來了，一進房門舅母就把他攬在懷裏，一頭哭，一頭訴說：「唉！我的寶貝……你把我嚇壞了！」把六弟也招的哭了起來。他們母子兩個儘着哭個不停。忽然六表弟從右邊口袋裏掏了一個麵包出來，又從左邊口袋裏掏了一包糖出來，他說：「我哭，警察就給我這個。」我們大家都笑了，連舅母也笑了。

在漢口住了幾天後，我們又往長沙去，因爲漢口生活太貴，而且人家都說不久又會和南京一樣常常有空襲。

我們是上午過江，下午上車，走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長沙。

車子裏頭比輪船上更擠。不但凳子上坐滿了人，地下也站滿了人，還有人睡在上面放行李的擱板上。上車的時候，因爲人多不

第二期 容易招呼，我們大家擠上了一節車，舅母一個人却擠上了另外一節。她在車上找不着我們，想退下來，後路已經被別的客人擠斷。

我們這邊找不着舅母，也非常着急，但是也走不過去。幸而後來加了一節客車，分散了一部分乘客，舅父才能過去把舅母接到這邊來。

到了長沙，找了一個旅館名大東旅館，住下。旅館很大，有花園還有池塘，裏面有金魚，還有小袖子饅養螻蟹和蝦子，以便食用。小孩子們都有地方玩了。

五叔和大表姐沒有和我們同走，他們到九江去了。在鎮江動身以前，舅父已經把大部分的錢寄到九江朋友那裏去，現在不得不去取回來。約好了他們從九江回來就來長沙找我們。因為預先說不出什麼旅館，就叫他們一家家的找。可是我們到了長沙快有一

星期還不見他們來，大家都着急來了。那個時候，長沙街上到處都有很大的告白欄，上面紅紅綠綠，大大小小盡都是找人的招貼，因為下江來的人很多，親戚朋友往往在路上分散了，到了這裏都你找我，我找你起來。我們也就寫了許多告白條子，貼在這些告白欄上。

又過了一天，還是沒有消息。於是舅父又叫兩個表哥去買紙，預備再寫一些條子去張貼。不多一會兒，兩位表哥回來了，手上拿着一捲紅紅綠綠的紙，後面却還有兩個人跟着，再看，真意料不到，就是五叔和大表姐夫。我們又驚奇又喜歡，圍住他們倆坐下問他們怎麼會遇着的。五叔說：「我們到這裏也有幾天了，天天在街上跑，到各旅館去找你們，可是長沙的旅館實在太多，也沒辦法找全。今天我們出來預備買點紙寫幾個條

子去張貼，在紙店裏碰見他們也在買紙。我們正在高興，賣報的來了，一看丹陽失守幾個大字顯明的印在上面，立刻大家都冷了半截，一天的喜歡都散了。我們一方面爲可愛的家鄉流淚，同時想起留在家鄉的外祖父、外祖母、和大姨媽。大姨媽因爲她的公公有病，不得不留在家裏服侍他；大姨媽一不走，外祖母愛女情深，也就捨不得走；外祖母不走，外祖父也就不肯走。三個人都留下了。大姨媽寡居已有多年，只有一個兒子，她把他交給舅父和媽媽帶出來，這就是鎖表哥，後來一直跟我們到雲南又到四川。

同時我祖母又想起在鎮江的四叔一家，爲他們着急。四叔因爲店裏的經理病勢垂危，也走不開。但是他說不要緊，危急的時候他們可以過江去。

過了兩天，南京失陷的消息也登在報上

了。鎮江想來不成問題也沒有了。

我們到了長沙，不想再走，所以在旅館裏住了一些時之後，就在南門裏找了幾間房子搬了過去。媽媽自從在鎮江寫了一封信以後，因爲行蹤不定，一直沒有給爸爸去信，這個時候才寫了一封去告訴爸爸我們一路的經過和現在的住址。五叔和阿姨原來訂了婚的，本來打算過了新年等爸爸回來之後舉行婚禮，現在在亂離之中也就草草的結了婚。就只兩家同路出來這點人坐了兩桌，一個親戚朋友也沒有。

我們滿以爲可以在長沙住下去了，誰知半月之後省政府又下令疏散省城的居民。於是許多從遠方輾轉跑到這個地方來的人，喘息未定，又要拔腳再向前走。連世代住在本地的人也紛紛的走開。我們也被這一股激流衝動了。有一個在長沙碰見的同鄉人家，他

第二 期
有熟人住在湘鄉，打算搬到那裏去，約我們同行。我們收拾收拾，雇了一隻木船，又離開長沙往湘鄉出發。

從電影「虹」裏看到的

李維新

電影「虹」是依據波蘭女作家華西烈夫斯卡的小說「虹」製成的，描寫一個被德軍佔領的烏克蘭村子的故事。去年秋天，我讀小說的譯本的時候，故事中的人物——尤其是那些被壓迫的村民，一個個明晰地出現在我眼前，好像看了一場電影。昨天我在銀幕上真的看到了那些純樸的村民，受到更深刻的感動。

村子淪陷後，年青的男子和強健的婦女全去當游擊隊員了，村子裏只留下老年人、婦女、和孩子。

女游擊隊員娥琳娜爲了將要做產，偷偷

地回到村子裏來，被德軍抓住了。德軍的長官逼她說出游擊隊的所在地，她只是淡淡地回說不知道。夜裏，德軍長官教她裸着身體在積雪的廣場上來回地跑，兩個德國兵士跟在後面，用刺刀抵住她的背，不讓她停頓一下。德國兵士的竊笑聲把村民吵醒了，他們從結滿冰花的玻璃窗後，望着受磨難的娥琳娜，一個個都像身受似的臉上充滿了悲憤，可並不是憐憫。就是娥琳娜自己，雖然跑得氣喘欲絕，也不作一聲痛苦的呻吟。最後德國兵士把娥琳娜關在敵棚裏。

孩子米什迦知道娥琳娜在敵棚裏受凍挨餓，自告奮勇地向他母親說，要給娥琳娜送麵包去。他才到敵棚的木柵邊，被德國兵士一槍打死了。小屍身被丟在路旁的溝裏。米什迦的母親在家裏聽得槍聲，知道她的孩子是完了，於是偷偷地出來，把米什迦的屍體

拖回家去，和她的兩個較大的孩子一齊動手，把他掩埋在門洞裏。恐怕被德國兵士發覺，他們用腳把蓋在米什迦身上的泥土踏實，大家一脚又一腳地踏着，不哭一聲，也不流一滴眼淚，他們默默地把仇恨刻在心上。只有站在門旁的一個年幼的孩子，不忍看母親和哥哥們在他的大哥身上踐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第二天，蘇奸村長奉了德國長官的命令，召集村民開會，要大家把糧食交出來，並且查出給娥琳娜送麵包的是誰的孩子。村民們個個低着頭不作聲。村長扣留了五人作「人質」，如果三天之內不交出糧食，不查出小屍首是誰偷的，五個「人質」就得絞死（已經有許多人被絞死在村中的電桿上了）。五個「人質」聽見點到自己的名字，只靜靜地抬起頭來朝村長望一眼，村長却因羞愧而顯

出不安了。散會的時候，村民們默默地退出來，五個「人質」留着，他們陰沈的臉色所表現的並不是順從，是衷心的憤恨。

被關在做棚裏的娥琳娜臨產了，兩個德國兵士無恥地在旁邊直看着她。她雖然躺在雪地裏，只因與痛苦掙扎，滿身都滲出了汗珠，可並沒有流一滴眼淚。終於一個男孩子呱呱墮地了。德國士兵又把娥琳娜送到長官前面受審問。他們把她手裏的初生嬰兒奪了下來，放在辦公桌上。長官用手槍對準了嬰兒朝娥琳娜說：「你要孩子活命，就得說出游擊隊在哪兒。」誰知娥琳娜仍舊回說不知道。於是一「砰」的一聲；接着是娥琳娜的一聲慘叫，嬰兒抽動了兩下就不動了。娥琳娜也被德國兵士槍斃了，拋在河裏。

在德國軍隊佔領下，全村子的人都受着壓迫、侮辱、虐殺，可是他們都勇敢地忍受

着那些痛苦，他們並不呻吟或是哭泣，連氣都不嘆一聲。仇恨原不是眼淚所能洗刷的，只有起來反抗，圖謀報復。村民們並且堅決的相信，「我們的人終有一天會回來的。」他們是如何熱烈地期望着自己的軍隊——紅軍——到來啊！

一天晚上，老婆婆費多霞在牆角裏遇着三個做偵探的紅軍，她像見到了她的兒子一樣地高興（她的兒子在保衛村子的時候戰死了，遺骸在山谷裏，德軍不准他埋葬），把村子裏德軍的實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他們，還再三叮囑他們早些回來。在同一天晚上，蘇奸村長被村民抓住了，村民用法庭的方式來審判他。村長一看到審判他的法官就是他所欺壓的人民，嚇得跪了下來，聽到死刑的宣判就叩頭哀求，膽怯得把地毯遮住了臉。結果仍沒有逃脫他應得的報應。又一天，紅軍

的飛機到村子上空來散傳單，全村的人民全都湧到街上，歡呼跳躍起來。德國兵士開了槍，才把村民趕回屋子裏。最後紅軍真的來了，村民們不分男女老少，全都成為戰鬥員，幫助正式軍隊作戰。德軍全被殺死或俘獲了，沒有一個能夠逃出村子。

前兩天在報紙上看到一段淪陷區的通信，說淪陷區裏的同胞時常互相私語說：「他們什麼時候可以過來呢？」那邊的同胞把國軍叫做「他們」。從這句話裏，就可以知道淪陷區的同胞一定和「虹」中的村民一樣，在勇敢地默默地忍受着敵人的壓迫，侮辱，和虐殺，他們也和「虹」中的村民一樣，堅決地相信隔不了多久，國軍一定會打過去。在國軍走近那些淪陷區的一天，就是鬱積在他們心頭的憤怒爆發的時候了。他們一定會羣起反抗敵人，他們一定會向敵人報

復他們所受到的痛苦。

從電纜車說起

和鳴

是初到重慶的那一年吧，還不大清楚重慶是怎樣的一個城市。聽那些住久了的人說，有點兒像香港，也有人說，有點兒像武漢。住了些時候，才覺得重慶逐漸逐漸的像起香港跟武漢來了。可不是？重慶也建築起纜車來了。外地來的人跑那幾百級的石坡坡路，氣呼氣呼的悶漲了胸口，兩條腿越走越提不起來。一望上面，還有那麼多的坡，似乎更累了。有點兒像做什麼事情？只可以忍受着一步一步的幹，却不容你喘得那麼高，想得那麼遠，不然，你再不會幹下去了。至少，這一望對於你只會增加更多的痛苦。要是能站定下來看一看坡路旁正在興修中的纜車工程，那時候的感覺可又是另外的一種

了。

多少帶點兒興奮，坐上纜車，聽管車的人搖一搖綠旗，又搖一搖紅旗，車便慢慢的有條有理的向上爬，毫不費力似的，一直把人帶到了坡上，又從容，又簡捷。自然要感謝那纜車的設計人了。坐過了纜車，感覺得還很有些事情沒有安排得妥當似的。

自個兒生長在水鄉，記得很清楚，坐過那麼一種船，有點兒像纜車的。比如說，從東堰到西匯村，因為隔着一條河，兜個圈子要走上三四里路，不是太費事了嗎？附近許多人聚大家商量量，造起一隻稻斗形的方方的船來，兩頭用繩索繫在兩邊的河岸，這邊的人要渡到對面去，只要站到那船上，拉起繩索，拉呀拉的，一忽兒便到了。這是怪有趣的，可從沒有人要收錢，也沒有人提起收錢。想到收錢。纜車就不然，這有點兒糟。

老張說，寧可把車錢省下來買二兩白酒喝。隔壁潘媽媽也捨不得坐纜車，她說，兩輛車錢夠得上買塊肥皂了。對門的劉龍生還是要背着木柴氣咻咻的爬上坡。計算起來，沒份兒坐纜車的確實多着呢。

「該不該讓他們一起乘坐呢？要是纜車能夠像我鄉的渡船一樣辦法，讓大家都得乘坐呢？」

還有呢。該沒有忘得那麼快吧，沒有行纜車的時候，有許多人是靠着兩個肩膀吃飯的。取兩根竹竿，繫上個坐人的兜兜，兩個大棍走不動幾百級石坡路的人抬起走，一高一低，一前一後，衣服被汗水浸得通濕，額頭滿佈着汗珠，一直擡上了坡，擦起衣襟，抹一抹頭頸，舒一口氣，哀求苦討道：「王先生，多給我們一碗茶錢吧，我們是把肩膀給你們當路走的。」

纜車好像兩個大的肩膀，一次便擡上幾千個人，這一下可把那些人的生活搶走了。說纜車是替代他們的肩膀的，讓他們不要那樣辛苦了，該是很好的事情。說纜車搶走了他們的生活，逼得他們無法可想，又該是很不好的事情。這可教人迷糊了，其中一定有個道理在，只是說不清楚。

說重慶有點兒像香港跟武漢，可不是？真的，越來越像了。很早聽得有人說：「香港這些地方可不是玩兒的，隨隨便便可以過得的嗎？」這樣說，該又多了個不是隨隨便便可以過得的地方了。就是這些覺得有點兒不好，讓我們說一句吧，我們要做什麼，就得四面八方都安排個妥當。

小館子的老板

會甫堯

我的學校離家真較遠，中飯不便回家

吃，常在學校附近一家小館子裏吃幾個饅頭或者一碗麵。

日子久了，我和那家小館子的老板混熟了。我吃東西的時候，總和老板隨便談談，有時他問我怎麼讀書，有時我問他怎麼做生意。

那小館子沒有夥計，端麵端饅頭都由老板自己來，上灶的是老板娘。還有一個老太婆，像是老板娘的母親，有時也幫一手。

老板二十多歲，人頂忠厚。吃客多的時候，他這裏打招呼，那裏陪不是，顯得忙不過來。

有一回，我問他生意既然不壞，何不請個夥計幫幫忙。

他笑了笑說，請夥計麻煩多。

「什麼麻煩？」我問。

當天他沒有回答我這個問題。後來一個

下雨天，他那兒生意特別冷清，他就坐在我對面跟我聊天。他告訴我他那小館子開了四年多了，自己當老板，當夥計，生意有時好，有時壞，日子總算對付過去了。在開館子以前，他在另外一家小館子當夥計。

他說起了勁，詳詳細細的告訴我當夥計時候過的日子。他說那種日子夠苦的。十一二歲的年紀，他老愛玩，可是從早到晚沒有一點空閒的時間。客人來了，要招呼客人，客人去了，要掃地抹桌，生火燒水，還要幫老板做許多旁的事。

他突然笑了起來說，「有一個夏天，那時候我才十三歲，白天推了一天的磨，人累得不得了，沒有到吃晚飯的時候就睡了。可是生意還沒有做完，我就一邊打瞌睡，一邊招呼客人。會兒老板教我端麵，我端着麵，眼睛死也睜不開，剛走到客人面前，頭向前一

第二頓，手裏一軟，立刻臉上拍拍的給打了兩下。這下子我才清醒過來，原來我頭向前一頓，手裏一軟，端的一碗麵都倒在客人的長衫上了。」

他這樣的笑着說着，我聽了却笑不出來。過了一會兒他又說：

「你看請夥計多麻煩，年紀輕的，做事不牢靠，反給你添麻煩，年紀大一點的，又做不安心。就拿我自己來說吧，到了二十歲，我再也不想當夥計了，就自己來開個店，多費點神思也願意。——這些事兒你們做少爺當學生的當然不懂得。」

後來我每次去他店裏吃東西，總記得他的給兩個耳光打醒的笑話，而且總感到一陣不快。我不解他怎麼能把這樣的事兒當作笑話說。

(12)

〔編者說〕

上個月創刊號編齊了，同事們先覩爲快，搶着看原稿，看到這一欄，都說蘇若的文字寫得好。她能說一些瑣碎的事，好像很隨便，可是隨便之中自有節制；時常有一兩句話，帶着言外之味，耐人尋想。這一回登她的第二次稿，我知道將仍然教人愛讀。表弟去了，以及在紙店裏碰見彼此要尋找的人，傳出了戰時的慌亂情形，可是看她敘來並不慌亂。練習記敘文字，在這等地方着力，是決沒有錯兒的。

李維新記敘「虹」的故事，雖然很有遺漏，但其中主要的情節都寫下來了。記敘什麼原不必完全照錄，作者自有提要刪繁的自由。不過這篇文字有兩個缺點必須提出來說一說。開頭一段末

了兒說，「昨天我在銀幕上看到了那些純樸的村民，受到更深切的感動。」讀者看了這一句，必然期待下文有若干地方說到作者怎樣的「受到更深切的感動」，可是下文沒有。這是一個缺點。作一篇文字給人看，猶如說一番話給人聽，必須預料聽的人在什麼地方會發生疑問，先給說個明白，話才算說得周密。小說叫做「虹」，電影也叫做「虹」，讀者一定要問：爲什麼叫做「虹」呢？這篇文字裏却沒有點明。這又是一個缺點。現在我來補充一下。小說中時常敘及天際現出一道虹，村民們認爲這是勝利的象徵，看到虹，更堅定了抗敵的信念。直到撲滅了敵人，收了復了村子，大家歡欣鼓舞，天際的一道虹又顯現了。這是題名「虹」的所以然。

和鳴的「從電纜車說起」，意在說明電纜車雖然便利於人，却不能便利於任何人，坐不起的人就得不到便利；又說明電纜車搶了「靠兩個肩膀吃飯的」的生意。會甫堯的「小館子的老板」意在說明把兩個耳光的故事當作笑話說是人間的悲劇。他們二人都能從實際經驗中捉住自己理會到的一些意思來說，這樣的練習寫作是最正常的辦法。比較起來，和鳴的「篇成績好些。他把家鄉的渡船一槳托把七指滑竿的」一描寫，他的意思就使人可想而知了。會甫堯的「篇」，在兩處地方傳出他的意思，一處是「他這樣的笑着說着，我聽了却笑不出來。」又一處是「末了兒一段。這兩處都沒有說暢，如果說一些，就醒豁了。他不能說暢，大概是他感到這一個意思而沒有把他想得妥貼的緣故。」

開明書店發行

四大雜誌定價表

雜誌名稱 半年 冊數 每冊定價 預定半年定價

中學生 六冊 一元二角 七元二角

國文月刊 五冊 一元五角 七元五角

英文月刊 五冊 一元五角 七元五角

開明少年 六冊 一元二角 七元二角

雜誌售價，依成本漲落隨時加成出售。外埠零售，另加郵費。預定以半年為限，平寄郵費不收。如欲掛號者，

遞，每期加掛號費三元。雜誌一經預定，雖遇漲價，概不追補，但掛號費隨時仍請補付。

最近售價，依定價一百二十倍即每定價一元實收一百二十元。

二十元。

開明少年

第二期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定價每冊國幣一元角加成發售

(外埠酌加郵費)

預定半年(六冊)書價照算郵費免收

(掛號者每冊另加三元)

編輯者 葉聖陶
 出版者 開明少年雜誌社
 發行所 重慶開明書局
 重慶都郵街六十九號
 成都陽明路五十六號
 貴陽明武成路二二五號
 昆明安武路十一號
 永昌山柴家塘十一號
 江西昌中街西四號
 西安北大街三七四號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科學童話

試。

烏拉波拉故事集

這是代替舊時以神仙及王子為題材的一部嶄新的科學叢書，全書共十五篇，兼及天文，氣象，物理，化學各方面的知識。蓋其文藝的價值，亦不在科學的價值之下，故可作為高級小學自然科學或國語科之課外讀物。

柏吉爾著
顧均正譯

定價
二元三角

喬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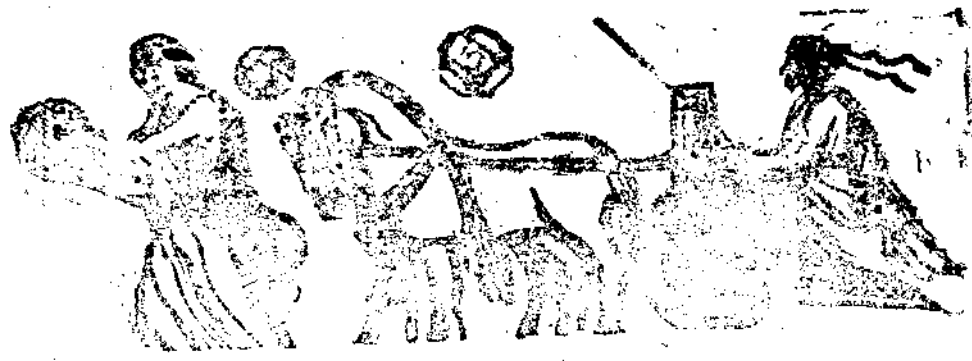
葉紹鈞著

這是葉先生的第一部創作童話集，出版後，大受兒童們的歡迎，許多小讀者把牠選為課外讀物。內容豐富優美，可想而知。

定價二元三角

開明書店印行

(在電聲照價二百五十五倍出售)



「運草」(木刻).....古元(三五)

木刻.....黃幼學(三七)

山上人.....金學人(三八)

月亮.....葉亞善(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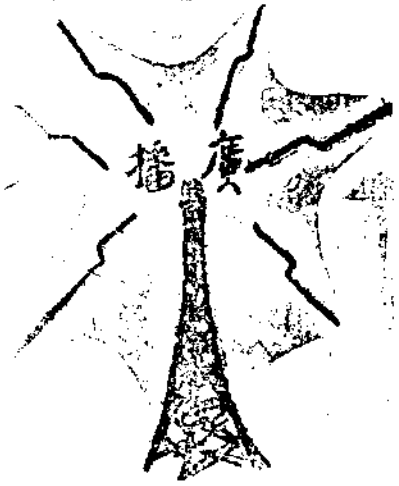
「明月幾時有」.....韋 庚(五〇)

時間：前進呀！(童話).....何 澄(五四)

我們住在湘江的中流.....蔣 若(五九)

游泳.....亞 男(六一)

曼畫.....汪寧珍(六三)



關於本誌

編者

我們自當力求改正。所謂缺點，大概有兩方面。第一，外表方面，印工和紙張不夠精良。關於這一點，由於後方物質條件的限制，要近乎理想，很難辦到。可是使我們感激而且驚異的，印刷這個雜誌的工友們也得不滿意，他們自願改進他們的工作技術。我們想上一期（第二期）和諸位見面的時候，一定使諸位比較滿意了。第二，內容方面，多數意見以為材料太沉重，怕少年朋友們不能完全理解，筆調太濶板，怕不容易引起少年朋友們的興趣。關於這兩點，我們已經請寫稿子的各位朋友注意了。請他們選擇適合高小初中程度的材料，儘量用活潑生動的筆調寫出來，務必使大家喜歡看，容易懂。

這一期出版後兩天，就是「九一八」紀念日。今年的九一八，東北已經從敵人的壓迫下解放了。各種報紙雜誌多半要刊載一篇說說九一八事變發生經過的文字。我們可沒有這樣做。這些話，少年朋友們在學校裏一定聽老師們說了。我們不願犯重複，就刊載了一篇紀念九一八的戲劇「離離草」的簡述，和一篇關於大豆的常識講話。這一期出版後五天，又逢着舊曆中秋。這是誰都愛好的古老的節日，因此刊載了一篇談月亮的天文講話，和一篇關於月亮的詞的講解。

「開明少年創刊號」出版到現在已經半個多月了，還很少接到外面投來的稿子。我們誠意的期望，愛好「開明少年」的少年朋友們，以及篤愛少年的父母和師長們，多多給我們幫助。

我們編輯這第三期的時候，「開明少年」正初次和少年朋友們相見。我們靜靜的等候，等候大家看過了我們的創刊號，給我們的批評。那心情的迫切，正像少年朋友們在假期裏等候學校裏的成績報告書一樣。結果得到的批評很多，有稱讚我們的，有鼓勵我們的，也有指出我們的缺點的。我們非常感謝。稱讚和鼓勵的話，我們只該虛心接受，不敢掛在口頭，自己誇耀。至於缺點，

與和平



新時代來臨了

王 貝

日本投降了。日本無條件投降了。

對於艱苦奮鬥了八年的中國人民，這一天（八月十日）應該是狂歡的日子。在前線，鮮血也流夠了；在後方，苦痛也受夠了。從此，

在淪陷區，受壓迫的人民可以重新呼吸自由的空氣了，在解放區，時刻警惕着和敵人鬥爭的人民可以鬆一口氣了。

對於整個世界，這也是值得狂歡的日子。

地球上三個兇手國家，橫盜國家中間的最後一個，在這一天把它的罪行永遠刻在歷史上，而不能繼續作兇殘的行徑了。法西斯的最後一個老巢將被佔領，全世界重又得在和平與幸福的氣氛里過活了。

日本的敗北不是偶然的事。從他發動侵略的那一天開始，他就為自己在掘墳墓了。火是不好隨便玩的；一旦燒起來，結果將會把自己燒掉，而且往往把自己燒得最利害。然而一直

到去年年底的非律賓之戰，戰火纔算繞回日本

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一直到今年五月八日德國無條件投降，日本這才感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槍口，快要向着他——這全世界的公敵——放射。所以在五六七月間，日寇作了種種枉然的努力，想來一次妥協的停戰——就是所謂「廉價的和平」。但是儘管有人和他眉來眼去，全世界的人民却看得很清楚：現在不是談妥協的時候。綏靖時代永遠過去了。和平不能廉價獲得，也正如戰爭不能廉價取勝一樣。

七月一日，中蘇兩大國在莫斯科開始了談判。在這之前三個月，即四月初，大家總該記得，蘇聯認為日本事實上背信棄義，因此聲明

日蘇中立協定應不續訂。三個月後的這一天，斯大林和史子文作了歷史上有空前意義的交談。七月中旬的三頭會議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舉行，因此中蘇會談就只能暫時擱起。到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國領袖向日本提出宣言，也就是促降的哀的美頓書，告訴日寇說：擺在你們面前的路，只有兩條，一條是無條件投降，一條是徹底的毀滅。日寇選擇了後者。於是戰爭又將以可怖的巨大的形態繼續下去了。

八月初，波茨坦宣言保證了盟軍的和平團結，並且給歐洲舖了一條簽訂和約的道路。這個宣言躍決了歐洲戰後問題的大部分，決定了盟國對德國的共同政策，東歐疆界的局部調整，決定了盟國由德國取得賠償的辦法，解決了僵持的奧國問題和意大利問題，和歐洲各國未來加入聯合國機構的步驟。而且決定五強（美英蘇中法）應經常舉行外長會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這一點從表面上可以看出來：中國也將參與歐洲的政治，而蘇聯也將參與遠東的

政治了。從本質上說，這一點是規定領導作用的盟國，團結得更緊，全世界將沿着民主和合作的道路發展了。

波茨坦會議宣言發表的時，杜魯門已經回到美國準備使用一種秘密武器了；阿特利（這位新上任的英國首相）已經回到了英國，組織工黨內閣了。斯大林也回到了莫斯科，策勵他對邱吉爾預言過的新的作戰計劃了。

八月六日，第一顆原子彈投落日本的廣島，結果是「非常恐怖」。

八月八日，蘇軍遠東紅軍在華西列夫斯基將軍的領導下，開始對日作戰了。

原子彈以恐怖的威力，作某種程度的擊散日寇的戰鬥意志，這是可能的，但原子炸彈不能結束戰爭，也不能立即促成日寇的投降。只有一點可能是有的：原子彈誇大的威力立刻被日本軍閥財閥這些統治家們利用作為脫出戰爭的一個轉彎。

蘇聯的參戰，意義也是極重大的！說蘇聯

一參戰，馬上就促成日本投降；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的。舉個例，日本就因此而失去了最後的妥協希望。但我們還不能說日寇就只因爲蘇聯出兵而投降的。蘇聯參戰的意義之重大，是在於：遠東一切事件沒有蘇聯的參與，將是不能徹底解決的。蘇聯一參戰，則意味着蘇聯在遠東也可以切切實實的說一兩句話，做一兩件事了。

水到渠成。

德國敗北以來三個月間對日本的壓力，一天比一天大了。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日寇統治者隨時抓住好機會想脫出戰爭。

到八月十日，終於宣佈投降了，但他還提出一個保留條件，要保留天皇。

第二天，四國（中美英蘇）發出了覆牒，天皇應該「聽從盟國最高統帥的命令」。過了兩天，日本終於答應了一切。日本大本營派出河邊中將八月十九日到馬尼刺黎克阿瑟的總部接洽投降，在華派遣軍派令井中將八月二十日到芷江何應欽的總部接洽投降，而在其間蘇軍的進軍，已佔領了東北四省一切重要的地區，關東軍也只能大批大批放下武器投降了。

八月二十八日起盟軍將以強大的海空軍掩護，作登副武裝的無戰鬥登陸——登陸日本本土，而麥克阿瑟也規定九月二日要日寇派人到東京灣的旗艦上簽投降書了。

日本帝國瓦解了！勝利忽的到臨了！新的時代在開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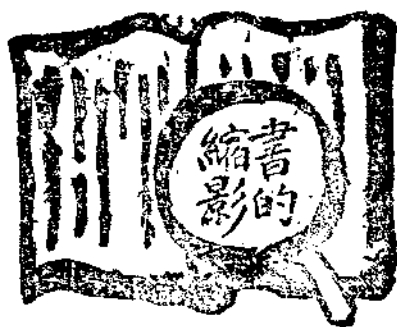
然而贏得和平是比贏得戰爭更難的。

在這一點上說：中蘇三十年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該是有歷史意義的事情。這一條約是安定遠東的因素之一，它的附件保證蘇聯的獨立，中蘇合管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大連開爲自由港，旅順由中蘇管理，作爲對付日本的軍港。

最後，中國想回復一九三七年以前，——即抗戰以前那樣的情況，是不可能的了；這正如歐洲想回復一九三九以前的情況，是不可能的。戰爭教育了人民，八年的犧牲不能不說給人民帶來了不少的教訓。

鼓舞歡欣地迎接這個新時代呵！——這是人民的時代，這是老百姓當家的時代！路是不平坦的。但必須走上去。

八月二十六日



「離草」

至誠

紀念「九一八」的文藝作品

「離草」這個劇本已經印成單行本，由進修出版教育社出版。作者夏衍先生在劇本後面寫了一篇「後記」，記他寫這個劇本時候的感想。他說他雖然生長在江南，對於東北，却感覺非常親切。因為他留學日本那時候，曾經到東北跟朝鮮去旅行過。時期還在九一八以前，敵人的勢力已經深入東北了。他看到東北人民受着敵國軍警的欺侮，可是爲了生活，也漸漸學會了日本話。關內的官僚們除了要他們納稅以外，已經完全把他們忘却。在朝鮮，作者因爲穿了日本學生的制服，遭到一個朝鮮女孩子的仇視。在這個女孩子出生以前，朝鮮不是早就給敵人吞併了嗎？可是這個女孩子對於民族間的仇恨感覺得那麼深切。東北淪亡到現在已經十三年了（後記是去年年底寫的），那邊的孩子們該會說很流利的日本話了，可是那邊的人民也決不會把仇恨忘却。非但如此，在敵人的壓迫之下，仇恨一定會更加深切。又從敵國人民所寫的報告和筆記來看，都表現出在這塊敵人所謂新地——滿洲——上，我們的人民在哀訴，在哭泣，在反抗，在流血。作者就依據這些報告和筆記的材料，寫成了這個劇本。

「離離草」在重慶，成都，昆明，都上演過。看戲的人聽到台上的蘇嘉重述馬順所呼喊的話，「關裏的人呀，咱們在等你……」全都眼眶裏迸出了淚水。希望諸位讀過了這一篇「離離草」故事簡述，再去讀一讀原劇本，有機會去看看人家上演，或竟自己排演，讓別人來看。這樣地紀念「九一八」，不是比聽一篇照例的紀念演講，或者在街頭貼幾張標語，要強得多嗎？

整整有十四年，小鼻子霸佔着東三省，在這塊黃金地上行搶，從三島派成千成萬的人來行搶。老一輩的人說：「從前沒有『滿洲國』的時候，大清也好，民國也好，總還有個王法。如今晚兒，鬼子來了，什麼事情做不出來！」小鼻子硬闖田地，小鼻子強佔屋子，小鼻子要把一年殺出來的全白送給他，小鼻子打人殺人，無緣無故的糟蹋人。他們是強盜。不會忘的，那些給小鼻子搶去的東西跟給小鼻子鞭出來的血。就是老頭兒老太婆小姑娘都記着念着，「我們要報仇的，看吧，看等你栽在我們手裏的時候。」他們看小鼻子用的那種眼光就是這個意思。

在樹林裏，在山頂上，多少游擊隊組織起

來了，擴展起來了，教小鼻子害怕起來了。這些是性子強的，力氣壯的。好漢子不受委屈，正面拚不過，乘你不防備的時候旁邊來，後面來。他們拆路軌，攔運輸車，攻小城鎮，他們盡自己所有的力氣教小鼻子不能在東三省耽待安心。

蘇嘉的爸爸在游擊隊裏。

爸爸先前當過團長，小鼻子佔了東北，他參加游擊隊去了。爸爸去的時候蘇嘉才十歲，一個大雪夜裏，伏在馬順叔叔肩頭上，訂着爸爸走遠去。隨走爸爸對小蘇嘉說：「金姐（蘇嘉的小名），等着我，我要回來，我一定會回來的。」就把蘇嘉交給了馬順，由他照管。

馬順在軍隊裏耽過二十幾年，從馬弁做到副官，一直跟着蘇嘉的爸爸。蘇嘉的爸爸一走，他就盡心領着蘇嘉，讀書，念着經爺。他說：「我跟蘇嘉過二十幾年，……我要對得住他，我不能走錯腳步！」

爸爸去了一年，兩年……七年，八年，沒有音訊。八年來蘇嘉成了個大姑娘。只有馬順叔叔住在一起，她寂寞，院子裏整日價靜悄悄的，她時常在院子裏看看小說，想想爸爸。有時候鄰舍崔承富家的大吉來跟她玩，摘些花給她，教她些朝鮮話（他們是朝鮮人），她才高興些。

這時候村子裏到了日本的「開拓團」，說是來開荒的。就在開拓團到來的時候，村子左近出現了游擊隊，幹掉過兩個日本人。馬順叔叔很耽心，蘇嘉大了，不比小孩子。她爸爸又在游擊隊裏，要是給鬼子知道了……他打定主意要蘇嘉離開這兒。他自己不怕什麼，要是蘇嘉出了點什麼岔子，他怎麼對得起蘇家？

蘇嘉不願意走。她要耽在這裏等着爸爸。她常常夢見在一個大雪的夜裏，爸爸穿着滑雪板子回來了。游擊隊在小石頭河子幹了兩個日本人，不就是說爸爸快要回來了嗎？她決不能走。

「開拓團」一到村裏，就給小娃兒們散糖果，還挨門挨戶拜訪送東西。小娃兒什麼也不懂，大人，像馬順叔叔他們，早就知道「鬼子的東西，不能要。」就像那天崔大吉拿個日本人給的十字架要跟蘇嘉掛上，馬順叔叔就不教掛。大吉的爸爸崔承富可不贊成馬順叔叔這一點，他說跟日本人要和和平的相處，人總是好的，只要你對他好。他是信基督教的，開個鋸木廠，時常替日本人蓋些木房子，賺些錢。

「開拓團」拜訪到馬順家裏，崔承富也正在。「開拓團」黑田班長送禮食，馬順不收，崔承富代他接過來了。黑田談到要大家防備游擊隊，特別留意一個叫「爬山虎」張文西的傢伙，馬順沒回答，崔承富忙着一口應承了。

黑田這過了東西，說過了大家團防的佈游擊隊，就讓馬順提起一件事，他說是一件小事，用這個事情為頭，這房子在大部。馬順要說話，黑田這就明白了，黑田一連問了許多理由，黑田這國本這這這這這，對馬順是有利的：收下這房子，這這這這這，有了這們，再不拿鬚子土匪。馬順不這這，他這房子是姓蘇的，他這這這。黑田馬上這這了：「蘇什麼？他在哪兒？」馬順這才一楞，怎麼竟把蘇爺提了出來！蘇爺一直沒有這這，到這這時候忍不住了，他不願意有一日日本鬼子住進院裏來，「他——在營口，」她這了個謊。黑田很高興，「喔，原來是你這老爺，那很好。營口什麼地方？我立刻這電報去請他回來。」那不用，這可以作主，「蘇嘉說。」那好極了，那末我向蘇姑娘請求，可不可以——「不。」蘇嘉截住了黑田的話。黑田臉色變了。

最後黑田說：「馬老先生，咱們辦事兒要爽快，問題要在今天解決。假如我們說話沒有

結果，明天我就可以根據「房屋徵用條例」來解決這這問題……日本人，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咱們決定了要借用這間房子。」

黑田走了，大家不這響。好一陣子，蘇嘉喊：「不，大叔，我不走，我不走——這是我的——」大叔這着：「不走，唔，不走，……」可是鬼子有鎗，會打……大叔低聲說：「不走不是辦法，可走，」大叔挺一挺胸，聲音很有力，「中國人，要做的事，也一定要做到；放心，這房子是不讓的。瞅着，看誰能佔這間房子？」

不走不是辦法，崔承富打掃了一間房子，這馬順蘇嘉到他家去住了。蘇嘉爸爸的房子暫時讓給了日本鬼，暫時教日本鬼佔了。要這只馬順一個人，他早就跟他們拚了，要活就得得痛快，要死也得死得英雄。想到這裏，馬順決意把蘇嘉送走，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他跟蘇嘉說：「好姑娘，你走了，我就放了心，」又拿個小手巾包給她，「這兒是一點錢，我替你預備

了的雜費。金姐，你走了我就可以守住這個地方，那所房子，那些田地……」蘇嘉嘉能走呢？她走了馬順叔叔不更危險？「我危險，日本人也危險呀！金姐，你走，以後的事情，不用管，我有主意。」不，蘇嘉不能走，她總覺得有一天爸爸會回來。日本人出五千錢買票贖贖，要捉「爬山虎」張文西，鬧得團團的，她就想起馬大叔叔說能從「爬山虎」那裏得到些爸爸的消息。……

游擊隊是越來越利害了，有一天，楊家莊子的開拓團走失了幾隻信鴿，隔了一天，信鴿回來了，腳上都帶着點了火的洋油棉花，鴿子往草屋裏一鑽，房子燒得一乾二淨。可是，鬼子也越幹越橫了，他們搶莊稼人的熟地，地是莊稼人的血，莊稼人的肉，莊稼人的爹娘呢！馬順家在王家溝的地，也給圍了去。人家報告來，馬順立刻趕去看。正在這當兒，黑田趕來看他，沒有遇見。黑田說他們捉住了一爬山虎——張文西，游擊隊大頭子，值五千塊金票

的。

馬順回來的時候，氣憤極了，他受了屈辱，他受不了屈辱！見黑田在屋裏等他，他走過去站在黑田面前，滿肚子火馬上要迸開來。蘇嘉趕上去扶住，「大叔，你累了，歇歇吧，瞧你的臉色……」她跟黑田說，「有話，改天說吧。」「不，」馬順擋開蘇嘉，「話，倒要說個明白。」他直望着黑田。黑田十分客氣，說一切對不住，請包涵，過後呢，什麼問題都沒有了。他要把房子，地，所有的東西還給馬順，還在馬順家院子門口掛塊「自衛團本部」的牌子，讓馬順當團長，指揮自衛團，防備游擊隊，可不是，馬老先生在軍隊裏日子久，在流子上的朋友又多。馬順回說「不行，莊稼人幹不來這個事。」黑田馬上接口，「好好，這事暫擱下不講，不講。」可是他目前的一點小事就非要馬順幫忙不可。他教部下把逮住的兩個游擊隊解送屋來，一個是女的，一個據說就是「爬山虎」。黑田要馬順認一認是真「虎」還是

假「虎」，他們還有百分之二十確不定。馬順一見那個男的，驚了一下，「你，你是……」那個男人可什麼事也沒有的樣子。黑田注意到了這一驚。「哈哈……哈哈，」馬順笑了起來，他笑黑田白費心機，笑黑田出了賞金弄來個假貨，笑黑田把「爬山虎」看得太簡單了。黑田楞住了，迷糊起來。馬順走到那個男人前面，「三喜，你還認得我嗎？」那個人抬起頭，「啊，你是順舅舅。……」「誰是你的舅舅！你這算來給我丟醜？我姓馬的沒有當鬍子的外甥。」馬順一罵，三喜馬上分辯起來，「我沒做壞事呀，舅舅，他們認錯了人，把我當作鬍子。」「你來幹嗎？」不是說你在關東州混得好，我這窮舅舅該早斷絕腳路了？」「不，我就是來找你老人家啊！關東州鋪子早就收了。我找到老房子，看櫥兒又換了主兒，不敢進去，就給……」黑田愈搞愈迷糊，想在那個女人身上找出點路子，他用鞭子在女人頭上鞭了幾下，要她明白老實的說話。女人不肯

說自己的名字，只說她不認識三喜，就是同過一程路。她對鞭子滿不在乎，鞭在身上絕不做聲。可是這些鞭子就像鞭在蘇嘉頭上，小姑娘受不了了，用一張手帕揩揩那女人的血，又揩揩自己的眼淚，她求大叔講講話，但是大叔能講什麼呢？……黑田教人把女人押了下去，三喜是不是「爬山虎」還是摸不清。他問馬順這個人男人既然是馬順的親戚不是「爬山虎」，不是想要……馬順說「這種親戚倒隨便，你殺也好，宰也好。不過要是把三喜當「爬山虎」殺了，却把真的「爬山虎」放着不管，哈哈！那就太可笑了。」黑田想了想，決定把三喜留在馬順家，今晚這屋子四周多加人圍守着，他逃不了，爲了房子，爲了地，馬順也許想當自衛團團長，也不會放跑他。

黑田一走，馬順三喜都高興了，蘇嘉拿刀子給三喜鬆綁，馬順趕忙問：「王秘書，事情怎麼的，會給他們逮住？」又給蘇嘉說這是他的老上司王秘書，早先還抱過蘇嘉的，不是什

麼三喜。一連串的大家說了一陣。王秘書不用花錢的名字隨便取，張文西也就是他。蘇嘉打聽爸爸怎麼了。這多難說，王秘書告訴蘇嘉「我說，我說，金姐，可是你——」這話頭聽來不大好，「你說，你說，我不——」金姐心多急呀！「去年冬天，下著大雪，大股敵派人來搜山，那時候團長（蘇嘉的爸爸）正在生病，——他爲了一定要救幾個掛了彩的弟兄先走，來不及撤退，我們在溝裏拚了三天，他中了兩彈，——可是，我們五個人，一直打到最後的一彈，——他帶着笑，低聲的說「可以歇歇了，」他成仁了。最後他說「累了馬副官，太久啦。」王秘書說得變了聲。蘇嘉哭着。馬順輕輕安慰蘇嘉，又忍不住喊「王秘書你帶蘇嘉，我替馬副官拚了！」王秘書說得堅定，「不用哭！金姐，不用哭！我們會替他報仇。」他衆這兒原是爲要除掉這兒的開拓團，馬順也得看遠些，一個人幹不了大事，要幹大家一塊兒來。他們得商量救那個女的，還得商量……

這個時候，門口有點什麼聲音，蘇嘉把門拉開，外面是大吉。他在門外偷聽，聽得哭了。他很抱歉聽了他們的話，「可是，」他對王秘書說，「我，也替蘇嘉日本人的，你別……我，我知道你是好人。」他告訴大家日本已經把屋子圍住，日本人還曉得游擊隊幾天裏要來攻村子，特別加了兵。王秘書聽了很憂慮。馬順要王秘書走，走去通知弟兄們留意，黑圈那裏他有辦法拖兩三天。好，走吧，只是房子給日本人圍住了，出去了還得穿過個林子，渡過條小河才出險，怎麼辦呢？大吉說，「要是你們相信我，我有辦法。」他用大人的口氣說，「每個韓國人的心，都是討厭日本人的。」他說今晚他爸爸的鋸木廠有輛大車運木料到河邊去。是他押車，王秘書可以藏在大車裏面走。蘇嘉叮囑他不要讓他爸爸知道了。大吉穿了馬靴，整好衣服，朝大家行了個軍禮，伴着王秘書走出去。王秘書留下幾句話，要馬順想法告訴跟他一起抓住的女游擊隊，「包米麵三斗如期

送到，要自己小心，頂好預備點兒柴火。」
時候多晚了，大吉還不回來。外面刮着大風，狗又在叫着。馬順不睡，抽着烟，蘇嘉不睡，打着毛絨，都是沒情沒緒的。

好久，好久，有馬蹄聲音近來了，又有車輪子噠噠軋軋的聲音。漸漸到了門邊，停了。大吉打門裏撲進身來，他完全成了功。他還跟王祿書過了河，看見黑黝黝的，數不清的游擊隊，他們都有鎗。

大吉脫了馬靴，給馬順蘇嘉講呀說的。馬順蘇嘉都誇獎大吉。大吉多高興呀，他想坐在這屋裏盡量的說。爸爸可找來了，他老人家還沒有睡，在等着大吉呢。既在這兒找着，就把大吉帶回去了。

半夜，黑田踢開大門闖進屋來，後面帶着發抖的崔承富和穿着睡衣的大吉。他逼馬順交出方才交給他管的人犯。馬順冷笑一陣子，「你要我組織自衛團，那我有我的辦法。不解決張文西，這一帶休想平安。不派個人去，張文

西和他的部下，會自己跑來和你和解？」黑田也笑起來，說他不會受騙，是馬順放走了張文西。一聲吆喝，教兩個兵進來搜查，找着了大吉的那雙馬靴，濕淋淋的，滿是泥。「誰的？」黑田問。馬順搶着說：「我的。」「唔！你的，這樣小，你纏過腳嗎？」大吉就說：「我的。」「那才對了。你的，你哪兒去了來？」馬順又搶着說：「跟他沒有相干，一切我負責。」黑田不理，朝大吉說：「想不到，你也是同黨。好得很，這又是個發見。你把他帶過了河，是嗎？」大吉低着頭說：「我沒有帶他，我自個兒。」「猛一下，黑田打大吉一耳刮子，指着馬靴，「這，就是證據。」就吩咐抓住大吉。馬順說要抓，就抓他，人犯是他放的。黑田笑笑說：「你別急，有你的份兒。明天找不着張文西殺兩個，後天要殺四個。」崔承富哀求，黑田推倒了地，「這是戰爭，戰爭裏沒有情面。」就把大吉帶走了。

進來個日本兵，要一個人到外面去看槍斃

人，家家都得去。蘇嘉去了。回來，面色全白了，睜大了眼睛咬緊了牙，她不怕，她只是恨，只是怒。崔承富聽見鎗聲沒了氣力，他說：「他，他還年青，他祇有十五歲。上帝不會饒恕的。」

又進來些日本兵，把所有的人押進了監，跟那位女英雄關在一起。

要是第二天找不着張文西，該輪到馬順和蘇嘉鎗斃了。

崔承富進了監就一聲不響，呆坐着，呆想着，看着手裏的十字架。馬順不願死，要是蘇嘉躲開了，他能笑着去死，現在他死不安心。蘇嘉勉強安慰他，「大叔，還不很好嗎？咱們倆一樣兒死得光明正大，爸爸知道了一定高興的。」那個女英雄跟崔承富一樣的默不作聲，可是她不傷悲。

第二天，壽巧是日本皇帝的生日，不殺人。

馬順蘇嘉給帶出去。不是去鎗斃，是法和

堡子裏的人一起向東方「遙拜」。在聽着口令「跪」的時候，馬順向南方跪下了，大聲地喊：

「關裏的人呀！咱們在等你……」這也是蘇嘉想說的話呀。

幾個鬼子撲過去，按住了他，打，踢。馬順神志不大清楚了，只呻吟着「別忘了我們，別忘了……」他給押回了牢監。蘇嘉扶看馬順，那不說名字的女人過來看，乘機蘇嘉給她說了王秘書留下的話。那女人就到處想找火。

一個日本移民進來了，他叫六平。他見蘇嘉的模樣兒像他失去的愛人。想給蘇嘉做點事，把蘇嘉縛住的手鬆一鬆，蘇嘉却使勁的打了他。他傷心，他受不了，他喊着「人都發了瘋，人……都像炸彈……」衝了出去。不知姓名的女游擊隊還在找火。想用破布鑿出火來。好一陣子，有煙頭了。

外面有鎗聲。六平逃了，給抓住了，給鎗斃了。

黑田由一個人照着火把，跑進監來檢查。

女游擊隊趕忙藏起發好的火。黑田四處看一周，要受傷的馬順站起來。蘇嘉記着火種，忍耐着說，「他不能站……」崔承富也記着火種，在發抖。大家都記着火種，怪緊張的。黑田覺得不對，忽然間他看到了烟，不知道名字的女人衣服下有烟，黑田摸出手鎗奔過去。崔承富一急，搶了同黑田來的那個人手上的火把，往監外擲去。黑田對他開了兩鎗，他死了，比他兒子後一天。

窗子外一片火光，整個的田地燒起來了，發怒似的。黑田要出去，給王祕書用手鎗擋住了。王祕書帶着弟兄回來了。很快的收回了這塊地方，收回了蘇嘉爸爸的田和房子。中國人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王祕書要馬順帶着蘇嘉到南方去，去告慰南方人，東北人還在幹，還有許多人在幹。要南方人放心，東北人的靈魂沒有被消滅，他們死得漂亮，活得光輝！

可是蘇嘉不走，她要留在東北，跟大夥兒一起吃苦，熬住，結結實實的活下去。死是最難受的，但是在日本人手裏，她已經死過了。往後她什麼都受得下，她要跟日本人拚。難笑得最後，誰笑得最好，打吧，取最後的勝利！

窟是從這裏爛起的，得在這裏收口。現在，我們收復了整個的東北！

天亮了，太陽馬上要升起來。關裏關外的人呀，好好打算在光輝的白天裏，做些光輝的事情！



紀念九一八說起大豆

墨軒

● 日本人爲什麼強佔我們的東北

十四年前九月十八日，日本人強佔我們遼寧的省城——瀋陽。

瀋陽兵工廠，當時是我國兵工廠中最大的一個，存有步槍八萬枝，機關槍四千挺，飛機兩百架。第二天全被日本人奪去了。

日本人奪了這些兵器就滿足了嗎？不，不。這不過是日本人武力侵略的開始。不到四個月，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相繼陷敵，又隔一年，熱河也被日本人侵吞了。

日本人爲什麼要強佔我們的東北？我們且用歌謠兒來回答這個問題。

「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漫山遍野的

大豆高粱。」——「流亡之歌」中這樣唱。

「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黃金……」——「長城詠」中這樣唱。

日本人佔領東北，就在奪取這些財富：森林，礦產，大豆，高粱……

數目字告訴我們

東北的財富到底有多少呢？說到多少，我們不得不跟枯燥無味的數目字打交道了。

數目字告訴我們：

我國有森林一千三百餘萬畝，其中三分之一在東北。

據民國十七年的舊統計，撫順煤礦每年產煤七百萬噸，鞍山鐵礦每年產鐵礦沙八十一萬

第三期 噸。在敵人增產的計劃下，數字一定逐年膨脹。近來美國空軍一再襲擊撫順和鞍山，目的就在炸毀這些龐大的數目字。

此外還有貴重的金子。我國的金子，大半產生在黑龍江。

再說農產品。東北的農產品；主要的是高粱和大豆。我國這兩種農產品的產量都佔世界第一。

東北每年種高粱五萬萬市畝，佔全國高粱耕地三分之一強。東北人把高粱作糧食，像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麵一樣。吃了有剩下來，釀成了高粱酒，運到各處去發賣。

東北每年種大豆五萬四千萬市畝，每年收穫五百二十二萬公噸，產量佔全國十分之七；而我國的總產量又佔全世界十分之九。東北人吃不完那麼多的大豆，就運到全國各處發賣；全國的人還是吃不完，於是運銷到外國去。在九一八以前的幾年中，每年運銷到外國去的大豆和豆製品，價值總在兩萬萬海關上下，是

我國出口貨物中最多的一種。其中三分之一是日本人買去的。

素食的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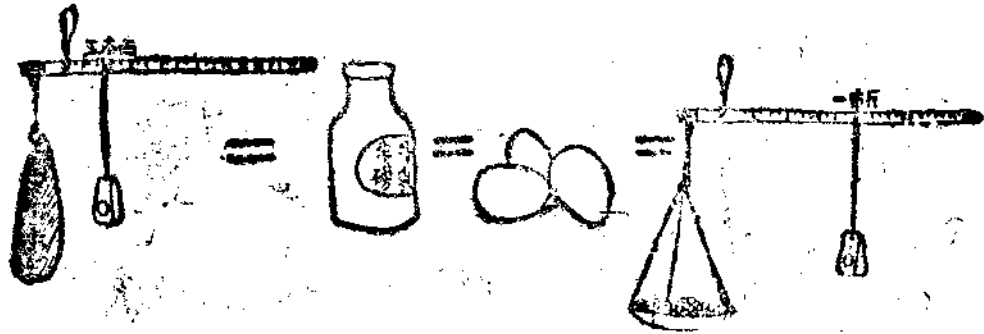
西洋人吃飯的方式和我們中國人不同。他們吃飯實際上是吃菜。他們每餐要吃很多的牛奶，奶油，雞蛋，魚，肉，只用三四片薄薄的麵包陪襯一下，就算吃過飯了。

我們中國人吃飯才是真的吃飯。我們得划三大口飯，才夾一筷子。

西洋人每餐都要吃葷。而我們中國大多數人是終年吃不到肉的。只有少數人，每隔十天半個月打一回「牙祭」。每天大魚大肉，整雞整鴨地吃的，那是少數人中的最少數了。這事實說給西洋人聽，他們不一定會相信。

西洋有許多講究吃的博士，他們說，人要健康地生活下去，一定要吃足夠的脂肪，蛋白質，和醣類——糖和小粉等。像米麥等植物性的食物，醣類是儘有的了，可是脂肪很少，蛋白質又是劣等的。中國人不吃葷怎麼也能過

活呢？於是一位講求吃的博士到各國各地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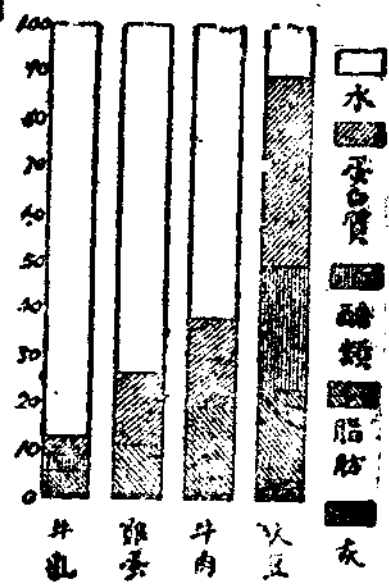


買一斤大豆的錢可以買三個雞蛋，或半磅牛奶，或五兩牛肉。

歷，專門考查我們吃些什麼，結果恍然大悟，回去寫了一篇調查報告，叫做「素食在中國」。

在規篇論文裏，他說，「中國人雖然吃素，但是食物中並不缺少蛋白質和脂肪。這兩項主要成分的來源是大豆和豆制品。大豆裏面含有比肉更多的脂肪和蛋白質。但是大豆的價錢比肉便宜好幾倍。」

這兒有兩張圖表，一張表示大豆和雞蛋，牛乳，牛肉成分的比較，另一張表示



大豆和那三樣食物市價的比較。

日本人強信我們的東北，據說東北的富源，從我們的飯碗裏搶去了，便宜又滋補的食物——大豆。

巴黎的豆腐公司

我們中國人平均每人每年吃黃豆二十三市斤。新鮮的，吃，晒乾了的，也吃，還有把它做成了豆腐吃。

「豆腐，麻雀，紹興人，」這是一句衆人皆知的諺語，說紹興人會做生意，足跡遍滿中國，像豆腐和麻雀一樣。這個話同時也告訴我

們，我們中國沒有一處地方沒有豆腐。

你一定天天都在豆腐店門口經過，可是你未必知道豆腐怎樣做的。愈是常見的事，愈容易忽略。

半夜裏，豆腐店老板起身了，他把頭一天晚上浸在水桶裏的大豆撈起來，放在石磨面上。又在一個底上有小孔的水桶裏加滿了水，掛在石磨頂上的屋樑上，讓水從桶底涓涓地流下來。老板推動石磨，浸得又肥又胖的大豆和着水，從磨孔裏滾下去，豆漿和渣滓從兩塊磨石間擠出來了。

把和着豆渣的豆漿在鍋裏煮沸了，趁熱用布過濾，就把豆漿和豆渣分了開來。豆渣是豬的最好的飼料。豆漿裏含有許多脂肪和蛋白質，和牛乳一樣地滋補，可是價錢只及牛乳的五分之一。

把豆漿放在鍋裏煮開了，面上結成一層淡黃色的皮。這是豆漿中的脂肪和一部分蛋白質結成的。把它揭起來晾乾，就是豆腐皮，味道

鮮美，是吃素人肉中之鮮。

把石膏或鹽滷慢慢地加進鍋裏去，豆漿中的蛋白質便凝固了，泛起一朵朵很小的雪白的豆花。石膏或鹽滷不能加得太多，太多了豆花就老了。豆腐店老板對於這個挺有經驗的。

把豆花撈起來，用布包了，放在木箱裏面，壓去了水，就成豆腐。木箱的蓋是活動的，蓋上壓着很重的石塊，箱底有一條條的槽，豆花裏的水就從槽裏流出。豆腐做好的時候，天色也發白了。

壓豆腐的石塊愈重，壓的時間愈久，豆腐裏的水就愈少，吃起來不免嫌得老些。把水幾乎全壓去了，那就成豆腐乾坯。把豆腐乾坯用烟燻了，或者用醬油煮了，或者用油炸了，做成各色各樣的豆腐乾，味道都是鮮美的。

誰都愛吃豆腐乾，因為它滋養，味美，價廉。滿清時代，有個違抗傳統思想的書獃子金聖嘆，他犯了罪臨到砍頭的時候還對豆腐乾戀戀不捨，他告訴他兒子說：「豆腐乾與花生米

開吃，有火腿風味。」實際上，豆腐乾還比火腿容易消化呢。

豆腐乾，豆腐，豆腐皮，豆漿，一家豆腐店就有好許多種的出品。別小覷他小本經營，清末民初的時候，幾位留學法蘭的學生在巴黎開了一家豆腐公司，他們把賣豆腐賺下的錢交學費，付房飯錢，還有剩餘呢。

「澆豉以爲汁」

我們走進菜館去，看到每張桌子上放着兩把小瓦壺，紅的一把盛醋，白的一把盛醬油。吃客們嫌菜的味兒太淡了，可以加一點醬油，醬油的味道又鹹又鮮。

醬油爲什麼那樣鮮呢？因爲是用大豆製的。

醬油是從醬裏榨出來的汁。醬園裏製醬，和我們家裏做醬的情形相仿。每逢春夏之交下着梅雨的天氣，正是醬園裏工作最忙的時候。那些老師父們把用水浸胖了的大豆放在大甕子

裏蒸熟了，跟等處的麵粉拌和，分攤在一個個的匾裏。還沒有冷透的時候，他們把那些匾放進一間既不通風，又不見陽光的地方。房間裏四壁都是木架子，匾就一個個一付地架在大架子上。約摸半個月後，大豆跟麵粉已長滿了五顏六色的黴，才又把那些匾取出來。如果長的黴是黃色的，老師父們認爲運氣很好，因爲長了黃黴，將來做成的醬，味道更香更鮮。

那黴黴的大豆和麵粉用鹽水泡了，放在露天的大缸子裏，有太陽的日子，揭開缸蓋讓太陽晒。每隔幾天還要用棒攪和一下。這樣的半年，甚至於一年，兩年，缸子裏的大豆和麵粉成爲深褐色的醬了。醬的味道極鮮，常用來做菜。榨出來的汁——醬油——也是最好的調味品。

爲什麼醬的味道比大豆更鮮呢？原來黴長在大豆上，把大豆的蛋白質分解了，成爲很鮮的氨基酸。這分解的作用和大豆在我們肚子裏消化的作用相同，因此，醬和醬油非但味道

鮮，並且是很滋養的。

還有兩種利用做做成的豆製品，豆豉和豆腐乳，也是又可口又滋養的食品。

曹俎的七步詩說，「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有人說他就是詠的製醬油。由此可見製醬油是我國的老方法。又有人引經據典地說周朝人已經知道製醬了。的確，大豆是我國真正的土產，不像棉花來從印度，甘蔗來從南洋。大豆的種植方法和用大豆製各種食品的方法，的確是我國固有的一國粹，和指南針，火藥，印刷術同樣地值得讚揚。不知道提倡保存國粹的先生們可注意到大豆沒有。

按說，凡是國粹，單靠保存是不夠的，還該求其改進，求其發展。就說醬油吧，到如今已變成爲日本人的國粹了。西洋人就只知道醬油是日本人製的，抗戰以前，我國有很多留學生到日本人那裏去學製醬油。

日本入製醬油的方法原來是從我國學去的，可是他們把老方法改良了。他們把乾淨，

明亮，通氣廚房代替了又黑暗又悶氣的房間，他們把房間裏的溫度濕度調節得很好，因此可以一年四季不斷地製造。他們把黃微種在大豆和麵粉上，三天就可以完全長滿黃色的微。他們把缸子放在溫室裏，使酵成熟得比讓太陽晒快。用句時新的話來說，就是什麼都科學化了。這種科學化的醬油廠非常清潔，造出來的醬油，味道比用老方法造的更香更鮮。日本人的醬油，戰前行銷西洋各國和我國沿海各地。試問他們製醬油的原料——大豆——從哪兒來的？還不是從我們的東北！

豆油·豆餅

豆乳，豆腐，醬，醬油，所利用的，主要是大豆的蛋白質。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大豆還含有百分之二十上下的脂肪呢。這就是說，每五斤大豆中就有一斤是脂肪。大豆的脂肪通常叫做豆油。

先把壓碎了的大豆放在甑子裏蒸熟，再用

布包裹了腰機，就榨出油來了。舊式的油坊把一包包大豆放在大木槽裏，在槽的一端用木槌打進尖劈形的木楔去，油就從槽的另一端流出來了。新式榨油廠用螺旋壓榨機或是水壓機，這兩種機器在物理學書上都講得有，你一定很熱悉的。

我國人常吃的油是豆油，菜油，麻油，而以吃豆油的人為最多。豆油也是出口貨的大宗，外國人把豆油拿去，製造油漆，印刷油墨，油布，雨衣，等等。

布包裹着的大豆榨去了油以後，就是豆餅。豆餅像木頭一樣堅硬，厚約三寸，直徑兩尺。通常用豆餅來餵豬，肥田，那實在把豆餅糟蹋了。因為在豆餅裏，大豆裏的優良的蛋白質還原封不動，可以用來做豆腐，製醬油。以前日本人每年從東北買去的豆餅值到一千數百萬海關兩，九一八以後，日本人就不再花這許多錢來買了。

豆芽的奇蹟

豆油裏含着少量的維生素D。因此，吃豆油可以幫助我們的骨骼牙齒長得堅固。只是含量太少，不及魚肝油那麼見效大。

還有我們人缺少不得的維生素C，在豆芽中舍得非常之多。大豆中原來不含維生素C，但是在發芽的時候，維生素C就自然而然地長成了。

維生素C通常含在水果和蔬菜中，可是我國的大部分地方是半年以上不能栽蔬菜的；吃水果，在我國算是件奢侈的事，大多數人從來沒有嘗過水果的味兒。

食物中缺少了維生素C，我們的血就會敗壞，齒齦就會出血。幸虧我國各處的人都吃豆芽，豆芽維持了我國人的健康。

馬爾薩斯人口論

十九世紀初，英國馬爾薩斯著了一本「人

口論」，書上有下面的駭人聽聞的話：「人口是隨了時間以等比級數增加的，而糧食只以等差級數增加。人口的增加比糧食快，到後來，糧食的供給一定會非常困難。」

他的話成了侵略國家的口實。「我們人口太多，三個小島容不下了，不待不到大陸上去找吃的，住的，用的。」日本人就這樣地辯護他們的罪行。

有一位生物學家說，「我們吃動物的肉實在太不算了。把豬餵肥一斤，得花四斤的糧食。我們還不如直接吃糧食。這樣至少可以減少些糧食缺乏的威脅。」

那末哪一種糧食可以代替肉類呢？前面不是說過了嗎？第一就推大豆。大豆和肉類一樣的滋補。並且，大豆栽種的時候不必施肥，又省事，又省錢。

你把大豆連根拔起來看過沒有？大豆的根上長着一顆顆細小的瘤子。這些瘤子曾製造肥料，供給大豆，使大豆長得很茂盛。所製造的

肥料，大豆還用不完，有好多些遺留在土裏。大豆收了之後，跟着在那裏播種小麥，或者下一年在那裏播種高粱或包穀，都會得到很好的收成。

從生物共生得到的啓示

大豆根上怎樣會長小瘤的呢？我們若從小瘤切下薄薄的一片，放在顯微鏡下，就可以看到小瘤中有無數個「Y」字形的細菌。土壤中的這種細菌很多，但最愛生長在豆類的根上。豆根一碰着這種細菌，就長起瘤來把它包住，好像特地造起新房子，歡迎客人來住。客人也真夠交情，它很安分地在豆根上繁殖，隨時付出應付的房錢——肥料。

細菌在豆根上找到了住處，大豆從根瘤裏得到了肥料，像這樣的兩種生物互相有利地依靠着生活在一起，在生物學上叫做共生。我們人類雖然知道生物共生的利益，但是自己還沒有過過這樣的生活。少數強暴的民族爲了自己

友朋好的們年少

◀刊叢學文年少界世▶

著原斯契米亞

育教的愛

角三元三價定
著原查格德孟

育教的愛續

角五元二價定
譯尊巧夏

愛的教育原名一個意大利小學生的日記，記着一個小學生所過的許多感人的學校生活。小學生讀此比體修身還有益；因為這書是無形中給人感化的，不是板着面孔說教的。

續愛的教育的作者是意大利有名的詩人，這部書與愛的教育的不同點是：愛的教育是感情教育，軟教育，給與人的是感化，而這書是意志教育，硬教育，給與人的是刺激。最好兩部合起來讀，以為調劑。

行印店書明開

(售出倍十五百二價定照慶重在)

想過得更好，總愛侵略弱小的民族，而不肯互相扶持，使大家都蒙受利益，大家都過快樂的日子。

如今三個國際強盜——德意日——已經全結果了，東北的同胞重新呼吸到了自由空氣。

這幾年的世界大戰，教訓了全世界的人類，大家知道和平最為可貴。我們相信在戰後的新世界中，各民族一定會像生物共生一樣，互相扶持，共同過快樂的日子。



英國的大選

王 貝

們才知道選舉的結果。

妹：我記不清上一次英國國會的選舉是什麼時候了。

姊：你當然記不清，十年囉。那時候你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呢。唉，這十年過得真快，世界也變了個樣兒了。

妹：難怪我記不清，原來這麼久日子了。

姊：（笑）那時候希特勒多麼志高氣揚，現在却不知死在什麼地方了。

妹：（也笑）還有活的希特勒哪。

妹：看這幾天的報紙，英國在進行大選了。

姊：是呀，還得過三個禮拜，我

姊：活的也許有吧。可是世界的主流，已經向着民主了，誰也沒有力量擋住這股巨流。

單從這一點看，世界已經翻了身了。

妹：所以你說，英國的國會就非選過不可了。

姊：是呀。（忽然想起）你記得邱吉爾的聯合

政府……

妹：（搶着說）聯合政府不是垮了麼？

姊：對的——五月二十一日工黨決定退出，聯合政府就垮了台。我問你：你記得聯合政

府是什麼時候組織成功的？

妹：（想）我想起來了，那是在大英帝國危急

萬分的時候，怕是一九四零年吧。邱吉爾一上台，就以保守黨，工黨和自由黨組成

聯合內閣。

姊：你的記性可不壞。這個內閣每年都有些變

，主要是由保守黨做台柱。保守黨的政策越來越不行，人民就只好反對它了。

妹：聯合內閣垮了台，不是由保守黨組織了個「看守」內閣，來做過渡麼？我看這們過渡的內閣，里面的分子真不行，好多是專講緩靖政策的張伯倫當時的部下。

姊：假如保守黨在大選中得勝了，這個「看守」內閣恐怕就是未來的內閣的基礎。

妹：當然。不過我看國會的選舉，保守黨即使佔多數，其他各黨也會增加席次的——換句話說，保守黨的席次一定會減少。

姊：是的。工黨獲勝，那不必說；就是保守黨獲勝，也不能依仗時那樣佔壓倒的優勢了。工黨好像很有把握似的呢。

妹：這個我可不敢斷定。不過，據說共產黨爲了反對保守黨再行當權，也有幾分和工黨講聯合呢。

姊：對了，共產黨看到擊敗保守主義有極大的重要性，便把原定競選人五十二名減少到

二十二名。而且在這二十二個候選人的選區以外的地區，共產黨員完全支持工黨的候選人。

妹：姊姊，不知道這一回保守黨，工黨和自由黨的候選人有多少？

姊：保守黨據說有五百五十名，工黨和自由黨各有五百名。數目是並不相差得太遠，可慮的就是工黨自己的分裂政策，有的地方還不肯顧全大局，協力擊敗保守主義。

妹：你說這一次保守黨是不是因爲對外不肯支持民主力量，有時甚至閉起眼睛瞎幹，這才失去了人民的信仰呢？

姊：對外政策，固然是一點；但更重要的還在殖民地的處理和國內重新建設的問題。這兩點，保守黨的政策是很給人惡劣的印象的。

妹：那麼這一次我倒希望進步的力量當權了。
姊：（笑）你這小孩子，真是！誰不這樣希望，只是有時事實往往打破了美麗的想頭。

妹：（也笑）去年美國選總統，我真是天天

姊：也靠空着急一場，結果還是杜威失敗了。

妹：（哈哈的笑）民主的力量，始終要勝利的。

姊：（哈）提起總統，我倒忘了英國的首相是

妹：（搶着說）先得做了下院議員。

妹：（點頭）對。看下院那一黨佔多數，就

妹：對。也難得他把定了舵，把英國從毀滅中

姊：也有可能，不過我們別空想下去了。橫豎

妹：（我也這麼想。那麼，過幾天再談吧。

姊：（拿一份報紙）姊姊，你瞧，保守黨失敗

姊：（笑着）看你的樣子，好像還在守黨可憐

妹：（拍胸說）怎麼替保守黨可惜！呸，我才

姊：（哈）不過，倒有那意外罷了。

妹：我也這麼想。早先看見拉斯美教授說：世

姊：當然啦。工黨的國內政策，起碼想做對為

妹：（好）我們中國不是有人替杜威這傢伙

姊：（笑）這一次當然也有不少人替杜威這

了。哈，反動的人底希罕又希罕一次



鐵托元帥

啓凡

一 鐵托是誰？

戰爭造成了災害和痛苦；但也造成了一些英雄。

南斯拉夫的鐵托元帥就是這次大戰所產生的一個英雄。

鐵托元帥的真名字是浦洛茲，「鐵托」是他作秘密活動時候的名字。現在大家都叫他「鐵托」，他的真名字反而沒有人曉得了。

他早年的生活，也和他的真名字一樣，大家都不大清楚。因此，他在歐洲戰場上才露頭角的時候，外國報紙上常常有關於他的荒唐的

傳說。

有人說，鐵托是南斯拉夫游擊隊的領袖們的一個共同化名。

有人說，鐵托是一個蘇聯的軍官。

有人甚至說，鐵托是一個女人的名字。

這些傳說把鐵托講成了一個離奇古怪的人物。其實，鐵托本身和他的生平並沒半點神祕。他只是一個來自民間，始終領導人民爭取解放的英雄。

二 鐵托是從人民中來的

五十五年前，鐵托出生於一個貧困的農

家。父親是克羅提族人，母親是屬於斯拉夫族的。他有三個親弟兄，其中有兩個後來都參加了游擊隊。童年時代，他的父親送他到飯館裏做學徒。沒有多久，他偷偷從飯館裏逃了出來，

開始過流浪生活。起初，他在一家機械工場

當學徒，後來升做機匠。

勞工的生活錘鍊了他，也

啓發了他。從這時候起，

他就參加了南斯拉夫工人

革命運動。第一次世界

大戰爆發的那一年，被奧

匈帝國強迫征調去當兵，

派到東線去抵擋帝俄的槍

炮。那時候他二十四歲，正是個身壯力強的青

年。

在戰爭中，鐵托幸而沒有做炮灰，只是受

了傷，被俄國沙皇的軍隊擄了過去。一九一七

年，俄國發生了革命，他才被釋放。釋放以

後，他不想過安閒的生活，他立即投身到革命

的巨浪裏去。他不但加入了俄國的共產黨，而且參加了紅軍，跟那時帝俄的軍隊，和干涉革命的外國軍隊，作過好多次戰鬥。經過了這一次革命的洗禮，鐵托更了解人民的要求，更懂得人民的力量，也更知道怎樣才能夠領導人民

了。這可以說是鐵托一生中最重要的關鍵。

三 鐵托引導祖國的

革命

鐵托像



一九二五年左右，鐵托回到了他的祖國。這時南斯拉夫外面

受着強鄰的壓迫，國內的政治也沒有上軌道。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急待解救。鐵托回

國不久，就在五金工人中間進行革命活動，將

他們組織起來。他企圖把祖國根本改造。從這

時起，他採用了一鐵托一這個名字。一九二九

年南斯拉夫發生政變，國王亞力山大想要建立

軍事的獨裁政治。這種野心自然和革命運動勢不兩立，就在這一年，鐵托被統治者逮捕了。他足足管了四年的鐵窗風味。釋放之後，他又被迫僑居國外。

這沈重的打擊一點也沒有動搖鐵托的意志。被關在牢裏的時候，他想法子和外面的同志暗通消息，依舊指導他們的革命活動。到了國外，他就和外國的人民站在一起，從事更廣大的革命活動。在這個世界上，被壓迫的人民原是一致的前呀！

四 在西班牙內戰的時候就反抗法西斯

一九三六年，歷史上有名的西班牙戰爭發生了。西班牙人民爲了反抗德意法西斯和他們的尾巴佛郎哥，在非常艱苦的形勢下，進行着一種極其慘烈，極其英勇的戰鬥。全世界的人民都同情他們，援助他們。那時候有一種「國

際縱隊」的組織，是由許多國家的革命羣衆自動組合起來，去幫助西班牙的人民政府的。鐵托當時就擔負着這種組織工作，他冒着重重的險阻，把參加縱隊的人員一批又一批的送到西班牙去。西班牙人民政府在英法妥協的外交政策之下，終於被犧牲了。但鐵托這項功績，和西班牙人民的血肉混在一起，寫成了一頁不朽的光榮的歷史。

德意法西斯勢力是一天一天膨脹起來了。險惡的國際形勢帶來了戰爭的陰影，威脅着全歐洲的人民。革命活動處處遭遇到阻礙和壓迫。也許是爲了逃避第五縱隊和法西斯國際間諜的耳目吧，曾經有一個時期，鐵托的行蹤非常秘密。有些人說，後來他又回到蘇聯，在一個特別游擊訓練班裏受過訓。但這也許只是個傳說。

五 法西斯侵入了他的祖國

一九三九年，歐洲戰爭爆發了，鐵托人倫

期三第 偷地回到他的祖國。他早已看出他的祖國處境非常危險。他一回國馬上號召人民，把人民組織起來，訓練他們，使他們得到武器。他在人民中間展開了保衛祖國，反抗法西斯侵略的運動。當納粹的侵略武力逼近巴爾幹半島的時候，半島上那些小國家一個個俯首帖耳，在侵略者的腳下屈膝，但是南斯拉夫却突然掀起了反抗的怒潮，成立了反法西斯的民主政府。

一九四一年春季還未完結的時候，德軍侵入了南斯拉夫京城——伯爾格萊德，恐怖籠罩着這個南斯拉夫。在人心慌亂中，托和他們的同志們仍舊鎮靜地應付事變。他們已經準備好，要和侵略者抗鬥到底了。

就在德軍侵入之後幾天，伯爾格萊德和各大城市的街頭都貼滿了一「民族戰線」的宣言。這宣言是由托和南斯拉夫前立法會議主席利巴爾博士共同簽署的，大意是號召人民起來反抗。同時，在托的計劃和指導之下，由他的好朋友所領導的第一支南斯拉夫游擊隊也開始

了行動。

六 游擊隊的網

這時候，在托的計劃和指導之下，游擊隊的組織像一張密網似地分布在整個南斯拉夫的國土。他們的總部設在塞爾維亞人集居的地方。

當游擊隊還不會大舉和德軍接觸的時候，托潛居在伯爾格萊德，做着準備工作。伯爾格萊德街上滿佈着納粹的祕密警察，到處都張貼着懸賞捉拿他的布告，但他往往就在那些警察的近旁。他常在最熱鬧的大街上，和坐滿了密探的咖啡館裏來來去去，做着他要做的事：他聯絡同志，他計劃戰略，他刺探敵情，他籌集款項，他發佈命令，一切都做的很順利，從沒有被敵人察覺過。納粹祕密警察長希姆萊明知他留在城裏，但是也沒法知道他的面貌怎樣，躲藏在什麼地方。

這一年的六月間，托悄悄地離開了伯爾

格萊德。南斯拉夫全境，大規模的游擊戰爭立即發動了。雖說游擊隊事前有了很好的準備，但是和技術精良裝備完善的敵人相比較，實力還差得遠。所以最初犧牲很大，時常遭到慘敗。

但是游擊隊是在人民中間生了根的。經過了許多次慘烈的戰鬥以後，游擊隊不但沒有被消滅，並且更加堅強起來。鐵托和南斯拉夫人民中間成了個核心。所有不願做奴隸的志士，不論屬於哪個民族，哪個階層，哪個黨派，哪個宗教，都聚集到他的周圍來，熱烈地支持他，參加他所領導的游擊隊。

七 從游擊隊到人民解放軍

一九四二年的夏季，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軍成立了，鐵托被推為總司令。這時候距離游擊隊最初起義，剛好是一年。這個解放軍實際上是游擊隊的擴大組織，不過它團結了更多的人民的力量。後來南斯拉夫的民主聯合政府就

是將解放軍作基礎而發展起來的。

但這時候德國的勢力正在高漲，德國的軍隊深入蘇聯，跨過了地中海，全歐洲都落在德國的掌握中。我們如果把當時德國的勢力範圍比作大海，那麼這解放軍的佔領區正像大海中的一個小小的孤島。

希特勒和那些納粹頭目們當然把這個孤島看作心腹之患。但是，鐵托領導的游擊隊，雖敵人的包圍中，却能給足，因此不被攻破，一直牽製着五十個師團以上的納粹兵力。

德國對付鐵托和人民解放軍的辦法，是軍事和政治兼施。他們製造傀儡政權，收買奸細，散佈謠言，離間盟國和人民解放軍的聯繫，挑起南斯拉夫各民族間的宿恨……什麼手段都拿出來了。但還有什麼用呢？人民解放軍一個個都是從苦難中生長出來的人民，是用民主和自由膠合在一起的。任何政治毒藥一碰到它，便要融解，失去作用。

在軍事方面，德國對人民解放軍曾發動過七次「圍剿」。每次調動了十萬以上的兵力，但是每次都使人民解放軍擊破了。其中形勢比較險惡的是第五次。

八 納粹的「圍剿」

這一次「圍剿」攻勢開始於一九四三年六月，七師德國軍隊和五師納粹附庸軍隊把鐵托和他的最高參謀部，以及四師解放軍完全包圍起來。在直徑只有三十哩的包圍圈內，每個山頭都有大砲對着包圍中的隊伍轟擊。飛機也整天更番出動，向包圍區濺炸轟炸。鐵托的軍營也被炸傷了，但他仍舊掙扎着指揮作戰。在嚴密的布置和鎮靜的抵抗之下，他領導着被包圍的部隊，全部衝出包圍。

這樣艱苦的戰鬥，鐵托和他的同志們不知經過了多少次。直到盟軍在歐洲戰場上取得了

絕對優勢，解放軍才協助盟軍把侵略者的勢力完全肅清。犧牲決不是白費的，現在我們已經看到，這些戰鬥所換得的代價——南斯拉夫不但用自己的力量，把自己從侵略者的鐵蹄下解救出來，而且已邁開腳步，向着幸福而自由的前途走去。

九 「我們年青的一代」跟着你！」

邱吉爾的兒子說得好：「鐵托元帥和他的人民解放軍所做的一切，替歐洲所有被奴役的人民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模範。」

讓我們學那些人民解放軍的戰士唱一句歌，來表示我們對這位英雄致敬吧：

「鐵托同志，

我們年青的一代，

跟隨着你！」

藝術展覽



「運草」

吳立人

「走啊，好馬，走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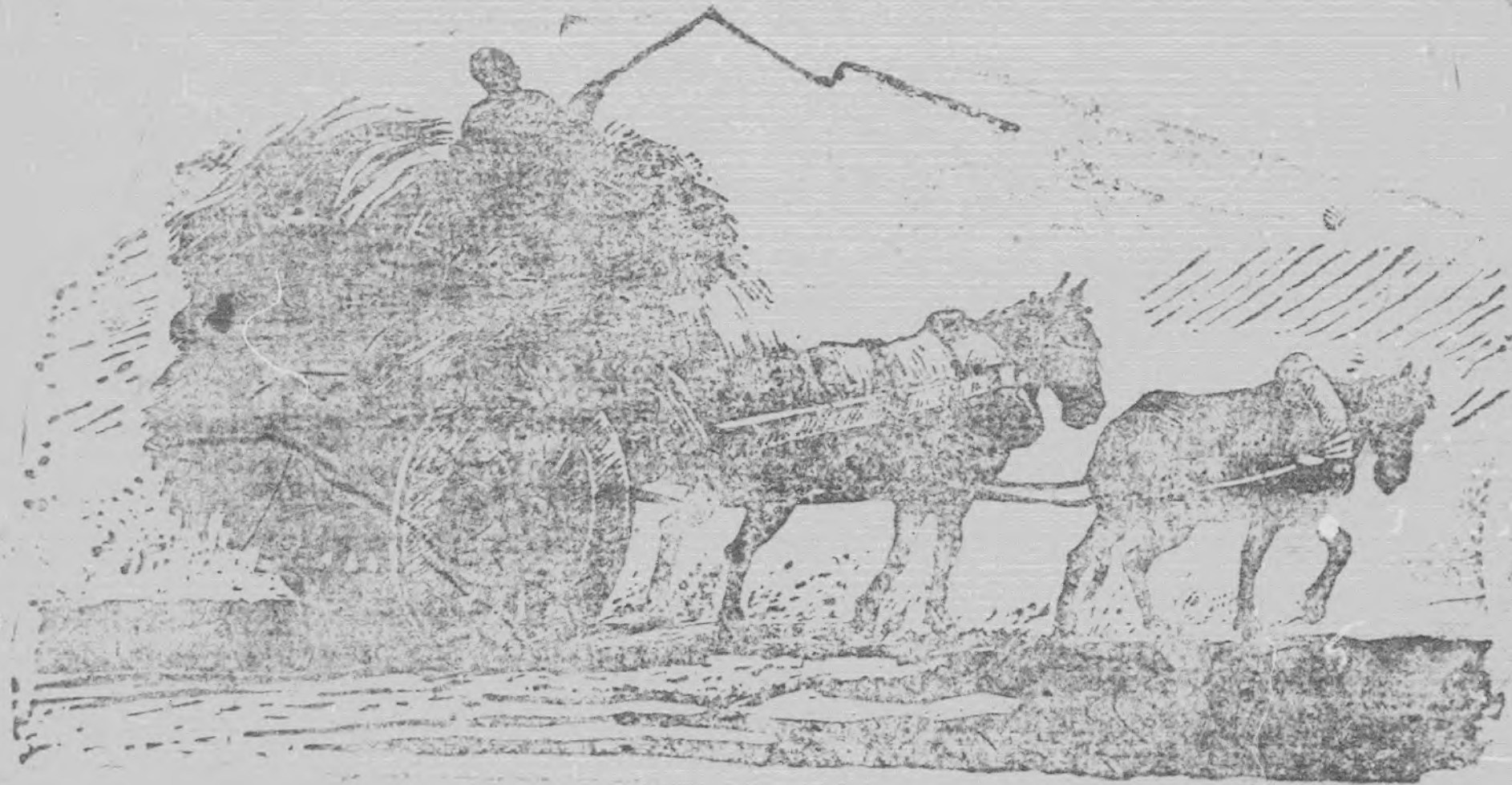
——N·涅克拉紹夫的詩句

「運草」這一幅刻的是北方的景象：平平的一片地，上面的天異常清明。木輪車用兩匹壯健的馬拉着，車上堆滿了草。

車上的草比馬身高出許多，車的後部給草壓得沈了下去，這輛車夠重的。前面一匹馬身子稍稍前傾，兩條腿撐住地面，另外兩條提起，在用力向前走。後一匹馬身子也向前傾，四脚都着地。

車慢慢往前移。頂快活的該是那趕車的。他仰起頭斜躺在又厚又輕的草堆上，滿不經心地揚起鞭子來，鞭梢並不落在馬背上，只在空中打着響：「駁！走啊，好馬，走啊！」

車的裝載比馬高，比馬大，那麼黑黑的，濃濃的，顯出了重。馬身前傾，一匹提起腿來，顯出了用力，顯出了正在動；一匹四脚着地，也顯出了用力，而且走的慢步，輕快的跑步就不會有四脚同時着地的瞬間。前一匹馬上頭的一些線條，表示空氣在流動。線條跟馬身前傾同其方向，更顯得車在往前走。馬和車的那一邊是空白的。那兒是平地，給太陽照着，明亮，開闊：空白處所就引起人這樣的感覺。拖在馬和車後面的黑影兒相當長。教人想起這是太陽西斜的時光了。



作元古

草 運



藝術生活 木刻

黃幼琴

板畫是圖畫中的一個部門，由於所用材料不同，又可分成銅板畫，石板畫，玻璃板畫與木板畫四種。木刻屬於木板畫，也稱作板畫或刻畫，普通就稱作木刻。

木刻的材料當然是木材。木材以梨，棗，白楊最爲合適。這幾種木材，質地都比較細密。我們中國古時候的木刻，大多也用梨棗爲材料。所謂「災梨禍棗」，就是說梨木棗木可以作爲刻畫的材料，倘若刻的是一部壞書，那末這兩種木材未免白白地遭殃了。

木刻最主要的工具當然是刻刀。刻刀大致分成兩種形式，一種是偏刀，一種是角刀。偏刀用來刻凸起的線條，把大片的木質剝去，留下凸起的線條。角刀是三角形的，爲了使用的方便，又有大小寬狹各種形式，都是用來刻回

陷的線條的。

我國木刻，曾因佛像的印刷，有一個時期很爲發達。後來佛教勢力衰落了，木刻也跟着消沈下去。至於現代的木刻，與我國古時候的木刻並不完全相同。古時候的木刻是「白紙黑圖」，畫面本身像張白紙，刻出來的東西像畫在紙上的素描，通常只繪出輪廓，而不用陰影來烘托。要是拿已經刻好的木板來看，畫的東西是凸出來的，好比「陽文」的印章。現代的木刻恰恰相反，是「黑紙白圖」，刻出一些線條，表現明亮的部分，留下的表現陰暗的部分，使人看了有立體的感覺。這進步其實和繪畫一樣。要是拿已經刻好的木板來看，便像「陰文」的印章。

當然，現代的木刻也不是絕對不用古時候

的方法，常常在一幅畫上，兩種方法同時參用。不過比較起來，現代木刻採用「黑紙白圖」的方法的來得多些。

有了木板與刀，就可以動手刻了。木板有時該用橫斷面，有時該用縱剖面。大凡刻精細的畫，就得用橫斷面，因為橫斷面的紋路比較細。普通木刻就用縱剖面。前者稱為木口木刻，後者稱為木面木刻。

木板先要磨光，塗上一層墨，又用鉛筆在上面把畫稿打好，然後動刀。別的國家的木刻家也有先把畫稿打在透明的紙上，又用藍印法曬在木板上，然後動刀的。我國現在的木刻家大都把畫稿直接打在木板上。



這是我國古時候的木刻，可以與那幅「蓮草」比照着看。除了刻法不同以外，題材的內容也顯然不同。

把圖畫直接畫在紙上，也就算了，為什麼還要經過刻木的手續？這不是浪費嗎？不，木刻非但不浪費，還具備着更經濟的條件。普通一張圖畫，常常為一個人獨佔，供少數人欣賞。木刻畫却可以拓成許多許多張，供許多許

多人欣賞。另一方面，木刻畫具有明快，樸素，有力的特色，在藝術上有它獨特的價值。

在蘇聯，木刻藝術特別發達。在我國，經魯迅先生的提倡，才開始有人重視木刻，從事木刻。十多年來，我國從事木刻工作者相當努力，到現在，我國的木刻已經走上了自己的道路，產生了特有的作風，這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本誌這一期選載一幅木刻，古元先生的「運草」。

古元先生在魯迅先生提倡木刻的時候，就熱心從事木刻工作了。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創造了他自己的風格，有了很大的成就。古元先

生作風上的特點，是參用古時木刻與現代木刻的刻法，就是在幅畫面上，一部分的線條屬於「白紙黑圖」那一種，一部分的線條屬於「黑紙白圖」那一種。主題方面的特點，是專從平民生活取材，尤以描摹農民生活的為多。所以

很多人都尊敬他，稱他為服務人民的藝術家。

「運草」是以現代木刻的刻法為主，表現農民生活的一張木刻。因為畫面上黑的部分比較多，所以能給我們一種情調濃重的感覺。在北方，大家愛好農民的生活，重視農民的工作，這也許是古元先生把這幅木刻的情調表現得很濃重的原因吧。

畫子愷豐

漫畫的描法

定價九角

漫畫原只是繪畫的餘事，但經各國藝術家竭力倡導，向各方面發展到現代差不多成了獨立的部門。這本畫說要怎樣畫漫畫，他的過程。作者該怎樣訓練他的心跟手，要怎樣創作出經驗，他的甘苦之談，自然不凡，先生對漫畫有二十多年的創作經驗，他的豐富先生自己的作品，有寫他家的作品，作為說明描法的實例；如果離開了文字單看畫幅，也是絕妙欣賞對象。

開明書店

重慶十五路
定價十元
（售出）



山上人

金學人

稻穗子低低垂下了

山上人下壩子來了

成都壩子上做莊稼的稻周圍各縣來的短工爲「山上人」。周圍各縣大都有山，成都壩子可沒有。

九月光景，山上人下成都壩子來，幫收穀子。

壩子上有許多「班長」。山上人下來人生地不熟的，就投到班長那裏去。班長給他們找歇場，又給他們找活路。只是班長給他們找着了活路以後，每天要在他們的工錢裏扣一點兒。他們也願意，不做聲。

做莊稼的去跟班長商量：「你有多少人？」「你要好多？」「明天分得出十個來不？」「明天？對嘛。」一個班長要是有幾十個人投到他那裏，等穀子收完，會得到很多的錢，比隨便哪個山上人要多，要多得多。

當家的在街上割了肉，提了酒，稱了菜子烟，婦人們就忙起來。收穀子要吃五頓。兩頓「玄台」，稀飯，酒；三頓正餐，肉，飯，酒。每天每人要分五根烟葉子。

山上人能吃，一頓五六「斗碗」白米飯，還用大塊肉下。無論他們在家鄉幾年不見米飯，那邊不產米；那邊有米，可不是給他們吃的。他們成年吃紅苕，就只下壩子來幫收穀子的日子，才吃得着米飯。他們該要拚命吃了。莊稼人自己要吃的米，能存留總是留着的，也許他們吃的，就是去年自己使勁打下的。他們默不做聲的吃着。

九月間的天氣，好，就一直火紅的太陽上來，火紅的太陽下去。要是逢到下雨，路就得爛上好幾天，屋檐邊搭搭沒休沒歇的滴着水。下了雨，田裏的活路做不成了，濕穀子收了要爛。這些日子就沒人給工錢，沒人給酒飯給打么台了，要吃，吃着自己的。有些日子山上人成羣的睡在班長給他們找的房子裏，整天不吃飯，像過黑夜似的睡着，睡着。要是第二天還不開晴，那就難為他們了，他們好幾個打一夥想法借到半升米，煮鍋稀飯喝。喝過了，望望天，躺下去又睡，沒一個做聲。

哪一天雨歇了點，頭頂上的雲散了，一清早，莊稼人還沒起來，他們就拿起鏟刀上田裏去，早飯前能割空一大片地。等飯做好，在田邊招呼「吃飯了」，他們走回屋來，把鏟刀着在柱子上，大家在一個盆裏揩一揩臉，洗掉些手上的泥巴。這天又可以五六「斗碗」的吃了。

么台多半挑到田裏去吃。一大碗酒，一個喝了一口，遞給第二個。「僱工不催飯，」他們慢慢喝着，一個個輪轉來。吃過么台，吃過飯，都有一陣子歇，各自到地下，田坎上坐了，摘些烟葉子在腿上捲枝烟來吸。這些時候他們都儘很心滿意足的。隨便談着閒話，閉着眼睛面壁。

早起割，割了打，一天一個人收一畝二分地穀子。他們只顧自己做事。鄉下有幾窮人，自己沒有佃田，這些日子女的少的到田地裏拾落穗。要是主人不看見，也有沒有打過的稻稈上摘幾穗。山上人看見沒有關係，他們只顧自己做活路。

一天收一畝二分地，收完歇工，不管太陽還掛得高高的。他們提一桶水打胸口抹到腳底，歇歇力，吃飯睡覺。十幾個人睡一起，沒有床，就在地板上鋪上自己背來的薄鋪蓋。一睡，聲音就沒有了，明天再割，再打，再收穀。

山上人不大說話，不大跟壩子上人說話。他們來了，去了。來了，收穀子，去了，穀子收歸一了。他們回去了怎麼樣？不大知道，大概回去吃紅薯種紅薯吧。

來壩子上一次，山上人能帶些錢回去，開銷掉班長該要的，下雨天吃掉的，都是帶回去的了。第二年他們又來。第二年來，有些團才長成第一次下壩子的，可是今年來的裏面，也許有些身體差些了，不能再來了。

逕啓者：

各分店定出本店出版的各雜誌，都由重慶總公司發寄。各定戶倘若要查詢或是變更地址，請寫明某地分店預定，年月日，收發號碼，雜誌名稱等，直接向重慶保安路一三二號本公司發運課接洽，可以快一點。

開明書店股份有限公司謹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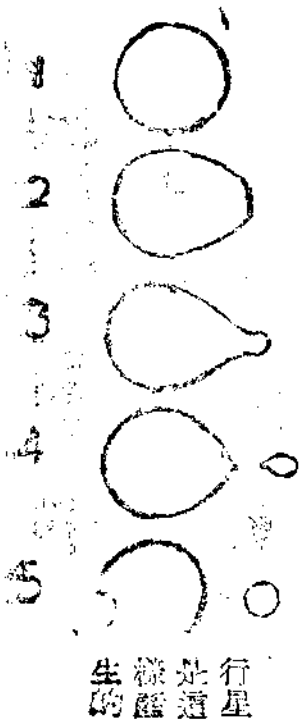
月亮

太陽·地球·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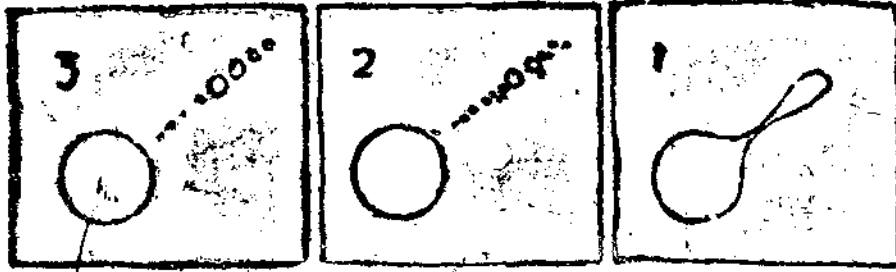
這個故事該從二十萬萬年以前說起。爲要說得正確一點，在年數之前還得加上「大約」兩個字。在天文學方面，對於一部分自然現象的解釋，都不過是依據我們現代的科學常識作個揣測而已。因此，在這個故事的敘述中間，我們須不斷地說「大概是如此……」或者說「由這個證據，證明那是可能的……」不過那樣辦太嘈囂了，所以我們把那些語句略去。至於那些表示時間和空間的數目字，尤其不能以爲絕對地正確。但是，我們還是要隨時提起那些數目字，因爲那些數目字至少是公認爲比較可靠的。

葉至善

大約在二十萬萬年以前，太陽的周圍還沒有行星繞着它轉圈子，它孤零零地在廣漠的太空中遊行着。那時候，它的溫度比現在高得多，所有的物質在那溫度下都成爲氣體狀態。這一團溫度極高的氣體——太陽——在無盡無止的行程中，偶爾與另外一個遊行着的太陽——我們叫做恆星的——接近了。太陽表面受了那恆星的吸引力，被拉出了一條細長的氣柱。



行星 是這



我們知道水蒸氣在寒冷的高空中會冷凝成水珠，同樣的道理，那條由太陽表面拉出來的氣

柱在寒冷的太空中也冷凝成一顆顆的小圓球，那些就是最初的行星。雖然在太空中遊行着的恆星大約有一萬萬顆，可是太空太廣大了，兩個恆星相接近以致產生了一行星的機會却不多，大概平均每五十萬萬年才有一回。

地球拋出一團熔岩，冷凝成月亮的時候，還是一團火

熱的熔岩。太陽自身旋轉得非常快，那些從太陽拋出來的小圓球還帶着那股蠻勁，它們一邊儘繞着太陽轉，一邊還

各自很快地旋轉；地球也是如此。最初的時候，地球每四小時便自己旋轉一次。因為旋轉得那麼快，赤道部分受了離心力的作用，就逐漸膨大，又因為受了太陽的吸引力，地球表面的熔岩像海潮一樣時漲時落，終於一團湧得極高的熔岩脫離了地球的表面飛了出去。那就是最初的月亮。那一團熔岩重約七千五百萬萬萬噸，它脫離了地球，使地球本身的質量減輕了八十二分之一。有人說，月亮飛出去之後，地球上成了個大坑就是太平洋，因為地質學家說，太平洋是地球上最古的海洋。

各個行星初生成的時候，情形都相彷彿。

我們可以用望遠鏡看到，除了水星，金星，冥王星外，其他各個大行星也都有月亮繞着旋轉，並且大多不止一個月亮。火星有兩個，天王星有四個，木星有九個，土星有十個。海王星和地球一樣，只有一個。這些行星的月亮大多很小，只有幾個比我們地球的大些。若把各個行星的月亮和各行星自身的大小來比較的

，那麼地球的月亮所佔的成數最大。因此有人懷疑上面的說法，說地球決不會拋出那麼大的一團熔岩。他們以為月亮最初與地球一樣，也是一個行星，不過比較小一點，它的軌道和地球相距太近，所以被地球吸住了，成為地球的附屬品——衛星。照這樣說來，月亮應該慢慢地接近地球，但是實際上月亮却在慢慢遠離地球。既然遠離地球，推想從前的月亮一定比現在離地球更近。這一點和月亮原來是小行星的說法似乎不大吻合。

月亮上的山

現在，月亮不再是一團熔岩了。最先，這一團山地球拋出去的熔岩表面凝固成一層薄殼，薄殼裏面所包裹的熔岩，溫度也跟着逐漸下降。我們知道，任何物體冷下來的時候，體積會縮小，熔岩當然不是例外。可是熔岩外面已結成了薄殼，收縮的結果，把薄殼的有些部分拉得凹了下去，有些部分就顯得凸了出來，

這樣生成了皺裂，正像一個乾濕的蘋果。凸出的部分就是山脈，峯嶺，凹下的部分就是窪地，河谷。熔岩一再的收縮，月亮的表面引起了無次的地震。有些部分因為生成了皺裂而緣故，比較脆弱，內部的熔岩就從脆弱部分衝將出來，成為火山的噴發。有一個時期，月亮面上到處都噴射出紅熱的熔岩來，從地球上看去，月亮一定是個紅色的火球。可惜那時候地球上也許還沒有生物，所以沒有一個人看到過那樣的奇觀。

兩杯沸水，一杯大，一杯小，一定是小的一杯冷卻得早。同樣的道理，月亮經過了一番大噴射，內部就完全冷卻了；而地球直到現在還只表面上冷卻了一層，在八十公里的地面下，溫度還在華氏表五千度左右，在這樣的溫度中，除了碳以外，任何物質都是熔融的狀態。那些包在地殼裏的熔岩，也時常會在地殼脆弱的部分噴將出來，我們把時常噴出熔岩的地方叫做火山。地球上的火山並不像月亮上那

麼多，那麼大。因為地球比月亮重八十一倍，表面的吸引力比月亮表面大六倍，地殼裏的熔岩不像月亮裏那麼容易噴出來。月亮上的火山多得驚人，我們用望遠鏡可以看到月亮表面上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圓形的凹塘，像一個害過天花的人的臉，那些凹塘就是曾經噴過熔岩的火山口。有人估計月亮上的火山口約有七萬個，其中一半以上在背着地球的一面，地球上的人從沒有看到過。所看到的最大的火山口，直徑二百五十四公里，比日本的阿蘇山噴火口的直徑長八倍半。也因為月亮表面的吸引力小，月亮上的山大多比地球上的高峻，最高的山比地球上的喜馬拉亞山主峯高出一百多公尺。那些山受了太陽光的照射，顯得很光亮，而那些凹下的部分受到的陽光稍弱，或竟受不着陽光的照射，因而生成濃淡不同的陰影。我國人說這陰影像棵老桂樹，西洋人說這陰影像個在看書的側面美人，也有人說像個拄着拐杖的老人。

天文學家對於月亮表面的情形和地球上

樣的清楚。他們把地球上山脈的名號贈給月亮上主要的山脈，叫它們做高加索山脈，亞平寧山脈，阿爾卑斯山脈，等等。又把名醫學家和名天文學家的名字贈給月亮上的山峯，叫它們做柏拉圖山，哥白尼山，海根斯山，等等。他們把月亮面上低窪的部分叫做海或洋，也給它們起了富有詩意的名號，叫它們做神酒海，危難海，靜寂海，晴明海，陰雨海，暴風洋，等等。

死的世界

知道了那些有趣的月亮上的地名，晚上看了團團皎潔的月亮，一定會想，在月亮上遊歷一定是非常有趣的。可是天文學家告訴我們，這個想法是完全錯誤的，月亮上沒有空氣，沒有水，是個死的世界。

月亮上沒有空氣和水，證據很明顯。假使月亮跟我們的地球一樣，外面包圍着百十公里厚的一層空氣，那末月亮在一個恆星前面經過

的時候，我們將看到那恆星的位置會有移動；因為那恆星的光透過包裹在月亮外面的空氣層，會生成折光的現象；這情形好似一個滿盛清水的圓玻璃瓶，在一件物體的前面越過，我們將看到那物體的位置會有移動一樣。可是月亮並沒有這個現象，可見月亮上並沒有空氣。假使月亮上有水，水受了太陽光的照射，就成為水蒸氣，水蒸氣包裹在月亮外面，也會有折光的現象；並且，水蒸氣在高空受了冷，會凝聚而成雲霧；可是我們所看到的月亮老是那麼清晰，並不見有雲霧，可見月亮上並沒有水。所謂海，不過是一個個乾燥的深坑而已。陰雨暴風等稱謂，更是名不副實。按說月亮最初由地球拋出去的時候，一定帶得有一些水和空氣，可是月亮的質量太輕，吸引力很小，月亮表面上的物質若以每秒鐘兩公里半的速度向太空飛去，就永遠不會回到月亮上來了。那時候月亮的溫度又如此之高，像空氣和水那一類分子量很小的物質，藉着分子的動能，飛行的速

度比每秒鐘兩公里半還要快得多，因此，早就消失在太空中了。生物是離不了空氣和水的，月亮上既沒有空氣和水，當然不會有生物出現，所以是個死的世界。

月亮上沒有空氣和水來調節溫度，向着太陽的一面和背着太陽的一面，溫度相差極大。向着太陽的一面，溫度在華氏二百四十四度，背着太陽的一面，却在華氏零下二百四十四度。月亮面上佈滿了火山裏噴出來的灰，火山灰是不傳熱的，因此向着太陽的一面表面上的溫度雖在水的沸點以上，但在表面以下一公分，溫度就在冰點以下了。在月蝕的時候，射到月亮的太陽光被地球遮住了，月亮表面的溫度，在數分鐘內，就降低華氏三百五十度之多。溫度變化如此之劇烈，也不宜於生物的生存。月亮表面的岩石因為溫度的劇變，忽而膨脹，忽而收縮，所以經常地在那里崩潰。但是月亮上沒有風和雨，高處的岩石崩潰而成的碎屑，除了因為重力而依着斜坡慢慢地向低處滾

下去以外，再沒有旁的力量搬運它們了。所以月亮上的山幾乎永遠是那麼高，海幾乎永遠是那麼深。

月亮上的遊歷

有許多人曾預言過星球間的旅行，如果真能成功，那末月亮一定是第一個站。雖說月亮上沒有空氣，沒有水，溫度的變化又那麼劇烈，不宜於我們人類生活，但是到那時候，這些困難也許早就一一設法克服了。

到了月亮上，我們首先感覺不習慣的是出奇的靜。月亮上沒有傳遞音波的空氣。我們再不能用談話的方式來相互交換意見了。音樂家一定不會喜歡這個靜寂的環境。抬起頭來看，太陽在地球上所看到的還要眩眼，許多的星像夜間一樣地閃爍着，但天空却異常黑的，因為沒有浮遊在空氣中的塵埃反射陽光的緣故。在月亮上看來，天空裏最大最美麗的星球要算地球了。月亮上所看到的地球，直徑比太陽長四

倍。遙着地球上天氣晴朗的日子，它那白濛濛的雲幕拉開了，現出白黃綠藍種種顏色，白的是雪，黃的是沙漠，綠的是森林，藍的是海。月亮上的一晝夜將近地球上的二十九天，因此月亮上一夜間就可以看地球自轉十四次。在月亮上觀地球的地理再方便不過了，抬起頭來，就可以看到地球在天空裏緩慢地旋轉，像教室裏用的地球儀一樣。有時候，太陽光從側面射到地球上，地球上的空氣層就會現出虹一樣的光彩，比地球上所看到的月亮更為美麗。

在月亮上，因為沒有空氣的阻力，一片羽毛與一塊鐵同時由同高度向空中落下來，會同時着地。在月亮上，步行是不很費力的，我們可以很輕便地爬上那些高峻的山峯。因為月亮表面的引力很小，我們身體到了月亮上只有二三十斤重了。我們可以跳得比地球上高五六倍，負重的能力也比在地球上增加五六倍。月亮上雖然沒有風雨，但並非完全平靜，常常有流星像閃電一樣地落下來。那些流星除了反射一點很微弱的太陽光之外，並不自己發光，和地球上所看到的全不相同。落到地球上的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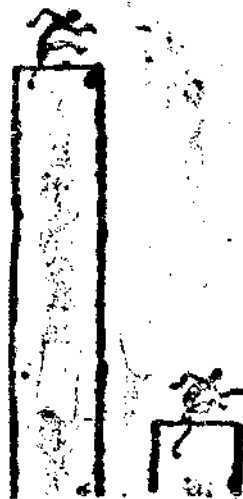
星，當然比月球上的更多，它們流行的速度很快，與包在地球外面的空氣相磨擦，就發生高度的熱力，引起氧化而燃燒起來，放出強烈的光。那些流星大多沒有落到地面就完全燒完，成爲灰燼，分散在空中。月亮上沒有空氣，那彗星就會一直掉到月亮上。有人說，月亮表面的火山口，就是流星掉下來所擊成的大坑。

月亮的崩毀

任何事物，有開始，一定有終結，有生，



在月球上，我們能負的體重，比在地球上增加五倍。



在月球上，我們跳得比在地球上高五倍。



土星的光環。類雖看不到動人幽思的月亮，但是欣賞那美麗的光環也就大有意味。可惜地球上受了月亮崩毀的影響，將會引起不可想像的劇烈的變動，倘若月亮的碎塊比兩點還密地直打到地面上來，人類恐怕忍受不住這環境的突變，那麼，不再有人能見到那美麗的光環也是意料中事。

一定也有死。由地球上拋出去的一團熔岩凝而成成的月亮，將來怎麼終結呢？我們看到海裏潮水的漲落，就可以知道地球表面所受到月亮的吸引力如何地強大。月高爲地球比月亮重八十一倍。我們知道月亮老是把一面對着地球打圈兒，那對着地球的一面永遠受着地球的吸引力，將會逐漸凸出，最後把月亮拉成兩半。再由同樣的作用，兩半分裂成四塊。這樣一再分裂，終於成爲無數小塊。那些小塊像一條寬闊的環圍繞在地球赤道的周圍，和土星的光環一樣。天文學家以爲土星的光環就是一個月亮崩毀而留下來的。到那時候，地球上的人類，

崩毀的影響，將會引起不可想像的劇烈的變動，倘若月亮的碎塊比兩點還密地直打到地面上來，人類恐怕忍受不住這環境的突變，那麼，不再有人能見到那美麗的光環也是意料中事。

詩人的心



「明月幾時有？」

韋商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無弄滂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蘇軾：水調歌頭。

唐朝詩人李白曾經做過一首詩，題目叫做「把酒問月」，開頭兒說：「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盃一問之。」跟上面抄錄的一首詞的頭上兩句意思完全相同。雖然相同，我們可不能認爲蘇軾抄襲了三百多年前的李白的詩。後代人讀了以前人的文學作品，如果有所體驗，生出了新的意境，往往就借用現成的語句作公引子，來表達他所體驗到的是什麼。這種情形，在詩詞裏曲裏都是常見的。再則，晚上看見了月亮，差不多誰都會想「月亮有了多久了呢？」蘇軾在八百六十九年前（宋神宗熙寧九年）的中秋晚上，當然可能發生這個想頭，他就很自然地把這個想頭作爲詞的開端，並沒有顧到與李白詩句相同；這樣解釋也是可以。

當時蘇軾端起一盃酒，對着青天問道：「月亮有了多久了呢？」青天當然不會回答他的。其實他也不想問解答，雖說「明月幾時有？」在形式上是問句。他只在感嘆月亮的永生不滅，隱隱地想催促人作個對比。接着他又問道：「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天上宮

「幾時有」，自然推算得出「今夕是何年」。他既問「明月幾時有？」又問「今夕是何年？」似乎重複累贅。但是「何年」不只是「哪一年」的意思，正如現代人說「這個年頭」不只是「如今民國三十四年」的意思，而是說「在如今民國三十四年的情況之下」。所以，「今夕是何年？」等於問「今夜晚上是什麼情況？」

從前的詩人大多覺得自己不合時宜，應該住在另一個理想的世界裏——天上——才對。在詩詞裏，他們常說自己原住在天上，偶而降落到人間來了。（發生這種思想自有種種原因，這兒不能細說。）蘇軾也是這樣的詩人，因而他說「我欲乘風歸去」，他想乘着天風回到從前住日月宮裏去。前面問「今夕是何年？」也表示他雖降落在人間，却非常關心着他的老家——天上。去是想去，他又怕在人間住久了，會不習慣「瓊樓玉宇」的高寒。「不勝寒」就是當不住寒冷的意思。這樣想着，他站起身來舞蹈一會，玩賞月光中自己的清晰影子。這當兒他覺得哪兒還像在人間，竟像已經回到光明澄澈的月宮裏了。言外之意大概是說：雖然在人間，只要心地澄澈，也就跟在天上沒有什麼差別。

月亮升到天心以後，轉過樓閣的屋角，漸漸向西方落下去，清光穿進窗戶，照着窗戶裏沒有入睡的人。「朱閣」是「漆着紅漆的樓閣」。「綺戶」是「張着絲織品的窗戶」。這些不一定是寫實，詩人常愛運用這些富麗的詞類裝飾他們的詩詞。在舊曆月半，月亮漸漸下墜的時候，夜已經很深了，可是蘇軾還沒有入睡。他看了團圓的月亮，想念起他的弟弟蘇轍來了。他寫這首詞的時候正在密州（山東高密）當知州官，他的弟弟蘇轍在濟南（山東濟南）。詩詞裏本來就常用月亮的圓缺來比配人間的團聚和離別。離多聚少，月亮往往在離別的時候圓了，這使人感到難堪。但是想到月亮也不是永遠光明的，有時候陰雲把它遮住，也不是永遠團圓的，過了月半，又

漸漸地殘缺了：正和人間有悲歡離合一轍。要月亮永遠光明團圓，人間永遠歡樂團聚，自古以來就難兩全其美。只要彼此身體健康，雖然相隔千里，却可以玩賞同一個月亮，這就很夠安慰的了。「嬋娟」原來是形容女子美好的形容詞，這兒轉成了名詞，指月亮。這是由月裏嫦娥的故事而來的。嫦娥是仙女，就用「嬋娟」代表嫦娥。詩詞裏重複提到一件事物的時候，往往避免用相同的名詞。這一首詞由月亮開始，用月亮結束，組織極完善。

在這首詞前面，蘇軾還寫了幾句小序，「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子由是他弟弟蘇轍的字。「兼懷子由」，就是說「同時發抒懷念子由的心情」，可見他那一晚除了懷念弟弟，另外還有所感觸。

蘇軾和王安石同時，他原來在京城汴梁（河南開封）做官，逢着宋神宗醉心王安石的新法，一意要變法。蘇軾比較守舊的，他不贊同王安石的新法，但是王安石的勢力很大，他自知難於對抗，就請求調到京城以外去做事。結果調到杭州做通判。三年以後，因為他的弟弟在濟南，又請求調到山東去，皇帝就派他到密州做知州。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蘇軾跟他的弟弟是如何地友愛了。

蘇軾雖然在外邊做事，對於京城裏面的事情——一切政治上的變化——還是非常關切。在這首詞裏，他把「天上」暗射「京城」，他隱約地說出了「如今京城裏的情形怎樣了？我很想回去，可又怕耽不住。」據說後來宋神宗看到了這首詞，體會到他的用意，嘆息說：「蘇軾對於我依舊那樣忠愛呀！」忠君的說法是早就推翻了，可是在皇帝的時代，國家，人民，全屬於皇帝，替國家人民做事，就是替皇帝做事。我們不能用現在的思想來批判蘇軾，說他的意識落後。

這首詞的牌子叫做「水調歌頭」。這先詞都是可以唱的，每個牌子有一首曲譜。可是宋朝以

後，所配的曲譜漸漸散失了，沒有人知道該怎樣唱了。從前唱的時候大抵用簫笛來和，據說蘇軾自己也能唱。詞的牌子和內容不一定有關係。最先是有些配好了曲譜的詞流行，那些詞或者就它的情調，或者就它的內容，取定牌子的名稱，也有用詞中的一句或頭一句作牌名的。作詞的人不一定會製譜，有了感觸，覺得用某一首現成的曲譜的情調來表達很適宜，就依照了舊曲譜填成自己的新詞。那當然寫上舊的曲牌名，使唱的人一盤而知。字的聲調有「平上去入」的分別，和調子的強弱高低，抑揚頓挫，是很有關係的，因此填詞的人要按照着原詞每個字的聲調來填。現在，填詞的人還是有，他們仍舊守着這個規律，可是不再能唱了。因此，填詞幾乎是一種「文字遊戲」了。「水調歌頭」據說是從一首長曲「水調歌」上截下來的開頭兒的一節。因為這個詞牌子和內容無關，反正又不能唱，這兒也不深究了。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魯濱孫
漂流記

D. Defoe: Robinson Crusoe.

顧均正 唐錫光 合譯

定價一元七角

冒險的故事是誰都喜歡聽的，這是一個不尋常的冒險故事。從這個冒險故事裏，我們學到了爲了生活人怎樣的在跟四周的情形奮鬥，知道只要奮鬥總能克服困難的。原書是英國作家狄福做的，很長。這是一個節本，這裏刪節掉的是一些帶宗教意味的部分，因爲覺得這與少年們不合適，其餘的部分都保留原作的句子和字眼。譯文簡明，曾經有許多學校把來當作國語課的補充讀物。

開明書店印行



童話

時間，前進呀！

何澄

那晚上講夠了故事。「好，現在是十二點鐘了，」妹妹喊起來，「我想我們真的應該睡了。」

「現在不是十二點鐘，」忽然間，牆壁上的時鐘用一種深沈的聲音說起話來，「現在是十二點二分十三秒半……不，是十四秒。假使你不能說出精確的數字來，你有一隻時鐘做什麼用？」

我跟妹妹讀過好幾本童話，已經見慣那些個我們以為不會說話，可是實在能說話的東西，所以對於這隻時鐘並不驚異。

「我能把時間精確地說出來，」妹妹氣虎虎的喊道，「不過你不要聽了那些零零碎碎的分呀秒的，感到頭痛。」

「我不覺得這是多餘的，一點也不，」時鐘說。「我想牠們很重要。你在什麼地方可以少得了這些零零碎碎的分跟秒呢？這些是一種文化的標幟。」

「一種文化的標幟？」我應着說，「你的意思是說，野蠻人計算時間就不用什麼分呀秒的嗎？」

「豈只是不用這些分跟秒呢？」時鐘回答道，「他們甚至連整個小時也不計算。他們只說「我們在月滿的時候再見」這一類含糊的話。當然，還在他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他們什麼事情

顧不着急，即使有一樁事情，要他們整整的等一個鐘頭，他們也不覺得煩惱。只有在肚子餓起來的時候，他們煩惱了，他們才注意到多少時間沒吃東西了。」

「那麼我們現在呢？」我問。

「現在一個鐘頭裏要做許多事情，飛彈一小時行兩百英里，美國五分鐘造一架飛機，……等一秒鐘要差許多事情，」時鐘說。

「現在大家看重你了，你報告小時，又報告分和秒，」我說。

「可是很多人往往是很蠢的，他們看重我，但是又怕我說真話。譬如在春天末了他們把我的指針撥過一小時，到秋天開始又把我的指針撥回一小時，當中的一段時期他們叫做「夏令時間」，好像時間跟他們的衣服一樣，須隨着季節更換似的。」

「時鐘先生，我想要是你的指針撥過十一小時，一定更不得了了，」妹妹同情地插嘴說。大概她記起有一天爸爸站在鐘前，把指針撥過去，儘讓他敲着響着的情形了。

「假使真的須要撥我的指針，我並不反對，」時鐘先生繼續說。「但是沒有這個必要呀，你想，天上的星會突然跳過幾千萬里路嗎？」

時鐘眯着眼睛瞅我們。我說，「所謂夏令時間，大家說只是方便罷了，不是說時間真的有了改變。」

「改變時間，那當然是決不可能的，」時鐘神氣地說。「你們能夠發明飛機，而且一點鐘能飛一百哩——甚至兩百哩，但是你們絕不能改變時間。在鐘上騷擾，實在說起來，半點兒用處也沒有。我知道……我知道，我也聽見有人辯論過，他們說夏令天亮得早，下午又熱。可是，你們爲什麼要打擾我呢？你們想在做完工上完課過後多一點休息時間，爲什麼不自動的提早一點鐘上

工上學，提早一小時回家呢？把我的指針撥過來撥過去，每年要我說一季的謊，算什麼呀！」

「誰喜歡把原是八點鐘上學的，改爲七點鐘就去呢？」的確，我不願意這樣。

「你們要我來騙你們？你們太笨了，要想把日子過得舒服一點，是你們自己的事，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時鐘停了一歇又說，「有些人說『度日如年』，有些人說『光陰似箭』，都是不合事實的，時間永遠不會改變。」

妹妹說，「你說時間不會改變，爲什麼對於有些人，時間好像在他面前慢慢捱過，對於有些人，時間好像在他面前飛也似的跑過？」

「廢話，這些都是你們的胡想。世界上只有一樣東西是頂公平的分配給每個人的，就是時間。你想想有多麼公平，一個叫化子，他囊空如洗，一個富翁；他揮金如土，他們兩個人同樣的一天過二十四個鐘頭，不多也不少。這才是真正的平均分配呢。」

「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我正經的說。

「好，現在仔細想一想吧。我一直往前走，不會讓人家把我停住或是改變。你們能把我指針撥前些，但是你們不能教明天來得快一點。你們能把我指針撥後些，但是你們不能教今天去得遲一點。時間是永遠不變的，永遠往前走着。假使大家都懂得了這一點，「光陰似箭」，「度日如年」，這一類想頭就不會有了。現在的確有一些人，他們一星期裏做的事，比另一些人一年裏做的還多。」

我覺得時鐘的話都很奇怪。想了一陣問道，「時鐘先生，你說過，即使我們一點鐘裏能飛一百哩，我們仍舊改變不了時間。但是，假使我們能夠飛得和太陽一樣快呢？時間不將停頓起來不動嗎？」

「這個話是沒有意思的。你還是不能改變時間啊！我想你的意思是說，你可以向西很快很快的飛，快到你停下來的時候，正和你出發的時候是同一小時，同一分，同一秒。是的，這是可能的。但是你得知道，你帶上飛機去的鐘仍舊會一小時一小時的往前走的。一個人從美國到澳洲去，（你知道嗎，澳洲在美國的對面？）他好像是年輕了一天，假如說他有一個孿生妹妹正在家裏慶祝生辰，他却要在十二個鐘頭過後才算正式過他的生辰。但這是你們人類爲了要便利，隨意把我撥前撥後的結果，跟夏令時間一樣。你們好像忘了一件事實，就是咱們這兒的中午，正是美國人起床的時候。你想，美國人願意用咱們這兒的時間，說他們到中午才起來嗎？於是他們把我撥回了六個鐘頭。他們坐船到太平洋當中的時候，就把我撥回一天，算是多過了一天。現在，你大概可以明白了吧，我的表面僅僅是給人們一種便利。你們可以把我的指針撥前撥後。但是，除非在那些希奇古怪的神話裏，你們休想改變時間，也休想教時間停止不動。」

「你能夠時常保持正確的時間嗎？」妹妹又問。「有時候你不大準確呢，或是快了，或是慢了。」

「是的，我的速率時常有些參差，」時鐘先生答道。「但是如果你不貪懶，每星期開我一次，我是可以很準確的報告時間的。除非我有了毛病。不過你要曉得，我的職務不過是報告時間罷了，我的快慢並不能改變時間。地球才是真正的時鐘呢，牠永遠是同樣快慢的依着地軸轉，咱們可以把牠的旋轉作爲時間標準。咱們認定地球上某一地點，觀測太陽當頂的時間，把今天當頂到明天當頂，這一段時間分成二十四小時，又把每一小時分成六十分鐘……這樣才算把時間確定下來。說到這裏，你一定懶得了，只有地球是永遠可靠的鐘。至於所有世界上的時鐘，連我也在內，只是把地球旋轉的時間重複報告一次罷了。」

少年科學讀物

「你說的這些道理我從沒有聽說過。」我說。「照你的說法，倘使地球轉動一錯，所有的時鐘也必然跟着錯下去了。比方說，地球每轉一周（一天）忽然要多花兩分鐘，那末我們非把所有的時鐘每天撥回兩分鐘不可了。」

「自然囉。你也只能撥所有的時鐘，你要把地球撥回去兩分鐘可不容易呢。」時鐘笑着說。時鐘先生說到這裏，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音，他要報告時間了。看樣子他不願意再和我們談下去了，我們對他說了「明天見。」妹妹說，「好，現在是一點三十分又半秒，不，一秒，我想我們真的該睡了。」

（本文根據 Prof.A.M.Low 的 Science in Wonderland 的第十四章改寫）

飛機潛艇及其他

阿柏納拉夫著
符其珣譯

定價一元一角

少年電器工程師

布拉托夫等著
符其珣譯

定價二元

少年化學實驗手冊

顧均正著

一元九角

少年科學未來戰

劉振漢譯

二元四角

開明書店印行

（在重慶照定價二百五十倍出售）



我們住在湘江的中流

蔚 著

「抗戰中度過的童年」之三

一清早船就要開，所以頭一天下午我們就搬上了船。在船上耽擱了一會，無聊得很，我和阿姨，姑姑又上岸去玩，到傍晚才回來。走到岸邊，只看見許多船擠在一起，可是沒有我們那隻船，我們急得說不出話來，以為船已經開走了。虧得有一個船夫告訴我們說，「你們的船在江中心呢，你們脫了鞋子打別的船上走過去吧。」我們赤着腳，手上提着鞋子，從這隻船走到那隻船，經過了十幾隻船，才看見我們坐的船擠在最裏邊，媽媽他們也站在船頭上東張西望，正在為我們着急呢。

走了一日一夜到了湘潭，船歇下來停一

夜。我們都上岸去逛街。媽媽覺得這個地方很富庶，離長沙也近，爸爸回來了，容易找我們。有意思要在這裏住下，不往湘鄉去了；舅父也覺這個地方不錯，就依了媽媽的意思，兩家都決定在此地暫住。

住了旅館住下了以後，第二件事就是找房子。叔叔，表哥們整天在街上跑，找了好幾天，找不着一個適當的房子，不是太小，就是沒有地板，太潮濕。

一天下午，表姐夫匆匆的跑進來說，「好消息，好消息，房子找着了。在楊梅洲，是所半兩式的樓房，樓上下共有八間住房，鄰有地

棧。房東住兩間，我們住六間，另外樓上下各有一個堂屋。前後有走廊，有院落。房東還肯把全部傢具借給我們。」

我們都高興極了，第二天就搬了過去。楊梅洲是湘江中流一個狹長的小島，和長沙的水陸洲一般，只是還要小得多，離市區也遠得多。湘江的熱鬧街道是一條沿河的長街，大約有五六里長；要走了這條長街，又走下二三里路去，才擺渡到楊梅洲。這個小島上，無所謂街，就只一排房子，三五十家人家，前後門都對着江。我們租的房子在洲的北頭，一切都如表姐夫所說，大家都覺得滿意。

尤其我們小孩子高興，因為這裏實在是我們遊玩的好地方。院子很大，大半都種了菜。一邊有一連四間堆穀子的倉房，再過來有一個大豬圈，養着一隻大豬和八九隻小豬。皮毛都是灰白色，和我們家鄉的黑豬不同。靠近住房有一塊小小的空地，種了幾株花樹。

房後有一個養雞的場子，養了不少雞。媽

媽看見這些雞，不免感慨起來。在家鄉的時候因為院子大，就養了十幾隻雞，真沒想到那些雞輪流着天天都生蛋。一間堆舊傢具的屋子，堆在頂上面的一張倒放着的太師椅就做了它們生蛋的地方。我們還特別在旁邊放了個梯子，好爬上去拿蛋。後來人家送了我們兩隻高腳種的小雞，養了兩個月，這兩隻雞站在桌子旁邊，伸長頸子就可以啄着飯桌上的飯米。媽媽看見人家養的雞，總要想到那兩隻雞，說，「那兩隻高腳雞真逗人愛。」

一出大門就看見江。出大門是一個斜坡，下去就是江，江邊有很闊的沙灘。站在沙灘上可以眺望來往的船隻。要是你看見桅桿上擊着一個大蘿蔔，你就可以知道這是一隻賣蘿蔔的船；要是桅桿上吊着一根炭，你就知道這是隻賣炭的船。這些船也常常在楊梅洲打停，預備洲上的人家來買他們的貨物。

沙灘上和淺水中有許多美麗的小石子和大大小小的蚌殼。螺殼。小蚌殼面上有各種顏色的花紋，內面是乳白色，裏外都光滑得可愛，

很堅硬，即使放在腳下踩也不容易破，人家常常拿來裝印泥，藥粉之類的東西。大蚌殼有大人手掌那麼大，也差不多就有手掌那麼厚，裏面也是白色的，外面是黑白交錯的花紋，還有像鈕子一樣大的黑白顆粒突出。極其沈重。

這裏什麼都好，就只是交通不方便。如果要上街就得渡江。洲上有兩三家菜園，一家肉店，每天的菜蔬倒不大成問題，但是其他什麼日常家用的東西都要到街上才能買到，又沒一個棧可以走，來回都要等渡船。

洲上的路也實在築得不好，晴天還可以，下雨可就不行了，真有一尺深的爛泥。本地人有一種雨鞋，樣子有點像高跟拖鞋，又有點不像，只有半截，很厚的木板底，下面有木齒，

游 泳

暑假裏我學了游泳。

那一天沈明如拖我到河邊去看他游水。

雲層里還透射着傍晚的太陽光，可已不像正午時候那樣灼人了。小河的岸邊有一些短短

可以在爛泥中走路。我們也曾經買過一雙大家學着穿，結果一個也沒學會，倒是都跌了幾交。穿這個鞋子在爛泥中走路真是個難題目。

下雨天我們不能上沙灘上去玩了，只有坐在樓上走廊中，看江上來往的船，看江對面打着雨傘的行人，還看那老下不完的雨。

那一年冬天下過兩場雪。下雪時，站在走廊上望外面的江景是最美的了。雪順着江的兩岸彎彎曲曲的鋪着，中間夾着一條碧綠的江水，再加上幾隻停泊在江邊的小帆船。每到夜裏每隻船的桅桿頂上都高高的掛上了風燈。燈光映在積雪上，很像有月亮，我們能看見對江隱隱約約的密匝匝的房子。

亞 勇

的野草，風輕輕地掠過，野草微微地搖擺着。河里的水澄清得怪可惡的，教人只想用腳去逗牠。沈明如在水里像一條靈活的魚，游來游去，一下子仰游，一下子側游，停一會兒又像

青蛙一樣地，雙腿一夾一夾地划游了。看去真舒服，我很想跳下去也划幾划，可是，不會游泳。

在回家的路上，我要沈明如答應我每天下午教我游兩點鐘水。他答應了，就在第二天開始。

第二天下午，我們兩個急速地跑到小河邊。沈明如給我找好了一處水淺的地方，讓我站得住。我下了水開始受教。他先教我頭蒙在水里。這玩意兒想想倒是頂容易的，只要閉住氣，不呼吸好了。可是我沒有那樣的能耐，頭剛浸到水里，水就往鼻孔里鑽，又酸又辣，真不好受。半點鐘後，困難漸漸地克服了，我居然習慣了。於是學第二步，他教我把身子輕輕地在水面上放平，學打水。他講了一大套理論，我照着做了，可是這些理論好像全不適用，我竟浮不起來。看着沈明如自由自在的在水裏游來游去，心里又焦急，又羨慕，兩腳更用力地打。結果弄得精疲力盡，幾乎連學習的決心都動搖了。然而，這一片碧綠的水引誘

着我，不由我不振起決心學習。

以後幾天，我天天在小河裏做一些基本操練，漸漸地，我能夠在水面平浮了，能夠雙腳筆直地打水前進了。我幾乎高興得發了狂，可是困難還在後頭，我還不會換氣呢。如果這一步不學會，就不能像沈明如一樣在深水里自由自在的游泳，除非能一兩分鐘閉住氣，不呼吸。我又聽人家說，要學游泳，不喝兩口水是沒希望的。我就準備喝水。好在小河里的水很清爽，也喝得。心一橫，膽就大了，我脫離了那淺水，跟着沈明如游到了水中央。可是不對，不知道是手的動作不準確呢，還是心太慌了，我竟不像在淺水里那樣有把握了。身子一側一歪的，竟要沈下去了。趕緊呼救，水從嘴里鼻孔里灌了進去。沈明如趕緊把我一把提起，我已經喘得上氣不接下氣了。頭昏，腦脹，鼻孔酸辣，說不出的難受。這一來我足足有一個月沒到那小河邊去。這幾天開學了，天氣也涼了，要學也下不得水了，算了，明年再學吧。

漫
畫

汪宜珍

近來畫展很多。每次展覽，總有很大的廣告，招引很多人去參觀。今天參觀的畫展却有點特別，並沒有廣告，也不要門票；再則，這一次展覽的都是漫畫。

我跟哥哥去看那些漫畫。回來的時候，問哥哥那些畫畫得那好，爲什麼也作個廣告，讓更多的人來參觀。哥哥說我不懂事。他說有許多，自己不願意看那些漫畫，又討厭別人去看，公开展覽容易惹是非。這樣隨便邀幾個熟朋友看看，就沒有這種麻煩了。

雖說我不懂畫，但是我覺察出來，漫畫跟寫生畫有個很大的區別：寫生畫所畫的是物體實在的情況，漫畫畫物體，却往往就畫家自己的觀感加以改變。漫畫上人可以做一頭豬，只要畫家心目中那個被畫的人正像一隻肥頭胖耳，貪吃懶做的豬。因此，寫生畫的評價，偏重在技術方面。評判一張漫畫，就要看它所表

現的內容是不有意義，意義不是深顯。哥哥告訴我，漫畫的內容可以分成正面的與反面的兩種。表示反面的漫畫，近幾年來特別多，在報紙雜誌上常可以見到。

譬如今天看到的漫畫中，有諷刺物價高漲的，有諷刺貪污的，有諷刺大後方一部分人民的糜爛生活的，有諷刺不盡職的官吏的，作者都抓住了一個特點，有力的表現出來。因此，看了這些畫的人會留下個很深的印象，並且，對於這些醜惡的現象，發生了更深的厭惡與仇恨。

在看畫的當兒，有好幾個人談論，爲什麼在這個年頭諷刺性的漫畫特別多。有一位漫畫作者告訴大家：漫畫與文體中的雜文相當。在這個年頭，詩歌，小說，戲劇雖然很合大家的口味，但是雜文更能尖銳的，普遍的發洩出一般人內心鬱結的不平與苦悶。同樣的道理，

我們需要寫生畫，但尤其需要發洩情感，批評現實的漫畫。現在醜惡的事情特別多，誰都渴望這些醜惡早日消滅。漫畫家就代表着大眾，不顧一切的揭發醜惡。到一個時候，醜惡都消滅了，那麼漫畫的主題也必然改變而為正面的了。

〔編者說〕

這一期選載了三篇少年們的習作。若接着寫她「抗戰中度過的童年」的第三節。筆調仍舊那麼簡潔。極平常的語句却含着詩意。尤其是末了兒寫雨景雪景的處

所，使人神往。亞男的一「游泳」，把她初學游泳的經驗告訴大家。寫作的目的本在用文字發表自己的意思，用自己的經驗作材料是練習寫最好的辦法，這樣就不愁沒有材料。這一篇中的語句都簡潔爽利，寫得很清楚。汪宜珍的「漫畫」說了些漫畫的特點，可是還欠透徹。大概她聽哥哥隨便說了幾句，就記載了下來，她自己對於漫畫了解得並不多。她說漫畫分正面的和反面的兩種，反面的用來諷刺醜惡現象，但是沒有說到正面的漫畫用什麼做題材，這就是寫得不周密。

繪畫入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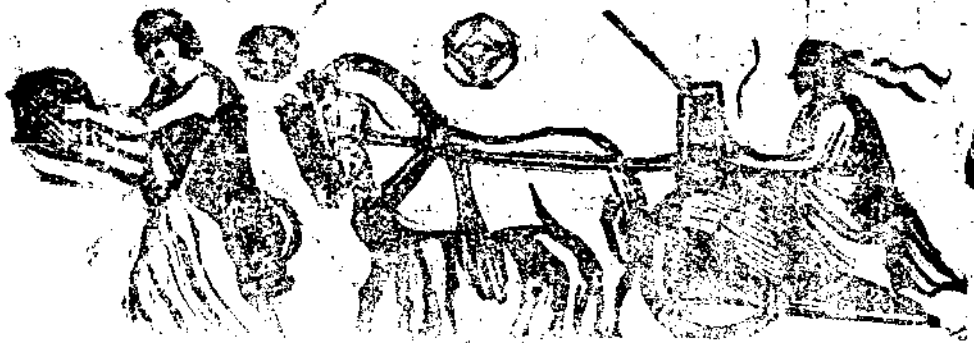
許陳 許影 許梅 許谷 許合 許編

編者以藝術教育的立場，說明作品的完成，含有三種要素：第一是內心的素養；第二是美的激發；第三是表現美的技巧。和一般忽略作者的靈感，作品的生命，鑑賞者的感覺，專以畫匠的方法授人者不同。全書分：序論，作畫的一般要件，寫生畫各論、結論、共四章，解釋極詳，附圖多幅，尤便參證。

定價一元三角半

開明書店

重慶二百五十五號



黃金……………葉至善（二五）

日本投降日讀杜詩……………申緒（三〇）

石膏塑造……………李宜（三二）

錫且特林的兩篇諷刺小說……………薛誦吉（三七）

看羊人的女兒（小說）……………薩洛揚作
陳原譯（四五）

第一個在外邊過的新年……………蔚若（四八）

奮鬥（小說）……………金大勤（五二）

老鵝……………朱喬生（五七）

春雨……………朱喬生（五八）

少年戰時遊戲……………柴列夫柯夫作
沈連譯（六〇）



三大原則與四大自由

編者

自從有了國慶日雙十節，再沒有像今年的國慶日雙十節這樣教人歡慶的了。日本投降了，我國抗戰勝利了，全世界的戰爭結束了。就我國而言，如果人人開通明白，認真真真做建國的工

作，就將有個全新的中國。就世界而言，如果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能夠開誠布公，共濟互助，就將有個全新的世界。現在是這些希望已經懸在前面了，大可歡慶。將來這些希望完全成爲事實，當然比現在更爲歡慶。但願歡慶的程度一年比一年加強加深，每逢國慶日雙十節，大家從心頭湧起歡慶之情，彼此匯合，成爲彌漫全國的歡慶的狂潮。

爲了紀念今年的國慶日雙十節，我們提出三大原則與四大自由來談談。

什麼是三大原則？就是自由，平等，博愛。

這三大原則表示出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的精神。依據原則制定具體的條文，就是那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宣布的「人權宣言」，計有條文一十七條。以後法國編訂憲法，就將「人權宣言」作爲標準。並且影響到世界各國，凡是愛好真理的人無不信奉這三大原則，凡是民主國家的政治設施無不貫徹這三大原則。國父孫先生的文字與演講中，常常提到自由，平等，博愛，這是當然的，他原是個頂愛好真理的人。

現在把三大原則淺近的解釋一下。

自由，就是任意而行。但因人必須與人同在一起，還得補充一句，任意而行，以不妨礙他人的自由為界限。我任意而行，一拳頭打在人家身上，或者不許人家說這個那個，人家的身體自由言論自由被我妨礙了，我就越過了自由的界限。不越過這個界限，什麼都可以任意而行。

平等，就是沒有人應該特別佔便宜，沒有人注定吃一輩子的虧，在社會中間，大家受公平的待遇。誰待人不公平，誰就破壞了平等的原則，應該遭排斥。誰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誰就該起來抗爭，否則對不起自己。

博愛，就是愛着大眾，不是愛個人自己，愛父母子女，愛親戚朋友。這個原則是以上兩個原則的本質，講自由，講平等，都由於博愛。博愛的本質又是什麼呢？博愛由於生活經驗而來。在生活經驗中，知道與相識的許多人固然發生聯繫，而與遙遠的不相識的許多人也息息相關。無論是誰，都是我的生活的伙伴，我也是無論是誰的生活的伙伴，伙伴之間能不深切的愛着嗎？

再說四大自由。什麼是四大自由？就是言論與表示的自由，個個人照他自己方式拜神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這四大自由是世界偉大政治家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先生提出來的，頭一次寫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他給國會的咨文裏。那時候，希特勒的勢燄正盛，幾乎侵佔了整個歐洲。羅斯福先生憂慮着美國和整個世界，號召美國人民起來保衛民主主義，並且說真正安定的世界，必須建立在以上四種必要的人類自由上。以後他屢屢說起四大自由，美國參了戰，他與盟國聯合發表若干宣言，共同訂定若干政策，都與他所說的四大自由有關。今後的世界，可以說，直接受着他所說的四大自由的影響。

（3）
一 現在把四大自由淺近的解釋一下。

言論與表示的自由，就是人人可以發表對於公眾的事的意見。公眾的事關涉到公眾，雖不能由全體辦理，却必須由全體參與。參與的方式就是大家發表意見。你說東，我說西，你說正，我說反，同樣是意見，同樣有發表的自由，最後取決於多數。多數的意見就照辦。

個個人照他自己的方式拜神的自由，就是人人可以隨意信奉宗教。宗教的教義有深有淺，儀式有文有野，但是在信奉的人同樣是精神上的慰藉。若說什麼宗教都不許信奉，或者只許信奉甲教不許信奉乙教，這就奪去了信奉的人精神上的慰藉，也就是侵犯了他們的自由。信仰可以由各人自己轉變，從淺轉到深，從野轉到文，從信教轉到不信教，但不應受他人的干涉。

免於匱乏的自由，就是人人可以得到保持健康的物資，不用愁這也不齊，那也不備。自然生出種種物資來，人力造出種種物資來，既歸人用，當然該歸大家用。若說只有我用得你不得，這話憑何道理？假如自然生得少，人力造得少，因而感覺匱乏，就得努力促進自然的生產與人力的製造。假如一部分人存着「我用得你不得」的想頭，用得太多，因而使一部分人匱乏，就得改辦法，不容有人用得太多。

免於恐懼的自由，就是人人可以安居樂業，不受戰爭的威脅。戰爭雖有「侵略的」與「正義的」的分別，但對於人類的威脅是同樣的。沒有侵略的戰爭，也就無須正義的戰爭。追究到根源，所以要澈底消滅「法西斯細菌」，使世界上永遠沒有戰爭這回事，大家永遠免於恐懼。

解釋到此，已經完畢。末了說一句，今後的世界是三大原則與四大自由的世界。無論是誰，必須不媿為這樣世界上的人才行。



麼些了幹人

辛亥革命的着火點——

翰先

川漢鐵路保路事件

前清末年，郵傳部大臣（與現在的交通部長相當）盛宣懷主張實行鐵路國有政策，向英美德法四國各借款千萬磅，日本想取得債權，也自願借給清政府千萬圓。清政府有了這麼一大筆錢做資本，就宣佈所有以前准許商辦的鐵路都收歸國營，其中最重要的是粵漢，川漢兩路。依我們想，鐵路專業是不關全國人民的福利的，正該由國家來經營。但是清政府並不是人民的政府，把鐵路改成國營，實際上鐵路就成了皇室的財產了。而且所用的資本是從外國借來的，鐵路的實權不將落在外國人手裏嗎？因此，收歸國營的命令一下，四川，湖北，湖南，廣東四省的人民都組織了保路同志會，向清政府抗爭。郭沫若先生曾把他親眼看見的成都保路同志會抗爭的經過，記載在他所著的「反正前後」中。

成都川漢鐵路公司接到了命令，立刻召開股東大會。那一天，到會的股東代表有兩三百人，會場設在一個院子裏。鐵路公司總經理搖鈴報告開會之後，就開始討論鐵路國有政策。先有人起來報告這個政策的內容，同時批評這個政策，表示必須予以反抗。接着，保路運動的領導人羅綸登台，他開口便是：

「各位股東！——很宏朗的聲音，「我們四川的父老伯叔！我們四川人的生命財產——」

給盛宣懷給我們賣了！賣給外國人去了！」

就這樣差不多一字一吐的，簡單的說了這幾句，他接着便號啕大哭起來，滿場便都號啕大哭起來了——冥冥是在號啕，滿場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聲音在汪汪的大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

「我們要反對，我們誓死反對呀！汪汪汪……」

「反對賣國奴盛宣懷！反對賣國機關郵傳部！」

連哭帶叫的聲音把滿場都轟動起來了。羅綸在壇上哭，一切的股東在壇下哭，連公司裏而跑動的雜役都在哭，不消說我們在旁邊參觀的人也是在哭的。已經不是演說的時候，已經不是開會的時候，會場怕足足動搖了二三十分鐘。

接着還是羅綸以他那很宏大的聲音叫出的，待他看見會場已經稍稍在鎮定的時候，

「我們的父老伯叔！我們，我們，我們要誓死反對！」

「我們要誓死反對！」砰的一聲在桌上一拳。壇下也同聲的反響了一聲，大家也在自己的席上砰的一拳。

「我們要組織一個臨時的機關，一方面我們要聯絡本省的人，一方面我們要連行外省的全國的同胞，我們要一致反抗，反抗到底！我們達不到目的的時候，我們四川人要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人抗納租稅！」

「贊成！」

——「反正前後」——零四頁到二零六頁

兩三百人同聲喊出這一聲。這麼一來，股東會就成爲保路同志會了。當時選出會長蒲殿俊，

副會長羅綸。同志會粗粗部署停當，有人提議向藩台（相當於現在的省主席）去請願。大家立刻湧出會場，齊往藩台衙門，沿路的民衆也就跟在後面。當時的藩台是王人文，代表進去請他，他親自出來和民衆說話。他說這件事情對於國計民生關係極大，他在責任上，是應該代人民向朝廷力爭的。這樣同情人民的官吏是難得的，民衆聽說都很滿意。

在前清，誰反抗皇帝的命令就是叛逆，這是大家最怕的罪名。保路同志會爲了便於宣傳，把人民所同情的，變政失敗的光緒皇帝抬了出來，成都每家人家門口貼起一張黃紙，中間寫着「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兩旁寫着「庶政公諸輿論」（政治要採納人民的公意），「鐵路准歸商辦」。這張黃紙的作用等於傳單和標語。保路同志會在藩台王人文的容許之下，勢力一天盛似一天。清政府認爲王人文處理不得其當，把他調回京去，派趙爾豐接任。

趙爾豐是個出名的「屠戶」，曾用慘酷的殺戮鎮服了藏民的叛亂。他一到成都，立即逮捕保路會的領袖。

這個消息一傳出去，全城的人便都震動起來，到第二天九月九號的上午，便有成都全市民赴總督衙門要求釋放羅藩的請願。每家的人都把自己家門口貼着的德宗景皇帝的牌位揭下來，有的捧在手裏，有的頂在頭上，各人手裏拿着一炷香，向總督衙門裏湧去。

趙爾豐早是有準備的了。他在總督署的門口及附近的要隘處已經派兵把守着，手無寸鐵的市民剛好走到督署的東轅門，門口的衛兵便一排鎗打過來。可憐爲頭的便打死了好幾個。附近要隘處把守着的衛兵聽見督署的衛兵在開鎗，他們也就鬧起鎗來，打那如潮水一樣崩潰下來的羣衆。這樣，羣衆便陷在鎗彈的重圍中了，大家只好向兩街兩側的鋪面裏逃避。鎗聲只開了幾次便停止了。街上一街都是光緒的牌位，一街都是線香，一街都是踩脫了的鞋

子。打死了的人，打傷了的人究竟有多少，當時沒有人作過詳細的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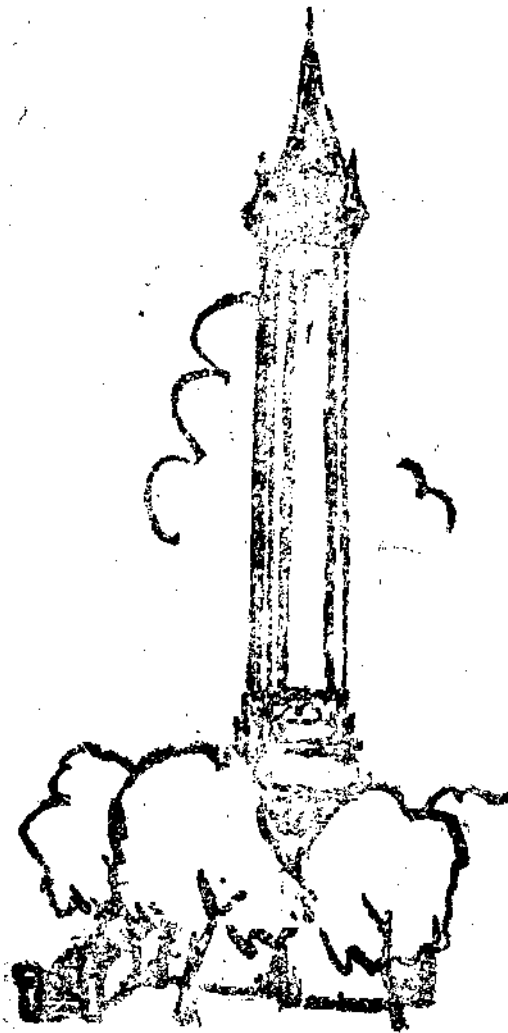
——「反正前後」——一九頁到一二零頁

裏面有五六十歲的老婆婆，也有十三四歲的小孩子。

這麼一來，趙爾豐把事情弄糟了。從這天起，成都全市罷市。附近各縣的同志會也起了暴動。最激烈的是新津（成都南四十里），同志會攻下縣城，殺了縣知事（現在的縣長）。趙爾豐立刻派才訓練的新軍去攻打，誰知新軍倒戈，傾向了民軍。趙爾豐只得打電報到北京去求救。清政府就調動原駐武漢的軍隊入川鎮壓。這支軍隊才到半路，武漢的革命黨人乘清軍實力空虛，十月十日那天在武昌起義了。這支軍隊走到資陽的時候，重慶成都也宣告獨立。兵士們全部轉變，把帶領他們的滿清官長殺了。

成都獨立

的經過怎樣呢？原來武昌起義之後，長沙，南昌的革命黨人也就跟着起事。各省的清政府官員看着風頭，紛紛獨立。趙爾



辛亥秋保路
死事紀念碑

這座碑建立在成都少城公園內，四面都刻着「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十個大字，由四個人書寫，字體各各不同。

豐鎮守成都，實在無法可施，只得把拘捕的人放了出來，也宣告獨立。成都的人民就像各地一樣，各人把髮辮一剪刀剪掉，革命也算成功了，實際的改變却並不多。就因為這一次的革命沒有澈底，四川人民才多受了許多年軍閥割據的痛苦。

辛亥革命的時候

彬然

辛亥革命的時候，正是我的少年時代，也就是我的小學生時代。

那個時候，一般小學生的年齡比現在大得多。我讀高小一年級已經十三歲，照現在說該讀初中了。然而那時候我在同班同學中還算是小的。年齡大的，在二十歲上下，有幾個已經做了父親了。

我沒有讀過初小，進高小以前，讀的私塾。和當時候別的孩子們一樣，讀過「千家詩」，「四書」，「左傳句解」，「尚書」。在最後的兩三年里，又讀了英文，「筆算數學」，「古文觀止」和「論說文範」。已經會套用「人生於世」「由此觀之」的濫調，寫些似通非通的論說文了。投考高小的作文題目是「愛國說」。

我進的高小是浙江省立兩級師範學堂的附屬小學堂，又叫模範小學堂。在杭州城隍。規模不算小，連初小在內，有四五百個同學。校舍是又高大又寬敞的「洋房」。圖書，儀器，標本，運動場，雨操場，學校園……應有盡有。後來有教師告訴我們，兩級師範連附屬小學在內，它的組織和校舍建築等等，一切都是從日本什麼學校模仿來的。當時兩級師範里的教師不少是日本留學生，還有幾個日本人。

杭州是滿清政府規定的「駐防」城市之一，經常有旗兵（滿洲兵）駐紮着。杭城西面沿西湖一帶是旗兵和旗人（滿洲人）居住的區域，周圍特地築起城牆，老百姓叫它做「旗營」或「旗下營」。旗人一生下來，就可以不勞而獲，領到一份口糧。不用說，那是從全國老百姓身上榨取來的。當時旗人以統治者民族自居，對待漢人很不客氣，漢人打旗營城門口經過，常會無緣無故受到旗人或他們的孩子們的戲弄。尤其是女人。當時女人坐轎出門，總垂着轎簾，不讓人家瞧見面貌。據說在經過旗營的時候，旗人往往硬把轎子撩起來瞧個飽。我們同學中，滿洲人不少，我是新生，年紀又小，和他們沒有交往，只覺得他們多是意氣揚揚的，極聰明，功課也好。欺侮漢人同學的事，似乎沒有。漢人同學人數多，也不是肯讓人隨便欺侮的。教師中有一位叫愛仁保先生的，是個旗人，教我們「官話」。官話就是現在的「國語」。用「聖諭廣訓」做課本。清朝康熙皇帝的時候，定下「聖諭」十六條，到雍正時候，加了一萬字的解釋，叫做「聖諭廣訓」，頒布全國學校宣講。記得開頭一句是什麼「維我聖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以仁孝治天下。」上課的時候，愛仁保先生念一句，我們接着齊聲唱一句，跟現在做紀念週的時候念十二守則有點相像。全部「聖諭」的用意，在教忠教孝，教人民安分守己，服從皇帝，那是容易明白的。

我進高小不到一個月，就傳來了革命黨在武昌起義的消息。這該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可是當時無論在我們學校里，在一般社會里，反應似乎都不怎麼強烈。後來風聲越來越緊，學生家長就紛紛將子弟領回去。我也由家里寫信給杭州的親戚，把我帶回家鄉。行李只帶了一小部分。到第二年回校，雨鞋席子之類都不見了。

從學校回到家鄉沒有多久，就傳來杭州光復的消息，說旗人沒有抵抗，撫臺（清代總督全省民政軍政的官員）逃走了，藩臺（清代管全省行政的官員）衙門燒掉了，湯壽潛做了浙江都督。

接着據說附近的鎮上也到過幾個革命軍，袖口上纏着一條白布。於是鄉下人就有一種解說，說是「明初劉伯溫一燒餅歌」里的兩句話應驗了。「燒餅歌」里說「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人方罷休」，九十九是一百減一，「百」字去掉一畫，不就是「白」字嗎？「胡人」不還是滿洲人嗎？兩句話連起來，不就是袖上纏着白布的革命黨手拿鋼刀殺盡胡人嗎？這就可以斷定清朝的天數已盡，今後該是民國的天下了。當時革命黨方面的人物最爲家喻戶曉的是黎元洪，黃興和譚父孫文。然而我頂關心的卻是杭州藩臺衙門前池子里的「癩頭龜」。那里原來養着幾十頭「癩頭龜」，大的有大箬帽那麼大，平時伏在水底，遊人把大燒餅或什麼丟到池子里去，它們就會游到水面探出頭來爭喫。池子的四周圍着石欄干，據說孩子掉下池子去，會被它們咬死的。我聽到了藩臺衙門被燒的消息，就想到那些「癩頭龜」是不是已經燒死，將來再到杭州去，是不是還看得見它們。

光復以後，男子們流行着剪辮子，穿斜領衣，戴鴨舌頭帽（就是打鳥帽）。剪辮子的風氣，尤其流傳得快。一天，我的二叔叔從杭州回來，頭上戴着鴨舌頭帽，背後的辮子不見了。脫落帽來，是一個光光的和尚頭。許多鄰居帶着好奇的眼光看他。我的祖母看到了，又愛惜又驚異地責備了一頓。剪辮子的風氣就這樣傳到了我們的村子里，年輕人全都剪了。我還乘人不備，偷偷地剪過兩條別人的辮子。起初，膽子小的人還不敢剪，有的人雖然剪了，仍然留着一大截。他們恐怕革命黨的天下靠不住，萬一滿洲人再來，可以很快地把辮子重新養起來。

辛亥革命的下一年，大約是陰曆二月里吧，我回到了原來的學校里。一切情形和先前沒有什麼大不同，教師大多數還是從前就有的，只是滿洲同學都不來了。那位教我們「官話」的愛仁保先生也不來了，後來知道他改了個姓名，仍然在杭州教書。「聖諭廣訓」這門功課當然廢除了，

不過「經」還是要「讀」。閱覽室里平添了不少新出的書刊，有彩色圖畫，有革命人物傳記，有各地革命紀事，花樣很多。杭州城里也有一些新的設施，旗營四圍的城牆拆掉了，整個旗營改做「新市場」，馬路很快地一條條造了起來。靠錢塘門附近的一個地區，新造了幾百幢平民住宅，是給窮苦的旗人住的。

民國成立以後，政治上的變化很多，像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袁世凱想做皇帝，日本人佔據青島……真是數說不盡。只有日本人的侵略引起我們的憤怒，對於別的事情，我們都不大關心。袁世凱想做皇帝的時候，我們前教師里，似乎有發表贊成的論調的。

辛亥革命的時候，革命的力量差不多全靠從滿清政府方面叛變過來的軍隊，沒有廣大人民做基礎。因此，一般社會對於革命，都非常淡漠。像我已經是十三歲的年紀在高小里念書的孩子了，也還是那樣不懂事。不過這到底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兒了，最近十多年來，情形就大有不同了。少年們——不，連八九歲的兒童們——也一齊來當革命救國的任務了。在抗戰頭一兩年，到處都有兒童救亡團體組織起來，比較著名的，像孩子劇團，新安旅行團。他們會演說，會唱歌，會演戲，會辦壁報，會當小先生……有許多事比成人做得還好。會有許多人的感情被他們激動過，我就是其中的一個。然而我除了歡喜讚歎而外，更還有說不出的難過。在正常的社會里，兒童們少年們正逢人生的黃金時代，只該無憂無慮，蹦蹦跳跳，享受他們分該享受的一切。而我們的兒童們跟少年們，肩膀上已經要負起沈重的擔子來了。他們不但奔走呼號，忍凍捱餓，受盡了肉體上種種的苦難，並且成了精神上的早熟者，爲了工作，他們的舉止行動竟像是善於應變的成人。想到這一點，我回憶起自己少年時代的愚昧無知，似乎反而是一種僥倖了。這種矛盾情形怎樣造成的？該由誰負責？又該怎樣解除？都是值得思索的問題吧。

美術展覽

敦煌石窟
羊言

四世紀到十四世紀的藝術陳列館

附刊在本篇裏的畫像都是臨摹的敦煌莫高窟的壁畫。敦煌在甘肅省的西部。我們打開甘肅省的地圖來看，從蘭州沿汽車路向北轉西，通過甘肅省最狹的地區，經酒泉，玉門，一直到安西，汽車路就分歧了。往北的一條折入新疆，往南的一條就到敦煌。從第四世紀起，敦煌是東西（即亞洲歐洲）交通的樞紐，地位的重要，不亞於這回世界大戰以前的上海。從敦煌再往西，經過新疆，青海，直到北印度，便是那時候最重要的國際路線。無數東方和西方的商隊，趕着駱駝驢馬，帶着各地物品，來來往往，都從敦煌經過。當時敦煌的繁華，自不消說。到了元代（六百年前），海運漸漸發達了，這一條古道又漸漸被流沙所掩沒，繁榮了一千多年的敦煌才沒落下來。要不是有個「莫高窟」，這一「古代的上海」幾乎不會被人提起了。

莫高窟在敦煌城南二十公里，鑿在一帶斷岩上。斷岩前面有一道小河。古時候，這道河又大又湍急，才把質地粗鬆的兩岸削成了斷岩。在朝東的一岸，大大小小，計有三百多個洞子。那些洞子高下參差，約略可以分做四層。從前各洞之間有走廊飛橋相通，後來大概被火燒了。現在，只能在各個洞口，看見當時為嵌入木料而鑿下的窟窿。在很少幾個洞口，還可以看見殘留下來的

屋簷似的建築。要到各個洞子裏去參觀，就非用梯子爬上去不可。僅存的完好的建築，只有清末修建的一座九層樓，那層樓靠着斷岩，裏面供一尊極大的佛像。

原來在四世紀的時候，印度的佛教很發達了，商旅來往，非但把西方的貨物運了進來，也把佛人在講經旁邊散步，看見斷岩上射出五色光芒（這一帶地方常有這種現象，就是所謂「海市蜃樓」），以為那裏定有什麼靈異，就在那裏墜個洞窟，供奉佛像。以後在敦煌路過的商人們常到這靈異的洞子裏進香許願，求佛保佑，使他們在艱苦的旅行中一路平安，並且得了利發了財回來。當然有些人如了願，他們就在那裏裝飾佛像，或者另鑿新洞子供奉佛像。經過前秦，北涼，後魏，西魏，隋，唐，直到元初，前後將近一千年，據記載說一共鑿了上千個洞子。



西魏佛像

關山月

先生臨

這一幅和其他四幅，都從「風土雜誌」第一卷第五期描來，在此致謝。

從前在上千個洞子，為什麼現在只餘三百多了呢？大概有兩個原因。一則因為斷岩是一顆顆沙粒和石灰石黏合而成的，質地極鬆，很有坍塌的可能。二則那一帶地方，風裏挾着很多的沙（就是流沙），下層的洞子很有被沙掩沒的可能。坍塌了，掩沒了，洞子就少了。

當時人鑿了洞子，在洞子的中央砌成佛龕，或者在朝外的石壁上，另鑿一個佛龕，佛像就鑿在佛龕裏。洞頂和洞壁用泥漫粉刷，繪上圖畫。在佛龕的兩旁，畫着神帳模樣的裝飾畫。兩旁的壁上，畫着幾個大的佛像，或者一列列的小佛像，或者畫一幅「經變」（佛經中的故事），下面一列畫着力士或「供養人」（出錢修洞供佛的人，畫在佛的下面，表示皈依佛教的意思）。開門的一方，門內面的兩旁畫着天王像。洞頂上畫着「飛天」（從天上飛下來聽佛說法的仙人）。洞頂中間的一方叫做「蓮井」，畫着各式的圖案。沿洞口的洞頂上，還畫着梁，椽子，屋簷一類的建築圖案，表示洞子和房屋一樣。



供養人像

關山月

先生

因爲那三百多個洞子裏的塑像和壁畫是在前後一千年間陸續完成的，那三百多個洞子就成了從一千六百年前到六百年前的藝術陳列館。近年來有許多考古家和藝術家特地到那裏去參觀那些古代的藝術品。塑像中最大的就是九層樓中的大佛像，高約一百公尺。另外在大佛洞中的一個比較小些。這兩個佛像都是在岩石上鑿了粗坯，塗上黏土塑成的。雖經後代人修補，還沒有失掉原來的樣子。至於一些小塑像，是用草繩纏在木架子上，塗上黏土塑成的，質地不堅固，沒有一個是完整的了。塑的大抵是佛，也有鬼怪，全身比例極相稱，姿態極生動。是隋唐兩代（一千三百年前到一千年前）的作品。



初唐供養
菩薩像

張大千
先生臨

至於壁畫，更是考古家和藝術家稱讚不置的。那裏天氣乾燥，壁畫比較容易保存，有一些簡直跟新的一樣。也有些因爲顏料不好，轉成暗黑色了。也有因爲粉刷的工程不精良，剝落成斑

瑰點點的了。考古家們已經把各洞壁畫的繪製年代大致考定，因此，從那些壁畫上，可以系統地看到我國古代繪畫的衍變。尤其引起人們興趣的，最早的壁畫，筆調竟和希臘的古畫相似。原來亞歷山大東征印度的時候（二千二百七十年前），就把西方文化帶到了印度，和印度的佛教文化合流。至佛教傳入我國，這些繪畫的方法也跟着到我國來了。有些人以為當時繪畫的技師中或許有西方人在。有些壁畫上，還畫着高鼻子，凹眼眶，藍眼珠，黃頭髮的人呢。後來，這種印度來的繪法漸漸和我國古來的繪法融合在一起了。從這一點看來，一個民族的文化決不會從古到今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點而不受別種民族的影響。惟其這樣，民族的文化才會擴大加深，不斷地進步。從這些壁畫上，又可以看到各時代人的生活 and 思想。唐代人的壁畫緊湊而繁複，不論佛像人像，體態都很豐滿，顏色多用紅與藍，顯得非常熱鬧。這表現出唐代人生活寬裕，感情熱烈。宋代人把人像和佛像畫得比較瘦削，常用青紫一類的冷色。這表現出宋代人的生活大不如前，他們的思想也比較枯寂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供養人像，因為畫的都是當時的人，他們的服裝，插戴，以及手裏拿着的用具，樂器，隨從的僕仗，作為背景的房屋，家具，等等，都是歷代人生活狀況的實據，後代人最寶貴的參考材料。



五代供養
菩薩像

關山月
先生臨

到了敦煌的人說起莫高窟的情形，說都會興致躍然，想親自去遊歷一番。可是敦煌太偏僻了。從蘭州動身，還得坐四天的汽車。路途的大多是堆滿沙石的平原（戈壁），不長一點兒草木，途中還有缺乏飲料的危險。要去遊歷真是不容易。近年來有幾位畫家親自到那裏去臨摹了一些壁畫回來，曾經在重慶成都各大都市公開展覽，大家看了也就可以稍慰渴望。一位是張大千先生。他帶了幾位助手去，用透明的紙按在壁畫上，把輪廓鉤下來（因此，他的畫大小與原畫相同），塗上鮮豔的彩色，並且把殘缺的部分補上，就像那些壁畫剛畫成的時候的模樣。一位是關山月先生。他用速寫的方法臨摹了幾幅，簡單的筆調傳出了壁畫原有的神致。一位是吳作人先生。他的臨摹完全依據目觀的情形，殘缺的部分照樣殘缺，黯淡的彩色照樣黯淡，因此斑斑駁駁，使看到的人宛如看到了洞子裏的原畫。



供養人像

張大千先生臨

從元代（六百年前）以後，海運通了，莫高窟跟敦煌一樣，幾乎被人忘了。只有每年舊曆四月初八佛生日，附近的人還去進香。直到四十年前，在莫高窟的秘密石室中發現了一批古代的寫經，敦煌的名聲又傳播天下了。說起來，這又是一個教人痛心的故事。

前清光緒三十三年（三十八年前），匈牙利人史坦因率了英國教

府的命令，從印度到新疆調查地質。到了新疆，他聽說敦煌地方有古代的寫經發現，就跋涉長途，到敦煌察看究竟。原來有個王道士在打掃洞窟的時候，在一個洞子的佛龕後面發現壁上有一道裂縫，好像裏面還有一間石室。他把牆壁掘開，後面果然是一間祕密的石室，藏滿了手寫的經卷等等。他去報告官府，官府要了兩本樣本去，沒有下文了。他就把牆壁砌好，裝了一道門，緊緊鎖着。史坦因打聽明白，就去找王道士，把那些經卷取出來一看，都是五世紀到十世紀間的東西。於是花言巧語地說，他非常相信佛教，願意捐銀三百兩，裝修佛像。王道士感激之餘，送了他二十四箱寫經，五箱古物。史坦因立即把那些東西運回英國，現在陳列在倫敦不列顛博物館中。後來法國人伯希和知道了，也到敦煌去，向王道士買了古物十大車，現在陳列在巴黎圖書館中。到這時候，我國政府方才知道，於是把石室中餘下的經卷運到北平，陳列在北平圖書館中。由於前清政府的昏聩，大批的古物被竊了。遺留下來的那些壁畫和塑像，如果不好好地保存，研究，不是一錯再錯了嗎？保護那三百多個洞子，是政府的責任。研究那些藝術品，整理那些藝術品，是考古家和藝術家的責任。

更正啓事

開明少年第二期三十八面上的插圖，跟四十面上的插圖都排錯了。三十八面上的圖該是四十一面上的那個，四十面上的該是三十八面的一個。（下面的圖註都沒有錯。）我們校對時候沒有看出來，非常不好過，現在在這裏更正，請大家原諒。



我們的奇蹟 小俞

提起我們的名字來，可以說誰人不知，哪個不曉。「人」沒有了我們，就不能生活。我們住在人的身體裏面，日夜不停地工作着。我們的工作是在人的身體裏循環流動，從小腸裏

把營養料運送到全身各部，把全身各部的廢料收集起來，運送到汗腺和腎臟裏。又從肺裏把氧（舊名養氣）運送到全身各部，把全身各部的二氧化碳（舊名碳酸氣）收集起來，運送到肺裏。「人」一生下來，我們的工作就開始了，到我們的工作停止的時候，「人」就死了。

每一個人都知道我們的重要性，每一個人都把我們當做最寶貴的東西。有時候，頑皮的孩子跌破了皮，做針線的女人刺破了手，我們

就從皮膚的破碎處所跑出來。人們立刻駭怕地叫出來：「血！」其實，這是最細小的事情，算不了什麼，只因人們太看重我們了，才這樣大驚小怪起來。

人人都寶貴我們，因而人人都怕看見我們。他們以為我們是只該待在人體裏面的，如果我們跑了出來，一定有什麼禍事發生了。

但是，時代不斷地進步，科學一天天地發達，尤其是戰爭，大大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我們應當感謝人，人幫助我們完成了一個奇蹟。

這裏還得從頭說起，才說得明白。

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人受傷，或是生了病，血流得太多，身體裏的血不夠了，他的生

命就很危險。因為我們的弟兄跑出去太多，我們的運輸力量就薄弱了。這時候要救人，只有把別人身體裏的我們的同族弟兄調動一些過來，補充我們的損失，恢復我們的力量。這種方法叫做「輸血」。

我們的同族弟兄雖多，却分成好幾派，並不是隨便找哪一派都能夠合作的。我們同族中的派別叫做「血型」。血型有A型，B型，AB型，O型四種。病人輸血，一定要找血型相同的人。

戰爭發生以後，人類遇到了最大的災難。士兵們常常大批大批的同時受傷，同時需要輸血急救。這是十分困難的，一時間哪裏去找這許多和各個受傷者血型相同的人呢？而且，照以前那種直接輸血法，必須供給血的人和接受血的人並臥在一起，才能動手，那不是要隨時預備許多輸血的人等着嗎？簡直是辦不到的事情。

科學家們不斷地研究這個問題，組織了輸

血研究委員會和血液代替品研究會，做了許多實驗。他們終於創造了奇蹟，先發明了血漿，後又發明了血粉。這是人的奇蹟，也是我們血的奇蹟。我們的功能無限地擴展開來，我們的作用也空前地發揚光大了。

在願意供給血的人抽血以前，不必檢定血型。只要年齡在十八歲到六十歲之間，體重在九十磅以上，包含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血紅素，體溫和血壓正常，新近沒有害過傳染病，以前沒有害過結核病，瘧疾，梅毒等，就可以輸血。

就一般說，體重每重一磅，可以輸血三個半立方公分（c. c.）。我國人的體質比較弱；現在是以每磅體重輸血兩個半立方公分為標準的。

抽血的方法，已經進步到絕對不妨礙被抽血的人的健康了。差不多和種牛痘打防疫針一樣輕便，只在注射麻藥的時候稍稍有些刺痛，把針頭插進肘部關節間的血管，就開始抽血，

並極難癒痛苦。

現在要談到我們的新經歷了。我們從輸血人的身體裏被抽出來，經過橡皮管，流進一個玻璃瓶。每個玻璃瓶盛着從一個人身體裏抽出來的血，瓶裏放一些檸檬酸鈉溶液，使我們不至於凝結。然後把瓶子放到冰箱裏，等候送到製造所去製造。這一步手續應當做得很快，不能超過二十四小時。

到了製造所之後，第一步手續是把我們體內的血球提出。先把我們裝在一個沈澱瓶裏，沈澱瓶放到一架離心中，用每分鐘轉二千五百次的速度來旋轉，轉得我們頭昏眼花，而我們身體裏的紅血球白血球都沈到瓶底去了，浮在上面的液體就是血漿，有三分之二左右。又用一根虹吸管把血漿吸到一個裝有鹽溶液的瓶子裏去，把瓶口密封起來。工作就完成了。

但是還有一步最後的工作，就是把血漿的樣品送到細菌室去檢驗。證明無毒以後，才可以應用。

更進一步，可以將我們製成血粉。把已製成的血漿，放在華氏零下一百度到一百五十度的特製冰塊裏，慢慢地旋轉，使我們凍結起來。同時利用真空的壓力，使我們成爲一種光亮的粉末，這就是血粉。這時儘立刻把管子在真空的情形下用火密封起來。

用血漿或血粉供給病人，可以普遍的應用，不必問什麼血型。血漿在平常的溫度下，可以保存到幾個月，血粉更可以長期的存放，不會失去效用。血粉的體積只有血液的四分之一，重量只有血液的二十五分之一，運送起來，當然更爲方便。

製造血漿和血粉的地方，外國人叫做「血液銀行」，我國叫做「血庫」。這種「血液銀行」在外國已經很普遍，千萬的美國人民，蘇聯人民，英國人民，都自動地捐出血液，存入銀行。這些血液經過血液銀行的改造，成爲血漿或血粉，用卡車或飛機運送到各地醫院去，救活了無數受傷的英勇戰士。外國弟兄們完成

了這樣偉大的任務，真使我們十分羨慕。去年七月間，我國昆明也設立了一個血庫，在軍政部軍醫署的指導之下開始工作，其他大後方各

主要城市，也將設立分庫。從此，我們中國的弟兄們也有了參與反法西斯戰爭的機會，不讓外國的弟兄們專美於前了。

昆明血庫

章士敢

最近我因本誌編者的囑託，往血庫作了一回訪問。血庫在昆明金碧路金碧公園省立昆華醫院內。那個公園並不大，稍稍有些樹木。房屋是一所小型的洋房。現在把訪問所得扼要記下。

色素良好的。(三)血壓不過低的。(四)最近沒有染什麼疾病的。(五)抽血之後，不致影響身體健康的。登記了的人不含以上五點的，絕不勉強他們抽，以免使抽血者留下任何不良印象。

願意抽血的人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由醫師出外抽取的，醫師往學校，工廠，招待所(招待盟軍)等處，那里先已登記了願抽的人，就給他們施行抽血。一類是往血庫登記的，就在血庫抽血。凡是登記了的，都須經過體格檢查，檢查合格才抽。檢查注意以下五點：(一)體重與身長的比，超過規定數值的。(二)血

十八歲以上的男子，每體重一磅可抽血三立方公分。十八歲以上的女子，每體重一磅可抽血兩立方公分半。昆明血庫抽血並不照此抽足，大抵只抽規定的三分之二。每人抽血之後，隔兩個月又可以抽第二次，但每年不得超過五次。抽血人抽了血，喝牛奶一杯，開水數杯，由血庫供給。往後也不須特別調養，只須

多喝開水，少受勞乏，就跟沒有這回事一樣。

這個血庫，三十三年元旦在昆明成立，去年七月十二日遷到昆明，由易見龍趙珩等幾位醫師主持。去年到現在，抽血人總數有六千多。就性別說，以男子居多。就類別說，以學生，工人，公務員居多。其中到血庫來抽血的比較少，平均每天只有二人。

抽出的血液，加入檸檬酸鈉，不使它凝固。血液中血球的比重大於血漿，所以會沈澱在下層。分離血球與血漿，本當使用離心器，其作用在於減短血球沈澱的時間。昆明血庫不用離心器，僅將血液放置冰箱中，溫度在攝氏表四度至八度，適應血球生命的延續。幾天之後，就見黃色的血漿浮在上層，約佔百分之五十以上，赤色的血球沈在下層，約佔百分之四十以上，二者完全分離了。於是由虹吸作用將血漿吸出。其法：用離心抽氣機充將瓶中空氣抽稀，然後用玻璃管通到血液瓶中，析出血漿（不抽盡，以免渾濁）。

血漿析出之後，使其水分蒸發，血漿就成為粉末。並立即降低溫度到攝氏表零下二十度。然後裝入玻璃瓶。每瓶二百五十立方公分，約當由兩三個人抽出的血。粉末作黃白色。應用的時候加入鹽水或蒸餾水二百五十立方公分，就可以注射入人體。

餘下的血球可以保持生命兩星期到三星期。在此期間，如有患貧血的，經醫院代為申請，可以贈與，並借與輸血器械。

訪問了血庫，我想到了兩點。第一，抽血的人是可敬的。他們雖然惠而不報，可是願意把最寶貴的自己的血贈給不知姓名不見形貌的人，縱使他們並不自覺，實際上已經達到了「人我一體」的境界。達到這種境界的人是社會的支柱，他們的可敬在此。第二，血庫的成立，雖然為了適應戰時需要，但是戰後仍該繼續工作，並且設法求其擴充。許多的病人爲了失血過多，至於不救，有血庫在，這些病人就有命了。



黃金

葉至善

六月四日——黃金節

盧溝橋事變後三個月（二十六年十月），政府頒佈了一道命令，禁止黃金的自由買賣。

國那禁令說：「人民的黃金該交給政府，由國家銀行按照官價代收。黃金不准自由買賣，誰違背了這個法令，他的黃金就得沒收。」

第二年上半年，淪陷區逐漸擴大了，爲着防止黃金流到敵人那兒去，政府把那禁令又補充了一條：「旅客攜帶金飾所含之純金不得超過三七·七九九四公分（約合一·二市兩），否則一概沒收。」

這一條說得精確極了，按照他的意思，要

是你戴了一個含有三七·七九九五公分純金的手鐲，就得充公。可不知道這條命令怎樣執行的。那種靈敏得能夠稱萬分之一公分的天平，只有化學分析室裏才有。

政府頒佈這一道禁令，原來想限制黃金的價格，免得法幣相對地跌價。又想把黃金集中，可以向友邦購買軍火器材，用來抗戰，用來建國。可是因爲沒有嚴格執行，竟得到了相反的結果。

禁令一下，銀樓紛紛停業，黃金就此在市場上絕跡。可是暗地裏仍舊有些人在幹這行買賣。沒有隔多久，黑市上黃金的價格竟比官

價高出了許多。國家銀行收到的黃金就一天少一天了。最後，那安放在櫃台上的天平，盤子裏積滿了灰塵，成了一件並不美觀的裝飾品。

黃金集中，可以說完全失敗。至於維持法幣的價值，也沒有多大成效。吃的，穿的，用的，什麼都「見風就漲」。大家說「門門貴，只有法幣相因。」大家把法幣換成貨品，不願意將它留在家裏。這樣地愈囤愈漲，愈漲愈國，直到今天，還是個不了之局。

黃金自由買賣的禁令，眼見無補於事了。三十二年六月四日政府乾脆廢止了這個禁令。

黃金市場重新開市，銀樓也一一復業了。

大家想：囤積貨品的人也許會轉移目標，拋售了貨物，去做黃金的買賣，物價不是能稍稍穩定下來嗎？誰知不然，這一來，非但不能抑制物價的高漲，反給投機商人開闢了一條新路。

黃金，黃金，投機商人快活得跳起來，這一個年頭是他們的了。黃金自由買賣的禁一開，他們的黃金時代又到來了。他們應該請求政

府，明令規定六月四日為「黃金節」。他們應該熱烈地紀念這個對他們有歷史性的日子。

冒險家的樂園——黃金市場

最初，政府把黃金的官價提高了，可是市價立即追出了官價。從此以後，黃金的官價永遠在市價之後追趕，好似跑狗場裏的狗，儘管跑得快，總趕不上前面的電兔。其他各種貨物的價格也緊緊跟着，作無休止的賽跑。法幣的價格愈顯得低落了。政府原想借黃金的自由買賣來抑制物價，結果除了物價以外，又添了抑制黃金市價的新難題。

怎樣才可以抑制黃金的市價呢？經濟學者討論了又討論。結果政府在向美國借來的五萬萬美金中提出五分之一，買了黃金運回國來，在市場上大量地拋售。這情形好似用大石塊填海一樣，平地打起一個個的浪花，效果却完全見不到。金價一味連跑帶跳地漲，漲，漲，今年八月下旬，曾經超出二十幾萬元一兩了。一兩黃金值廿幾萬元，這是誰定的價？想

明白這個，我們且到黃金市場上去觀光觀光。

早上九點鐘左右，黃金市場門前的馬路旁邊，停着的私包車連成了長長的行列。車夫們都靠在踏腳板上打瞌睡。這時候，他們的翻櫃萬萬的主人家在市場裏幹他們的冒險事業。

投機商人進了市場，在桌子邊坐下來，泡上一碗茶。他們互相聊着閒天，雍容的態度好似個個都是老練的外交家。是的，他們也像老練的外交家一樣地懂得時機。他們的心全放在耳朵上，注意着黃金在漲呢還是在跌。

黃金的播客在挨得很緊的桌子之間擠來擠去，彎下身子來和投機商人們交頭接耳。

「要賣出嗎？」「要買進嗎？」

「您有貨嗎？」「貨，我給您找！」

「您要什麼價？」「您出什麼價？」

於是他們在袖管裏掐着指頭講價錢。「這個價錢可不成，」這個搖搖頭，那個也搖搖頭。很難得說一句「好，我們成交了。」

成交的是什麼呢？黃澄澄的金條嗎？一疊

疊的金元嗎？在黃金市場中，你眼睛再睜大些也看不到這些，他們交易的只是些單據。只有挨在桌子邊上，專等「吃邊皮」的小商人，手裏才真個有指環手鐲一類的金首飾。

若是你在價錢低的時候，把黃金買進，等到價漲了，又把它賣出，湊巧黃金接着又回跌了，你趕快把才賣出的又收回來，這才算真正的賺到了。否則就是做了本。

這種機會可真不容易遇到。因此，投機商人利用不正確的新聞，不正確的判斷，播弄黃金的價格。他們都希望，坐在周圍談着笑着的同道們一個個都倒下去，所有的法幣和黃金單據全裝進自己一個人的腰包裏。

這不是交易，這是賭博。我見到一個做黃金生意的人，一晚上輸去了他所有的地產，贏得了一頭銀絲。

黃金市場——冒險家的樂園！

黃金的悲劇

關於黃金，類似的悲劇多着呢。

一八四九年（九十六年前），美國舊金山附近有個木匠在山溪裏找到了一塊黃色的石塊。「是黃金嗎？」他這麼想，可是斷不定。於是去請教一個煮肥皂的婦人。那婦人隨手把黃色石塊擦在肥皂鍋裏，說明天給他回音。

第二天，木匠和煮肥皂的婦人一同把那石塊從鍋裏撈出來。那石塊煮了一整晚，黃澄澄地，閃着光，顯得更美麗了。

「黃金！黃金！」婦人和木匠驚喜得互相擁抱着跳了起來。木匠立刻告訴了他的老板。老板是個有心計的人，他教木匠千萬不要聲張。山溪裏有了金子，由他一個人慢慢地挖，絕不將成爲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嗎？他把挖到的黃金買了田地，買了房屋，買了牲口。

諺語說得好：一隻手遮不住太陽。黃金的秘密尤其不容易保守。會幾何時，這消息傳遍了全美洲了。「挖黃金去！挖黃金去！」全美洲每一張嘴都這麼嚷着。

於是，工廠裏變得靜悄悄地，工人們挖黃

金去了。店鋪的大門反鎖着，商人們挖黃金去了。兵士們開了小差，水手們離開了自己的船，農人們拋棄了田裏成熟的麥子。「挖黃金去！挖黃金去！」人像潮水一般往舊金山湧去。

除了挖黃金，在舊金山一帶，什麼行業都停頓下來，人口却增加得非常之快。到了第二年上，吃的住的全都不夠供應了。那些從各處來的挖黃金的人，探贖了那位木匠老板新置的土地，霸佔了他新造的房屋，宰殺了他新養的牲口。木匠老板氣得什麼似的，立刻向法院起訴，告那些挖黃金的暴民，要他們賠償他全部的損失。打了四年官司，法院判決了，他完全勝利。

可是挖黃金的暴民決不甘心敗訴。他們的眼睛早被黃金遮住了，再也看不到法律。當天晚上，他們暴動了，殺死了判決這案件的法官，燒毀了木匠老板的田莊，把他三個兒子全都殺死，單留下他一個人，教他體味這「黃金

的悲劇」。

結果他不名一文，流浪到華盛頓，向國會申訴。法律是保護黃金的，可是，他一點兒黃金也沒有了。申訴繼續了二十年，上帝來判決他了，他倒斃在路上。

舊金山附近的黃金漸漸挖空了。上世紀末，阿拉斯加又湧起了挖黃金的巨浪。笑匠卓別林的著名影片「淘金記」，描述的就是阿拉斯加挖黃金的情形。

阿拉斯加位置在寒帶上，終年由冰雪掩蓋着，可以吃的東西幾乎一點兒也不生產。挖黃金的人沒有想到這一層，聽說那邊有黃金，就湧到那邊去了。結果大家所挖到的黃金抵禦不了他們的寒冷跟饑餓。看過卓別林的「淘金記」的，都覺得他躲在被大風吹得東倒西歪的小木屋裏啃皮鞋，十分可笑。回過來一想，這又何嘗不是一「黃金的悲劇」呢？

美國名小說家傑克倫敦，在少年時代，也會被捲入阿拉斯加挖黃金的旋渦。他把他的經

歷寫成小說，有一篇叫做「一千打雞蛋」。

一個生意人聽說阿拉斯加缺乏食物，雞蛋的價錢漲得尤其利害，於是把老婆寄在丈人家裏，變賣了他的房子，買了一千打雞蛋。運到阿拉斯加去。一路上，他爬過了蓋滿白雪的高山峻嶺，渡過了浮着冰塊的急湍奔流。同行的遭到了惡運，有的折回去了，有的慘死了。最後只有他拖着兩隻凍傷的腳，到達了挖黃金的地方。他冒了這樣大的險，受了這樣的辛苦，當然橫了心討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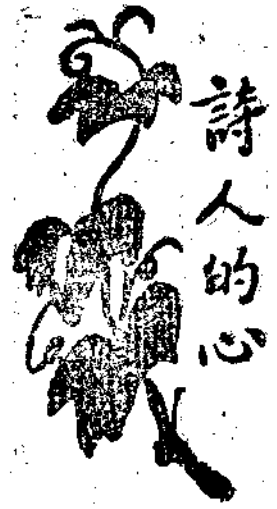
「填半錢一個。」

「我買，我買，」挖黃金的人圍住了他，他們已經忘了雞蛋的滋味。他賣出了兩打就不賣了，因為看情形雞蛋價還得漲。

他回到旅館裏坐下身來，剛才買蛋的人找他來了，原來買去的雞蛋全壞了，特地來退回他，可不要收回所付的黃金，只說等好蛋到了再來取。客人走了，他立刻把凍硬了的雞蛋全數取出，用斧頭劈開來檢驗。劈開了一個又一個，一千打雞蛋沒有一個好的了。最後他把一條繩子套在梁上，打個結，把頸子套了進去，同時踢開了墊在腳下的凳子。

（沒有完）

詩人的心



日本投降日讀杜詩

申緒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滂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八月十日晚上，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了，

全國人民都喜歡得像發狂一樣。這八年來，爲了抗戰，爲了建國，大家受盡了辛苦。現在敵人終於在同盟國圍攻之下投降了，我們的兩個目的已經完成了一個。這怎教人不要高興呢？尤其是家鄉淪陷了，避居到後方來的人民，他們想到不久就可以回到別離已久的家鄉，不久就可以和日夜懸念的親友們會面，這一腔高興的心情真不知該用什麼話才表達得出來。前而抄錄的一首杜甫的律詩，所寫的便是這一腔高興

的心情。

杜甫生在唐朝睿宗末年（公元七二二年），起先住在長安杜陵，後來遷居洛陽。他年青的時候，正逢着歷史上所稱道的唐玄宗開元天寶的盛世（公元七二三年到七五五年）。後來安祿山反叛了，京城長安一帶，被北方異族人的兵隊騷擾得不成樣子，並且連年的逢着饑荒。因此在此在四十歲以後，杜甫幾乎沒有過過太平日子。安祿山才被郭子儀討平，跟着史思明又作亂了。這時候，杜甫從陝西逃四川避難，在成

都城西面造了幾間草堂居住。到肅宗寶應元年（公元六六二年）十一月間，官軍把史朝義趕出洛陽，收復河南。史朝義逃到河北，給李懷仙殺死，河北也就平定了。杜甫在成都聽到了這個消息，正和現在避居後方的人聽到了日本投降一樣，高興得眼淚都流下來了。他把剛聽到這個消息的一瞬間的心情，寫成抄錄在前面的一首詩。

這首詩的第一句，說他忽然聽到收復河南河北的消息。「劍外」指四川地方。他身在四川，而唐朝的京城在長安，以京城作觀瞻說，四川地方在劍閣外面。「薊北」就是河北。他一聽到這個消息，興奮得什麼似的，不禁「涕淚滿衣裳」了。他一家人在外面流浪了許多年，幾乎沒有一天不在愁苦之中，克復的消息一傳來，他回頭看看他的妻子，往日的憂愁不知消滅到哪兒去了。於是把詩書隨便的收拾收拾。「漫」字就是「隨便」，表示他高興得靜不下心來，表示他急於想回去。第五句是承接

第三句的。往日的憂愁既然全沒有了，在白天裏，正該唱唱歌，放量的喝喝酒。這裏的「白日」，除了「白天」外，還含有一「光天化日」。「太平日子」的意義。第六句承接第四句。收拾了詩書做什麼？就是打算回老家去。收復河南河北是在十一月間，那時候郵遞不方便，消息傳到成都，該是冬盡春初了。這正是回鄉的好時光，一路有春景作伴。末了兩句是預計回去的路程。先走水路，穿過巴峽巫峽，到荊州起岸，向北經過襄陽，回到洛陽。在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到巴峽在巫峽之下，想來杜甫沒有走過這條路，不很熟悉地理，弄錯了。或者他所謂「巴峽」指四川境內別的峽而言。

念了這一首詩，我們可以悟到，詩人的心其實和每一個普通人是一樣的。不過詩人能用幾句簡短的精粹的語言寫成詩篇，把他所感觸到的完全表達出來。人家讀了詩人寫的詩，都覺得自己也有這樣的感觸，可是自己道不出，詩人道得出。要能做到這樣，才算是首好詩。



藝術生活 石膏塑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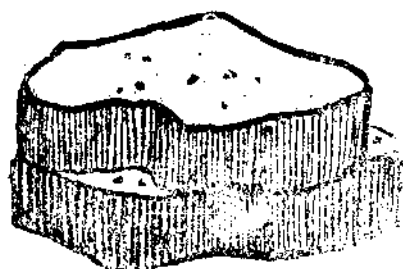
李宜

怎樣做石膏粉？

學過化學的都知道石膏有兩種。一種是生石膏，每個分子生石膏中含有兩個分子的結晶水。另外一種含着半個分子的結晶水，叫做熟石膏，也叫巴黎石膏，這才是石膏塑造的材料。

從礦裏開出來的是生石膏。生石膏價錢很

便宜，在漆鋪，山貨鋪，中藥鋪裏都可以買到，是一種白色的有閃光的石塊似的東西。仔細地觀察，可以看到生石膏是分做一層一層的，每層最薄的只有五六分，最



生石膏

厚的有五六寸，各層由直立的細針似的透明結晶緊排在一起組織而成。泥沙等雜質多數夾雜在層與層之間。每一層中，大抵沒有什麼髒東西。因此，買生石膏的時候，該選各層比較厚的。層間的泥沙有淡青色的，有土紅色的，最好買前面的一種。這一種，即使雜質沒有除淨，石膏的顏色也是潔白的。

生石膏買來後，用小刀插入層與層的縫道間，把他一層層地劈開，浸在水裏，用刷子刷去兩面附着的泥沙。撈起來晾乾後，打成小塊，用石磨磨成粉末，再用細篩篩過。如果沒有石磨，可以用搗臼舂。大量地研磨，可以用水力石碾。

生石膏磨成了細粉（愈細愈好），就可以放在鍋裏炒了。炒的時候，該用鍋鏟不停地翻拌。最初，鍋裏的石膏粉很平靜，後來漸漸地

冒起氣泡來，這就是含在生石膏分子裏的結晶水受了熱，蒸發出來了。氣泡最多的時候，就像是一鍋滾滾的稀飯，鍋上面瀰漫着水蒸氣。過了一會兒，氣泡漸漸減少，最後鍋裏面又回復平靜，幾乎不再有氣泡了：生石膏就成了熟石膏了。這時候，石膏粉的温度很高，不能盛在磁器或瓦器裏，磁器和瓦器受了這高熱都會炸裂的。最好盛在銅器或鐵器裏，等他冷卻之後蓋上蓋子，防止熟石膏吸收水分而改變了性質（通常叫做過性）。剛炒好的石膏不容易凝固，至少得經過一夜，才可應用。

熟石膏也可以在漆鋪裏買到，有些城鎮，另外有專賣熟石膏的鋪子。若不願意自己花功夫炒，可以去買現成的。但是鋪子裏保存往往不得其法，石膏容易過性。因此，買的時候得問清楚，是否炒好不久，再用手指把石膏粉搓一下，看他是否乾燥。過性的石膏，用來塑造時，體積膨脹得很大，而質地很鬆（粉筆就是過性的石膏做的），千萬不能用。石膏粉中雜

有閃爍的粉末，那也是一部分沒有炒好，塑造之後，經不了多

找原型。做模型

把石膏粉調了水，倒在一個模型裏，凝固後取出來，就成石膏塑造了。做模型的質料，通常用橡皮或石膏。橡皮不容易得到，這兒單說用石膏做模型的方法。立體塑造的模型，初學的人不容易做好，這兒單說做浮雕塑造的模型的方法。

用石膏做模型的方法和做石膏塑造完全一樣：把石膏粉調了水，倒在與石膏塑造凹凸完全一樣的模型上，凝固後取下來，就是塑造用的模型了。爲了稱說的方便，把做模型用的模型叫做原型。

找原型最簡便的辦法是找現成的雕刻品。銀元，銅錢，彫着花紋的古硯，古碑，玉佩，銅鏡，都是最好的原型。假定用一塊圓形的直徑七八寸的古硯做原型。先把那古硯洗刷乾

淨，平放在一塊木板上。用一條厚紙片做成個圈兒把他圍起來。厚紙片可以用幾張光滑的紙裱成，塗上白蠟，在火旁烘一下，使白蠟透到紙裏去，紙便不吸水了。紙圈兒高出硯面七八分，用麻線紮緊。又用較硬的毛筆蘸了肥皂水，在原型的表面和紙圈兒的內面到處塗遍。於是把調了水的石膏漿倒在原型上。凝固後取出來，這就是個模型。如果原型的形式是方的，可以用木條把他圍起來，木條也得先上點兒白蠟。

除了上面所說的各種東西外，樹葉也可以做原型。最好選形式美觀，葉脈清晰的（如楓葉）。把幾張樹葉任意地平鋪在木板上，葉背向上，周圍圍一個紙圈兒或木框兒，倒上石膏漿，就成很好的模型。幾個不同的銀元或銅錢，也可以用這個方法做在一個模型上。若把自己的手按在木板上，或是腳踏在木板上（也得先塗肥皂水），也可以用這方法做成自己的手和腳的模型。將來翻出來的石膏塑造，和自

己的手腳一模一樣，技術好的話，連皮膚上的紋理和毫毛都非常清晰。

如果買得到現成的石膏塑造，也可以用來做原型。作這種型石膏塑造，用刻劃要清晰，質地也要堅固而且均勻。買來之後，先用筆蘸了融化的白蠟塗上一薄層，然後在火邊慢慢地烘，讓蠟全吸收到石膏裏去。塗了蠟可以使那作為原型的石膏塑造堅固而且不吸水。其餘的手續和上面所說的相同。如果那石膏塑造的凹凸相差很大，肥皂水得多塗幾遍。如果是紋理很細的，就不宜塗得太多。至於專做石膏塑造的藝術家，他們的原型都由自己彫塑，通常用黏土做材料。

調和石膏漿的工作可以在磁碗或瓦鉢裏做。大概是每十湯匙石膏粉，加上七八湯匙清水。初加水的時候，石膏粉沉在水底，攪拌一會兒，就成爲漿狀了。攪拌的時候，往往有氣泡浮在面上，攪拌去。石膏漿調成後，向原型的中心慢慢倒，讓他自然地四面

流注，同時稍稍操動墊在原型下的木板，幫助他流注得周遍。待石膏漿與圍在原型周圍的紙圈兒或木框兒的邊相平了，就停手不再倒。眼看石膏漿漸漸結硬了，大概五分鐘就完全凝固。可是不要性急，還得多等一些時候，然後把紙圈兒或木框兒取去。於是把原型和堆在原型上的石膏一起浸在清水裏。剛凝固的石膏吸了水，體積會稍稍膨脹，新成的模型立刻與原型脫離了。若要那模型堅固耐用，可以在石膏漿裏調進一些剪成七八分長的細麻。

各色石膏塑造的做法

剛做好的石膏模型先得晾乾，然後塗上白蠟，用火烘。有了這個模型，就可以翻出許多相同的石膏塑造來。翻造的一切方法，都跟上面說的一樣，不用再說。

這種浮雕形式的石膏塑造通常掛在牆壁上或柱子上。因此，在石膏沒有凝固的時候，得在背面嵌進一個銅絲扭成的小環，凝固之後，

小環不會掉下來了，可以掛在釘子上。注意，小環不宜用鐵絲。鐵絲容易生銹，若用鐵絲，不多幾天，石膏塑造上就會現出個很大的銹斑。

對於石膏塑造，大多數人喜歡石膏本來的白色，因為白色表示純潔，高尚。但是白色的反光太強，使陰暗的間下的部分和明亮的凸起的部分光線差別太顯著，因而引起人不調和之感。這個缺點，加了顏色就可以彌補。顏色的種類隨各人的喜歡。顏料向顏料鋪買，通常在調石膏漿的時候加入。如果喜歡用土紅色或土黃色，只要在石膏漿裏加入一點紅色或黃色的黏土就成了，這是最便宜的材料。

兩種不同顏色的石膏漿，也可以用在同一個塑造上。如果模型上是一個凹下很深的人面像，就可以先用一種顏色的石膏漿填滿那凹下的部分，等它半凝固的時候，又倒入另一種顏色的石膏漿。這樣做成的石膏塑造，人面像和背景，顏色就不同了。可是很俗氣，並不好看。最好是調了一點兒有顏色的石膏漿，加在大量

的白色石膏漿裏，稍稍攪一下，不等他均勻，立刻倒到模型上去。這樣做成的石膏塑造有大理石一般的花紋。塗上蠟，在火邊一烘，就反射出和潤的光澤，簡直像是真的大理石雕刻了。

在石膏塑造上漆上各色的油漆，也可以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要做金色的，漆裏和銅粉（漆鋪中叫做金粉），要做銀色的，漆裏和鉛粉（漆鋪中叫做銀粉），要做鋼灰色的，漆裏

和銅粉。在石膏塑造上漆上這些金屬粉，就像是金屬雕刻了。如果在石膏塑造上塗上黑色跟暗綠色的漆，只在凸起的部分稍稍抹一點銅粉，用火烘一下，使黃色的銅粉稍帶紅色，就像一件古舊的彫刻品，尤其雅致。

這篇文章的材料，大部分由沈士莊先生供給，特地在這裡致謝。沈先生是一位成功的雕塑家，他的石膏塑造極為鑑賞家所愛好。

少年科學讀物

飛機潛艇及其他

符其珣 阿柏拉摩夫著

定價一元一角

少年電器工程師

符其珣 布拉托夫等著

定價二元

少年化學實驗手冊

顧均正著

一元九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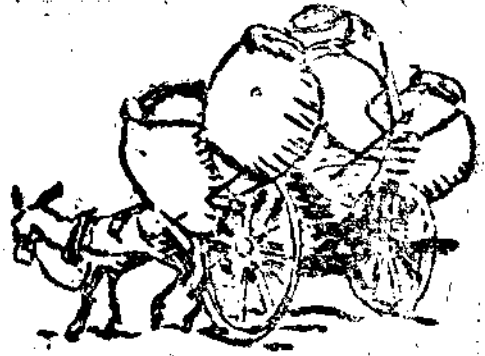
少年科學未來戰

劉振漢譯

二元四角

開明書店印行

(重慶照定價二百五十五倍出售)



外言在意

錫且特林的兩篇諷刺小說 薛誦吉

賣去的，一輩子還得服二十四年的兵役。

他們受盡了地主的壓榨，還間接受着官吏，僧侶，貴族，皇室的剝削。由於這些不合理的事實，產生了各種奇怪的思想。錫且特林就把這些事實跟思想作爲他的諷刺小說的材料。錫且特林逝世後二十八年，俄國革命爆發了。農人和工人把這些不合理的事實全盤推翻，無論是誰都可以過得很好，只要他肯出力做工。在這一回反侵略的戰爭中，他們又貢獻了偉大的力

後面兩篇東西，是俄國薩爾蒂可夫（名）錫且特林（姓）的兩篇諷刺小說的簡述。錫且特林的一生（一八二六年到一八八九年）正當俄國最黑暗的時期。全國的土地掌握在少數地主手裏。地主畜養了許多農奴，替他們耕田做活。農奴是像牲口一樣可以買來

量，既與盟國打敗了納粹德國，又參加了



錫且特林

對日寇的戰爭。時代雖然不同了，錫且特林的小說卻仍舊爲大衆所愛好。因爲他的諷刺是存着熱心的，抱着希望的，並不是惡意的譏嘲。讀了下面的兩篇，就可以知道俄國革命前大概的情形，和錫且特林自己的意見了。

相信命運的野兔

這是一隻非常聰明的野兔。他的思想極有修理。他時常在不容易被人發覺的灌木叢裏，滔滔地發表他那獨到的理論：

「各種野獸各有他們的自己的命運。這是註定了的，沒有誰來問你，你是否中意你自己的命運？例如狼，獅子，等等，他們都可以吃我們兔子。我們兔子沒有理由反對他們。爲什麼呢？第一，他們吃我們，自有他們的需要，並非無緣無故。第二，即使我們反對他們，理由極其充分，我們也決不會因而少被他們吃掉些。……儘讓他們吃了又吃，只要我們生了又

生，我們的種族也就不會絕滅了。再則，我們在公園裏，果樹園，地頭上，到處溜着溜遊的，不也教那些做莊稼的傷夠了腦筋嗎？……」

一天，他又在他的粘太太跟前賣弄他頭腦是道地說教本領：

「我們兔子的生活，其實過得並不算壞呀。我們釀酒，我們結婚，我們也宴客，也開跳舞會。只要在會場周圍放些步哨就成啦。要是聽說狼來了，我們拔腳就跑。跑得脫，到別處地方又去釀酒。萬一跑不脫，給狼逮住了，狼就吃了我們。這是一點沒有辦法的事，生就是兔子的命運啊。老婆，你說我的話是不是實情？」

「倘使你沒有撒謊，你的話該是實情了，」兔太太不敢完全相信。她已做過九次寡婦，九個丈夫慘死的情形好像還在她眼前。

兔子接着說下去：「可憐那些狼，他們只會掠奪。其實他們很可以合法地吃我們。他們不妨跟我們商量：『兔子先生，你們可以慷慨

地犧牲幾隻，給我們做午餐嗎？」「當然可以，老爺，你把輪到的幾隻帶去吧。」這樣多麼好嗎？狼跟兔子雙方都會感到很得意的……

他正說得高興，忽然間聽見沙沙的聲音。抬頭一看，原來一隻狐狸正在街邊來，他的新太太早已不知去向了。

「你說得多麼聰明啊！讓我也來領教領教，」狐狸在他身旁坐下。

他是非常聰明的，立刻明白他目前的處境。他的話不就實現了嗎？他逃得脫兔子的命運嗎？他向四圍一看，要逃脫狐狸的掌握是決不可能的了，就假裝鎮定說：

「嬌娘，您餓了嗎？」

「現在還不餓，」狐狸說。「等一會當然要餓的。現在我們先來談談。你好像不是本地的兔子。」

「您說得不錯，我原先住在幾十里外，在那兒有個很好的家。一天，一隻狼闖了進來，

不瞞您說，我立刻逃跑了。可是我的老妻和我們的小的……」

「這回事我聽說過的。那隻狼是我的老表，是他自己告訴我的。想不到逃歸的兔子就是您。爲了你的太太，你大概很難過吧？」

「我可記不真了。到了這兒，遇見了一隻寡婦兔子，就與她同居，過得和以前一樣地好。可是，現在她逃跑了，只我一個留下。」

「可憐的小傢伙，你放心好了，過不久，我也會把她逮住的。」狐狸說着，把身子躺了下來。「我懇求一會兒，你講些什麼，讓我消消悶吧。」

「我喜歡過安定的有規程的日子，」兔子又開始他的講演。「可是命運教我到處奔波。做了兔子，生就的命運，怨誰呢？我還沒有活滿三歲，已經走遍半個俄國了……」他接着講他自己的見聞。一個莊稼人在大雪天被軍隊追着去趕雪橇，運東西。他在雪地裏步行了一天一夜，回到家裏，只是默默地對着一家子淌眼

淚，他的馬凍得祇剩一口氣了。又一個莊稼人，原先跟父親住在一起，過得很好。後來被拉去當兵，一去就是二十年。回來一看，老家裏什麼也不剩了，只得靠變把戲要飯吃。兔子說了這兩個故事，又發表他的「貫的理論」：「有什麼辦法呢？這是莊稼人的命運啊！我們兔子不也是這樣嗎？……」

「你的意思是說，你們也會被拉去當兵嗎？」

「不，」兔子勉強笑着說。「我們會被吃掉。那些獅子，狼，狐狸……」

「狐狸？你說狐狸可怕嗎？」狐狸故意問。

「我想該是可怕的，可是我從沒有跟狐狸接近過。有一回，我看見一隻狐狸被獵人緊緊地追趕着，不瞞您說，當時我覺得……」他立刻把話縮住了，心頭很害怕，差點兒把真話說了出來。原來當時他覺得很痛快。狐狸已經猜透他的意思，撲過來在他腰上咬了一口。

「你這殘忍的傢伙！」狐狸狠狠地責備他。

「噫呀！」他忍住了痛，硬裝好漢。「祇有這兒的狐狸，太太，都是很和善的。我聽說，有一隻狐狸收留過一隻兔孤兒呢，她把兔孤兒跟她的女兒一起撫養。」

「後來怎麼樣？她把兔孤兒放跑了嗎？」

「沒有。那是兔孤兒自己不好，他偷東西，交壞朋友，吊小狐狸的膀子，因此老狐狸把他吃掉了。」

「哈哈！」狐狸大笑起來。「那老狐狸就是，是我吃掉了兔孤兒。他並沒有幹什麼壞事，只是他的時間到了。現在，你想，我要吃誰了？」

狐狸磨磨牙齒。兔子心裏明白：兔子的命運輪到自己頭上來了，可是他還不肯承認。

「我不知道，」他回答說。

「哈哈，你原來是個撒謊大家。你還不明白嗎？先生，我要吃的就是你！」狐狸要撲到

他身上來了。

「你也許會放我吧？」他低聲說。

「放你？嚇嚇！」狐狸冷笑一聲。「你聽見過狐狸放掉兔子不吃的故事嗎？好，兔子乖乖，我們來做個遊戲！」

不必問他們兩個做的是一場怎麼樣的遊戲了。兔子總逃不掉兔子的命運。那聰明的野兔留下來的是一小堆血污的毛，和他的那一套不朽的理論：「各種野獸各有他們自己的命運。這是註定了的……」

相信真理的鯉魚

鯉魚是相信真理的，他以為，無論是誰，單憑真理就可以活在世界上。鱒魚卻說，要是沒有一點兒機智，就會活不下去。鯉魚不懂得「機智」兩個字該怎樣講，總覺得那是極不正派的，他鄙夷地說：

「哼，機智，這是什麼話！」

「好，你瞧着吧！」

鱒魚用這樣的口氣結束了這一場爭辯。可是隔不了多久，鯉魚和鱒魚又在水牛蒡菜底下碰了頭，彼此又爭辯起來了。開頭的總是鯉魚。他說：

「我不相信，地球上的生物都要憑爭鬥才能過活。我是相信和平的，一切事情都可以不用流血而達到我們的目的。這決不是空想。我相信，這種想頭遲早會普及到全魚類的。」

「你等着吧，」鱒魚挖苦他說。

「我當然要等，並且大家都會等到的，」鯉魚率直地回答。「目前我們在黑暗裏游泳，要知道黑暗也有所以然的原因。可是這也是很偶然的事。黑暗決不會長久的，光明終有一天要到來。」

「照你的意思，終有一天河裏不再有梭魚了？」

「什麼？梭魚？」鯉魚不明白梭魚是怎樣一種魚。

「唉！你這個獸子，連梭魚都不知道，還

談什麼全魚類的問題！」鯪魚輕蔑地游開了。

這樣的爭辯不知發生過多少次。鯪魚嘴裏老是塞滿些教人聽從捉魚的名詞，什麼真理啊，理性啊，善啊，惡啊，火啊，劍啊……鯪魚聽了他這些，老是譏諷他，嘲笑他。有一次，鯪魚又在歷史上找着了牠的理論的例證，他說：

「……我可以用歷史來證明，我們魚類現在的處境已經比古代好得多了。古代人們對付我們，不問季節，隨時都要捉。又使用各種慘酷的傢伙，甚至於用魚叉。現在他們只用網和釣鉤了。他們還在討論用哪一種網，哪一種釣鉤呢。」

「關於把你做成魚羹的方法，你倒不過問了？」

「什麼魚羹？」

「哼，見你的鬼！連魚羹都沒有聽見過，還講些什麼？誰都得明白牠自己的處境呀！我告訴你，每條鯪魚都有做一回魚羹的可能！」

鯪魚惱怒起來了。

一天，兩個老番掃又碰了頭。

「昨天梭魚到附近來過了，」鯪魚警告鯪魚說。「他說這條河裏一定住着鯪魚。」

「那末我怎麼辦呢？」

「你準備着就是了。他再來的話，你就趕緊身子，規規矩矩地鑽進他的喉嚨去。」

「他爲什麼要吃我呢？我並沒有犯什麼罪呀！」

「你又笨又肥，這就是你犯的罪。梭魚就爲這個要吃你。你是無力抵抗的。你的嘴太小，背上又沒有刺，你的鱗太薄，又不能偽裝，你的身子太笨重，沒有辦法逃跑。」

「不，不，」鯪魚抗議說。「這是不可能的，梭魚沒有吞我的權利。要是我遇着梭魚，我要把全部的真理告訴他。我用真理教他羞慚得汗流不止……」

「馱子，馱子，」鯪魚游開了。「這樣的馱子，我還跟他說些什麼！」

梭魚並沒有馬上來，老朋友還有碰頭辯論的機會。有一回，鯉魚說：

「魚不應該把魚當作食料，這是不道德的。」鯉魚好像在做夢。「爲了免得魚類互相殘殺，天不是給了我們貝介，水蚤，等等東西作食料嗎？我就吃這些東西過活，這些東西才是生來給我們魚類吃的。」

「可是鯉魚就是生來給梭魚吃的，」鰻魚冷冰冰地插嘴說。

「假使我們魚類聯合起來……」

「那末，假使那貝介，水蚤，也聯合起來……」鰻魚簡直跟他抬槓了。

「不，鯉魚的身體是鯉魚自己的財產。這不一定要武力保護。應該定一條法律來保護各種各樣的魚的身體自由。」

「要是誰不遵守法律呢？」

「不遵守法律是可恥的。我想，魚類決不會這樣。」

辯論一回又一回地繼續着。終於梭魚來

了。前一天晚上，鯉魚先來傳鐘，教大家明早去迎接梭魚。鯉魚並不害怕，他希望和梭魚認識，用真理說服他。他這樣地自信，連鰻魚都懷疑起自己的論斷來了。

第二天，梭魚來了。鯉魚戰戰兢兢地游到梭魚跟前。梭魚和藹地招呼他道：「鯉魚，我聽說你很聰明，是個辯論的能手。我倒願意跟你辯一回，你先開頭。」

「我想到這的幸福，大人，」鯉魚恭恭敬敬地說，「我說全魚類都該自由在地各處游泳，我說全魚類都該如此。」

「哼！」梭魚說，「你想這樣是可能的嗎？」

「我非但想，而且時時刻刻在希望。」

「那末，一條鯉魚也可以和……在一起游泳了？真是蠢話！要是一條鯉魚游到我身邊，我一定把他一口吞下去。」

「大人，這是不合法的，魚不該把魚當食料。那些貝介，水蚤，才是生來給魚類吃

的。」

「那些東西太小了，填不飽我的肚子。鯊魚，真有這樣的規定嗎，魚不能吃魚？」

「這個規定早就作廢了，」鯊魚狡獪地回

答。

「我早知道不會有這樣的規定的。此外你又想些什麼呢？」

「我希望真理能夠得勝，一切的魚聯合起來。這個工作是艱鉅的。梭魚老爺，你這樣地有力量，應該擔負這個責任。我們聯合起來，互相保障，網一下來，我們互發警報，大家立刻躲藏。人類就永遠吃不到什麼魚羹了。」

「人類怕不見得肯放棄這樣鮮美的食品吧。——你說我也得工作嗎？」

「是的，跟別的魚一樣。」

「哼，我還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話！請醒點吧，你這革命黨！」梭魚有勁倦了，今天他吃得非常多，再也吃不下東西，打個呵欠就睡熟了。鯊魚立刻把鯉魚拘禁起來。

晚上，鯉魚被押着來見梭魚，他身上已經帶了傷。

「哈哈！我雖然和你抬槓，」梭魚說，「可是我們同樣地愛辯論。來吧，還是你先開頭。」

鯉魚鼓足了最後的勇氣，盡力喊道：

「你可知道道德是什麼？」

梭魚聽到「道德」兩個字，吃驚地張大了嘴巴，機械地抽了一大口水，鯉魚就被喝進梭魚的肚子。

親眼看見這件事的魚們都嚇得動彈不得，過了這一會才恢復知覺。鯉魚早就料到會有這件事的，他嘆口氣說：

「唉，這就是我們辯論的結果！」

〔編者說〕

錫且特林的兩篇小說諷刺的什麼？換句話說，他的主旨是什麼？讀者可以把自己見到的寫出來，寄給我們。我們將選擇那寫得比較好的在本誌發表。



看羊人的女兒

薩洛揚作
陳原譯

這是我祖母的意見——上帝祝福她——：人都得做工。剛才，坐在桌子那里，她對我說：你得學一門手藝，學做人家用得着的什麼，用黏土，或者用木頭，或者金屬，或者布，做點什麼。一個青年人，什麼手藝也不會，那是要不得的。你會做什麼嗎？你會弄成一張簡單的桌子，一張椅子，一個平碟子，一張地氈子，一把咖啡壺嗎？有什麼東西你會做的嗎？

我的祖母就氣憤憤的瞧着我了。

我知道，她說，人家以為你是個作家了，我也說你是的。自然，你抽的香烟可不少，什麼也做得成了，整個屋子就充滿了烟，可是你總得學會做一些什麼實實在在的東西呀，用得着的東西呀，看得見摸得着的東西呀。

有一個波斯王，我的祖母說，他有個兒

子。這個孩子愛上了一個看羊人的女兒。他走到他父親面前，他說，爹呵，我愛上一個看羊人的女兒，我想娶她做老婆。王說，我是王，你是我的兒子，我死了，你就是王，你怎麼能娶一個看羊人的女兒呢？兒子說，爹呵，我不知道，我只覺得我愛這個女孩子，想娶她做我的老婆。

王看出他的兒子愛這個女郎是出自天意，他便說，我去給她送個信。他召個信差來，朝他說，到看羊人的女兒那裏去，說我的兒子愛上了她，想娶她做老婆。那信差跑到那女郎跟前，說，王的兒子愛上了你，想要你做老婆。那女郎問，他幹什麼活？信差說，噯，他是王的兒子；他沒幹什麼活。那女郎便說，他得學會一樣工作。信差回轉來，到王跟前，將那看

羊人的女兒所說的話說了一遍。

王朝他的兒子說，那看羊人的女兒願你學會一種手藝。你還想娶她做你的老婆嗎？那兒子說，還是想的。我要學會織草氈子。他便去學織草氈子，織花紋，織顏色，織裝飾圖案，三天過去了，他便會織得一手很好很好的草氈子了。那信差又到那看羊人的女兒跟前，朝她說，這些草氈子就是王的兒子織的。

那女郎便同那信差一道跑到王宮，做了王的兒子的老婆。

有一天，我的祖母說，王的兒子在巴格達的街上走，他走到一家食物館門前，這裏又乾淨，又涼快，他便進去佔了一張桌子。

這地方呀，我的祖母說，是一家黑店。強盜們捉住了王的兒子，把他關到一間很大的地窖里。城裏許多大人物早已被關在那裏了。強盜們揀最胖的人殺掉，拿來餵瘦的，藉此取樂。王的兒子是最瘦的一個，而且大家都不知道他，就是波斯王的兒子，所以饒過了他的性

命。他便對強盜們說，我是織草氈子的，草氈子很值錢。他們便給他弄來一些草，要他織。三天里他織成了三張地氈，他說，這三張地氈拿到波斯王的宮里去，每一張他會給一百個金幣。於是那些地氈拿到王宮裏去了。王見到那些地氈，看出來是他的兒子織的，便把地氈拿給那看羊人的女兒。他說，這些地氈是人家送到宮里來的，就是我那失蹤的兒子織的呀。看羊人的女兒把地氈一張一張的拿起來，仔細的瞧，在各張的圖案裏面，她看出來她丈夫用波斯文寫成的書信。她把這封書信告訴了王。

王呢，我的祖母說，便派了好多兵，到強盜的地方去。兵士們把所有的俘虜救了出來，把所有的強盜殺死了。王的兒子便安然回到他父親的宮里，和他的老婆在一起，那個可愛的看羊人的女兒呀。當那孩子回到宮里，重新看見他的老婆的時候，他俯伏在她的面前，抱着她的腿，他說，我的愛，虧了你我才得活命。

王也很喜歡那看羊人的女兒了。

喂，我的祖母說，你現在懂得爲什麼每個人都該學一門手藝了吧？

我懂透了，我說，我有一錢夠買一把鋸子，一把斧頭，一塊木頭，我便盡力造一張椅子，或者一個書架子出來。

(編者說)

薩洛揚祖籍亞美尼亞，一九零八年，生在美國加州的 Fresno 城。少年時代就學寫

石榴樹

美國索洛延著
呂叔湘譯

這個集子裏的各篇，以一個叫阿刺木的人物爲主體，寫他幼年少年時候的所見所歷，洞達人情，富於詩趣，完全白描的筆法，不加藻飾，只有簡樸的敘述和對話，而人物的心情姿態，自然顯露，可說是具有新風格的妙品。譯者的文筆，也大可稱羨。一般譯文只宜看不宜讀，讀起全不順口。這本書的譯筆運用口語，精練到幾乎神化。在翻譯界裏，創了一種新風格。倘若讀他，不只看他，享受一定更多。

定價一元
開明書局

小說，摹仿通俗刊物上的小說的筆路，沒有什麼成就。於是恍然大悟，「我該有我自己的寫法。」一九三四年，他的小說開始受人賞識。直到現在，他的小說與劇本出版很多。他寫文字，純任自然，不加修飾，對他的評論，毀譽參半。我國有呂叔湘先生譯他的短篇集「石榴樹」，開明書店出版。又有柳無垢小姐譯他的長篇「人類的喜劇」。文光書店出版。後一種是這回大戰期間他的新作。

(售... 定價... 慶重在)



第一個在外邊過的新年

蔚一若

「在抗戰中度過的三年」之四

我們的房東有五個孩子，兩個大的是男孩，底下三個妹妹。最大的男孩也只有十歲，最小的女孩還不會講話。房東太太是個精明能幹的人，對人很客氣，也很講交情。房東先生也不錯。

有一天，我們七八個孩子在一起玩。房東先生走來了，到了我們面前突然站住，叫了一聲「立正」，我們莫名其妙，都把頭抬起來看着他。他對我們訓話了：「稍息，我是蔣委員長

的學生，我曾經做過好多年的官。哼，要是我現在還在做官啊，我可以把樣樣事情都辦得很好很好。那時候委員長最賞識我了，說這些

學生裏頭要數我最有出息……空正，敬禮。我們眼睜睜的望着他，他自己行了個舉手禮，轉身走了。我們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誰也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以後常常碰到這樣的事。有時候他站在台階上，對着空院子訓話，好像聽衆都已把空院子擠滿了似的。我們都疑心他是瘋子，可是平日又是個很正常的人。後來他太太告訴我們說：「他是個官迷，有時是會有點神經錯亂的，不過不要緊，他是不會打人的。」我們見慣了也就不希奇了。

舅父家，房東家和我們家的孩子都不少。

孩子們到哪儿，哪兒就吵得天翻地覆。把我們送進學校吧，洲上又沒有一個學校，就得天天渡江，過了江還是要走不少的路才成，何況正遇上學期快完的時候，情願跑路也沒學校進。

大人們商量如何處置我們。不讓玩吧，又叫我們做什麼呢？結果，因為大表姐夫儀哥曾經做過教師，就公推他教導我們念書。每天上午都得上課，樓上的堂屋做了我們的教室，一張大八仙桌做了我們公衆的課桌，也是先生的辦公桌。學生一共有七個，房東的兩個兒子，五表哥，三表姐，六表弟，敏弟和我。這一來可把我們逼慘了。什麼課都得上，國語，算術，常識，上完課，分付功課下來，背詩，認註音字母，做算術練習。非做完了不准出去。大家都在一個桌子上做功課，每人所做的不同，碰着自己功課特別多的那天，慌的要命，就怕人家做完了出去玩，自己還得在教室裏待着。

小六弟是舅母最寵愛的小兒子，平日就嬌養慣了。每天上課都先要花許多工夫去找他。

吃過早飯，六弟上樓到教室裏來了，可是等儀哥一路進教室門，他却早已溜進堂屋旁的一間屋子裏去了。儀哥進去找他，他又從另一個門進了第二個房間。儀哥追進去，他從第二個房間裏一個通堂屋的門走了出來，又重新進了第一個房間。如此周而復始的轉上兩三轉，等到儀哥說：「我要去告訴爸爸了，」六弟才慢騰騰的走出來，坐上自己的座位。

我們家的小弟也是個小頑皮。他自己不是用上課的，可是我們上課的時候他總要到門口來張望，裝些怪模樣引我們發笑，跟我們打岔。簡直就拿他沒辦法。他最怕人家逼他靜靜的坐着，一天到晚跑東跑西的。媽媽就說：「這麼樣好了，小弟再搗亂，你們把他拉住，要他坐在那兒跟你們一塊讀書。」小弟聽了伸伸舌頭也不作聲。第二天早上他又來了，五表哥站起來說：「別跑，來坐着！」小弟慌了，轉身就往樓下跑。樓梯本來就很陡，再加上這麼一慌，小弟一腳踏空就順着滾了下去。我們站

在樓梯頂上，嚇呆了，抓也抓不住。眼看他橫衝直撞到了樓下，自己抱着頭，想了想，大哭起來。媽媽把他抱起來一看，他的頭上起了好幾個疙瘩。

房東的大女孩大約有六七歲。這麼多孩子中她最安靜了。我們玩鬧，她總站在一旁看，很少參加。遇着她父親和母親爭吵的時候，他們家那麼多孩子也只有她會急得躲在一邊哭。她很像個大人，一點也沒孩子氣。一天她病了，連着好幾天都沒出來。媽媽對房東太太說：「這孩子病勢不輕吧？該請個大夫來瞧瞧，別誤了她。」房東太太答應着，可是這洲上根本就沒有醫生，她好像也不怎麼看重這件事。病一天天的重了。舅母和媽媽她們悄悄議論着說：「難好了，可憐，多懂事的孩子啊！」

媽媽怕是傳染病，就禁止我們去看她。一天下午，我爲好奇心所動，偷偷的走到她房門口，把門簾拉開一條縫張了一張。看見她睡

在對門的一個躺椅上，兩隻眼睛直往上翻。旁邊有幾個三姑六婆一流的女人，嘩嘩咕咕在說些什麼。我看她的眼睛一翻一翻的好像在瞪我，忽然覺得她會爬起來抓我，轉身沒命的跑上樓，上了樓梯還轉身看看有沒有追上來。整個一下午都沒敢下樓去。

當天晚上，我老睡不着。滿屋子黑漆漆的，她的房和這個房就只隔一層地板。我尖着耳朵聽底下的聲動，突然一個女人大哭起來，這是房東太太的聲音。我翻身跳起來一把抓住媽媽，媽媽也早醒了，點上燈，嘆了口氣說：「過去了！」接着底下房東太太叫他家男工的聲音，勸太太的聲音，一會兒又加上了釘棺材的聲音。我更睡不着了，躺着等天亮。天剛有點發白我就起來了，呆呆的坐在後邊走廊上，不敢下去。不多一會樓下嘩呀一聲門開了，房東手上拿了一疊錢紙，一對香燭，那男工在他前面走着，肩上抗了一個小小的白木棺材，兩個人開了後園的小門，就這麼悄悄的走了。樓

下的房東太太還在那裏小聲的嚙咽。

時候也過得真快，已經到年底了。要是在家鄉，早就該開始忙了。現在逃難出來在這個地方暫且安身，誰也提不起勁來。留在家鄉的外公外婆們沒有信息。誰也不能高高興興的預備過年。照家鄉風俗在除夕就開始祭祖，大廳裏擺滿了祖宗像，總有十幾二十軸吧，每人面前一張小桌子，一副杯箸，供品，點着香燭，一直供到正月初七才收。現在呢，根本連祖宗像就沒辦法帶出來。雖然也祭了祖，可遠趕不上在家時熱鬧。

房東早兩天殺了那隻大白豬，送了兩塊肉給我們。屠夫走運豬圈去捉豬的時候，它好像懂得似的從門旁一躍衝了出來，拚命往外跑，五六個人跟在後面追趕。它在菜園裏亂竄了一陣，到底被捉住了。我看着捉，殺，刮毛，破肚，當時都不覺得什麼，等肉燒好了拿上飯桌的時候倒是有點不敢吃了。

平平淡淡的就把個新年過去了。整日整夜

聽見人家打鑼鼓，放火炮。我們不但沒鑼鼓可打，連一個火炮也沒有放。從我能記憶起，過過兩年沒有一個是像這一個這麼冷清的。正月十五燈節，晚上我們也沒有出去，就在樓上看對江城裏行燈。江邊鋪滿了雪，雲端裏月亮時隱時現。我們站在走廊上，靜悄悄的，看見那燈火的行列像條長蛇似的穿過一條條的街，鑼鼓聲中隱隱約約還聽得見人聲嘈雜。我覺得這樣比了在人堆裏看燈擠熱鬧還有趣得多呢！

過了年不久接着爸爸的電報告訴我們幾天內就可以到長沙。媽媽和舅父到長沙去接。一家大小天天都急切的盼望着。一早起來就想爸爸今天會回來了吧！媽媽走後第三天也不知是第四天晚上，小弟已經睡着了，小妹吵着要媽媽，祖母和我在樓下堂屋裏哄她。忽然看見院子裏有三個黑影子往這邊走來。我想一定是爸爸他們，一步跳出門檻，果然不錯，我喜歡得大叫起來。接着祖母，姑姑，舅母，表哥，表姐們都出來了。一羣人擁着爸爸坐下。又忙着

料理爸爸，媽媽，舅父三個人吃飯。我們都圍在桌子旁邊坐着，爸爸一面吃一面和我們講話。祖母高興得很，我們一家是團圓了。樓上的小弟忽然大哭起來，媽媽連忙上去抱他下

奮鬥〔小說〕

金大勤

在某地方的一個中心小學裏，有一個年才十歲的孩子。

這個孩子叫做張其嘉，他的父親是個鐵匠，他們一家三個人，他的父親，母親，和他就靠着他父親打鐵器過活。

他很聰明，在學校裏考試，總是考在前面。因此，老師稱讚他，同學羨慕他，他的父母更是高興，常說：「其嘉真乖，花錢給他讀書，總算沒有白費。」

這時候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那一天，日寇在上海向我軍開火，全國每個角落都

來，他一看見爸爸反而哭得更兇了。我們都莫名其妙。他一面哭，一面抽抽咽咽的說：「你……你們爲……爲什麼不早叫我呢……」

「我們都笑了。」

發出了呼聲：「我們要抵抗！」

二

戰事一天一天的擴大了。

一個晚上，幾百個鬼子靜悄悄地翻進了城牆，神不知鬼不覺的，就佔領了其嘉的家鄉。

第二天，民衆醒來，見城樓上的國旗沒有了，換上了一面紅膏藥旗。侵略者正在作「勝利」的大遊行。

街上各處都站着持槍的黃壳兵，槍口上的刺刀亮閃閃的。

「縣政府」的「佈告」出來了，署名的「縣長」是當地的一個大流氓，名字旁邊還加上

一行小字「大日本皇軍委派」。佈告上說：

「……………皇軍特前來保護汝等，使免受××殺害……………惟汝等應聽從皇軍之命令，各機關學校應即日復業復課，以使本城恢復榮華……………仰各知照。」

人們都默默的把佈告看完，又默默的走開。心中懷疑着：爲什麼「皇軍」要一個流氓當縣長呢？但這是一個「謎」，沒有人能夠解答。

三

佔領後第三天，「皇軍」找到了中心小學的校長，「請」他復校。

校長沒法，「遵辦」了。當天下午就發出通知，請各家長明天早晨送學生來「復課」。

其嘉接了「通知」，有些莫名其妙。爲什麼學校要開課了呢？難道日本兵退了嗎？他想。

第二天早晨，其嘉起了個絕早。他想：本

來以爲與同學們老師們不容易再會面，誰知只隔兩天又可以會面了。越想越快樂，已不得立刻趕去，看個究竟。

吃過早飯，其嘉飛跑的趕了去，跑到校門口，却嚇了一大跳。你猜是什麼？原來兩個賣壳兵筆挺的站在校門口，威風凜凜的注視着每一個進去的人，進去的人還要向他們鞠躬呢。

其嘉能不進去嗎？裏面有許多親愛的同學和老師呢。於是他壯了壯膽，向那兩個兵鞠了個躬，就走了進去。

許多同學和老師果然在裏面，其嘉快活極了，幾乎掉下淚來。

隔了一會，開會了，校長在「皇軍」的「保護」之下，登台開始他的演講，頭上的白髮顯示他的飽經風霜。他的喉嚨似乎不大好，說起話來有點沙啞。他誠懇得幾乎像向人請求，他希望學生繼續求學，要好好的做個人，不要被環境壓迫而改變了……

校長說完話，默默的走下講台。接着登台

的是一個「皇軍」的軍官。

那軍官的名字叫做木鹿太郎，是個上尉，這時，他以傲慢的步伐走上了講台。

他向台下的「聽衆」注視了一遍，就大聲的說出他的「訓詞」：

「……現在，你們得到解放了。這完全是我們大日本皇軍的恩惠……所以，你們應該尊敬皇軍，服從皇軍的命令……」

說到這裏，他向下面掃了一眼，然後繼續說：

「我們應該合作，親善……假使有人要搗蛋的話……我就……」他停頓了一下，「我就是要不客氣的……槍斃的！」他用手做了個「槍斃」的樣子。

又說了些旁的話，才算「訓」完了，像上台時的姿態一樣，他大步的跨下了講台。

到這裏，會就開完了，接着是呼口號：

「擁護汪主席！」

「服從日本皇軍！」

「建立東亞新秩序！」

「……」

「中華民國萬歲！」

這時候，人們都像呆了似的，再也提不起興致來喊，空氣中只振蕩着一種憂鬱憤恨的微弱呼聲。

四

這座城市變得很蕭條了，街上除了「皇軍」的「巡衛隊」來往以外，只有稀疏的幾個行人。商店都關了門。賭場煙館卻普遍的開了起來。

其嘉的學校也失去了以前那種活潑愉快的情緒。老師同學整天都沒精打彩的上着課，臉上總有些愁容。

課本換過了。本來的總理革命、總裁生活，打倒日本等話頭都沒有了。盡是些汪主席呀，中日親善呀等等不知是什麼意義的東西。最討厭的是學校門口的那兩個兵，每天上

學放學的時候，總要向他們鞠躬。有一次，其嘉親眼看見一個同學忘了鞠躬，立刻被一個兵「拍！拍！」的打了兩個耳光。另一個兵咕嚕了幾句，說了一聲「八格魯！」就拿起刺刀向那同學肚子上刺去。那同學連叫也沒叫一聲，鮮血就大股的流了出來，染得地上紅了一大塊。

其嘉很害怕，真想不再去上學。但是怎麼可以呢？有一個同學沒有去上學，他的父母不是都被抓去關起來了嗎？

其嘉對於學校已感覺厭惡了。

五

「皇軍」的總司令要到這城裏來了。縣政府就下個命令：整頓市容。規定由警察局按戶發給小膏藥旗一面，要在總司令「蒞城」的那一天，來個懸旗歡迎。

小膏藥旗雖說是「發」的，却要收一百塊錢的「工本費」；假如沒有錢的話，可於一個

月內補繳。但沒有旗是不行的。命令上規定着：假使到了那天沒有旗的話，「必須嚴懲不貸！」

「發」旗子的警察到了其嘉的家裏，照例的，一手發旗，一手討「工本費」。

這幾個月來，其嘉的父親受的損失很大，生意不好，正在借債度日。怎麼拿得出足以維持全家一月飯食的一百塊錢呢？

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向「警察大人」求通融：

「啊！我們實在沒有錢呀，求你老做個好事吧，」其嘉的父親哀求着。

「是啊。真的，我們家裏飯都吃不飽，那裏會有一百塊錢呢？過幾天有了錢，一定補交好了。」他的母親也對着求。

但是，「警察大人」似乎沒有聽見這些話，說：「交出錢來，這是「皇軍」的事，不能馬虎的！」

「懇……行個好吧，實在沒有錢呀……」

他父親繼續哀求。

這第二次的話不但生效力，而且像侮辱了那兩位「警察大人」似的，本來猶笑着的臉，突然現出了兇相。

「哼，一個人怎麼這樣不識好歹！不客氣的對你說，今天非交出錢來不可！」其中一個咆哮着。

「呀，真的，真的沒有錢……」

「你還要說？好，你沒有錢我就要人！」立刻，兩個警察挾住了其嘉父親的兩臂，向門外走去。

其嘉的母親嚇倒了，在地下悽慘的哭着。其嘉想把父親拉回來，被一個警察一脚踢倒在門檻上，「哇」的哭了。他掙扎着爬了起來，趕出門去。

六

人被壓迫得最利害的時候，往往也是反抗得最利害的時候。

一天夜裏，其嘉心裏懷着復仇的火氣，在家裏取了一柄鋒利的菜刀，瞞着母親，悄悄走出了家門。

街上，尤其是晚上，顯得非常的淒涼。有幾個酗酒的「皇軍」從酒店裏幌出來。

酒店而外，幾乎家家戶戶都緊閉着大門，從門縫中偶而透出來幾絲的燈光。

其嘉沿着街無目的地向前走，不覺已到了學校門口，一個醉了的皇軍，搖搖擺擺的站着崗。

其嘉突然站住了，他想起了以往的一切：父親的被捕，那天在校門口鮮血淋漓的一幕，以及那被刺死的同學的形相……

心中的復仇之火燒起來了，他舉起菜刀，用盡全身的力，向那「帝軍」的頭上砍去。

鮮血直冒出來。在那「皇軍」尚未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就結束了他的性命。

在「皇軍司令部」內，「警備司令」正和

那屬們喝酒，司令醉了，說着謔語。其餘的軍官有的也醉了，有的還在大杯的喝着。

忽然間，一個士兵忽忽的跑了進來，臉上充滿着恐怖的表情，向着司令說：

「報告：在東門小學門口的皇軍……：被殺害了！」一面說，一面用手儼着殺頭的樣子。

「啊？」司令聽說皇軍被殺害了，嚇得醒轉來了。

「皇軍被殺害了！」那士兵繼續報告：「我剛才從東門來，走過學校門口，見那裏有一個人躺在血泊中。我去一看，原來是站崗的皇軍，旁邊還有一把菜刀……」

老 鵝

(註)
幾年前了，我們才由昆明來成都不久，媽媽買了一隻雌鵝，袁大娘買了一隻雄鵝。幾個月之後，媽媽把我們的雌鵝與袁大娘的雄鵝對

「司令」連忙發出命令：「快把城門關起來！嚴查殺人犯！」

那個兵要走了，「司令」又叫他回來，說：

「還有，把那壞蛋縣長押起來！」

七

其嘉在城外小路上走着，心裏充滿了愉快。

不久，東方的遠山上現出了一輪紅日，金光四射，似乎在對其嘉說：「勇敢些，繼續的努力吧！你要衝破黑暗，戰勝敵人，以獲得自由與光明！」

朱喬生

換，把雄鵝吃了。不久，媽媽又把雌鵝由袁大娘手中買回。從此，這雌鵝就給我家人蛋，我們也不殺它，已經五六年了。

我家的鵝和同院那家的鵝最好，時常在一起玩。那家的鵝在那家雖不如我家的鵝歷史久遠，但也有兩三年了。就是說，它們交朋友也有兩三年了。

因為它歷史久遠，在我家很久了，附近的地方它都常去。尤其是那家，它常穿過他家的屋子，到後面草地上吃草。並且，時常在他家吃飯。

它和我們家裏的人都非常熟，我們一叫「鵝——」，它就會來到我們面前。有時不來，

春 雨

細細的雨比絲還要柔，道路上滑滑的，好似潑了油，黑的泥漿如稀飯一般。海棠花戴上了珠子，在柔柔的細雨中，默默地低着頭。穿過這濛濛的細雨望去，只見一片綠氳飾着無數的水晶珠。遠處有一座山，看不清楚稜角，模糊模糊的，像條青布帶。天空中灰雲在打滾，

也要答應着叫幾聲。它和袁大娘頂熟。每天黃昏時，袁大娘就拿飯給它吃，它也按時來吃。有時它餓了，就到我們中間屋門前直叫，表示它餓了。我們看見它叫，就給它東西吃。它不大喜歡吃飯，頂喜歡吃草。因此，袁大娘常扯草給它吃。它一見生人就要叫，有狗的用處。但見到媽媽也要叫，不知是什麼原因。它頂喜歡睡在它生蛋的窩裏，眼睛半閉着。我們有時摸着它的背說：「鵝——」，它動了一動，眼睛睜開一下，馬上又不動了。

朱喬生

跳舞。太陽含着羞，躲在雲後不敢出來。雙雙的燕子，閃電似的飛過。尋起來，看不見，却有呢喃聲。這時候桃花李花杏花一齊開放，爭妍鬥麗，熱鬧異常。

這是什麼時候？原來是三十四年的春天。

〔編者說〕

蔚若描寫房東先生，只記了他的一番「訓話」，以及「他自己行了個舉手禮」，就抓住了那個「有點神經錯亂的」「官迷」的精髓。她說「自己功課特別多的那天，慌的要命，」她說聽說「要去告訴爸爸了，」「六弟才慢騰騰的走出來，」看來只是些尋常的話，却傳出了小孩子的心思與神態。以下寫房東家大女孩的病，蔚若自己在她房門口偷看她，那一段說的恐懼心理，真切之極。次一段是房東家大女孩死了，只用敘述筆法，但敘述的背後，隱隱傳出蔚若自己的激動與哀傷。我們覺得蔚若寫她的連載稿，一篇比一篇用功，一篇比一篇有進境。這一回在心理描寫上，除了上面說起的以外，還有好些地方值得稱

讚。現在不說盡，留待讀者自己去體會。

金大勳是一位初中畢業生，年十五歲。他把「奮鬥」一篇寄來，字數將近五千。我們看了，覺得寫來還清楚，只是不關緊要的話太多，寄回去請他自己刪改。他刪改了再寄來，我們又替他刪改一過，才成現在的模樣。就一般的標準而言，這篇小說不見怎麼好，但出於一位十五歲的少年的筆下，也就值得刊登了。

朱喬生是初中二年生，他投來文稿四篇，我們選了他兩篇。「老鵝」末了幾句是好文字，讀這幾句，彷彿看見了他家的老鵝。「春雨」寫雨，寫海棠，寫近景遠景，寫燕子，都是直接從經驗來的。「尋起來，看不見，卻有呢喃聲，」富有詩趣。



少年戰時遊戲

柴列夫柯夫作
沈連譯

和田野間，能在縱橫着山谷和河流的地方不至於迷路，學習得精於偽裝隱伏，精於偵察敵情。

下面是幾種軍事體育的遊戲方法。

一 測定方向

測定方向就是利用周圍的一切，如山，川，樹木，房屋等，而確定東南西北四方，和自己所處的地點。誰學會了測定方向，誰就能夠找到他所要到的地方，永不會迷失。

軍士們一面準備作戰，一面學習測定方向的方法。一個斥候兵尤其應該善于測定方向，

在愛國戰爭的前綫上，抗擊法西斯強盜的殘酷戰鬥經常在各式各樣的自然環境中進行。戰士們僅僅靠着勇敢，機智，迅速，準確和體力，不一定就能戰勝敵人，還必須鍛鍊得能在森林叢山當打進敵人的地區之後，他必須探出敵人的重要軍事據點，如重炮陣地和司令部等。

在一個不大熟悉的地方遊戲，可以使你們學會一些最簡單的測定方向的方法。

(記憶)

人數：八——十二人

這項遊戲是在樹林中行走的時候作的。沿路看認一些最先看到的容易記憶的事物，作為測定方向的標幟，努力記住五個或十個標幟。如果能夠牢牢記住的話，那末一個人單獨走回來的時候，再也不會迷路了。

舉行一個競賽來測驗誰記憶得最牢。走進

樹林後，休息下來，各人把所看到的各種標幟接着先後畫在拍紙簿上。誰能完全畫出來，並且次序不顛倒，誰就勝利。

(林中留痕)

人數：八——十二人

參加遊戲的人走進樹林裏，各自注意觀察四周的東西，走了三五百步後，一齊停留下來。主持人先走回出發點，沿路留些記號，例如折下樹枝插在地上，或折斷樹枝，或把一些撕裂了的樹枝撒在地上，等等。留下十處或十幾處這類的痕跡，把它們一一記錄下來。

主持人走到出發點後，立即發出信號。其餘的人聽到信號便走回來，沿路盡力找出並記住主持人所留的痕跡。

一齊回來後，主持人教他們把看到的痕跡記在紙上。

記得最完全的人得到勝利。

(指南針)

人數：八——十二人

取個指南針，你可以看到在針盤上（即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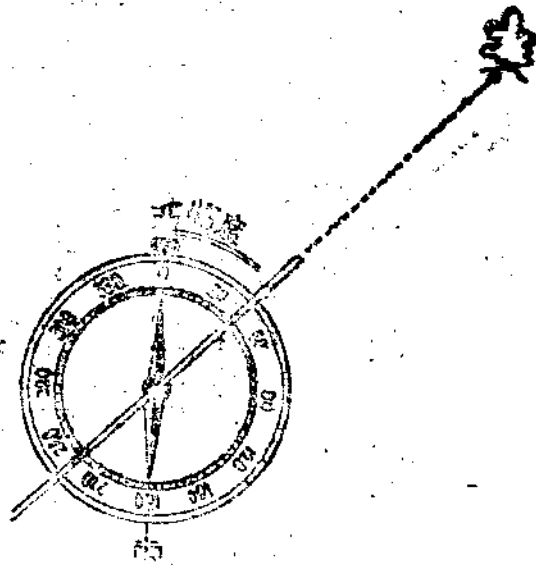
度圈）交叉着兩條線，兩條線的四端有表示方向的英文字母（N——北，S——南，E——東，W——西）。分度圈分成三六零度（從零度到三六零度），零恰好在字母N上。你利用它，可以測定任何地物的方位角——地物的方向跟指南針上N——S線所成的角度。

在測定方位角以前，必須先用指南針定方向。把它放平，慢慢地轉動，使指針的黑色尖端跟N——S線一致。然後用一根乾草莖（火柴亦可）放在指南針盤正中，一端指向你要測定方位角的地物。於是看乾草莖在分度圈上與N——S線所形成的角度。如插圖所顯示的好是四十五度。

如果你知道了一塊地方與你所在地的方位角，你可以按照草莖所指的方向找那塊地方。

在作這項遊戲以前，主持人先在一條虛線上，測定幾種地物的角度，用紙記錄下來。除第一張外，把其餘的方位角記錄紙藏在幾個必

須改變前進方向的地方。



然後，主持人帶着參加遊戲的人出發，告訴他們什麼叫做方位角和如何利用它前進。帶他們走到第一個方位角所指示的地方，同時大略告訴他們藏着記錄紙的地方和標記。例如說，記錄紙藏在一棵老樹的洞內。他們便去找，找到後看見紙上寫着：「70°，走五百步，到山谷下去，在谷底的石頭下尋找。」

把指南針交給首先找到記錄紙的人，讓他按記錄紙所記的角度，用草莖在針盤上測定方位角，然後照草莖所指的方向，率領其餘的人走去。走了五百步，果然到了山谷，在谷底的石頭下又找到第二張記錄紙。這一次也由首先找到第二張記錄紙的人測定方向，率隊去找第三張記錄紙。其餘以此類推。

找到記錄紙的得五分。準確地測定方位角和發見藏着記錄紙的地方的得十分。如果把方向弄錯了，領隊的應被減去十五分。得分多的人得到勝利。

二 偽裝的戰士

在現代戰爭中，交戰的雙方，一面要戒備對方的大炮，迫擊炮，機關鎗，自動步鎗和步鎗的火力，一面要躲避空軍的襲擊，大家都偽裝起來，隱藏起來，就像戰場上沒有人似的。

斥候兵尤其要學會偽裝，不被敵人發現。戰士們應當學會悄悄地在樹林裏行走，隱藏在樹木和灌木叢後，爬過比較空曠的地方，以及

利用小丘，石頭和土塊來掩護自己。

以上說的還嫌不夠，一個好的戰士和斥候兵，要有敏銳的觀察力，要能由最難辨認的記號，及時發覺敵人的來臨和敵人各式各樣的圖套。

前線上有許多例子，證明觀察力是如何地有用。有過這樣一件事。一個德國的狙擊手在向我軍射擊，不曉得從哪兒射擊過來的，竟那樣地準確。我們的戰士簡直不能從戰壕裏抬頭看一看。

有一個我們的斥候兵注意到，儘管炮火那樣兇猛，可是還有一些烏鴉在不遠的樹枝上空盤旋。

他想，「一定是什麼人驚擾了鴉巢，那些烏鴉捨不得丟開自己的窩，連恐怖都忘了。」於是他們偽裝起來，潛行到樹林中去。他的猜想是對的。他看見一個德國狙擊手坐在築有鴉巢的樹枝上。他把這個準確的狙擊手打死了。

善于偽裝，悄悄地溜過去刺探敵情，把自

己變成一個看不見的戰士，以及別的一些技巧與性格，在戰爭中是很寶貴的。

（盲目的守兵）

人數：八——十二人

大家抽籤選出一個人做「盲目守兵」，把他的眼睛蒙住，教他站在大樹旁邊的崗位上。在樹的周圍撒滿了許多小樹枝。這樣，向守兵爬過去的時候，想要不出聲是很困難的。

其餘的人站在離崗位三十步的地方。他們的任務是悄悄地爬到盲目守兵那兒，用手觸一下由他守衛着的樹幹。誰能做到這一點，誰就勝利，並代替做盲目守兵。

可是，想爬近盲目守兵的身邊並不很容易。盲目守兵一聽到可疑的沙沙聲，就喊聲「站住！」並且用手向聲音傳來的方向指去。如果指的對了，那笨拙的爬行者就得退回二十步，再慢慢地爬過來。

（誰的脚印）

人數：十二——二十人

這項遊戲應當到離河邊沙灘不遠的樹林裏去作。

到了那兒，參加的人分成兩隊。兩隊抽籤，抽中的一隊走到河邊去。到了河邊再抽籤，抽出一個斥候，從岸上走到水邊去，把自己的脚印留在沙灘上。於是整隊回到樹林里。第二隊接着到河邊去，同樣在沙灘上留下一個斥候的脚印，這脚印要靠近第一隊的斥候的。

留過脚印的人不准換鞋，脫鞋，如果原來赤腳的話，不准穿鞋，也不能踏壞自己的脚印，或者用脚跟的沙灘上故意改變其形狀。

這一切都做過後，由站在河岸上的一隊發

出信號，另外一隊急速從樹林中走來，兩隊都仔細看清對方斥候所留下的脚印。然後，兩隊輪流排成橫列，看着對方的人，一個一個走到沙灘上留下自己的脚印（留脚印時切不可踏壞別人的脚印）。於是兩隊人根據這些脚印，判斷對方的斥候到底是誰。

之後，每人都把自己的判斷告訴主持人。主持人事先應該知道兩隊的斥候是誰，凡是判斷得對的，就替他所屬的一隊記上一分，把分數秘密記在拍紙簿中。

大家都猜過之後，總計兩隊的分數，得分多的一隊得勝。

書叢年青明開

學習心理之話

著 然 彬 傅

本書並不是嚴正枯燥的一門心理學。它採用談話的體裁，生動活潑，像介紹一些心理學的知識給青年讀者。取材的範圍比較廣泛，像學習的性質和種類，遺傳和環境，智慧，道德和品格，無不談到；最後以學習遷移，學習曲線，記憶，讀心，成人學習心理，不該帶着應用技術的性質，本法的關係問題來做結束，舉習心理，原來帶着應用技術的性質，本法的關係問題來做結束，舉習心理，本書裏不但可以獲得有關心理的一些基礎知識，同時，讀者從這的學習修養和見解上，也可以得到若干啓示。

定價一元九角

開明書店發行



借靴〔劇本〕……………童封（二六）

可怕的鼠疫……………墨軒（三四）

蚤……………墨軒（三八）

媽媽和畢業禮物〔小說〕……………叔湘濤（四〇）

黃金（續完）……………葉至善（四六）

「虹」……………至誠（五二）

我們用什麼做衣的原料……………沈繩武（六〇）

公平的太陽，公平的風〔詩〕……………洛芷（六七）

自己做個圓規……………余禮海（六八）

王樓春……………（六六）

舊戲裏的小花臉……………（七一）



「人民的世紀」

編者

大家說，從今以後是「人民的世紀」了。什麼叫做「人民的世紀」？

在專制國家裏，與人民相對的是特權階級。特權階級的名目各式各樣，皇帝，領袖，軍閥，財閥，還有別的。名目雖然各式各樣，他們佔人民的便宜，吸人民的膏血，却是一致的。因此，在專制國家裏，人民痛苦，特權階級舒服；人民壓在底下，特權階級高高在上；人民沒有什麼自由，特權階級享有太多太廣的自由。所謂「人民的世紀」裏的「人民」，並不與這樣的人民同一意義。

所謂「人民的世紀」裏的「人民」，就一國說，包括全國的人而言；就世界說，包括全世界的人而言。擺個雜貨攤兒的是人民，赤着腳下田的是人民，在講臺上談論學理的是人民，在各級政府機關裏辦事的是人民，總而言之，誰都是人民。大家站在一邊兒，彼此平等，另外不再有相對的什麼人。照從前的說法，「民」與「君」相對，當然是不合的了。照孟夫子的想法，「民」是「治於人」的人，另外還有「治人」的人，也不是那麼一回事。

「人民」的意義既然弄清楚了，才可以說到「人民的世紀」。

誰都是人民，誰都希望過好的生活，就必須把公共的事辦得有條有理，入軌上道。公共的事

辦不好，各個人的生活會好嗎？中間的道理是很容易想明白的。要辦好公衆的事，第一要大家參預，發表意見，商量辦法；第二要大家出力，認真幹去，成功方休。這就是所謂自治——人民治理自己的事；也就是所謂民主——人民作主，一切的事都爲了人民，都爲了使人民過好的生活。

所謂「人民的世紀」，就是說，今後は人民自治的世紀了，是民主的世紀了。反過來說，今後人民不再「治於人」了；一切違反人民利益的事，一切使人民過不好的生活的事，都行不通了。

你或者要問，爲什麼不早不遲，「人民的世紀」從如今開頭？

回答是：因爲第二次世界大戰方才結束，大家從血海中淚海中得到了真切的經驗，認爲非抓住時機，立刻展開「人民的世紀」不可。否則第二次大戰就將白打，往後大家仍然不得過好的生活。

第二次大戰是幾個侵略國家的特權階級攪起來的。在國內，他們欺壓人民，要人民拿出一切來，連生命也拿出來，替他們打仗。對國外，他們欺壓各個國家，想掠奪各個國家的資源，奴役各個國家的人民。這樣的世界還成什麼世界？在這樣的世界裏，人民還有什麼好的生活？於是人民起來了，爲各個人自己，也爲週圍的大夥兒，爲自己這一輩子，也爲將來的子子孫孫，打了這一場慘酷無比的仗。現在仗打勝了，幾個侵略國家垮了，固然可以慶幸，但是工夫只做了一半。還有一半，必須做到各個國家內實現民主，在國與國之間，也貫徹着民主的精神，才可以不再遇着戰爭的災難，才可以過好的生活，全人類往更高的階段發展。

少年們，挺起胸膛，提起精神，用心用力，上勤學習，迎接這個「人民的世紀」吧。



人幹了些什麼

十月革命：人類的新希望（讀書錄）

王

一九一七年，歐洲還在進行着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年的十一月，列甯說：

「我們不要被歐洲現在死

悶的沈寂所欺騙。歐洲已孕育着革命。帝國主義戰爭的奇災大禍，物價昂貴的痛苦，到處都產生着革命情緒，而各國統治階級——資產階級，以及它的代辦——政府，日益陷於絕境。若無絕大的震動，它們是決不能找到逃出這個絕境的出路的。」

於是，革命就在俄國開始了，因為俄國是帝國主義鏈條上最弱的一環。

三月，列甯認為非回國指導革命不可。四月，他終於回到了祖國，回到了革命所創的俄國來了。四月三日的晚上，這位革命的人到了彼得格勒——就是現在的列甯格勒。

革命的潮水正在高漲着。革命正在需要個腦袋。列甯剛好就是革命所需要的腦袋。

列甯立刻指出：照當時俄國的情形而論，馬上就應該並且可以建立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可是列甯不倦地鍛鍊着革命的政治軍隊，仔細地把它加以訓練，準備即將到臨的戰鬥，機警地避免把它過早的使用。

到了七月，臨時政府懸賞買列甯的首級。

列甯只好躲起來，秘密指導革命。

可是革命高潮是什麼辦法也阻不住，壓不下的。因為人民已在覺醒，因為人民需要革命，因為人民已經知道，非把那些拿他們當魚肉來吃的人們打垮，是沒有幸福的日子過的。

九月，列甯向領導革命的波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等幾個機關寫了兩封信。他建議，應該「把武裝起義提到日程上來」。理由很簡單，他說，因為「人民多數是擁護我們的」，因為現在「可靠的勝利」已經有了保障。

中央委員會里面，加米涅夫（後來證實是個叛徒）竟提議把列甯的信燒掉。可是委員會終於通過了斯大林的建議，把列甯的信分發給各地方黨部做指令。

十月，列甯擬定「武裝起義的計劃大綱」，號召大家——最堅決的分子，抱着「就是全體犧牲，也不放過敵人」的決心作戰。他說，要起義勝利，必要有藝術，和三倍的勇敢。俄國

革命的勝利，全靠這兩三天的鬥爭。

十月十日領導革命的黨中央委員會舉行了有歷史意義的會議。當然，托洛茨基，加米涅夫之流是反對起義的。但會議畢竟通過了實行起義。

臨時政府知道了一點風聲，決定用先下手為強的政策，于是在十月二十四日（即公曆十一月六日）攻打武裝起義的司令部所在地斯莫爾雷宮。

同一天早晨，臨時政府封閉波爾什維克黨的中央機關報「工人之路」，派軍隊和裝甲車包圍編輯部和印刷所。

同一天早晨，斯大林下令撥退裝甲車，保證報紙繼續出版。

同一天早上十一時，「工人之路」出版了，它號召推翻這臨時政府。

同時，起義開始了。這一天，斯大林在「工人之路」上發表了

「我們需要什麼」的社論。他說：

「再遲延下去就等于整個革命事業自尋死路，這樣的時間已經到來了。」

這一天，列甯寫給中央的信說：

「我們決不能再等了！我們再等就會忘掉一切的了！」

「事情必須今天晚上或夜裡解決的了。」

「遲延發動就等于自尋死路。」

這一天晚上，中央委員會按照斯大林的建議，把列甯從他所匿居的地方，召到忠義的中央指揮所斯莫爾雷宮來了。

十月二十五日（公曆十一月七日）清晨，

樣人類就有了新的希望。

武裝起義勝利了。

上午十點鐘，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了列甯所寫的「告俄國公民書」，昭告全國民衆，說：臨時政府已被推翻，全部國家政權都轉入革命者手中了。

這一天，列甯寫了土地令——土地都歸于耕種的人了。

第三天（公曆十一月九日），政府組成了一命令由一人民委員會主席烏克第米爾·烏里雅諾夫（列甯）和一民族人民委員會約瑟夫·杜加希維里（斯大林）簽署發出了。

這樣就在俄羅斯土地上射出了新曙光。這

俄國的革命真的成功了。人民的新希望全沒有落空。革命前的農村，曾有過出色的描寫：「最出風頭的是教堂，廟宇。站在前頭的是巡官，神父，和富農的樓房，站在後頭的是破爛的農民草舍。」

革命後呢？

「新的農村及社會經濟機構建立了。它有俱樂部，無線電，電影院，學校，圖書館，和託兒所了，它有曳引機，複合機，履帶機和汽車。」——陳原著「世界地理十六講」



革命家列甯

魏信

——一堵壞了的牆頭

「小伙子，革命有什麼好處？你不是在朝着一堵石牆撞去嗎？」

「是的。但是這是一堵壞了的石牆，踢它一脚就會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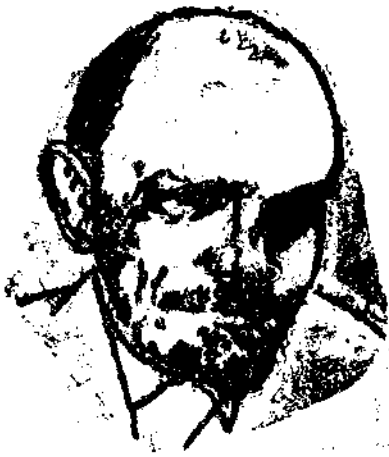
一八八七年列甯第一次被捕時，用上面的話回答警員的警告。這時候列甯才十七歲。

在沙皇政府這堵牆下面，俄國老百姓過的日子多苦呀。

農人們辛辛苦苦栽出麥子來，不能餵飽自己孩子的肚子，收成的大半繳了地租賦稅，到了地主跟沙皇的手裏了。地主們不祇是收租，還隨時傳喚農人來替他們做事，當然，酬勞是半個也沒有。餓，忙，各處鄉村都鬧荒年。

有一些農人在鄉裏耽不住了，就進工廠去。

工廠好嗎？一天做十二個鐘頭到十五個鐘頭的工，工錢只一點點，還時常要付罰金，一點點裏又被剝削去一部分。爲了怕餓，從鄉裏逃了出來，到這裏還得挨餓。這裏邊約也不是人過日子。



忍不住的農人們有抗種的，忍不住的工人們有毀壞機器，打破廠房玻璃，搗毀廠主店舖和農房的。沙皇的官吏和軍隊就到來了，用鞭子，刀，槍壓制他們，要他們帖帖伏伏的讓地主廠主壓榨自己的血汗。沙皇是老百姓最大的敵人！

壓制儘管壓制，這樣不合道理的日子，誰也不願意過了，罷工，罷工，一次跟着一次的罷工。老百姓是國家的牆基，現在牆基竭力想推翻築在他們上面的客人的牆。這堵牆壞了！

二 和工人農人在一起

還是個小學生的時候，列甯就知道工人和農人過的日子是很苦的。慢慢的，慢慢的，他聽得更清楚了，懂得更深刻了，他常常和農人們談話，他帶着微笑，用嚴肅的，沈思的眼光看住跟他談話的人，仔細聽。他聽農人親自說他們的苦痛，他們的不滿意。

怎麼會有這些苦痛，這些不滿意呢？怎麼去掉這些苦痛，這些不滿意呢？列甯看了成堆成堆的書，不斷的用心思想。革命，推翻沙皇政府，讓農人有自己的耕地，讓工人享受自己做出來的東西。只有這樣才能去掉老百姓的苦痛，老百姓只滿意這樣的日子。

一八九三年，列甯到了聖彼德堡。聖彼德堡是個大城，有很多的大工廠，也有很多罷工運動。

在聖彼德堡有一些青年們，結合成一組一組的，在工人中間宣傳革命，工人中間也有一組一組的祕密小組，隨時鼓吹罷工。

一劉聖彼德堡，列甯就和各個小組取得了聯絡。沒有多久，因為

他的學問比別人高比別人深，因為他爲了革命可以不顧自己的一切，聖彼德堡的革命者就公認他是領導他們的。

列寧認爲工人住在城市裏，知識要比農人多些，所以工人應該領導農人來革命。有一些人主張工人不用管農人，只要自己革命。列寧堅決的反對這個主張，因爲工人和農人都是被壓迫，被剝削的。

列寧認爲工人農人的革命，只有讓真正的工人農人自己來幹。他到工人中去講演宣傳，工人們都喜歡他的演講。他的講詞時常引起他們發言，引起他們討論，於是怎樣能夠改變當時的社會情況？爲什麼工人農人要組織一個自己的黨，去跟沙皇廠主地主鬥爭？這些問題每一個工人都弄清楚了。

演講宣傳是好的，可是聽到演講的爲數太少了，只有在一個地方的一些工廠裏的工人。要向更多的更廣的人民說話呀！一張又一張的傳單傳到了許多工人手裏，上面印着列寧寫的文章，文章裏告訴工人怎樣進行鬥爭。

種種宣傳教工人們覺醒起來，要反抗！革命工人小組一天天多起來。現在，要把各個小組團結起來了。

列寧組織了「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



列寧
講演
時候
的神
態

三 監獄關不了革命

一八九五年，聖彼德堡發動了一次極大的罷工運動，列甯領導的「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領導着這一次罷工運動。運動一開始，沙皇的警察馬上逮人，逮捕了好些「鬥爭同盟」的盟員，逮捕了列甯。

列甯被關進一間狹窄的獄室裏。可是革命並沒有被關住。

在監獄裏面，列甯秘密地跟外頭的革命同志通信，他用牛奶在准許帶出監去的書上寫着。牛奶是裝在用麵包挖成的小杯裏的，有看守人進來，他就得把「牛奶墨水」「麵包墨水」一起吞下去，有一天他一連吞了六個墨水杯。這樣寫成的信帶到外面同志們的手裏，用火一烘，一個個黑色的字顯出來了。同志們讀下去，列甯的指導，鼓勵，跟堅定的革命精神就傳到了同志們的心裏。

在監獄外頭，革命罷工像波浪一樣，一個比一個高，一個比一個猛。有一次聖彼德堡三萬個紡織工人罷了工，有一次莫斯科的紡織工人也發動了狂風暴雨一樣的罷工。

監獄關不了革命。

四 敵人和「朋友」中的敵人

一八九七年二月，列甯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大家稱爲「俄國革命者的家」的荒漠地方。在監獄，在西伯利亞，一共是四個多年頭。離開了同志們，不能直接參加革命工作，在列甯是很難過的。他用這四個多年頭看書，寫文章，研究怎樣革命的種種道理。這期間他寫了三四十種書。三四十種書裏有研究俄國當時的社會的，有規定工人農人們的社會民主黨的政綱跟策略的，

還有許多指出了敵人和「朋友」中間的敵人，要跟他們竭力抗爭的。

誰是敵人？沙皇，大地主，小地主，工廠主，銀行老闆，這些貪得無厭的傢伙成天的在想法子從工人農人身上多剝削一個好一個。

「朋友」中的敵人是一些說是贊成工人農人革命的，可是跟着他們走，就會走到不是沙皇，就是地主，再不就是工廠主，銀行老闆，騎上工人農人的背，揚起鞭來教你使勁給他們做工的路子。有些工人農人跟他們走了，因為沒有看清楚他們在一張臉底下藏着另一張臉，這是很可怕的。列甯用一枝筆把各色各樣的假面孔描出來，顯出他們的真相。攆走那些假朋友，他們是阻撓真正的革命的。因此，過後列甯跟真正的同志組織了布爾什維克黨。

五 火星報

放逐期快要滿的幾個月，列甯心焦起來了，夜裏睡不著覺，整夜地想着過後革命的計劃。日子過了一天又一天，列甯越來越焦急，越來越想馬上就去做直接的革命工作。

他回到聖彼德堡，又從聖彼德堡到了德國。在德國跟革命同志們出了「火星報」。火星報要做些什麼？要把各個地方零碎的革命團體團結起來，大家想的念頭要是一致的，大家做的革命工作要有聯絡。

由於火星報可以傳到各地，列甯就用它來召集了幾次革命同志大會。「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組織成了。可是列甯看出黨裏面有許多是「朋友」中的敵人，他要揭破他們的假面具。

六 用武力回答武力

一九零四年，沙皇政府和日本打了起來，雙方都要搶朝鮮跟中國。

沙皇政府遭到了多慘的失敗呀！退却，退却，一直是退却。

列甯在這個時候寫道：「受到可恥的失敗的不是俄國人民，是專制的沙皇政府。一步一步退却，表示沙皇政府快要垮了。」

國內罷工運動爆發了，從聖彼得堡一個叫普梯洛夫的工廠開始，擴展到那裏所有的工廠工場和作坊。工人排列成隊伍走到皇宮前向沙皇請願。沙皇的軍隊對赤手空拳的工人們舉起槍來，瞄準，射擊。好幾千工人死，受傷了。這是一次血的教訓，對沙皇不能講理，只有用武力回答他的武力。

一九零五年夏天，全俄國連接不斷的有工人運動，有的地方還跟警察軍隊衝突起來。

列甯在這個時候寫道：「俄國的人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子過，他們在被壓迫的奴隸境況中醒過來，……在聖彼德堡，在高加索，在波蘭，在西伯利亞，到處都是憤怒的喊聲，要為爭取自由去鬥爭。」

沙皇的軍隊也有走到革命這一邊來的了。好些軍艦掛起了紅旗——革命的旗子。

是革命的日子了，列甯從德國回到俄國，在莫斯科指揮了一次總罷工，他們跟警察衝突起來。可是失敗了。別的地方的罷工也漸漸給沙皇政府壓了下去。真的失敗了嗎？不，真正的革命就從這一次開始了。可不是，這一次裏有工兵們組織了第一個蘇維埃，工人們自己的政府。

這一次衝突之前，列甯跟同志們在外國買了不少軍火，祕密運到俄國。這一次衝突過後，軍火繼續的買，繼續的往國裏運，準備來一次新的鬥爭。

七 流亡到外國去

壓平了這一次罷工，沙皇政府要抓革命者。

有一次，冬天，列甯穿着一件單薄的大衣，和一個領路人往邊界走。因為沙皇親逮捕他，他要偷過邊界出國去。

那時候冰還沒有凍結實，走着，走着，他腳底下的冰裂開了，馬上往下沈。領路人怕了，「不能往前走了！」「往前走！」列甯這樣說，很快的跳過那道裂縫，他走得很快，走得很輕。領路人停在後面嚇壞了，直到列甯走到一個冰凍得結實的地方招呼他去，他才敢動。走的時候他很怕，列甯鼓勵他說，「不要緊，不要緊，不要停，快快往前走！」

列甯做事情，總是堅定的。列甯對人，總是和藹的。

列甯到了瑞士的日內瓦，又出了一種報紙。

列甯的敵人說過這個話，「你倒去對付對付這樣一個傢伙看，二十四個鐘頭裏都全神貫注的幹革命，甚至於做夢也是革命。」

列甯的敵人說這個話是非常憤恨的，他們覺得拿列甯這個人沒辦法。不過這個話却是真的，列甯在外國流亡幾年，一點沒有白過，他全副心力都用在革命上，演講，寫文章，在他的黨的會議上辯論。

「沒有完」



解放的故事

蒙古人民共和國

小俞

「蒙古人民共和國」這個名詞，你是不是覺得有點兒生疏？如果你從國內出版的世界地圖去找這個國家，是找不到的。因為過去一直把它畫在中國裏面，稱它做「蒙古地方」，又叫做「外蒙古」。

在滿清的時候，康熙皇帝帶兵征服蒙古，蒙古成了中國的藩屬，從此畫進了中國的版圖。

聯），和東方的日本帝國主義，也時常來侵害他們。帝俄的勢力尤其強大，甚至把滿清的勢力都排除了。

那時候，蒙古是一個落後的封建的民族。他們很迷信，階級也分得很嚴。活佛，王公，貴族，喇嘛，都是些特殊階級，他們經常地欺壓人民。滿清政府又是封建而且殘暴的，他們一向歧視異族，蒙古人被他們統治以後，自然受盡了種種的壓迫。

蒙古人的厄運還不止於此。在他們北方的俄國帝國主義（後來經過革命，成了現在的蘇倫，排除了北京政府的勢力。

後來，在民國八年的時候，俄國發生了革命，暴虐的沙皇被推翻了，帝俄在蒙古的勢力就自然而然的漸漸消滅。我國雖然建立了民國，可是政權全落在軍閥操縱的北京政府手裏。北京政府趁着帝俄勢力的衰滅，就派兵侵入蒙古。到民國十年，帝俄的殘餘軍隊（大家稱他們為白俄軍隊）又攻入蒙古，佔領首都庫倫，排除了北京政府的勢力。

這時候，蒙古的人民已經覺醒了。他們在恰克圖集合自己的軍隊，組織蒙古國民革命政府，並且請蘇聯的紅軍來幫忙，把蒙古的白俄軍隊肅清了。在民國十年的夏天，蒙古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到現在已經有二十五個年頭了。

爲什麼這個已經有二十五年歷史的國家，我們過去還沒有聽說過呢？那是因爲幫助蒙古軍隊排除北京政府的勢力的是蘇聯的紅軍，很多人以爲蒙古是被蘇聯侵略了，不承認它是個獨立的國家。其實這是一種誤會，蒙古的總理恩托宛說過：「我們是一個人民的國家，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而且，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的時候，蒙古曾繼續代表來祝賀，當時國父孫中山先生已經把蒙古認作兄弟之邦了。

前面說過，蒙古原來是個落後的封建的民族；蒙古人民共和國雖然成立了，留下來急待改革的事情還是很多。

首先，他們推翻了宗教（活佛和喇嘛）和

封建（王公和貴族）的勢力，把政權交給人民，成立了「國民議會」。在他們的憲法上，就明明白白的寫着：「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根本任務，在打破封建神權制度，在完全民主化的基礎上，鞏固新共和國的制度。」「一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權力，全屬於勞動民衆。」「人民通過國民議會及其所選舉出來的政府，行使統治權。」

這樣一來，蒙古人民就真正成了國家的主人了，他們再不受那些特殊階級的壓迫，他們可以享受充分的自由和權利。男女平等，民族平等，言論，思想，集會，結社，都是自由的。

由於蒙古人民的徹底革命，打破了各種壓迫和束縛。政府和人民合作，生產力也就很快的增長起來。本來他們的生活過得很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靠着原始的畜牧爲生。現在却運用了科學的方法，家畜的數量增加得很快。農場也發展成社會化的大規模的國營農場

和集體農場。耕種用機器。人民可以無代價的使用土地，還可以借用資金，種子和農具，因此，收穫一年多似一年。工業方面，由政府有計劃的推動，很快的採用了現代化的技術，設立了各種各樣的工廠，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商業方面，由物物交換的形式改成了貨幣交易，實行關稅自主，禁止走私，辦了許多合作社，並且開始和外國通起商來。

在這種情形下，蒙古人民的生活自然是一天一天的改善了。過去他們住的是篷帳——蒙古包，現在改住瓦造成的房屋了。過去交通很不方便，運輸全仗駱駝隊，現在是汽車，火車，飛機，輪船樣樣都有了。郵政電信也很普遍。過去蒙古平民差不多全是文盲，現在每個人都受教育的機會。他們推行了一種新的進步的拉丁化文字。十年以前，庫倫地方已經沒有一個文盲。除了大學中學小學外，還有各種專科學校。現在的蒙古青年沒有一個是不識字的了。報紙雜誌都很多，電影戲劇也很普及，各地都有俱樂部，圖書館，體育場等等設備。

醫院，藥局，療養院，各種衛生設備，都是國家辦的，人民可以完全免費享用。

蒙古的軍隊，最先與蘇聯紅軍聯合，打退了白俄軍隊。「一九一八」以後，與紅軍的合作更加密切，他們屢次抵抗了日本的侵略。他們的騎兵特別精銳，和哥薩克騎兵齊名。這一支人民的軍隊，現在已經有了現代化的裝備，具有強大的實力。今年八月八日，他們對日本宣戰，參與了反法西斯的戰爭，成為和我們並肩作戰的友軍。

這些事實說明了蒙古人民是可敬的。他們用自己的力量，造成了一個嶄新的民主國家。他們對革命的澈底，對建國的努力，都是值得我們欽佩的。這樣一個國家，我們自然不應當對它有什麼誤解；但是事實上，我國人還有很多不清楚它實際的現狀的。所以今年八月十四日，我國政府特別發表聲明，承認外蒙古獨立。八月二十五日，蔣委員長也說：「我們必須秉承國民革命的原則，和本黨一貫的方針，用斷然的決心，經合法的程序，承認外蒙古的獨立，建立友好的關係，使這個問題能夠完滿的解決。」



兩種習慣養成不得

翰先

兩種習慣養成不得，除掉那兩種習慣，其他的習慣多多益善。

哪兩種習慣養成不得？一種是不養成什麼習慣的習慣，又一種是妨害他人的習慣。

什麼叫做不養成什麼習慣的習慣？舉例來說，容易明白。坐要端立，立要挺直，每天要洗臉漱口，每事要有頭有尾，這些都是一個人的起碼習慣，有了這些習慣，身體與精神才能保持起碼的健康。但是這些習慣不是一會兒就會有的，也得逐漸養成。在沒六藝以前，多

在本誌第一期裏，我說「習慣成自然」才是能力，一個人養成的習慣愈多，他的能力愈強。這一回要說的是習慣不嫌其多，却

少要用一些強制工夫，自己隨時警覺，坐硬是要端正，立硬是要挺直，每天硬是要洗臉漱口，每事硬是要有頭有尾。直到「習慣成自然」，不待強制與警覺，也能行所無事的做去，這些就是終身受用的習慣了。如果在先沒有強制與警覺，今天東，明天西，今天這樣，明天那樣，那就什麼習慣也養成不成。而這今天東，明天西，今天這樣，明天那樣，倒反成爲一種習慣，牢牢的中在身上了。這種習慣就是「不養成什麼習慣的習慣」，最要不得。爲什

麼最要不得？只消一句話回答：這種習慣是與其他種種習慣相衝突的，養成了這種習慣，其他種種習慣就很少有養成的希望了。

什麼叫做妨害他人的習慣？也可以舉例來說。走進一間屋子，砰的一聲把門推開，喉間一口痰湧上來了，撲的一聲吐在地上，這些都好像是無關緊要的事。但是很關緊要，因為這些習慣都將妨害他人。屋子裏若有人在那裏作事看書，他們的心思正集中，被你砰的一聲，他們的心思擾亂了，都是受的你的影響。你的痰裏若有些傳染病菌，撲的一聲吐在地上，這些病菌就有傳染給張三或李四的可能，他們因而害起病來，都是受的你的影響。所以這種習慣就是「妨害他人的習慣」，最要不得。在「習慣成自然」之後，砰的一聲與撲的一聲將會行所無事，也就是說，妨害他人將會行所無事。一個人如果明瞭自己與他人的密切關係，不願意妨害他人，給他人不好的影響，就該隨時強制，隨時警覺，不要養成妨害他人的習

慣。不問屋子裏有沒有人，你推門進去總是輕輕的，不問你的痰裏有沒有傳染病菌，你總是把他吐在手帕或紙片上，這樣「習慣成自然」，你就在推門與吐痰兩件事上不致妨害他人了。推廣開來說，凡是為非作歹的人，他們為非作歹的原因固然有許多，也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他們養成了妨害他人的習慣。他們不明瞭自己與他人的密切關係，他們不懂得愛他人，一切習慣偏向妨害他人的方面，他們就成了惡人。如希特勒，慕沙里尼，日本軍閥，是頭等的惡人，其他如貪官，污吏，惡霸，奸商，也都是惡人中的代表角色。這些惡人向來為人們所痛恨，今後的世界尤其不容許他們立足。誰要立足在今後的世界，誰就得深切記住，不要養成妨害他人的習慣。

習慣不嫌其多，只有兩種習慣養成不得，一種是不養成什麼習慣的習慣，又一種是妨害他人的習慣。



原子與原子彈

羊言

原子是什麼？

天地間一切物質，都是由叫做「原子」的微小顆粒構造成功的。原子便是組成天地間一切物質的最小的基本單位。

原子，根據它們的性質，可以分成九十二種。如氫原子，氦原子，等等。各種原子的輕重大小不同，最輕的是氫原子，最重的是鈾原子。

原子非常之小，用顯微鏡也看不見。原子又非常之輕，以最輕的氫原子來說，要六千零六十六萬萬萬萬個才有一公分重（一公分等於五百分之一市斤），最重的鈾原子也不過氫原子的二百三十多倍重。

打個比方，九十二種原子好似九十二種形狀，大小，顏色都不相同的木塊。若從這許多木塊中，隨意取出幾種，從每種中又隨意取出幾塊，然後像小孩子搭積木一樣，隨意堆成小建築物，我們可以想到，這將會堆成不知多少種的型式。同樣的情形，九十二種原子相互配合，構造成天地間所有的物質。

原子內部的情形

原子雖然非常之小，但是每個原子還可以分成兩部分：中心是一個帶陽電的核，核外面有一個個帶陰電的顆粒繞着轉圈兒。帶陽電的核叫做「原子核」。帶陰電的顆粒叫做「電子」。電子繞着原子核轉圈兒，好像行星繞着太陽一樣。

九十二種原子的內部情形全都如上面所說，不過繞着原子核轉圈兒的電子的數目，各種原子各不相同。最小的只有一個，最大的有九十二個。因為電子的數目有多少，各種原子的性質就不同了。換句話說，原子所以有九十二種，就因為繞着原子核轉圈兒的電子數目各不相同：例如有一個電子的是氫原子，有兩個電子的是氮原子……有九十二個電子的是銻原子。

我們雖然用太陽系比原子，用太陽比原子核，用行星比電子，但在實際上，情形並不完全相像。行星繞着太陽轉圈兒，各有各的軌道，可是電子，往往幾個同在一條軌道上轉圈兒。以鈷原子來說，九十二個電子繞着鈷原子核轉圈兒，它們的軌道只有七條。

再則，太陽系中的各個行星，大小輕重全不相同，而電子個個都一樣。並且，這種原子的電子與那種原子的電子也一樣。

原子核雖帶陽電，電子雖帶陰電，可是整個原子却顯不出帶哪一種電。因為在一個原子中，各個電子所帶的陰電的總量，恰和它們所環繞的原子核所帶的陽電的量相等，兩種電正好相消，所以原子好像全不帶電似的。

最簡單的原子

氫原子是九十二種原子中最輕的一種，也是構造最簡單的一種。

氫原子的原子核外面只有一個電子繞着轉圈兒。我們若把白色的泥丸當作一個電子，繫在橡

皮筋的一端，手拿住橡皮筋的另一端，揮動起來，使白泥丸繞着一個黑泥丸旋轉，就成爲一個氫原子的模型。那黑泥丸代表原子核。

我們的手無論揮動得怎樣快，總之比電子差得太遠。電子繞着氫原子核，每秒鐘要轉七千萬萬個圈兒。這七千萬萬個圈兒的長度是二千二百公里，等於重慶成都間兩個半來回。二千二百公里被七千萬萬萬除，得數就是每個圈兒的長度。這長度怎樣微小，也就可想而知了。

電子和氫原子核，大小差不多，可是質量差得很遠，電子的質量只佔氫原子的一千八百五十分之一。氫原子核幾乎佔盡了整個氫原子的質量。因此，我們把氫原子核叫做質子。我們要記住，前面說的黑泥丸代表的是氫原子核，也就是代表質子。

電子雖然輕得像沒有質量似的，可是每一個所帶的陰電的量，却和每一個質子所帶的陽電的最相等。陰電和陽電相抵消，電子就哪一種電也不帶了。

較大的原子核怎樣造成的？

比氫原子稍稍複雜的是氦原子。氦原子的原子核外面有兩個電子繞着轉圈兒。

和兩個電子所帶的陰電相抵消，需要幾個質子呢？依據從氫原子得到的經驗來推理，當然需要兩個質子了。假使氦原子核是由兩個質子揉合成的，那麼氦原子的重量一定是氫原子的兩倍了。但是實際上並不如此，氦原子的重是氫原子的重的四倍。這個現象怎樣解釋呢？

科學家說，氦原子核裏除了兩個質子外，還有兩個同質子一樣重的小顆粒。這種顆粒不帶陰電，也不帶陽電，所以叫做「中子」。兩個中子和兩個質子揉合在一起，就成一個氦原子核。

中子爲什麼不帶電呢？科學家告訴我們說，每個中子是一個電子和一個質子的嚴密結合。電

子所帶的陰電跟質子所帶的陽電正相抵消，所以中子現不出帶哪一種電來。

我們又可以拿黑泥丸白泥丸來做一個氦原子核的模型。我們把兩個黑泥丸，各跟一個白泥丸揉和了做成兩個灰泥丸——代表中子。又把這兩個灰泥丸跟兩個黑泥丸揉合在一起，就成一個氦原子核的模型了。用同樣的方法，我們可以製成各種原子的原子核的模型。

不堅固的太大的原子核

我們用黏土做成一個個大小不等的球，黏土稍乾的時候，小的球依舊完好，大的却很容易裂開。類似的情形，太大的原子核也是很容易破裂的。若是組成原子核的中子跟電子的總數在兩百以上，原子核就不很堅固，會自動破裂。

鐳原子便是以原子核自動破裂出名的。鐳原子核由八十八個質子跟一百三十八個中子組織而成，它會自動的崩下一塊塊小塊來，每一塊含有兩個中子和兩個質子，剛好是一個氦原子核。同時有幾個中子中會放出電子來。直到崩下了五個氦原子核，放出了四個電子，剩下八十二個質子跟一百一十四個中子，鐳原子核的破裂才停止。這時候繞在鐳原子核外面的電子當然也逐漸減少，最後跟質子的數目相同，也剩下八十二個。於是，鐳原子變成鉛原子了。原子的這種逐漸變化正跟蠶兒蛻皮相似，因此叫做「原子蛻變」。而鐳原子本身也是由原子核最大的鈾原子蛻變而成的。

鐳原子的蛻變是非常緩慢的。每一克鐳原子，隔了一千六百多年，才只有一半起了蛻變。鐳原子蛻變的時候，還會繼續不斷的放出熱來。每一克鐳原子在每一小時所放出來的熱，可以使一克水從冰點熱到沸點。

以前科學家沒有注意到原子的蛻變現象。自從一八九六年發現了這個現象之後，科學家就想：如果能夠改變原子核，各種原子不就可以任意轉換嗎？用這方法，不就可以把比較價廉的水銀變成貴重的黃金嗎？

又想：要是能把原子核擊破，使它經悠長的時期內所放出來的熱，在一個短時間內放出來，這熱量是非常可觀的。用這非常可觀的熱量，不就可以代替燒煤，來推動工廠的機器嗎？

擊破原子核

科學家的預言有切實的依據，常常是會應驗的。他們用原子蛻變崩下來的小塊（如氦原子核，質子，中子等）作彈丸，以很大的速度去打離旁的原子核，好像我們用磁片打碎一個磁碗一樣，果然把原子核打破了，造成了大工的原子蛻變。可是這個工作非常困難，機械很複雜，所花成本很大，除了在幾個大學的實驗室裏作爲研究材料之外，不能實際應用。直到「鈾235」原子的特性發現了，人工原子蛻變才有了實際應用的希望。

前面說過，原子核外有九十二個電子的鈾原子，據此可知鈾原子核中質子的數目也是九十二個。可是各個鈾原子核中所含中子的數目並不一致，有的是一百四十六個，有的是一百四十三個，有的是一百四十二個。爲了區別的方便，我們在鈾字後面註上原子核中所含中子跟質子的總數。「鈾235」原子的原子核，便含有一百四十三個中子跟九十二個質子。

(23) 一個「鈾235」原子核若是被一個中子擊中了，它立即破裂成幾個小塊。這些小塊中有幾個是中子，這些中子飛出去，又把別個「鈾235」原子核擊破。這樣的作用連續不斷，好像許多一觸即發的炸彈放在空場上，我們用槍打其中的一個，這一個立即爆炸，破片飛到別的炸彈

上，別的炸彈也立即爆炸，直到全體炸完為止。

許多「鈾 235 」原子在一起，只要一個原子核被中子擊中，全體便連續的崩裂了。這個作用非常猛烈，會發出非常強的光，非常高的熱，非常大的壓力。原子彈所利用的，就是「鈾 235 」原子核的連續擊破。

希特勒的「V-3」

最先發現「鈾 235 」原子核有連續被擊破的特性的是德國人，其時在希特勒進兵波蘭以前十個月。希特勒得到了報告，就命令德國的科學家把「鈾 235 」製成一種新武器。可是這個秘密給一個被希特勒放逐的猶太女科學家洩露了出來。於是英國美國的科學家也趕忙研究，原子彈就成爲侵略國家和民主國家雙方科學家的競賽目標。

希特勒在美英蘇三國大軍壓境的時候，還在播音機前說：「上帝饒恕我，繼着「V-1」（飛彈）「V-2」（長距火箭）之後，我將要用另一種威力更大的新武器，在八天之內，把戰爭的局勢完全改變過來。」

可是希特勒沒有如願，德國製造「V-3」——原子彈——的工廠，先被盟機炸毀，後來遷到挪威，又被英國的降落傘突擊隊破壞了。「V-3」還沒有造成，柏林已被盟軍攻下了。

原子彈結束了這一次的戰爭

製造原子彈的工作是非常艱難的。因爲在鈾裏面，大部分是「鈾 238 」原子，「鈾 235 」原子只佔千分之一，分離出來很不容易。而要在一定時間供給引起「鈾 235 」爆炸的中子，設計上也很難。

這些困難終於由英美的科學家一一克服了。今年七月十六日，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上作原子彈的初次試驗，成績很圓滿。八月六日在日本廣島試用第一顆原子彈，把廣島市炸成了平地，八月九日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把長崎炸去了三分之一。便結束了這一次的戰爭。

原子彈跟一個高爾夫球一樣大小，重八九磅，繫在降落傘下，從飛機上丟下來，經過一定的時候，就在半空中爆炸了。這爆炸的力最相當於二萬噸T·N·T炸藥，比最大的炸彈猛烈二千倍。爆炸的時候發生閃瞎人眼睛的光輝，溫度高得跟太陽面上一樣，達攝氏表六千度。同時濃烟升入四萬英尺的高空。以廣島而言，房屋全毀了，四郊的樹木都焦枯了，人民當時死三萬人，傷十七萬人，兩星期後，受傷的又死去六萬人。

原子彈使用的結果不是太慘了嗎？但是，反過來想，若不慎用原子彈，戰爭還得繼續下去，民主國家無數英勇的士兵將在戰場上倒下。淪陷區的同胞將仍舊過着暗無天日的日子，日本人民將仍舊被軍閥逼着抵抗他們的真正朋友——民主國家。這樣想來，就覺得使用原子彈很合乎人道了。

「鈾235」的用途

原子彈應用之後，愛因斯坦說：「科學家已經把這利器獻給了政治家，政治家利用了它，可以使人類走向光明世界，也可以使人類陷入悲慘地獄。」大家都說，現在有了原子彈，如果將來發生第三次大戰，人類的末日也許就到了。民主國家的政治家也感到同樣的威脅，他們口口聲聲說要各國組織委員會，共同管制原子彈。其實「鈾235」除了殺人，還有極大的有益於人類的用途呢。

「鈾235」原子核破裂的時候，所放出的熱量大得驚人，每一磅抵得上一千三百七十噸的煤，可以把二十萬噸的水從冰點燒到沸點。只要用這許多熱量的四分之一來發電，可以使一百匹馬力的馬達開動三年，可以使空中堡壘繞着地球轉五十六個圈兒。煤跟石油的重要性，將來全將由「鈾235」替代了。

怎樣才可以利用這麼大的熱量呢？科學家正在研究這一個問題。據說已經有了端倪了，不久之後，我們將經歷這個燃料的革命了。

少年劇場

借靴

童封



人物：張三 劉二 老王（劉二的僕人） 趙府門房（不出場）

【出場】

張

的軍官制服，一望而知是借來的。脚下鞞着一雙破布鞋。

排行第三我姓張，向來說說度時光；說得乾魚睜開眼，說得鐵佛放毫光。

昨天聽說前街趙副官要替他老太太做壽，我張三趕忙送了副紙壽聯兒去。今兒晚上這頓「油大」，千萬不可放過了他。且喜在隔壁竈竈行借到了這身軍服，頭上，身上，倒也將就得過。只是腳下——「提起腳來看看，用手指彈一下腦袋」噫，有了。聽說劉二哥新做一雙馬靴，向他借來充充場面，有何不可。行行去去，去去行行。這真是了。劉二哥，開門，「敲門」

景：這個劇本是根據舊戲改編的，可以襲用舊戲的方式，不用佈景。但是演員心裏要有數，哪兒是門，哪兒是街。第一場是劉二家的客廳，中間擺一張條桌，兩旁兩把椅子。大門假設在離臺口兩步的地方，在這兩步之間，便是街上。第二場是趙副官家門口的街上。假設左上場口是趙副官家的門，臺上是曲曲彎彎的街，中央放一塊石

第一場

（張三從幕布旁邊上場。穿着一身不稱身

）劉二從右上場口上，穿着一件破舊的軍

大禍。」

日間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

敲門的是誰呀？

二哥，是我。

「一邊抽門開門，一邊說」我道是誰，原來是張三爺。

「兩人相見作揖。」

「把張三按在左邊的椅子上，自己坐右邊的一把。」三弟，好久不見了，您一向好？

今兒什麼風把您吹上門來了？「拉直了喉嚨」老王，打酒呀！備飯呀！

不消費事，我等會兒有應酬。

老王，二爺說等會兒有應酬，酒不用打了，飯不用備了。快扇火瀘茶！

未從茶館來。

老王，三爺說才從茶館來，茶不用泡了。

三弟呀，您今兒光臨寒舍，有何見教？

我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天來幫勸您二哥，非為別的，只想向您借樣東西。不知二哥

肯與不肯？

你我這樣的好弟兄，還有什麼不肯的。三

弟直說就是了。

借血？

拿針來抽。

借腦袋？

拿刀來砍。

二哥，實不相瞞，只為前街趙副官的老太太今兒晚上做壽，小弟不得不去走動走動。頭上，身上，都還將就過，只是腳

下，未免太不冠冕。聽說您二哥新做了一

雙馬靴，我想——

「金身發抖」你，你，你想怎樣？

想向二哥借用一夜，明兒清早準——

想借我的新馬靴？哼！張三！我一向把

你親兄弟一般看待，不料你狠心剝肺，竟

打起我新馬靴的主意來！真是知人知面不

知心！

張 二哥，借不借由你，怎麼就出口傷

張

劉

張

劉

張

劉

張

劉

張

劉

人，翻起臉來？

劉

張三，你不知道我劉二爲了這雙寶貝靴，費了多少心計，傷了多少腦筋。單爲選材料，就遊了外洋十七八國，後來請靴匠，又跑遍國內二三十省。

張

聽你胡扯。

劉

你不信？且聽我說。「扳着指頭」面子，用的大英紋皮，我親自上英國倫敦去採購。底子，聽說香港的強些，我又跑了趟香港。橡膠，出在南洋，我走遍了南洋羣島。鋼釘，德國貨堅實，我又遊歷了歐洲大陸。還有土耳其的絲線，印度的靴蠟，美國的靴帶……

張

「插嘴」胡說八道！

劉

哪一樣不是我不遠千里，親自採辦來的。材料買齊了，就請靴匠回家。唉！哪里知道本地靴匠見了這一大墩上好材料，嚇得目瞪口呆，沒有一個敢說動手。我只得重新出馬，到處物色名手，足足跑遍了二三

張

十省，終於給我訪着了一位。找到了個臭皮匠？

劉

哪里的話！真叫做劉備訪諸葛，文王訪姜尚，風雲際會，千載難逢。終於給我訪着了一位馬靴專家。這位專家年青時候，在捷克斯拉夫留學。那兒有家世界聞名的拔鞋廠，他當總工程師。直到希特勒進攻捷克，他才逃回國來。我好不容易訪着了，立刻奉上聘書，送上旅費。他應了我的聘，就上美國去訂購整套的製鞋機器，又請了兩位捷克人當他的副工程師。他們在我家裏動起工來。我親自照呼他們，一天三餐，牛奶，雞蛋，奶油，麵包，咖啡……

張

不要往下說了，我口水都要瀉下來了。你爽快點兒說吧，到底肯借不肯借？

劉

爲了這雙寶貝靴，我典了房屋，賣了田地，足足做了三年零六個月。三弟，我劉二還捨得穿嗎？我把這雙寶貝靴放在紅木

座上，外面罩上個玻璃錦蓋兒，恭而敬之，供在床前，早上一道靴油，晚上一道靴油。

張 到底借不借？

劉 請三弟原諒，不是我劉二器量小，不講朋友——

張 「生氣」講朋友？二十幾年的老交情，抵不上一雙馬靴！

劉 這，這，這樣說來，倒是我劉二理虧了。「下決心」唉，罷了，借就借，不過要依我一句。

張 只要您肯借，休說一句，十句又何妨。要宣誓。

劉 宣誓就宣誓，您把馬靴拿了出來再說。三弟不用心慌。「大聲」老王呀！你把我

床前供着的那雙新馬靴請出來。「轉念」老王，你不要動手，讓我自己來請，自己來請。「匆匆忙忙的從右上场口下。一會兒又上場來，脚步很慢，手裏端着個朱紅

漆盤，盤裏放着一雙半新的馬靴。」

張 「上前去取馬靴」多謝二哥——

劉 「擋住張三」怎麼搶手奪腳的，還沒有宣過誓哩。

張 怎樣宣誓？

劉 「把朱紅漆盤放在桌子正中，他自己站在桌子旁邊」你站在下面。我暫代司儀，你聽我的號令。肅立。向馬靴行最敬禮，脫帽，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宣誓。說呀！

張 說什麼呀？

劉 可憐的三弟，宣誓都不會嗎？好，我來教你，你舉起右手來，我說一句，你學說一句。聽着：本人面對馬靴，謹憑良心宣誓。

張 本人面對馬靴，謹憑良心宣誓。

劉 今晚借您一用——

張 今晚借您一用——

劉 明朝——不，不，三更時分，你應該回來了把？

張 「點頭」回來了。

劉 那末，三更一進送回。

張 三更一進送回。

劉 一路小心穿着——

張 一路小心穿着——

劉 決不故意損壞。

張 決不故意損壞。

劉 若有三長兩短——

張 若有三長兩短——

劉 甘願天誅地滅。

張 甘願天誅地滅。

劉 宣誓畢，手放下來。

張 宣誓畢，手放下來。

劉 誰教你說這一句！跟着我說的做：宣誓完

了，手放下來。一鞠躬，再鞠躬，三鞠

躬。「抱起馬靴，輕輕的擲下」唉！寶

貝靴，寶貝靴，想不到您今天要遭難了！

張 「懊惱」三弟，你小心點兒請去把。

謝謝二哥。「作個揖，接過馬靴，看了一

看」怎麼，靴筒上有點兒破了？

劉 「生氣」耗子咬的。唉！這些耗子真沒良

心，全不顧我的心痛。

張 「張三坐下，準備穿靴。」

劉 「驚叫」怎麼？你，你就穿上了嗎？

張 不穿上又怎樣？

劉 唉！別人的東西，你便不知愛惜。打這兒

到趙副官家，足足三條半巷子，你穿上了

去，不把我寶貝靴的底子都磨穿了嗎？

張 那麼您說怎麼辦？

劉 聽我說，你雙手捧着，到了趙副官家門房

裏，再行換上，也還不遲。

張 聽您吩咐。等會兒見。「把馬靴挾在腋下

便走」

劉 慢來，慢來，我問你——

張 還問什麼？時候不早了，人家坐了席了，

四個冷盤怕沒有我的份兒了。

劉 我問你，你到了那兒，怎樣穿法？

張 穿法又有什麼講究？我兩手拉着靴筒，把

脚往下一戳。

劉 「發抖」蹬不得，蹬不得，一蹬可就壞了。求您行行好，千萬放輕些兒。

張 是了，是了。「要走」

劉 且慢。人家勸你喝酒，你切莫貪杯。不要喝醉了，把我寶貝靴上的皮都踢毛了。

張 我少喝一杯就是了。「又要走」

劉 且慢。趙副官家是有錢的，散了席，說不定叫了車送你回家。你上車的時候千萬小心，不要蹙掉了我寶貝靴的後跟。

張 唉，人家已經吃過六七道菜了！「趕

緊出門」

劉 「趕出門來，望着張三的背影」好好兒走，不要在牆角上碰壞了。「看着張三從左上場口進去了，他回進門，閉門上門」

唉！正是：

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

「幕下」

第二場

「張三挾着馬靴，從右上場口上，匆忙的繞着走。」

張 劉二這傢伙，借他一雙馬靴，就擱了這麼多時光！

「後臺打兩下鑼。」

張 壞了，壞了，打二夏了，菜已經上齊了。

快點兒走，還趕得上划兩碗飯。正是：

只爲一張嘴，辛苦兩條腿。「到左上場口前面站住」啊呀！怎麼趙副官家大門緊閉，冷清清的，一個人影都沒有！讓我問一聲看。「大聲」門上有人嗎？

趙府門房 「在場後應」都睡了。

張 都睡了？今晚不是你家老太太做壽嗎？

門 「在場後應」是呀。現在客人都散了。

張 完了！完了！請開一下門，我要見你家老爺。

門 「在場後應」老爺早睡了，明兒來吧。

張 唉，唉，肚子餓得發慌了！「把馬靴扔在地下」不爲借這撈什子的馬靴，怎到得這

步田地！路也走不動了，且把馬靴當作枕頭，靠着牆脚睡他一覺吧。〔躺下〕

〔老王提了燈籠，劉二跟在後面，從右上場口上。〕

劉 老王，你想想看，張三這傢伙多麼混賬。

我斬釘截鐵的說，三更時分，非把馬靴送回不可。誰知他全不顧信用，到這個時候，還不見他的影子。老王，你提着燈籠快快的走，跟我去找這個不要臉的混賬傢伙。

王 老爺，時候還早哩，二更才打過。

劉 虧你說的，二更打過，跟着不就是三更嗎？〔一邊走，一邊說〕太陽一下山，我本想束緊褲帶，早點兒爬上床，也省得一餐晚飯。誰料大門上一陣兵兵乓乓的響，

開開門來，原來是張三道不要臉的。我一看就知道來勢不妙。果然，他口口聲聲要借我的寶貝靴。我再三推辭，他再四哀求。該怪我的耳朵根太軟，抗不下這張臉

來。我只好橫下了心，忍痛把寶貝靴借給他。老王，提起燈籠來照照看，這半夜來，我瘦了不少呢？

王 是呀，又瘦又黃。

劉 怎麼教我不瘦呢？我在家裏，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心裏只是掛念着我的寶貝靴。你看，我的下巴兒也尖了。〔滑一交〕老王，燈籠是照我的還是照你的？快扶我起來。

〔老王扶起劉二〕

劉 老王，怎麼這兒七高八低的，到處都是泥漿呀？

王 正在修街。

劉 張三回來，要走這兒過嗎？

王 必經之路。

劉 啊呀！我的寶貝靴怎麼能走這樣的泥路呢！老王，快回去取掃帚來，把這兒打掃乾淨，好讓我的寶貝靴走。

王 老爺，打掃來不及了，不如我們迎上去。

劉 乾淨，好讓我的寶貝靴走。

王 老爺，打掃來不及了，不如我們迎上去。

劉 乾淨，好讓我的寶貝靴走。

劉 好，好，我們趕快迎上去。「碰在石頭上，又跌交」老王，快扶我呀，爲什麼不照着我走！

「老王扶起劉二。」

劉 啊呀，這癩大一塊石頭！老王，張三回來，要走這兒過嗎？

王 又是必經之路。

劉 完了！我的寶貝靴在這石頭上一磕，靴底不就掉了嗎？老王，你把石頭移開。

王 「放下燈籠，搬石頭，石頭不動」老爺，搬不動。

劉 飯桶！看我來！「捲起袖子，用手搬，搬不動。爬下身子，用頭去頂，把石頭移在一邊。站起身來，摸摸頭。」濕淋淋的是什麼呀？老王，你用燈籠來照照看，是不是滿頭大汗？

王 老爺，您的汗是紅的。

劉 「看摸過頭的手」啊呀，頂出血來了！我也顧不得這許多，寶貝靴要緊，快走，快

走！「碰在張三腿上，又跌交」怎麼，又是石頭？老王，拿燈籠來照。「見是張三，「霍」的跳起身來，把張三也拉起來」好！你好！喝得個爛醉，睡在街邊上，我的寶貝靴呢？

張 誰喝過酒？只爲你這隻馬靴纏了我這麼久，跑到這兒，人家門也閉了，客也散了。你還說我喝得爛醉！

劉 那末寶貝靴呢？

張 你看，牆腳邊不是嗎？我穿還沒有穿過哩。

劉 「用燈籠一照，趕忙提起，仔細端詳過後，抱在懷裏，用衣袖擦淨下」真沒有穿過！好三弟，好三弟，以後您赴人家的宴，儘管問我來借，我們是二十幾年的老交情。

張 領情，領情。「作揖」以後若再借你的寶貝靴，豈不把我活活的餓死？正是：

劉 欲知心腹事，

張 莫信口中言。

「幕下」



可怕的鼠疫

墨軒

交通愈發達，疫病的傳播愈迅速，今年五月底，內江附近首先發現霍亂。隨即沿着沱江跟成渝公路，蔓延到瀘縣，重慶，成都各地。到七月中旬，發現霍亂的竟有五十多個縣市。各地防疫人員雖然努力設法遏止，可是直到秋涼，疫勢還不見稍減。各地統計起來，死亡的人數一定很可觀了。

「戰爭之後，必有凶年。」整個四川被霍亂騷擾的時候，鼠疫又沿着川湘公路來進襲了。八月初，鼠疫傳播到四川邊境的秀山，不到一個月，先頭部隊已經經過酉陽，到達黔江。如果不立即設法遏止，這禍災禍比霍亂還

兇，將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據中央社八月三十一日電，浙江雲和也發生鼠疫，情勢嚴重。）

鼠疫原是老鼠的傳染病。有一種短桿狀的鼠疫細菌，侵入了老鼠的身體，老鼠就害起這種病來。老鼠病死之後，牠身上的跳蚤因為吃不到血了，不得不跳開來，去咬別的老鼠或是咬人。鼠疫就這樣地傳播開來了。人被肚子裏有鼠疫細菌的跳蚤咬了，身體上就染着了細菌，那些細菌也許就在皮膚上發作起來，也許直接侵入血管或淋巴管。

鼠疫細菌若只在人的皮膚上繁殖，那是最

輕的一種，叫做皮膚鼠疫。起初是皮膚上現出一小塊青紅色的腫塊，腫塊上有一顆疹子一樣的水疱，稍稍有點發癢。那水疱愈來愈大，大約十小時後，水疱破了，流出些膿漿。瘡口很快的擴大，四週腫了起來，顏色青紫，附近的淋巴腺也腫了起來。病人週身感到疼痛。這種瘡口叫做鼠疫癰，很難治愈。只有少數抵抗力強的病人，癰的四週會長出新肉來，瘡口得以漸漸平復。大多數病人都因為瘡口太大，虛脫而死。

鼠疫細菌侵入了人的皮膚，立刻鑽進淋巴腺中繁殖起來，就成腺鼠疫。病人突然覺得頭痛，腰痠，體溫升高，精神委頓，週身不舒服。接着，頸部，腋窩部，鼠蹊部各處的淋巴腺都腫脹起來，週身疼痛，而且漸漸現出水腫。不上三天，心臟受了細菌所分泌的毒素的影響，漸漸麻痺而停止跳動，病人就死了。也有因為頸部的淋巴腺腫得太利害，窒息而死的。

鼠疫細菌鑽進了血管，繁殖起來，就成血鼠疫。病人突然寒戰，跟着體溫升到攝氏表三十九至四十四度，只覺異樣地困乏，全身皮膚下面現出紫黑色的血斑。這時候細菌正在很快地破壞血球，並且分泌出毒素來使心臟麻痺。只消幾小時，病人就死了，至多也只能延命兩天。害血鼠疫的人死得這麼快，因而血鼠疫又叫做「電擊鼠疫」。

上面說的三種鼠疫，主要的傳染媒介是跳蚤。可是人的皮膚要是破了，也很容易被鼠疫菌侵入，不一定要跳蚤咬。而病人接觸過的東西，不免有細菌附着在上面，也都是傳染鼠疫的媒介。還有，病人吐出來的痰和唾沫，裏面也有鼠疫細菌，也能傳染鼠疫。人把鼠疫菌吸進肺裏，就害起肺鼠疫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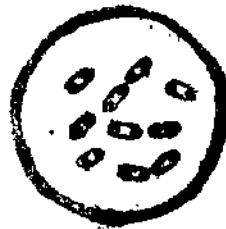
肺鼠疫的症狀跟肺炎很相像。起初是打寒戰，隨着咳嗽，發高熱。呼吸急促，喘不過氣來似的。胸都好似受着壓迫，悶而且痛。全身漸現青腫。咳出來的痰裏，先是帶些兒血絲，

後來就略出大塊的血來。不到三天，病人就死了。

害了鼠疫的人，十分之九是非死不可的。

病人臨死的時候，常因為體溫過高，神志不寧而瘋狂，並且遍身青黑，因此又叫做「黑死病」。從耶穌出世到現在，西曆史上記載的「黑死病」大流行共有一百五十多次。一向沒有人知道病的原因是什麼，

只知道是由老鼠傳播的。一八九四年（五十一年前），香港地方鼠疫病盛行，一個日本醫生



短桿狀細菌

在病人的血裏找着了一種短桿狀細菌，並且證明這種細菌是致病的原因。隔一年上，一個法國醫生在死人的淋巴腺中也找到了這種細菌。推究起來，鼠疫最初的發源地該在中亞細亞。十字軍東征結束，歐洲人把許多東方文化帶回西方。同時也把鼠疫帶了回去。英國的頭一次鼠疫，就是英王李却部下東征的兵士帶去的。

在英法百年戰爭的時候，鼠疫曾傳遍全歐洲，連續到兩年之久。歐洲的人民差不多死了一半。很有些人一染病就恐懼而自殺了。有幾個城市裏，所有的人簡直死光了，連埋屍首的也沒留下一個，大街上都躺滿了死屍。狗沒有人餵，啃屍首充飢，結果也染上了鼠疫。這兩年間死的人，比積年累歲的百年戰爭中死的人不知多上了多少倍。

在十七世紀的七十年代，英國倫敦連續發生了三次大鼠疫。最後一次在一六六五年，疫勢最為兇惡。當時倫敦人口有五十萬左右，不到幾個月，就有七萬人死亡，三十萬人逃走。公共馬車不停地搬運屍首，車夫高聲叫喚「搬出你家的死屍！」下一年九月初，倫敦發生了一場大火災，整個市區全燒光了。這樣的大火災，說起來也是夠慘的，可是鼠疫從此遏止了。以後新建的倫敦，街道寬闊整潔，不像以前那樣狹窄污穢，疫病就比較不容易傳播了。在那一次大鼠疫的時候，倫敦附近的一個

小村莊中，有他裁縫從郵局裏接到了一包倫敦寄來的樣本。第二天，裁縫全家就害鼠疫了。這個村莊立刻與外面斷絕來往，到第二年十月間，鼠疫才停止。全村三百人死去了二百五十九人，沒有一家是全家人平安的。另外，有個英國商人把鼠疫帶到了挪威，挪威大受其累，人口銳減，百業蕭條，經過了一百多年才漸漸恢復過來。

鼠疫傳到東方來，大概走的是海路。印度，香港，福建，華北，東北，都曾有鼠疫蔓延過。尤其是東北跟福建，鼠疫幾乎成了地方病，時伏時發，綿延不絕。沒有知識的民衆每逢鼠疫發生，就以爲是天神降災，魔鬼作祟，除了請道士巫師禮神禳鬼而外，沒有其他辦法。這種見識正跟幾世紀以前的西洋人一樣。他們以爲鼠疫是上帝的懲罰，他們把染疫人家的門用木條釘起，在門上畫個紅十字，寫上一句「上帝憐憫我們！」沒有害病的人，從頭到腳罩在一件黑色長袍裏，只露出兩個眼睛。他

們以爲黑色長袍可以防疫的。

鼠疫桿狀細菌發現後三年，治療鼠疫的抗鼠疫血清製造成功了。據說磺胺類新藥，治鼠疫也能奏效。只是鼠疫傳染迅速，病勢兇惡，治愈的人仍舊不多。要預防鼠疫，可以打鼠疫預防針。不過有效的免疫期只有三星期，因此隔不了多少天又得重複注射。若是某個城市發生了鼠疫，一方面該爲居民打預防針，另一方面該禁止居民他往，以免把鼠疫帶到別處去。過路的旅客先得在檢疫醫院中留住三天，三天之內沒有發病，就證明他沒有染上鼠疫，才准他通過。現在防鼠疫的醫務人員正在黔江一帶做這樣的工作，阻止鼠疫進入四川的中部。

在民國二十九年三十年間，敵人因爲進攻長沙失利，曾用飛機在常德一帶散佈鼠疫細菌，企圖用鼠疫來阻礙川湘公路。這便是最毒辣的細菌戰。當時我們政府處置得當，沒有釀成大變。今年的鼠疫正在相近的地方發生，是不是敵人所散佈的細菌的餘孽作祟，那就不得

而知了。各種害人的細菌——病菌以及一法而斯細菌——只要留下一個，讓他潛伏着，它

遇有適當的機會又會發作起來的。因此，我們消滅細菌必須消滅得乾乾淨淨。

蚤

墨軒

蚤在動物分類上屬於節肢動物門，昆蟲綱，微翅目。

說到昆蟲，我們往往用蠶蛾作例子。蠶蛾從卵裏孵化出來，經過幼蟲（蠶）跟蛹兩個時期，最後才成爲成蟲（蠶蛾）。蚤也是這樣，從卵裏孵化出來，到成爲成蟲（蚤），也得經過幼蟲跟蛹兩個時期。

雌蚤把卵下在積着灰塵的地板縫，板壁縫，床鋪縫裏，一回共下八個到十五個。卵很細小，白色。隔不了幾天，就有白色的蛆一樣的幼蟲從卵裏孵化出來。那幼蟲沒有腳，每一節都長着毛，一伸一縮很活潑的爬行着，吃着

灰塵間的有機物微粒。幼蟲長足之後，把灰塵包在身體的周圍，做成個繭，自己躲在裏面，便化爲蛹。待成了成蟲（蚤），又從繭裏鑽出來。有許多人不知道底細，以爲蚤就是灰塵變的。

由雌蚤產卵，直到下一代的蚤長成，經歷三四十天。蚤長成後大概還有一個月的壽命。因此蚤一長成就成爲孤兒了。長成的蚤全身赤褐色，長一分左右。雌



的比雄的肥大。頭跟尾都很小，肚子特別大。頭上有一對眼睛，沒有上顎，下顎像劍鞘。因為身子是直扁形的，所以在貓跟耗子身上密密的毛叢裏鑽來鑽去，非常方便。蚤也有翅膀，可是退化了，只剩下兩對很小的鱗片。因此獨成一目，叫做微翅目。

蚤雖然因翅膀退化了，不能飛翔，胸部却有六條細長有力，便於跳躍的腿。而且身子又小又滑，要捕捉牠很不容易。有經驗的人，在捕捉之前，先用唾沫把指頭潤濕了，趁牠靜止着不提防的時候，把牠捺住，用兩個指頭撮起來，使勁的捻幾下，然後在兩個指頭間把牠擠死。牠的身子細小，堅固，不用指甲擠是不會死的。

要是蚤知道有人來捉牠了，牠就接二連三的跳，幾跳就找不到牠了。蚤是跳高專家又是跳遠專家，能夠跳到牠身子的三十倍那麼高，兩百倍那麼遠。如果我們人能夠像蚤一樣，就可以跳過十多層的高樓，三級跳遠可以造成一

千公尺的驚人記錄。

蚤有四百多種。貓跟耗子一類的動物身上，是牠們最喜歡住的地方。也有住在我們人的衣服裏，被褥裏的。專用劍鞘一樣的下顎吸動物跟我們人的血。我們被蚤咬了，皮膚上現出一點很小的紅斑，很癢，附近的皮膚會隆起一小塊。在乾燥的夏季，牠們偶然離開了動物的身體，就會乾渴而死。傳佈鼠疫的是一種較小的蚤，它們專住在耗子身上。可是耗子病死後，血凝固了，牠們得不到食物，就不得不離開原來的宿主。這一種蚤咬了人，人就害鼠疫了。

樟腦，洋樟腦（萘），除蟲菊的粉，都是蚤所怕的藥品。我們可以用這些藥品除去地板上，板壁裏，以及衣服被褥間的蚤。可是總不能徹底除盡。根本的辦法是把耗子殺盡。



媽媽和畢業禮物

美國 Kathryn Forbes 作 叔湘譯

溫福女子小學對於我已經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我終於和那些同學們成了朋友，她們有茶會什麼的也都請上卡米麗達和我兩個。每隔一星期的星期三，她們到我家裏來，我們坐在我的閣樓裏，喝可可茶，吃點心，討論關於我們畢業的種種計劃。

我們討論「中學」，一致贊成在以後的四年裏大家還是要團聚不散。我們班裏升學到勞威爾中學去的只有我們這幾個。勞威爾，我們傲然的互相誇說，是「學府」。

我們感覺我們的優越，我們着了迷。我們是溫福小學裏舉行畢業懇親會的第一班；我們要表演劇本；我們在縫紉班上縫製我們自己的開會的衣裳。

在那個劇本裏，派我擔任第二個主角——扮那個希臘少年——我覺得我自己的重要簡直有點受不了。在這些些同學裏頭，只有我一個要到大街上服裝店裏去租男子的假髮。不錯，那個黑色的假髮粗得很，又有消毒藥的藥味，可是足夠讓我覺得已經成了名角兒。一有機會，我就把它戴上，讓爸爸聽我背戲詞兒。

在這個時候，同學們起頭兒談論畢業禮物起來。

瑪德林說她要得一個嵌一顆小鑽石的瑪瑙戒指。赫司特要得一個真真實實的手鐲。泰伊則家裏要在從她小時候就給她起頭準備的珍珠項圈上添七顆珠子。連卡米麗達都有好東西可待；她姐姐露司每回領工錢就留下一塊錢來，湊足了買一副象牙的修指甲的器具給她。

我不禁好奇起來，不知道我家裏給我埋伏下什麼希希罕罕兒。我儘着提起這件事兒，盼望透露點兒消息。要是我的禮物不如別人的漂亮，那可就糟了。

「有這麼個風俗，」媽媽說，「一個孩子畢業，得給個禮物？」

「哎喲，媽媽，」我說，「一個女孩子畢業，是她一生最重要的日子啊。」

我早就在席勒先生的藥房窗子裏看見了一套挺美的粉紅簪珞的梳妝用具，一心要那個。我一回又一回的說些影子話，到了納爾斯不得不把我拉過一邊去提醒我，我們家裏沒有閒錢買這一路的東西。借了姨媽們的錢還沒有還，醫院裏的賬也還沒有付清，難道我忘了？難道我忘了，爸爸身體再休養得好一點就得去給波禪普大夫家裏做工不拿錢？

「我不管，」我不顧一切的叫喚起來，「我非有畢業禮物不可。納爾斯，你想想看，我要待不着什麼，叫我臉上怎麼下得去。同學們問起我來——」

納爾斯不耐煩了，說我是個不識擡舉的小丫頭。我回答他，他是個男孩子，自然有些個事兒他不会明白。

有一天只有媽媽和我在一起，她問我，拿她的銀胸針做畢業禮物，我要不要？媽媽很看重那個胸針——是她媽媽的東西。

「媽媽，」我平心靜氣的說，「我要這麼個舊胸針做什麼呢？」

「這也可以算是個——傳家寶哇。卡特林。還是你外婆的呢。」

「多謝了，媽媽，我不要。」

「我能讓它出出新，卡特林。」

我搖搖頭。「媽媽，您看，畢——禮物得像——諾，像席勒先生鋪子的櫥櫃裏那套好看的梳妝

傢伙啊什麼的。」

得了，我算是說出來了。話已經說的這麼明白，想來——

媽媽像是很煩惱，可是沒說什麼。只是把那個銀胸針還插在她的衣服上去。

我信得過媽媽，準會想個什麼辦法把那一套東西弄來給我；我簡直就在同學們跟前誇口來，彷彿這已經成爲定局。我甚而至於領她們到席勒先生的窗外去賞玩一番。她們和我同意，這套東西確實是漂亮。有梳子，有刷子，甚至還有一個叫做「承髮」的東西。

畢業的那一晚，我興頭的忘其所以。

我的戲詞兒一個字兒也沒有忘了。我滿臉通紅，得意非常，只聽得司卡隆先生說我一點也不弱似赫司特，雖然她請人教她朗誦已有好幾年。我走上講臺去領文憑的時候，鼓掌的聲音又長又高。自然，我的姨媽和姨爹們都在場，奧爾姨爹和彼得姨爹的手上都很有勁，可是我只承認這完全是因爲大家跟我好。

我回到家裏的時候——那套粉紅色的賽路璐東西擺在那兒！

媽媽和爸爸看見我高興他們也高興，但是納爾斯和克利斯丁，我留心了一下，一聲也不言語。我心裏想，他們在吃我的醋呢；我替他們惋惜，不能與人同樂。

我把那個匣子捧上閣樓，把梳子和刷子好生安放在梳妝桌上。很花費了些個工夫我纔把這些東西擺的妥妥貼貼。鏡子，這麼擺。針墊子，放在這兒。承髮，放在那兒。

媽媽讓我第二天早上多睡了一會兒。我下去吃早飯的時候，她已經街上去買東西。納爾斯在那兒看報上的人事欄的廣告。已經放了假，他打算找點工作。他把那些個廣告大聲念給爸爸聽，他們一個個拿來討論。

我吃過了早飯，克利斯丁和我上樓去鋪床。我叫她等一等，我又跑上閣樓去看看我的漂亮的禮物。達格瑪跟我上去，她碰了碰鏡子，我狠狠的罵她，把她罵的哭了起來。

克利斯丁跑了上來，給達格瑪擦擦眼淚，叫她下樓到爸爸那兒去。她目不轉睛的望着我，多久多久。

「你這麼看我幹什麼，克利斯丁？」

「你管什麼？你稱心如意了，不是？」她指指那套東西。「垃圾，」她說，「無用的垃圾。」

「你別這麼糟塌我的好禮物！你吃醋罷了，沒什麼別的。媽媽回來你看我告訴不告訴！」

「你告狀的時候，」克利斯丁說，「順便問她一聲，她的胸針哪兒去了。她的親生媽媽給她的。你問問她看。」

我愕然的望着克利斯丁。「怎麼着？你是說——媽媽把——？」

克利斯丁走開了。

我拿起那套梳妝器具，跑下樓到廚房裏。爸爸在喝他的第二盞咖啡，達格瑪在爐子跟前玩她的洋娃娃。納爾斯已經出去。

「爸爸，喔，爸爸，」我叫喚。「媽媽把——克利斯丁說——」我哭了出來，爸爸把我抱在他膝上。

「得了，」他說，拍拍我的肩膀。「得了。」

他檢起一塊方糖，在咖啡裏蘸了一蘸，塞在我嘴裏。我們是不准喝咖啡的——多加點兒牛奶也不成——非要已經能算是大人才能喝，可是我們孩子們全都愛那個間或吃得着的浸過咖啡的糖塊。

我的囑兒囑兒和唏呼唏呼停之後，爸爸很正經的和我談話。是怎麼回事，他說。我要畢業禮物。媽媽要我快活，看的比那個銀胸針更要緊。所以她拿去跟席勒先生商議，換了他那套梳妝器具。

「可是我從來沒有過要媽媽這麼辦的意思啊，爸爸。我要是知道——我決不讓她——」

「這是媽媽情願的啊，卡特林。」

「可是這是她頂心疼的東西呀。外婆的東西她只有這一樣啊。」

「她一向就打算給你的，卡特林。」

我慢慢的站了起來。我知道我得怎麼辦。

我捧着畢業禮物往席勒先生的藥房去，一路上只是想，媽媽要求席勒先生拿胸針抵貨價的時候，知道是多麼爲難。媽媽自來就不大會跟生人說話的。

席勒先生仔仔細細的檢查那套梳妝器具。他說他不打算收回。交易是交易，他正在想着下個月他的太太生日，他打算就把這個胸針做禮物送她呢。

我一切都不顧了，把我的假期押給他罷。

若是他肯收回那套梳妝器具，若是他肯把胸針退給我，我情願天天來他這裏做工，連星期六在內。

「我給您擦櫥櫃玻璃，」我求他。「我給您掃地。」

席勒先生說這倒也不必。既然是我這麼着急，定要收回那個胸針，他就把前議取消。可是如果我真要在假期裏做工，他也許能用我。

這樣，我走出席勒先生的藥房，不但帶回媽媽的胸針，還帶回一個差使，第二天早晨就上

任。我很得意。那一套梳妝器具忽然透着很幼稚，很無聊。

我把那個胸針放在爸爸面前桌子上。

他得意地望着我。「很費事罷，姪兒？」

「不如我預料的那麼費事。」我把胸針插在我的衣服上。「我要天天戴它，」我說。「我要一輩子守着它。」

「媽媽要快活着呢，卡特林。」

爸爸又蘸了一塊糖，拿起來讓我吃。我搖搖頭。「不知道怎麼樣，」我說，「只是不想吃，爸爸。」

「是嗎？」爸爸說。「是嗎？」

他站起來，倒了一盃咖啡，遞給我。

「給我的？」我驚疑不定的問。

爸爸笑笑，點點頭。「給我的長大了的女兒，」他說。

我在椅子上挺身坐正。我喝着我的第一盃咖啡，心裏說不出的得意。

更正啓事

本誌第三期第四十三頁的圖與第四十四頁的圖調錯了（圖下面的文字沒有錯）。一再發生錯誤，都要怪我們太不小心。請大家原諒。以後一定盡力校對，不使再有錯誤。



沙裏淘金

寒冷跟饑餓老是愛磨折。想找到黃金的人們，在阿拉斯加如此，在我國也如此。

目前我國的黃金產地，只有長江中上游的沙灘。那些沙灘的沙裏面含着沙粒一樣大的黃金的顆粒——沙金。從長江坐船進四川來，在湖北省市附近就看到有人在沙中淘洗金沙了。愈往上游，沙金愈比較多。因此，宜賓以上，長江就叫做「金沙江」了。

金沙江裏的沙並不全是金沙，要洗，要淘，才能把很少的沙金從沙裏分離出來。淘洗

黃金【續】

葉至善

沙金跨男女老幼，幾十個一羣，揀定了一處沙灘，他們便分工合作，動起手來。沙金的比重比沙大四五倍，沈得很深，在沙灘深處的沙裏才比較多。挖沙的工作是挺吃力的，由壯年男子擔任。小孩兒檢去大石塊，老年人篩去小石子，婦人挑水淘洗。

淘洗沙金要用一塊特殊的槽板。板長五尺光景，寬一尺五寸，上半截是光的，下半截與洗衣服用的搓板一樣，刻着一條條平行的橫槽。淘洗的時候，把槽板斜靠在沙坑邊，使他稍稍傾斜。把挖起來的沙除去了石子，捧一大把放在板的上端，然後舀一瓢水，慢慢地把沙

沖下去。結果，沙被水沖去了，比重較大的沙金就沈在槽底裏。

這活路不是太簡單太便宜了嗎？不花什麼本錢，空手得到了黃金。我們何不大家去淘洗金沙？可是且慢，凡是總得打聽清楚了然後下主意。有個旅客親眼看見過，五個淘洗沙金的人費了半天功夫，在二百五十斤沙中找到了一釐多的沙金。兩，錢，分，釐，釐是小數以下的小數啊！

沙裏所含的沙金，分量是不定的，因而淘洗沙金的人惟有碰運氣。平均每天每人得不到一釐的沙金。他們不能天天跑路，把得到的沙金帶到城市裏去賣掉，不得不借重商人，甘受商人的剝削。他們吃得飽，穿得襤褸，餓了肚子還得受凍。江中的沙灘只有秋後水退了才顯露出來。他們赤着腳，褲管捲到了股間，終日與冰冷的沙，冰冷的水打交道，西北風時時向全無遮蔽的沙灘刮着……

他們雖然生活在寒冷和饑餓之中，他們的

工作却是值得讚美的。經濟學家們論到我國戰時財力的時候，從沒有忘了他們，因為黃金可以交換國外的物資。政府爲了使黃金增產，曾教許多榮譽軍人去做這項高貴的採金工作。

該改革一下了，那古老的採

金方法

沙裏怎樣會含有黃金呢？原來黃金常成爲很小很小的顆粒，夾雜在一種叫做石英的岩石裏面。受了風吹，雨淋，日曬，冰凍，石英的岩石漸漸風化，崩裂成一顆顆很小的沙粒，黃金的細粒——沙金——也就夾雜在這些透明的鐵銹色的沙粒裏。雨把它們沖入山溪，它們就開始了漫長的旅行。一到水勢比較平靜的地方，身子笨重的沙金就不再前進了。淘洗沙金的人却不讓沙金休息，硬把它們撈起來，要它們到人間來閱歷一番。

這樣說來，長江上游一定有金礦了，是的，西康的西部有許多藏量不很豐富的金礦分

佈着。那些金礦全是喇嘛跟土司（土人的官長）的私人財產。他們不願意外邊人去開採。他們自己也大量開採，只是慢慢地一點一點地拿到外面來，換取他們缺乏的必需品——布疋鹽巴之類。

目前，我國的黃金就算西康產得最多了。「九一八」以前，黑龍江佔第一位。全國合計起來，每年約產黃金四公噸。一輛小型的運貨卡車就可以把每一年中我國所產的黃金運完。在地球上，各種礦產都分佈得極不平均。黃金在南菲聯邦產得最多，每年約產三百五十公噸，佔全世界產量的小半。其次是加拿大。以上兩處都是英國的屬地。又其次是蘇聯跟美國。加拿大，蘇聯，美國，每年都產黃金一百公噸以上。這些個國家都用新的方法開採黃金。

把含着黃金的石英從礦裏採出來，放在最堅硬的含錳的鋼所製成的搗礦機中搗得粉碎，又加入些水，調成稀薄的泥漿。使這泥漿在一

塊塗着水銀的銅板上流過，泥漿中的黃金大部分都溶解在水銀裏了。然後用刀子將水銀刮下來，放在瓦甌裏加熱，溫度達到攝氏三百度的時候，水銀化成蒸氣蒸發掉了，留在瓦甌裏的就是黃金。

泥漿在塗水銀的銅板上流過之後，還含着少量的黃金。在泥漿裏加入氯化鈉的溶液，剩下的黃金都化在溶液裏了。除去泥漿，在溶液裏中插入電極，黃金又漸漸地分離出來，附着在陰極上面。或者在溶液中放入幾塊鋅塊，鋅塊漸漸地縮小，便有黃金附着在鋅塊的周圍，愈積愈多。這是把黃金完全分離出來的又一個方法。

和新的採金法比較，就知道淘洗法採黃金，損失一定非常之多，很多極細微的沙金一定跟着沙粒被水沖掉了。這個方法太古老了。歷史學家告訴我們，人類開始用銅的時代也就知道用金。我國銅器時代開始在夏初，那時候採黃金，當然也用淘洗的方法。這個方法已經

沿用了四千年，該改革一下了。

「真金不怕火來燒」

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過一個騙子，他手裏拿着一個看去跟黃金毫無兩樣的假金指環，他喊道：「誰要買我檢到的金指環？」一個過路人把他的指環接到手裏，立刻丟回給他，「呸！你這個騙子！」

爲什麼假金指環接到手裏就穿了呢？原來黃金的「貴重」真是名實相副的，它非但「貴」，而且「重」。一塊普通的磚一樣大的黃金（體積一三三一立方公分）就得重五十餘市斤。用銅跟鋁熔合成的假金，或是在銀器面上鍍上黃金，雖然外表可以做得跟黃金一模一樣，可是重量無論如何沒法增加。有人把鬼混的學生出洋去留學叫做「鍍金」，真是再合式也沒有了。

黃金永遠不會生鏽。要到攝氏表一千一百度的高溫才會熔化，因此有一真金不怕火來

燒」的諺語。黃金不容易與旁的元素化合，在自然界中只能找到黃金，却找不到黃金的化合物。就因爲這樣，黃金很早就被人發現了。黃金的化合物要在化學室裏才有。化學師把黃金丟在鹽酸和硝酸的混合液——王水——裏，黃金才漸漸溶掉。把這液體蒸乾，就得到黃色的結晶三氯化金。由三氯化金又做成別的金化合物。

黃金還有一種特性，可以鑄成很薄的箔。黃金的箔通常用來裝飾佛像，招牌，首飾，書脊。曾有人做過一疊最薄的金箔，要二十五萬張才有一英寸厚。那金箔如此之薄，竟可以透過陽光。透過金箔的陽光是青綠色的，因爲金箔反射陽光中黃色的光，讓青綠色的光透過了。若在熔融的玻璃中加入很少量的金的化合物，做成的玻璃就呈深紅色。若把鉛灰色的照相片投在三氯化金的溶液裏，就轉成紅棕色，那紅棕色就是極微細的金粒的顏色。這樣看來，我們可以武斷地說黃金是「黃」的嗎？

牙科醫生把水銀和黃金熔合在一起，用來鑲補牙齒。此外，除了做首飾，黃金再沒有什麼用途了。其實黃金並不是做首飾的好材料，它太柔軟了，做成了首飾很容易改變形狀。

因此，做首飾的時候，常常加入一部分銅或者其他金屬。若是九分黃金一分銅相熔和，市場上叫做九成金，八分黃金二分銅相熔和，叫做八成金。外國把純金叫做二十四開，用「K」字來代表。十八開金就表示這一種黃金與銅的熔合物，每二十四分中含有黃金十八分，其餘的是銅。這兒有兩個換算的式子：

$$\frac{\text{純金} \times 24}{10} = \text{成數} \times 10$$

你的鋼筆尖上刻着「10」，且算一下看，其中含有純金多少成？

點金有術

黃金最大的用途就在做首飾。實際上，一分鋁跟九分銅熔合成的假金，用來做首飾，同

樣地不會生鏽，光澤比真金還要美麗，而且輕便得多。可是人就愛瞎講究，總瞧不起假金首飾的人，說黃金產量少，價錢應該高，價錢高的東西當然是好的。

有一位化學家說：「黃金以科學的立場來說，簡直一錢不值，因為它毫無實際的用途。我想不出來，要是世界上沒有了黃金，人類的生活会感到什麼缺憾。」他這句話說錯了，他忘了兩點：要是世界上沒有了黃金，化學就不會發達到現在的地步。要是黃金不這麼貴，化學也不會發達到現在的地步。

古時人大都有兩個希望，一個是求長生，一個是想發財。大家都想找到一種吃了可以不死的神藥，和一種把廉價的金屬煉成黃金的方法。這類搜求，在我國都是由丹鼎派的道士做的，在西洋有一些煉金家，也專門幹這些。他們憑着迷信和傳說，把硫磺，磷，水銀，銅，鋁，等等，在爐子裏翻來覆去地燒煉。他們當然不會有什麼結果。誰都知道，生物都得死，

人是生物，絕對逃不脫死這一關。一種元素不能用別種元素來造成，黃金是元素，合成黃金的方法當然不會有。雖然他們的目的是全未達到，却得到了他們沒有想到的結果。在西洋的煉金家中，出了幾個傑出的人才。在十七世紀，他們推翻了以前的迷信，創造了元素的學說，認為黃金是無法煉成的。他們整理了以前許多煉金家實驗所得的結果，奠定了今日化學的基礎。在這一點上，我國的道士們應該感到慚愧，他們只製造了一儒術外史——類小說中所寫的一些笑話，並沒有一點兒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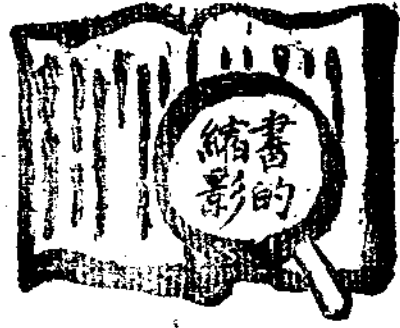
自從居里夫人發現了鐳和錒的現象以來，化學上元素的理論起了個大革命。錳能夠不斷地放出氦，直到自身漸漸成爲一種與鉛相似的東西爲止。元素不是能夠造成別的元素了嗎？於是化學家們又創造了新的學說來解釋這個事實。說每種元素的原子都是由數目相等的兩種很小的顆粒電子和質子構造成功的。所有的質子和一部分電子組合成一個原子核，其餘的電子圍繞在原子核的周圍很快地旋轉，像行星繞着太陽旋轉一樣。元素有九十餘種。各種元素的原子，原子核中質子的數目，和圍繞在原子

核周圍的電子的數目，卻不相同。質子的數目決定各元素原子的重量，原子核周圍電子的數目決定各原素的化學性質。鐳的原子核組織不很堅固，因此會自動破裂，放出一個個很小的質子的原子核，同時周圍的電子也一個個地放出，直到質子的數目和鉛相近，周圍的電子的數目和鉛相等，纔變現象才停止。

這個學說不久就被證明了。現在已經有人發明了用人工把一種元素的原子核擊破，使成爲其他兩種元素的原子的方法。又有人發明了把質子加到一種元素的原子核中，使成爲另一種元素的原子方法。將來九十幾種元素該可以隨心所欲地互相轉換。雖然目前還沒有人造成過金原子，可是，據上面所說的推論起來，人造的金該會在市場上出現，跟天然的黃金絲毫沒有差別，而所用的原料只是些價廉的銅鐵之類。到那個時候，黃金還會比別種金屬貴嗎？

化學從黃金開始，到黃金結束。不，這句話說錯了。化學的進步是永無止境的。上面所說的元素轉換，不但是近代化學上的奇蹟嗎？可是化學家們還謙遜地說：化學從今日才開始。

(完)



虹

至誠

「假使不學會用全副心懷去痛恨敵人，
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史太林

本誌第二期登載李繼新君的一篇文章，記敘他看見的電影片「虹」。開頭他說，「電影「虹」是依據波蘭女作家華西烈夫斯卡的小說「虹」製成的，描寫一個被德軍佔領的烏克蘭村子的故事。」這部小說出版於一九四二年，蘇聯批評界認為「蘇聯文壇上的重大收穫」。世界各國也一致讚賞，以為這才是寫出了人民的精神的作品。我國的譯本出於曹靖華先生之手，三十二年十月間出版，重慶新知書店經售。

一
在遙遠的地平綫那兒升起來了。透亮
的，放着彩色的光輝。虹，一直往上升，轉
拱在琉璃似的天上，像座兀立在空中的凱旋
門。

據說，虹是吉兆，虹給人帶來勝利。

村裏人目不轉睛的望着那柔和的，光芒四射的虹。我們會勝利的。會趕走所有的德國強盜。

村子淪陷有一

個月了。村邊山徑裏，一些紅軍的屍體在那兒躺了有一個月。風，雪把他們的皮膚一塊一塊剝掉了，烏鴉不時打枯樹上飛下來，確確的啄他們。給剝光了衣服的屍體就這樣在雪裏凍着，裂着呀！有的連骨頭都露了出來。不准埋呢，德國人守着，不准村裏人去埋，他們要處罰死人，用這個來警戒活人，恐嚇活人，表示德國是永遠勝利的。

村子裏廢場上，架着個絞刑架，上面吊着一個人，吊了一個月了。這個年輕人瘦了，凍僵了，沒有人樣子了，像一截木頭。風一吹，身子碰着絞刑架，發出低低的硬硬的聲音。一個月前德國

人用這個來告訴大家，他們佔領了這個村子，這裏是德國人的世界了。



華西烈夫斯卡

村子沈靜極了，村裏人默默地，不聲不響地關着門，不睬理德國人，不睬理跟德國人親近的東西。烟

肉不再冒白烟了，偶爾一兩根烟肉冒些烟出來，那是駐紮德國軍隊的房子。村裏人誰也沒有作飯，誰也沒有東西可以作飯。德國人搜括了這裏的東西。

肉不再冒白烟了，偶爾一兩根烟肉冒些烟出來，那是駐紮德國軍隊的房子。村裏人誰也沒有作飯，誰也沒有東西可以作飯。德國人搜括了這裏的東西。

德國人佔領了這個村子已經一個月。就在第一個月的时候，天上顯了虹。

「聽說虹是吉兆，」德國軍官望着虹說。

門旁，老太婆費多霞聳了聳肩膀。

「是的，是的，聽說虹是吉兆。」她用一種奇怪的聲音回答着，眼睛還盯住那藍天上的凱旋門。

村裏三百家人家，哪家都有兒子或是丈夫在紅軍裏，在遊擊隊裏。他們退在後方，退在森林間，也許今天，也許明天，也許一個月，也許兩個月，他們會打回來，村裏人在等他們打回來。等呀！等呀！一直等到虹升起來。等着吧，他們一定會打回來的，會穿過天上的凱旋門打回來的。總有這麼一夜，教德國人從酣夢裏醒來，赤着腳，穿着襯衣，跳進雪地里去喊「救命」。那時候，紅軍淌的每一滴血，屍首光身任雪地裏躺的每一分鐘，青年在絞刑架上受的每一種苦痛，孩子吃少了瘦下去的每一絲兒肉，都要德國人償還。

費多霞聚精會神的望着虹。她！只穿了一條裙子一件上衣，胳膊露在外面，她忘掉了嚴寒。是的，她的孩子不會回來了，可是他們要回來的。

二

費多霞的孩子躺在山谷裏，跟二三十個夥伴躺在一起。每天費多霞找機會偷偷地去看他，她看着他怎樣凍硬了，臉怎樣凍得黑鐵似的，光腳板怎樣凍得裂開來。她輕輕的摸着，默默地哭着，她沒有哭，眼睛是乾巴巴的。兒子僵硬的身體，太陽穴上的槍眼，臨死的痙攣插進雪裏變爪一樣的手指，教她想見德國強盜射着他，他還沒有死，就剝了他的衣服，胡亂扯直了他的兩手兩腳，臨走踢了他幾腳，對他吐口沫。她代兒子忍受這一切，她沒有哭。「好鬼子……」她就只有這一聲「好兒子……」

每次看了孩子，她悶去，回去她要替德國

軍官顧爾泰做事幹。真像是老天故意跟人開玩笑，德國軍官偏偏帶了本村擄來的姘婦普霞到她家裏來住。她早起晚睡都看見殺死她兒子的人，可是她要替他做事。

三

費多霞曉得紅軍會打回來，所以她忍受着，默不做聲的忍受着。

德國軍官咯咯的笑，普霞對他嬌聲嬌氣的說話，他抱了普霞睡在床上大聲的打鼾。這些聲音都可惡可恨，都教費多霞五臟六腑都要氣破。屋裏就響着這些聲音，屋主人費多霞沒有一絲聲響。

顧爾泰不在的時候，普霞總嫌冷靜。找費多霞閒談，費多霞總不開口。

(55)
「你幹嗎不理我呢？我是害傳染病的嗎？整天沒有人可以談談的，真要命。」普霞這麼說。不只費多霞，村裏沒有人搭理普霞。這個沒腦子的女人，只曉得自己要穿，要吃，要舒

服。她丈夫在前綫打德國人，她姊妹在挨餓受凍，她村裏人吊在絞刑架上，她同胞躺在山谷裏讓烏鴉亂啄，在她，都不算一回事，她跟德國人睡了。

「你同德國人在我的床上睡覺吧！你們待不久的，待不久的！我們的軍隊到了的時候，叫你們瞧瞧。」這一天，費多霞開口了，她說普霞她比害傳染病的更壞，要死得比害傳染病的更壞。

「好，好！」普霞給這沈着的語鞭子似的抽打着，她用發抖的聲音勉強吐出聲音來，「好，我告訴顧爾泰，你挑水爲什麼去那麼久，你到哪裏去了……」

四

晚上。德國軍官的鼾聲，像刺着費多霞，她睡不着覺。她想普霞沒有告訴顧爾泰，只是普霞臉上發笑的，像隨時都會把事情說出來。她恐怕德國人會藏掉她的兒子，會再去睡

罵她的兒子，侮辱她的兒子。她想，不過這對德國人會更壞些，這都要德國人償還……她想着這些，只是睡不着。

外面傳來了人聲，喊聲。在寂靜的冬夜里，一點兒聲響都顯得宏大，嘹亮。費多霞跳起來，擦去些窗玻璃上凝結的冰花，眼睛湊上去。她看得清清楚楚：一個裸體女人，在廣場上跑着。不，不是跑，是欠着身子，盡了全力的蹣跚，月亮下，她的大肚子分外清楚，是懷了孕快足月了。女人背後，一個德國兵舉起上刺刀的步槍抵住她的背，再後面又是兩個德國兵士。他們叫，笑，吆喝，押着懷孕的女人跑。往前跑五十碼，向後轉，再跑五十碼。女人稍稍停一停，刺刀就刺到她的背上來。

這是娥琳娜。

這是娥琳娜，費多霞認清了，這是娥琳

開明少年
娥琳娜這兩天從游擊隊裏回來的，她要生產了，回來，想平平安安的生出她的孩子。不知道是誰，把她出賣了。德國人本來搞不清楚

村裏有多少女人，可是娥琳娜才回來，德國人就抓住了她，問她游擊隊在什麼地方，不說，處罰呀！不給水喝，不給東西吃，燭光燒破衣服，叫她挺着大肚子廣場上跑去。

費多霞心凝結起來了，愁慘的望着。

冬天夜晚，什麼聲音都顯得宏大，嘹亮。德國兵的叫，笑，吆喝，驚起了村裏人，每一個窗子背後都有眼睛愁慘的向外望。媽媽，是娥琳娜姑媽呢！一小孩子說。媽媽點點頭，朝外望着。老頭子老太太一直不做聲，他們硬着心腸，望着娥琳娜。

這不是娥琳娜，是全個村子赤裸着身體，被德國人趕着在雪地上跑；這不是娥琳娜，是全個村子跌倒了，給槍托打一下又艱難的爬起來；這不是娥琳娜，是全個村子在德國人的鐵蹄下湧出來的血。站在窗背後的每一個人，都覺得德國人侮辱的是自己，用刺刀刺着自己的背。

一照她肚子上來，照她肚子上來，一個

德國兵說。

「不到時候呢，」拿刺刀的刺着娥琳娜的背，在笑，「她還沒有供出什麼呢。」

一個五十碼又一個五十碼，娥琳娜在自己村子裏的廣場上跑着，身上血流着，頭轟轟的響起來，她什麼都不覺得了。一直跑到德國人厭煩了這個玩意兒，把她關進一個敵棚裏。她倒下去，背脊，肩膀，大腿痛極了，身子凍壞了。

這一天，天上顯了虹。

五

輕輕的，雪吱吱的作響起來，過後，靜止了，一會兒，吱吱的又響了。有人在慢慢的，小心的朝這邊走。娥琳娜怕起來，來的是誰呢？聲音近了，越來越慢，像是越走越小心，到牆跟前，不響了。娥琳娜呆住了。

「姑媽！」牆那邊悄悄的喊。
是個孩子。

「娥琳娜姑媽！」

是鄰居瑪柳琪的孩子。

「娥琳娜姑媽，我給你送麵包來了。」麵包呵。她兩天沒有吃一星兒東西了，水都沒有喝。胃難受的抽着，饑得忍不住了。

娥琳娜全身都發痛，可是她鼓着勇氣撐起來，朝孩子那方面爬過去，才只爬了兩步，一個震耳的響聲，接着是一聲尖細的叫喊。娥琳娜教音響震倒了。過了一陣，她明白這是鎗聲。

外面又是腳步聲，兩個人近來了。

「畜牲！送麵包來了，想送給這女人吃的……」一個說。

「嘿，好鎗法，」另一個說。

瑪柳琪家裏，三個人頭貼在窗上，朝敵棚這邊望。已經望了整整一個鐘頭。槍聲傳過去，接着他們望見德國兵把一個小身體去進路旁溝裏。女孩哭起來了。

「媽媽，是米什迦呵！媽媽，是米什迦

呵！」

瑪柳琪緊緊的握住她的手，握得小姑娘痛得要叫起來。「別作聲！他們把米什迦打死了。」

八歲的男孩子站起來，「媽媽，我去給娥琳娜姑媽送麵包去。」

「不，他們在那兒守着呢，一直要守到明天早晨的。……麵包也沒有了，米什迦把最後一星星都拿去了。」

瑪柳琪嚴厲的說着，可是她自己出去了，隔了好久，她背着米什迦回來。米什迦凍硬了，像已經死了很久。

在這裏地下掘好一個洞。瑪柳琪提桶水來，洗乾淨米什迦的臉，滿是血的胸，又乾又瘦的背脊。她又從箱子裏檢出乾淨的衣衫，套上米什迦僵硬的身體。

女孩子哭起來。

「你別哭吧。米什迦是同紅軍兵士一樣的，死去了，你明白嗎？在他做正義的事物的時

候，德國的子彈把他打死了，你明白嗎？」

瑪柳琪是對女兒說，可是也是在對自己說，她怕自己會跪在米什迦旁邊放聲的哭。

把泥蓋沒了米什迦，三個人用力把泥踩結實。從來沒有人在兒子的墳上踐踏過，瑪柳琪却着着實實的一脚一脚的踏着，也許一脚踏在血淋淋的胸上，也許一脚踏着乾瘦的小手，她痛心的踏着。

瑪柳琪想丈夫去當游擊隊的時候，對米什迦說過：「你瞧着吧，在這兒別替我丟臉！」米什迦聽了他的話。丈夫頂喜歡米什迦，過後回來看不見米什迦了，不過他會說：「我們的米什迦在同德國人的戰鬥裏犧牲了。你，別哭吧，他爲祖國犧牲了，你明白嗎？」瑪柳琪睜大了眼睛看埋着米什迦的地方，她沒有哭出來。好兒子，米什迦是個好兒子呀！

六

鐵軌敲着，召集村裏人開會，四面八方的人都往學校走去。

僞長賈波里壓制住人聲，咳了幾聲，顫抖的手拿起張紙念起來，他有點怕。

「到此刻為止，居民對於向他們攤派的徵實，就是糧食，還不會交來。我警告大家，照前已規定之期限，交納實物，就是糧食，在本決議宣布時起，還有三天，過期不交納與德軍者將判決——」賈波里提高嗓子，「將判決死刑。你們明白了嗎？」

一個女人說：「明白了，該明白的都明白了。」

賈波里用她一眼，她板着面孔，嚴肅，沈着，眼睛直望着他。賈波里說：「呵，如果這樣，好吧……」

村裏人走開了。

「你們到哪裏去？還有一件事呢，」村長急忙喊住。「昨夜裏，有人想給被捕的女犯人送麵包。」瑪柳琪心一緊，抓住近旁馬麗亞的手，那女人吃驚的看她一眼。村長繼續說：

「有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想去送麵包，給槍打死

了，誰叫這個孩子去送麵包的？」瑪柳琪臉變得慘白，馬麗亞附到她耳朵上輕輕的說，「鎮靜點，不然要給看出來了。」

「小犯人的屍首給人偷了，德軍司令部為保障秩序和逮捕偷屍惡徒，特下令——」


大家都麻木的在等待命令說出來。

「扣留村中以下居民為人質——」大家不由得把頭頸往前伸，注意的聽。「白藍秋，葉度牟，鄂斯普，馬麗亞，馬蘭。白藍秋，一個姑娘，她嘴巴微微閉着，像要喊出來，可是她一聲也沒有響。葉度牟，一個老頭兒，好像有點受驚，朝旁的人望着。鄂斯普，一個農夫，聽見叫到他，哭喪着臉點了一下頭。馬麗亞，站在瑪柳琪旁邊的女人，低低的對瑪柳琪說：「不要緊，瑪柳琪，不要緊……把我的孩子帶到你家去吧。」馬蘭，也是個姑娘，她一下也沒有動。

「如果在三天之內拿不到犯人，如果三天之內不交糧食，把人質絞死。」

人們嘈雜起來，怨，怒，恨！可是槍桿和刺刀教人們散開了。

(沒有完)


 技工展覽

我們用什麼做衣的原料？

沈繩武

棉，麻，絲，羊毛

棉，在織物原料中，佔着最重要的地位。

這種原料，纖維的強度很大，性柔軟，有彈力，可以紡成長線，叫做紗。現在市場上出售的布，就是用紗織成的。布的用途極廣，對於險類的抵抗力特別強，而且經久耐洗，所以一般人樂於用它做衣料。

世界各國大多產棉，主要的產棉國是埃及，美國，巴西，印度等國。我國產棉區域很廣，產量也大，可是因為交通不發達，內地的棉無法暢運。而且缺乏種植的科學知識，政府方面又沒有積極的提倡和改良，以致品質較差。產量雖多，本國自己應用還嫌不足，更不必說到國際市場上去競爭了。

棉的種子生在棉莢裏面。花謝之後，種子周圍漸漸生出無數柔軟的棉纖維，就是棉絮。棉莢到了成熟時期，因為纖維的增加，以及種子的長大，它裂開來了，其中的白色纖維就呈現在人們的眼前。如果不去採它，聽它自然發展，纖維蓬鬆到極度，可以借了風的力量，把種子帶到別的地方繁殖起來。

棉的下種時期，因環境，土壤，天氣的不同而有遲早。黃河流域一帶在五月，長江流域一帶在四五月間，西江流域一帶在三四月間。種棉時先把農田施肥，耕成條狀，每條闊約五六呎，在上面掘洞，每個洞裏播下數顆種子。當棉秧出土時，把短的，瘦弱的除去，長的，強壯的，依着相當距離留下來，兩行之間，以

能容一犁通過爲標準。收穫時，黃河流域一帶在九十月間，長江流域一帶在九至十一月間，西江流域一帶在九至十二月間。採下後的初步工作是車棉，將棉絮與棉子分開，要使它兩不損傷。棉絮經過軋棉工程後，成爲稀鬆的原棉。若要運到他處，便須加以壓縮。運到之後，用開棉機鬆開，除去纖維中的塵灰雜質。但不能完全除盡，所以又用併卷機（即彈花機）數次彈擊。棉絮經過上述的幾項工程以後，其中較重的雜質，像葉，莖，破子，子殼，砂礫等等，雖已除去，但細心觀察，即憑我們的肉眼還可以看出一部分的雜質，與纖維團結在一起，沒有被離心力所除去。同時，棉纖維原來是交錯紊亂的，在紡紗之前，必須把纖維排成平行，而且短纖維，斷纖維，以及未熟或過熟的纖維也都要剔除。所以更進一步，有梳棉這一項機械手續。到這裏，清棉工程才全部完成。然後用一種集棉滾筒把它搓成棉條，用粗紡機或細紡機把棉條紡成紗。

麻有大麻（亦稱火麻），苧麻（亦稱白麻），亞麻（亦稱胡麻），黃麻（亦稱芝麻）四種，世界各國都有出產，而亞麻特別多，應用也廣。我國產麻的主要地區是江西，產量大，品質優，佔全國的首位。此外湖北，湖南，廣東，四川，福建，江蘇等省，也有出產。我們日常所需的麻製品，可以分爲粗細兩類。粗的如花紗包布，軍民米袋，車船郵包，廳堂地毯，衣著襯裏，帆布床墊；細的如夏季服裝，窗簾蚊帳，挑花桌布，飛機蒙布。麻對於人類衣料的貢獻雖然不多，但是在紡織史上來源很古，遠在黃帝時代，我國已經利用它了。到了用棉以後，它在織物原料的位置上才一落千丈。

麻的纖維，光色很好，很像絹絲。但是性質強硬，缺乏彈力，所以不很適宜做衣料。然而它也有特點，就是質量輕，管價廉，而且特別富有導熱性，雖不適宜做寒冬的衣服，却可以作夏季的服裝。現在市場上發賣的夏布，就

是苧麻或亞麻織成的。大麻只可以製衣服。黃麻根本不能紡織。

四川產麻數量，雖居次要地位，但近年以來，主要產區已受戰事摧殘，川省就一躍而坐頭一把交椅，成爲唯一重要的產區。川省所產的麻以苧麻爲多，都充作夏布的原料。共分爲白麻，青麻兩種。白麻色白潔，品質柔韌，很容易剝製，每年可收三次。又因剝製手續的不同，分爲「片麻」和「絲麻」，片麻是剝製成一片一片的，絲麻是剝製成一絲一絲的，都可以紡織細夏布。青麻莖色帶青，皮像絲狀，枝幹比較白麻高，葉也較大較厚，每年可收四次。品質粗硬，農民不善於剝製，以致外皮的膠質都沒有全部清除。色澤也不大好看，而且多斑點，所以只適宜製造粗夏布。

麻的紡織過程如下。先把麻由枝幹上一片的剝下來，其次是把它清洗，將黏性的雜質洗去後，放在日光中曬乾，再撕成細絲。到這裏，第一步工作就算完成，總稱「清麻工

程」。隨後是紡織。把麻放在紡車上，和棉線一樣紡成麻線。粗細雖也各有紡車，但是都憑手工來控制的，很難達到均勻的程度，均勻不均勻，全看工作的人三藝如何。我們在市場上看到的夏布，等級以布的粗細爲標準，粗細又以「頭份」（即每疋經線的根數）的多寡爲標準。普通取經線根數的半數來作貨名，叫做「幾號扣」。聽說幾號扣就知道是多少頭份的夏布。每一個扣眼只可穿兩根，一上一下開口，是一種平紋的組織。各種夏布的寬度相差四寸至五寸。頭份愈多，夏布愈細。

絲有生絲和人造絲兩種。生絲俗稱真絲，是由蠶繭的纖維織成的。在織物原料中，是一種最細的纖維，它的強度却比其他的纖維都大。不但柔軟持久，而且色澤光潤，所以能織成種種花樣。市面上所有的綾，羅，綢，緞等貴重衣料，都是用絲纖維原料織成的。蠶繭又分家蠶的和柞蠶的兩種。家蠶是食桑葉長成的。

柞蠶是野生的蠶，食柞木等類的葉長成的。山東，河北等省有許多人飼養柞蠶，和家蠶一樣。產繭要算煙台最多。纖維比家蠶絲的纖維差一些。有一種繭綢，就是用這種原料織製的。

我國產絲的省份中，浙江，廣東所產最豐，江蘇，四川較差，湖北，安徽最少。抗戰以前，每年輸往英法荷等國的數量很大。後因戰事影響，交通梗阻，僅能推銷到美國。可以說是出口貨中的主要貿易品。但近年以來，出產數量不夠自給，故無法輸出。

人造絲是近代化學工業上一件重要的東西。由法國科學家夏同耐（Chardonnet）發明。將棉麻及木漿等的黏性液經過壓力，由纖維的管口抽出，就是人造絲，所以性質和植物纖維相仿。人造絲的產品行銷於市場的，計有四種：硝化纖維絲，銅鈹纖維絲，維司苛絲，醋酸纖維絲。前三種都屬於「重造纖維素」，統稱為「纖維素人造絲」。以前的電光紗，就

是這類東西。人造絲原料成本低廉，絲身又光澤鮮明，很能迎合一般人「價廉物美」的心理。當民國二十四五年間，我國市場上，所有絲織品大都攙入人造絲，各大都市人民的衣着，差不多全是這種纖維織品。以致人造絲輸入總額，每年約達二千萬元，生絲大受打擊。直到抗戰第二年，才逐漸減跡。

生絲因蠶種，絲色及繅絲手續的不同，而有下列的分別。

(一) 白廠絲——這是用機械繅成的經絲，繅絲工廠所出。

(二) 黃廠絲——這是用機械繅成的黃色經絲。主要產地是四川的重慶，成都，長壽，山東的青島，煙台，湖北的漢口，沔陽，貴州等地方。

(三) 白絲——這是鄉農用舊式絲車手搖足踏所繅成的繭絲，好的稱為「細絲」，差一點的稱為「肥絲」，總稱為「白土絲」。這種絲在江蘇的溧陽，吳江，浙江的杭嘉湖紹四

廠，安徽的木鎮，青陽，四川的南充，湖北的沔陽，黃州等地方，都有出產。自從新式絲廠出現後，白絲的產量漸漸的減少了。

(四) 黃絲——這是內地用黃繭繅成的絲。湖北的沔陽，漢川，黃岡，四川的綿州，西充，南充，潼川，山東的萊蕪，出產都豐富。每年春繭要佔十分之六七。

(五) 白經絲——這是白土絲經過複搖的。浙江沿太湖一帶的農民，都把白土絲賣給當地絲行，由絲行發交機戶，用花車或平車複搖成經，稱爲「花車乾經」和「平車乾經」。此外嘉興，湖州，崇德一帶出產的輯里白經絲，統稱「白經絲」。

(六) 黃經絲——這是黃土絲經過複搖發交機戶複搖成經的。

(七) 灰廠絲——這是用柞蠶絲繅成的，產於華北各省。歐美人士都把它製造綢緞，絲帶，領結等物。這種絲又可以製造電料捲線，銷路很旺。

(八) 灰絲——是用土法繅成柞蠶絲。有名的一山東黃綢，就是用這種絲織成的。

(九) 雙宮絲——這是把兩蠶共做一繭的「雙宮繭」(亦稱「同功繭」)，利用「雙宮車」繅成的絲。細的有三十至六十條紋，粗的有一百五十至二百條紋。可以織製綢緞等，價值較廉。

把絲織製成品，先要排定經緯，然後交織。普通平紋的，大多是一上一下交錯組織，也有一上二下的，二上二下的，……：如果要在織品上面加花樣，須另用提花機。每一個花樣，刻有無數的紋版，拼湊在一起，附在提花機上。提花機上的針上下時，被紋版擋住了，不落到織物上。這樣，在紋版擋住的地方，就不會成平紋的組織，另起一種所要織出的花樣的凹凸紋了。

羊毛是由羊體上剪下來的毛。羊的種類很多，毛的性狀當然不一律，用途也各有不同。

就是同一頭羊，各部分的毛，用途也有差異。山羊的毛質粗性剛，毛很短少，不適宜於紡織。只有綿羊的毛可以取用。綿羊每年能剪毛三次，平均產量，每頭約在三磅左右。這種纖維，彈性和強力都很強，而且容易密接。長不過四吋的，可以織毛毯，呢絨等東西。四吋以上的，只能作毛線或其他用途了。

我國產羊毛最多的省份，要推青海，陝西，甘肅三省。那些地方面積很廣，氣候和草叢都宜於收羊。內外蒙古，東四省和新疆，居於第二位。兩廣和江浙為最少。每年總產額，約有一百五六十萬公擔，也是一宗出口的主要物品。往年輸出，美國佔大多數，此外英國，意大利，日本等國，貿易額也很大。第二次大戰爆發之後，運銷對象，只不過英美德蘇印和鄰近的幾個小國了。

由毛纖維織製成品，手續很繁。羊毛從羊體上剪下來以後，先把死毛和不合用的短毛分別剔出。這種工作，大都在原料產區辦好，然

後出賣給製造商。所以訂購羊毛的時候，看毛的長短來分別價格。製造的順序，第一步是洗毛。用鹼，或肥皂，或阿摩尼亞混和水煮，洗去羊毛上的一切油垢。第二步是梳毛，把毛梳直，並且排列整齊。技術不精的人會遺棄工作，往往會把毛梳斷，因而毛的長度減短，就不大合用了。第三步是紡成毛線。用機械的，

紡毛和紡棉紡麻是同類的機器，不過設備上稍有不同罷了。用手工機件的，就根本不同了。棉線有伸長性，可以特別拖長。羊毛線則不然，性，須要一根一根密接。所以棉線可以用許多距離得遠，羊毛的紡線祇能成重人線。要染色，但也要染好。毛線在洗淨成成品以前，先要染色，但也要染好了再染的。不過織布若要幾個顏色，就必須先染後織，光澤也好着些。第五步是整製，先把成品放在肥皂水裏，施以壓力，洗去毛上黏下來的油垢，同時使它乾燥。烘乾後增加緊縮的程度。（如要白色，在烘乾前另用漂白粉漂過。）隨後做拉絨，刷毛，製

香等手續。拉絨是把它拉端整，把寬度拉成平行。刷毛是把它毛頭刷出來。刷毛是用機械的，原理與軋草機一樣。這些手續完畢，織製品就算完成，可以應市了。

此外值得一談的，是一種用提過乳油的牛乳做成的人造羊毛。這種人造羊毛比人造絲和美棉還要細，樣子和天然羊毛一模一樣，不過對於水分缺乏耐力，受了潮溼，強度就要減弱，保溫力也比較差，而且比羊毛來得

重，這還是它的缺點。還有一種叫做「尼龍」(Nylon)，是近乎橡皮性質的人造纖維，一九三八年由美國杜那特公司的技師卡路摩司(W.H. Carothers)博士發明，用煤，空氣和水三種物質製成的。一切都比人造絲人造羊毛來得好。現在美國採用它來做降落傘。如果用火去燒它，就會變成液體，像橡皮着了火一樣，一滴一滴滴下來。

玉樓春 [戲賦雲山]

辛棄疾

何人半夜推山去？四面浮雲疑是汝。當時相對兩三峯，走遍溪頭無覓處。西風營起雲橫度，忽見東南天一柱。老僧拍手笑相誇，且喜青山依舊住。

〔綉者說〕「玉樓春」是詞牌名。「戲賦雲山」是這首詞的題目，意思就是寫着玩兒，把雲山的變幻作一首詞。作詩作詞都叫做「賦」。辛棄疾是南宋時代的大詞家，他號稼軒，他的詞集叫「稼軒詞」。第一句是問句，請想想，到底是誰把山推去了？第二句「汝」字指誰？第五句「雲橫度」與第六句「忽見東南天一柱」有什麼關係？「拍手笑相誇」與末了一句有什麼關係？



公平的太陽，公平的風

洛芷

公平的，公平的冬天的太陽
把溫暖公平地送到大地上。

那穿上了皮衣的玄小姐

和她媽媽在前廊上，

一面唱歌一面曬太陽，

——她嘴里還含着塊檸檬糖。

但是在寒冷的，寒冷的

像冰窖一樣的廚房里，

小丫頭攪着冷水淘米，

一條條淚水挂滿了臉龐。

公平的，公平的夏天的風

把涼爽公平地送到大地上。

那塞飽了餅干的玄小姐

和她媽媽在高樓上，

一面唱歌一面乘涼，

——她嘴里還含着塊香蕉糖。

但是在悶熱的，悶熱的

像蒸籠一樣的廚房里，

小丫頭朝着竈門燒火，

汗珠和眼淚沾濕了衣裳。

公平的風，公平的太陽，

人們都不能公平地分享。



自己做個圓規

余禮海

爲了圓規，華方曾和陸容鬧過一回架。圓規原是上算術，圖畫，勞作時必不可少的工具，沒有圓規就畫不成圓圈。可是華方沒有圓規，買又太貴了，要用的時候總向陸容借。一天，陸容自己正在使用，華方向他借他不肯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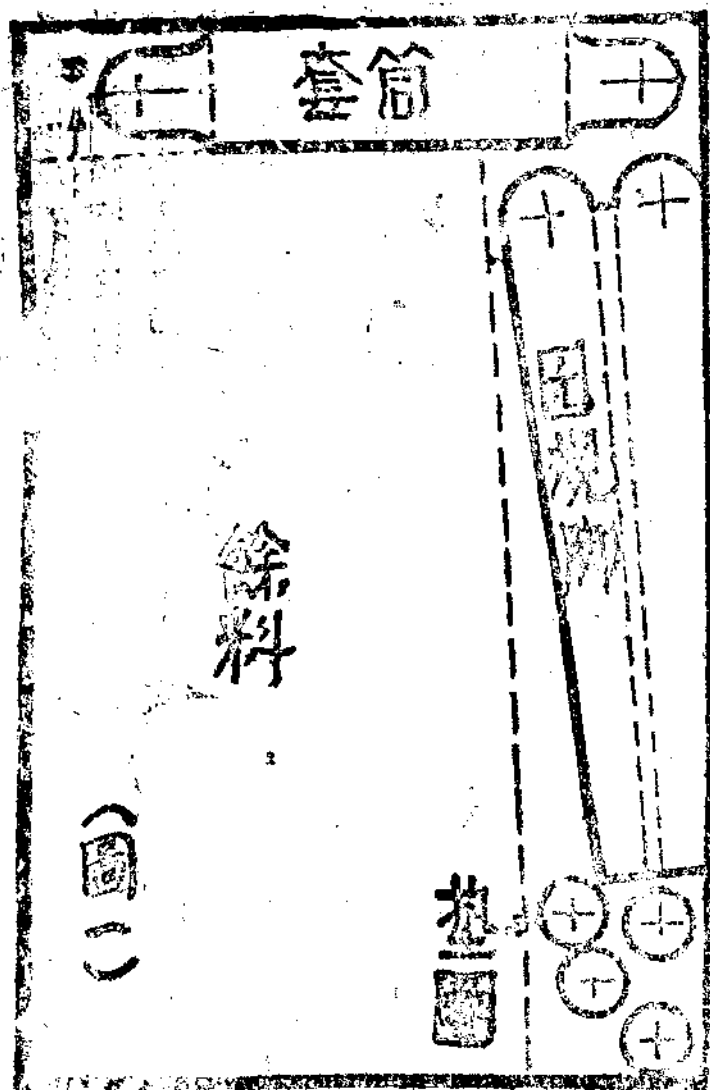
兩人就鬧起來了。鬧了一陣，經同學勸解，兩人依舊和好。這當兒華方起了個心願：何不自己來做個圓規呢？他找到了個洋鐵的牛奶罐，第一步要把它展成平板（無論什麼洋鐵罐，如餅乾罐，香煙罐，都可以用，煤油箱的鐵皮也可以用）。想想容易，實做却難，怎麼能把它展成平板呢？他終於想出了個非常省事的辦法。他把牛奶罐扔在燒旺的煤爐里，頃刻之間

接合處的焊錫燒熔了，罐子自然裂開。取出來待它冷卻，用木條把它打平，就是一塊端端正正的洋鐵皮了。

但是精了，本來是銀白色的洋鐵皮現在塗上了一層黑色的烟煤，不但難看，而且不便在上面畫尺寸，打圖樣了。他又想出了個辦法。他檢一段粉筆（石灰粉也可以用），在洋鐵皮上塗一層白粉，並且用手指磨擦，使白粉牢牢的黏着在上面。然後打上圖樣，如圖一。又用尖針按照圖樣割成深深的痕跡，並且修正不正確的地方，以爲製作時圖樣因磨擦而看不清楚。（打圖樣這一步工作最重要，圖樣打得正確，才能做成正確的東西。在材料上打圖樣還

要注意經濟，廢料愈少，餘料愈多，那就愈經濟。）

剪洋鐵皮本該用鋤剪，可是華方沒有。他找到了一把鈍口的剪刀，這把剪刀剪洋鐵布都不適用了，剪起洋鐵皮來倒很方便。他覺得奇



(圖二)

怪，後來問老師，才知道愈是剪硬的東西，剪刀口愈要鈍，愈鈍力量愈大。他細心的按照着圖樣，把洋鐵皮一片一片剪下來，修去不規則的地方，並且把鋒利的邊緣在石板上磨光（本該用對刀對）。

圖樣上標明記號「十」的地方是需要鑽孔的，那交又點就是孔的中心。在洋鐵皮上鑽孔是不難的，只消取個二寸洋釘對準交叉點，用錘敲一下，孔就鑽成了。又把洋鐵皮反面的捲邊在石板上磨平，鑽孔工作就完成了。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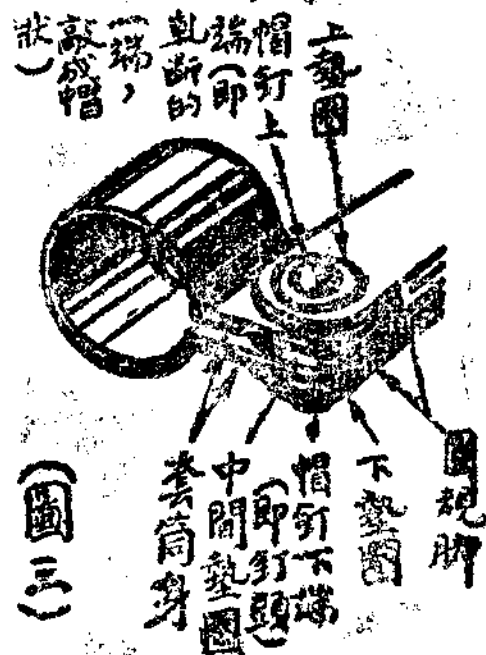


隨後的工作就是把洋鐵皮拗成所需要的形狀。拗圓筒時，他把鉛筆套在里面，結果拗得很圓。

圓筒和圓規腳關節連起來的方法叫做帽釘工作法。這是做圓規最重要的關鍵，帽釘接得緊不緊，就是圓規合用不合用的原由。華方到銅匠作買了個三分的小



洋釘，在距釘帽一分的地方用鋼絲鉗軋斷，如圖二，需用的是釘頭的部分。他把洋鐵皮各部分依次套在釘上，如圖三，使軋斷處露出洋鐵皮表面的一公厘（兩三張紙那麼厚）。這個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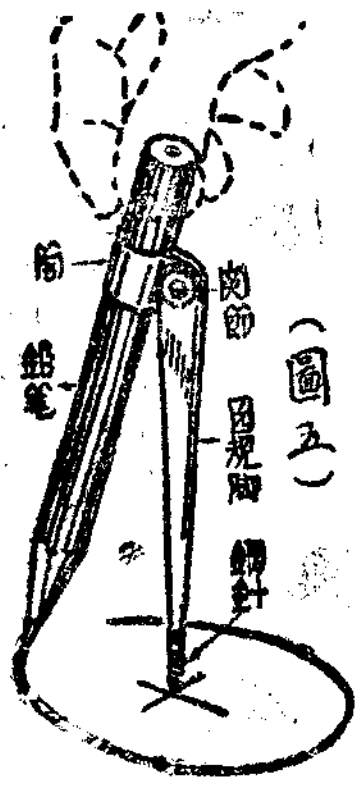


(圖三)

軋去釘帽的一寸洋釘代替，不過釘頭要在磨石上磨尖磨光。他把那鋼針緊緊的包在圓規脚

度後關重要。如果露出太多了，敲起來會把露出部分敲彎，或者敲不出帽狀來。然後依照圖四的方法，把露出的一端敲成帽狀。

最後他檢一枚用過的留聲機鋼針做圓規腳尖（沒有鋼針，可以用



(圖五)

端，並且託銅匠替他焊上一點焊錫。

圓規做成了，華方高興得跳起來。他把圓規在沙地上輕輕磨擦，一會兒就恢復了它原來

的銀白色的光輝。

華方用他自己做成的圓規做各種工作，有說不出的愉快，成績比以前更好了。

舊戲裏的小花臉

本期刊載的一篇劇本「借靴」，是由舊戲改編的。在舊戲裏，劇中的三個人物全由丑角扮演。丑角又叫做「小花臉」，也搽着個白鼻子，可是跟整個臉孔搽滿白粉的「二花臉」全不相同。「二花臉」常扮董卓，曹操那一類陰險奸詐的人物，教人看了就痛恨。「小花臉」雖然有時候也扮壞人，可是把劇中人的心思舉動表現得活潑而且露骨，時常把劇中人心裏的話告訴大家，又時常嘲諷自己所扮演的人物。誰看了「小花臉」都會發笑，覺得他跟自己是在一起的。他雖在台上打諢，可是所說的話正是我們台下人想說的。因此，這個笑是「會心的笑」。

「借靴」這個劇本專諷刺生性吝嗇的人。劇中人的言語舉動，顯然太過分了。但是正要這樣，諷刺才夠味。

再版新書

國語少年叢書

文例 話章

葉聖陶著

我們常常想，知道一篇文字或甚麼才算是好文章？但我們往往不知道，這些題目，一篇文字或甚麼才算是好文章？但我們往往不知道，這些題目，一篇文字或甚麼才算是好文章？但我們往往不知道，這些題目，一篇文字或甚麼才算是好文章？

定價二元

(售出倍十五百二價定照慶重)

作·文·參·考·書

文章作法

夏丏尊劉薰宇 一·七〇

文法與作文

黃潔如著 一·五〇

文心 (讀書的故事)

開明青年叢書 夏丏尊葉聖陶著 三·〇〇

文章講話

開明青年叢書 夏丏尊葉紹鈞著 一·二五

開明青年叢書 閱讀與寫作

夏丏尊葉紹鈞著 一·二五

開明青年叢書 文言虛字

呂叔湘著 二·四〇

開明青年叢書 讀和寫

沈紹良著 一·七〇

開明青年叢書 詞和句

孟超著 一·二五

開明書店



太陽的熱力……………陳原(三六)

媽媽和伊利沙白舅舅〔小說〕……………叔湘譯(三九)

革命家列甯(續)……………魏信(四四)

「虹」(續)……………至誠(五〇)

賊娃子〔小說〕……………李新民(五九)

我們到雲南去……………蔚若(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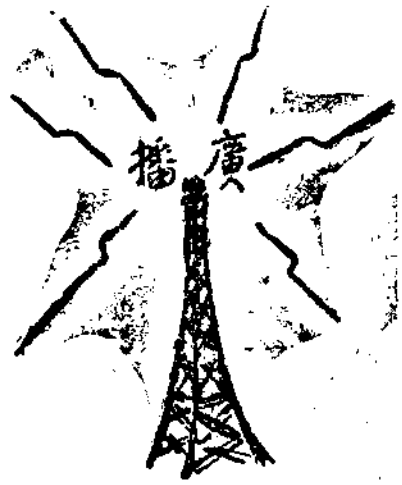
勝利之夜〔詩〕……………金大勳(六五)

記偷蛋遊戲……………曹錦(六七)

甲午之戰怎樣打的？……………羊言(一五)

對鏡子的三種態度……………連如(二七)

太陽請假的時候……………施君(五八)



一九四五年

編者

怎麼樣？

在一九四五年的開頭：

太平洋上，美國繼續向日本反攻。歐洲東面，蘇聯繼續向柏林進攻。都得到了新年的新勝利。

在太平洋上：一月九號美軍在呂宋登陸，二月三號攻進了馬尼刺，二月底邊跨上了硫磺島，到四月，又跨上了大琉球。

日本軍閥誇耀他們有了許多島嶼，說：「我們有千百萬隻不會沉的兵艦。」這些「兵艦」一隻一隻給奪過來了。保衛這些「兵艦」的兵艦一隻也不見露臉，哪兒去了呢？這裏躲一些，那裏躲一些，還有許多許多給美國軍艦打到了海底去。

在歐洲方面：一月十七號，蘇聯紅軍解放了波蘭的京城華沙。華沙到柏林不過三百二十來哩路。紅軍一天要往前推進三十哩。

三百二十來哩路，一天走三十哩，不要半個月就可到柏林了！在一月裏，大家都這樣想——千

百萬雙眼睛注視着地圖上這一塊地方。

二月初紅軍進了德國境，到達柏林外面的一條大河——奧德河。希特勒把這條河叫做命運之河，納粹的命運就在這條河上。

盟軍節節勝利的時候，美英蘇三國的領袖開了克里米亞會議。一個使三國團結得更牢更緊的會議。

德國就要給打垮了。

「要以最大的速度打潰德國，並且使盟國軍隊只有最小的損失。」這是大家的要求。

一個國家做不到這樣。在西面進攻德國的英美，跟在東面進攻德國的蘇聯應該有很密切的聯絡。於是，在雅爾達開了克里米亞會議。

雅爾達在克里米亞半島的南面，是蘇聯一個有名的休養區，風景好，建築好。二月初，邱吉爾從英國飛到了那裏，羅斯福從美國飛到了那裏。

會議在二月四號開始。會場上四處掛着緊繫在一起的三面國旗：蘇聯的，英國的，美國的。八天過後，三個領袖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說：英美蘇三國作戰上的團結更進了一步，大致商定了打敗德國，佔領德國，和控制德國的計劃。

又說：英美蘇三國都決心不單為戰爭而團結，更要為和平而團結。會議裏依照民主的原則，解決了歐洲解放國家的一些糾紛的問題。又決定，四月裏要在舊金山開一個聯合國會議，大家一起來商討戰後世界和平問題。

羅斯福說：「這個會議裏，我們達到了思想團結。」

克里米亞會議過後不久，羅斯福總統突然逝世了。聯合國家失掉了一個偉大的領袖，我國和弱小國家失掉了一個最可親近的朋友。

羅斯福總統是四月十二號因大腦溢血症死的。無線電波把這個消息傳到世界各地，報紙出了號外。每一個得到消息的人，都非常悲痛，「這是不可能的，太突然了！」其實這不太突然，在克里米亞會議的時候，羅斯福總統已經很瘦，很衰弱。有一個新聞記者說：「總統的健康已經掛上了一個紅球！」他太辛苦了，早就需要休息，可是，一直到死的前半天，他還沒有放下工作。

美國的人民永遠忘不了他。世界的人民也永遠忘不了他。

「我們知道我們不能獨處而得享和平；我們要好好地過日子，一定要其他遙遠的國家也能好好地過日子才成。」「將來，我們尋求確保世界安全之道，我們希望世界將建立在四大自由之上。」這些是羅斯福總統的主張。這些主張使美國直接參加了反法西斯戰爭，還盡量的援蘇援英援華。使同盟國家在頂好的情形下團結起來。使大家注意到了戰後世界的和平問題。使一切弱小國家望到了和平自由的世界的遠景。

世界的人民永遠忘不了羅斯福總統的這些主張，忘不了這些主張給人民的利益。

羅斯福總統逝世了，但是他頂關心的舊金山會議還是按照預定的日期開會。好好地安息吧，羅斯福先生！有一天，世界的人民會實現你的理想。

四月十三號日本東京廣播說羅斯福總統逝世之後，舊金山會議會在精神上受很大的影響，又說三巨頭從此要分散了。

慢一點高興，日本人！杜魯門就職的時候對大家說了：「幫助我擁護羅斯福總統的觀念。」

舊金山會議在四月二十五號準時開幕。

五十個聯合國國家的代表，聚集在美國西部舊金山的一個會場上。

「西部」，這在美國人看起來，象徵一個希望。他們的祖先克服了各種困難到達這個地方，用了多少血汗開發這個地方。希望成功了，西部現在是「黃金的西部」。

舊金山會議希望給世界開一條通向永久和平的新道路。這不是容易的，會碰到各種各樣的困難。這次會議上就有不少爭執。

會議開了兩個多月。閉會的那一天，五十個國家簽訂的聯合國憲章發表了，這是舊金山會議頂大的成就。不同的意見，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商討，終究訂立成這五十個國家願意共同遵守的大憲章。誰都希望這個憲章能夠永久保持世界的和平！

舊金山會議剛開的時候，一個頂叫人高興的消息傳到了——柏林已經被蘇聯紅軍佔領，希特勒完了蛋，德國無條件投降。

一直到四月，紅軍才打到柏林的城郊。

這是怎麼搞的呢？不是在一月裏就離柏林不遠了嗎？這因為希特勒最恨蘇聯，最怕蘇聯，他寧可讓英美打進柏林，不願意由蘇聯來佔領。他從和英美相持的西綫調了許多部隊到東面來。

許多部隊也不過把戰事拖長了幾個月。四月二十五號紅軍攻進柏林。

這個德國人自詡為「聰明人的大都市」，現在每一個窗戶，每一個屋頂都噴着火光，街上這裏那裏滿是屍體，裏面有餓死的老百姓，也有給希特勒犧牲了的士兵。有些小巷子口頭露出一片片的白布，這是等紅軍來預備投降的德國兵。

五月一號，德國宣佈希特勒死了。是真的，還是假的？不知道。可是，就算他還活着，人民

再不會讓他幹以前那套把戲了，瞧一瞧墨索里尼是怎樣死的吧！

墨索里尼在四月二十八號下午，被意大利的愛國志士槍斃了。死了過後，人民圍攆去踢他，臉踢毀了，斑斑疤疤的。隨後屍體掛在米蘭城中心示衆，有一個婦人對屍體放了五槍，她說：「我的五個兒子都給他害死了。」旁的人朝屍體吐口水。

希特勒即使沒有死，他也只不過躲避了應受的懲罰。世界上已經沒有「希特勒」了。人民不容許世界上再有獨裁者。

五月二號蘇聯紅軍完全佔領柏林。五月八號德國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

三巨頭沒有分散，三巨頭又聚會了。會議地點是日本的盟邦——德國。決議裏有一條是：把日本一直打到無條件投降爲止。

緊接在舊金山會議的後頭，英美蘇三國的領袖又開了波茨坦會議。

這一個會議頂重要的討論項目是怎樣管理德國。

翻一翻歷史，德國在一九一四年惹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連這一次，就闖了兩次大禍。「小心他再來第三次呀！」誰能不想到這一層？

波茨坦是德國靠近柏林的一個地方。在那個地方，該不會忘記這次大戰的悲慘吧？三巨頭在那裏商量定了怎樣管理德國。還儘量的解決了歐洲一些問題。

日本在這個時候很着慌，德國完了，盟國的力量都會用到亞洲來。他發動了一個攻勢，一個可笑的「和平攻勢」。想大家在這個時候放下槍桿來跟他議和。

攻勢失敗了，波茨坦宣言說：要把日本打到無條件投降爲止。

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三個法西斯國都給打倒了，人民的力量是不朽的。

了。一面是美國海陸軍的跳躍進攻。一面是美國空軍日日夜夜的轟炸。日本軍閥的路子越走越窮了。

八月六號第一顆原子彈投在廣島。可怕呀，當時就死了十萬人！日本軍閥大聲喊：「美國人殘酷！」可是回頭想想吧，中國，南洋羣島，有多少個十萬人遭你們殘殺了？

八月八號，蘇聯受同盟國的邀請宣布對日本宣戰。馬上華西里夫斯基將軍帶領着士兵向「偽滿洲」進攻了。蘇聯的外交部長莫洛託夫說：「蘇聯的參戰是爲了要使大家減少犧牲。」犧牲的確減少了。八月十號日本宣稱投降。

戰爭過去了！

一九四五年有這麼多事情。但是一九四五年實在只有一件事情，還有一件事情就是民主的初步勝利。

德國失敗過後，在德國人統治過的地方找出來了許多集中營，裏面成堆成堆的躺着不服從法西斯政府的人民，和英美蘇各國給德國俘去的士兵。盟軍是去營救他們的，可是，好些好些早就死在那裏，四肢蜷曲的攤着。有一些怎能救得活呢，眼睛呆呆的望着前面，肚皮癢得貼到了背脊。

在波蘭發現了兩個萬人塚，大大兩個土坑裏塞滿了男人，女人，老頭兒，小孩子。

爲什麼我們要打仗？爲什麼我們打勝了？多想想這些可怕的事情，這，就是答案。

經過這一次戰爭，該是人民的世紀了，要是還有誰要剝奪人民的權利，人民就要奮鬥，反抗。看，在英國，不能代表人民意思的保守黨，在十月的大選裏失敗了，邱吉爾下了台。波茨坦會議前一半是邱吉爾參加的，後一半就是新首相阿特里去參加了。

十月，法國改選議會議員，站在人民一面的左派得到了勝利。

十月，蒙古人民投票，一致通過獨立，組成蒙古人民共和國，因為這個國家，這個政府，是人民自己的。

這些地方，人民得到勝利了。還有許多許多地方，人民正在努力爭取勝利。所以我們說，在一九四五年民主得到了初步的勝利。

在希特勒閃擊剛剛開始的時候，許許多多國家遭他吞併了。這些國家的傳統政府流亡到了外國，在安全地帶等候着國土的恢復。國內的人民呢，却繼續和德國侵略者對抗，起先是小小的一起一起的，後來大家有了聯絡，有了組織，成功了一個人民政府和德國作戰。

德國垮了台，流亡在國外的傳統政府伸長了頸子，候着的日子到來了。官員們大模大樣的回到國內，教人民政府走開，國家仍舊讓他們來管。像希臘，南斯拉夫，都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兩方面起了衝突。事情都由幾個大國來解決，要兩方面組成個聯合政府。可是，在患難的時候離開人民的官員能夠替人民辦事嗎？

有一些國家大戰前是別國的殖民地，現在人民覺醒了，要求獨立。可是剝削別人的還想剝削別人，早先用來打法西斯的槍砲，掉過口來對着人民瞄準了。德國投降後沒有好久，法國第一個對敘利亞黎巴嫩開放帝國主義的槍。後來法國在越南，英國荷蘭在印度尼西亞，槍砲聲不斷的響起來。跟德國日本打仗是爲了德國日本想侵略，現在怎樣呢？還有人要侵略嗎？還有人容許侵略嗎？

年 少 明 開

在跟德國日本打仗的時候，世界各國的人民都認爲，只要把法西斯國家打敗，一切事情就解決了。現在看一看，不然，我們還要努力，努力爭取民主的全盤勝利才成。一九四五年只是民主得到初步勝利的一年。



解 放 的 故 事

美麗的島

——台灣

小 俞

從前有一羣
葡萄牙航海家，
在太平洋西邊發
現了一個美麗的

島，這個島的東岸布滿着懸岩絕壁，叢山峻嶺，風景十分秀麗，他們忍不住連聲大叫：「福爾摩薩（葡萄牙語「美麗」的意思）！」這個島就是台灣。外國人就一直把「福爾摩薩」當做它的名字。

台灣是一個蛋形的島，在福建省的東面，隔着澎湖列島和福建相對。面積約一萬三千方哩。東部全是山地，西部全是平原，東部山十分寒冷，西部却是熱帶的氣候。

台灣原有的土人是從馬來亞和波里尼西亞來的。到七世紀的時候，才被中國所注意，想

把它作為向海外殖民的目標。不過它的真正被注意却是十六世紀後葉的事情，那時它是中國和日本的海盜出沒的基地。到十七世紀，又成了國際競爭的場所，日本、荷蘭、西班牙和中國，都大量向台灣移民，島上的土人漸漸被趕到東部的山地裏去。一六四零年荷蘭人曾經統治了全島，一六六一年，又被我國的鄭成功帶兵奪了過來，建立了台灣第一個政府。到一六八三年，就正式劃入了我國的版圖，歸福建省管轄。島上的福建人也就一天多起來。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結束之後，台灣才由我國割讓給日本，到現在足足五十年了。

日本統治了台灣，就不許我國再向島上移民。可是島上中國人本來已經很多，繁殖又快，現在已經達到六百多萬，佔全島人口百分

之九十四以上，其中絕大多數是福建人，其次是廣東人。日本人只有三十萬。至於當地的土人，幾百年來都生活在山地裏，日本人怕他們搗亂，建築了一道從北到南貫穿全島的防線，設下了電網、瞭望台、地雷、機槍、毒氣等，把他們封鎖在山地裏。所以他們還保留着許多野蠻的風習，生活落後，人口的繁殖也極少，現在只有十五萬左右，佔全島人口的千分之二十五。

日本利用台灣人爲他們作工，爲他們開採各種富源，爲他們生產各項用品。戰爭發生以後，更使台灣人替他們當砲灰，作犧牲品。一九三八年就實行了廣泛的徵兵制度，一切健康的人都要服兵役。到一九四四年，又把所有十歲到十五歲的少年編入了勞動隊。

五十年來，台灣的物產大量的輸入日本，供給日本人消費，成爲日本的一個重要供應地。台灣最著名的物產有樟腦、糖、米、和鴉片。台灣的樟腦可以供給全世界需要量的四分

之三。產糖數量佔世界第四位。百分之八十的米都運到日本。鴉片被日本人用作毒化我國的利器。此外如銅、硫磺、石油、煤、等等，完全被日本人利用了。爲了充分利用這些物產，日本把台灣造成了一個工業化的島。

台灣不但是日本人力物力的寶庫，更是日本軍事上的要地。它是防守日本本土和控制我國海岸的一個堡壘：東岸有險峻的山嶺，登陸十分困難，而澎湖列島又保護了台灣的西岸。

台灣這個美麗而豐富的島，在日本人的統治和經營之下，雖然成了現代化的地區，台灣人却什麼也享受不到。日本人把他們當做奴隸看待，政府機關的高級官員都是日本人，學校裏用的全是日文課本，灌輸的是對日本效忠的意識，而且台灣人只能受到初級教育，那里最堂皇的學府帝國大學是只許日本人入學的。近十年來，日本人又竭力推行着什麼「皇民化運動」，要使台灣人和日本人同化。可是事實上，台灣人所受的完全是奴隸的待遇，他們被

奴役，被虐待，被殘殺，被掠奪，農產品差不多全被運到日本，在定量分配之下，每個台灣人所分得的糧食衣物只有每個日本人所得的五分之一。

日本人竭力使台灣人忘却祖國，不許他們說祖國的語言，小孩子一說中國話就遭毒打。有些台灣的農民不會說日本話，坐火車進城的時候說了幾句福建話，就被日本人推下火車，叫他們「學會了日本話，再來坐火車。」對於通日文的台灣人，日本人給他們一點小小的好處，讓他們到機關裏當個小職員。

可是，台灣人沒有忘却他們的祖國。一八九五年我國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時候，台灣人就起來對抗日本軍隊，經過六個月的反抗，犧牲了三萬以上的人民，才被日本人佔領。以後，抵抗從來沒有停止過，抗日的運動常常發生，五十年來，規模比較大的有二十二次。這些抗日組織裏面，最有力的是台灣革命同盟，它有一萬五千以上的黨員，受着十萬以上人民

的擁護。日本人在台灣全靠武力來維持他們的統治和安全，爲了要鎮壓和報復這些反抗的行動，已經殺了二十萬台灣人。

台灣的老年人常常記起日本人統治台灣以前的事情。台灣的中年人身受着種種的壓迫和虐待。台灣的兒童在各種血淋淋的故事裏生長。他們都是被仇恨餵養的，他們越恨日本人，就越愛祖國。「祖國」，對於台灣人成了一個神祕而莊嚴的名詞。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和蔣委員長在開羅會議中曾經議決：戰爭結束以後，把日本人從我國奪去的東三省、台灣、澎湖完全歸還我國。現在戰爭已經結束，台灣人回到祖國的懷抱裏來了。

台灣人得到解放以後，都狂歡慶祝起來，滿街掛着國旗，電台播送國歌，大家學唱「義勇軍進行曲」，到處設起國語班來，他們的慶祝標語是：「脫離淒風苦雨，重睹青天白日。」國內的空軍人員和新聞記者一到台灣，就被台

灣同胞包圍起來，問長問短。除了國內的情形以外，他們所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什麼時候遣送日本人回國。當他們知道了由於船隻不夠，短時期內不能把日本人送走，都十分失望，有些人性急的說：「如果沒有輪船，用帆船也可以呀！」

台灣人是我國忠貞的人民，是我們親切的

朝鮮

百年前的隱士王國

三千多年以前，我國正是周朝的初年，有一個叫做箕子的被封到東方一個半島上去，帶去了一些移民，兩千多年以前，漢朝的初年，有個叫做衛滿的到了那裏，自立為朝鮮王。到漢武帝的時候，中國軍隊征服了朝鮮，朝鮮才成了中國的藩屬。

朝鮮這塊土地是個狹長的半島，從東三省南部伸入海中，是日本海和黃海的分界處。它

同胞，他們沒有忘却祖國，祖國却把他們遺棄了五十年。現在他們回到祖國來了，我們應當拿出力量來，幫助他們，使這個島更美麗起來，更繁榮起來。那些山裏的土人也應當得到民族平等的待遇，使他們進步，共同來建設新台灣，享受自由的幸福。

小俞

處於中國和日本之間，東北部又和俄國的西伯利亞相接。周圍有兩百多個小島。全部面積約八萬五千方哩。山地很多，東部北部都是高原，西南部有一大片肥沃的平原。它不但是個重要的農業國家，礦產也很豐富。

這樣一塊豐富的土地，自然會引起別國的侵略野心。一五九二年，日本首相豐臣秀吉遠征朝鮮。因為朝鮮是中國的藩屬，中國曾派兵

去援助它。接着，俄國、美國和法國也都派兵攻打過朝鮮。朝鮮在外力壓迫之下，竭力保持閉關的政策。這樣差不多支持了三百年之久，得到了「隱士王國」的稱號。

一八七五年，一艘日本的砲艦開到朝鮮的漢江口去測量水道。顯而易見，這舉動是不懷好意的。朝鮮的軍隊就向砲艦開火。日本借此爲由，派了大批艦艇來示威，逼着朝鮮接受他們的要求，簽定了一日韓商務協定（一八七六年），把釜山（在朝鮮的東南端）開闢爲商埠。這是日本勢力侵入朝鮮的開始。朝鮮的閉關政策從此打破了，接着又開闢了幾處商埠。一八九二年，和中、英、美、德、義、俄、法、奧等國訂立了商業協定。

一八九四年，朝鮮國內發生叛亂（東學黨起事），中國派了兩千名兵士去幫助朝鮮政府，日本也立刻派去了一萬兩千名大兵。在兩國軍隊都沒有到達之前，朝鮮的叛亂就平息了。可是日本軍隊還是開進了朝鮮，不肯撤

退，說要用武力督促朝鮮「改革」內政。於是中國提出抗議，認爲日本沒有干涉朝鮮內政的權力。可是日本毫不理會，竟把朝鮮國王捉了起來，組織了新政府。並且唆使那新政府，否認中國的宗主權以及跟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中日戰爭因此爆發起來，結果中國戰敗了。一八九五年，中日兩國訂立馬關條約，承認朝鮮爲「完全獨立的自主國」。事實上却只是中國勢力退出朝鮮罷了。

一九零五年，日俄戰爭結束，俄國打敗了，也承認了日本在朝鮮的利益。於是，日本在朝鮮有了獨佔的勢力。一九零五年十一月，日本又強迫朝鮮承認，做日本的被保護國。其時日本軍隊包圍了朝鮮皇宮，四周都架起機關槍，朝鮮國王被日本兵士拖了出來，就在這種情形之下簽字承認。

日本人在朝鮮，名義上是「顧問」，事實上是最高的統治者。不聽日本「勸告」的皇后被暗殺了，國王被監禁了。到了一九一零年，

日本覺得不必再變模作樣了，索性把朝鮮的國王廢除了，設立了總督府，把朝鮮放在自己的統治之下。從此，朝鮮完全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朝鮮人民陷入了最悲慘的境地。

日本人最初控制朝鮮的農業和漁業，盡量使產量增加，米的產量增加了兩倍多，魚的產量增加了四倍。產量雖增加，對於朝鮮人是一點好處也沒有的，不但這些增多的米和魚沒有他們的份，就是原來的產量也被日本人剝削去了。朝鮮人要把大量的米和魚送到日本去，自己只吃些雜糧過活。

一九二五年以後，日本積極開發朝鮮的礦藏，同時舉辦各種工業。朝鮮有大量的煤、鐵、明礬、鎂、螢石、石棉、鈳、銻、石墨、鋁、雲母、鎢、錳……這些東西都是重工業和軍需工業的重要資源。日本人在礦業資本中，佔了百分之九十三以上，在工業生產中，也佔了百分之七十五。因此，朝鮮幾乎成了日本的軍火庫。

隨着日本侵略野心的擴張，朝鮮就漸漸的成了日本侵略亞洲大陸的跳板。日本在朝鮮駐屯了強大的軍隊，建設了軍火廠、造船廠、修船廠、飛機場、和繁密的鐵路網。一九三一年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件，就是把朝鮮作為根據地的。

另一方面，朝鮮是日本殖民地的標本。日本對待殖民地的政策和手段，都在朝鮮很明顯的暴露了出來。日本雖然不斷地高喊「大東亞民族共榮」，不斷地要求殖民地「日本化」，事實上却完全不然。繁榮的果實是給日本人吃了。「日本化」只是奴化的同義語。朝鮮人享受不到所有的物產，被禁止說自己的語言，被強迫改用日本的姓，得不到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政府機關中較高的位置都被日本人佔了。朝鮮工人和日本工人做同樣的工作，朝鮮工人只能拿一半的工錢。

朝鮮人並不是牛馬，他們是人。他們明白他們的地位，認清他們的敵人。許多朝鮮人遷

居到東三省和蘇聯去了，留在朝鮮的人民無時無刻不和日本的統治鬥爭。一九一零年這一年間，朝鮮人民和日本軍武裝衝突了五十二次。一九一九年，朝鮮愛國者宣佈獨立，成立韓國臨時政府，在日本軍嚴密的防範下從事地下活動。

朝鮮人民的英勇教訓了日本統治者，使他們知道朝鮮人絕不會以「忠順」對待日本的。他們不敢驅使朝鮮人爲他們打仗，雖然人力十分缺乏，但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以前，日本沒有

在朝鮮徵過兵。後來是徵了，却把他們分配到日軍部隊裏，教他們做勞工，沒有讓他們上前線。

今年，日本侵略者終於在世界人民的打擊下垮台了。朝鮮人民已經獲得了解放。朝鮮過去的歷史是一部苦難的血淚史，現在却躍到了自由解放的歷史新頁，勇敢的朝鮮人民將會建立一個光輝的新朝鮮。

甲午之戰怎樣打的？

羊言

民國紀元前十八年，日本暗中挑撥朝鮮的東學黨叛亂。朝鮮政府向滿清政府求救。滿清政府一面派兵到朝鮮去平亂，一面遵守以前的條約，通知日本。日本也就同時出兵，東學黨看到兩國的兵快到了，嚇得逃散了。可是日本不肯退兵，就在朝鮮的國都跟滿清的軍隊相持着。

當時，滿清的官吏分成兩派。驕傲自大，不明大勢的，都主張和日本開戰。有一些人知道辦海軍的錢造了太后的花園了，又知道軍隊沒有訓練，將領貪污腐敗，他們都主張和。正在和戰不決的時候，日本軟禁了朝鮮國王，就跟滿清軍隊動手來了。滿清的將領平日尅扣軍餉，互相傾軋，這時候怎麼能打呢？只得邊戰邊走，直退到山海關才站住脚。

陸軍是如此。海軍呢？太后的花園是打不了仗的。幾艘玩具一樣的兵艦全給日本軍艦圍住了。司令丁汝昌只得在部下向日本請降的時候，服毒殉國，表明心跡。

這樣一來，滿清政府就只得求和了，訂下了馬關條約。賠了兩萬萬兩銀子，割了台灣澎湖羣島，承認了朝鮮的獨立。這條約種下了「一九一八」的禍根，種下了「七七」的禍根。



屋子裏的深井

鹽井 · 井鹽

葉至善

鹽井是一口井嗎？

「鹽井當然是一口井。」

你說對了。那麼，鹽井跟普通的水井一樣嗎？

「當然不一樣，」你說。「普通水井裏的水是淡的。鹽井裏的水是鹹的，裏面含得有鹽。」

就只有這個區別嗎？

這麼一問，你便遲疑起來了。普通的水井誰沒有見過，鹽井既然也是一口井，怎麼會跟普通的水井不同呢？

你想不透嗎？不同處多着哩，且聽我慢慢道來。

普通的水井大多在露天。鹽井却全在屋子裏。普通的水井有洗澡盆那麼寬。鹽井却只有湯碗口那麼寬。普通的水井，淺的兩丈左右，深的五丈六丈。鹽井却深得驚人，最淺的就有百丈左右。深的呢？再打上兩個滾兒，深到兩三百丈。

「有這麼深？」

鹽井的深淺倒不用詫異。值得詫異的是那兩三百丈深的鹽井，全是人工鑿成的。

「湯碗口那麼寬的井，人怎麼鑽進去，一直往下鑿呢？」

是呀，這一點就值得詫異啦！

最早的一口鹽井

話總得從頭說起。假如我們決意要鑿一口鹽井，我們先得請一位鑿鹽井的老內行家，替我們選定一個地點，告訴我們鹽井該鑿在哪兒。打哪兒鑿下去，才會得到鹽水。

「這一位老內家的眼睛，竟看得見兩三百丈深的地底下的實情嗎？」

誰曉得他看得見看不見。這些人就像看墳地的陰陽先生那麼神祕。他在鹽井多的所在，看定一個地點，拔掉地面的草，抓一把土，送到鼻尖上嗅一下，鄭重的點兩下頭。好，這兒就是，打這兒鑿下去，包管沒有錯兒。

「真有這麼準嗎？」

誰知道呢！鑿下去有沒有鹽水，鹽水多不多，都得看我們的運氣。不過，只要是鹽井多的所在，地底下總多少有點兒鹽水。

「依你這樣說，最早的一口鹽井，地點是怎樣選定的呢？」

這個問題我也想過。真是越想越糊塗。據說汲井水熬鹽的方法是秦朝的蜀守李冰所發明的。傳說不足全信，可是我們至少可以認定，在兩千三百年以前，四川已經鑿得有鹽井了。那時候的人怎樣會知道兩三百丈深的地底下有鹽水呢？怎樣會知道該從哪兒鑿下去才得到鹽水呢？

話扯遠了。鹽井的地點既經選定，就把鑿井工人請來，我們開工動土罷。

這才是開頭兒

工人先把地面的浮泥挖開，跟鑿普通的水井一樣，掘成個大坑。掘不到怎麼深，泥層就挖完了，下面是石塊。石工便下坑底去，繼續往下鑿。

「往下鑿不是會有水嗎？」

豈但有水，還有挖下來的泥土，鑿下來的石屑。坑淺的時候，水，泥土，石屑，全用人工擔出來。挖深了，就在坑口安個輪軸，還是

用人工，把水，泥土，石屑提出來。

「這不很簡單嗎？工人儘管往下鑿，鑿下來的東西儘管往外提，不就成了嗎？」

「不要着忙，事情沒有你想的那麼容易。鑿到三丈多深，坑口很容易坍塌了。一坍塌就前功盡棄。爲了預防這一層，鑿到三丈左右深的時候，便用一個個的石圈疊起來，擋住周圍的泥土和不十分堅固的岩石。」

石圈是用大約三尺見方的石塊鑿成的。從三丈左右深的坑底，一個個的往上疊。每兩個石圈之間塗着石灰，使它非常密貼，不讓圈外的淡水流到井裏來。石圈疊上十來個，便跟地面齊平了。

石圈有多麼寬呢？就只有湯碗口那麼寬，直徑一尺左右。石圈一疊好，才挖的深坑便成了直徑一尺左右的一口井了。

「不是還要往下挖嗎？」

當然還要往下挖，兩三百丈的深井，這才

是開頭兒呢。

「工人怎麼能鑽到直徑一尺左右的井底裏呢？」

工人不再下井了，他們只在地面工作。

「他們用機器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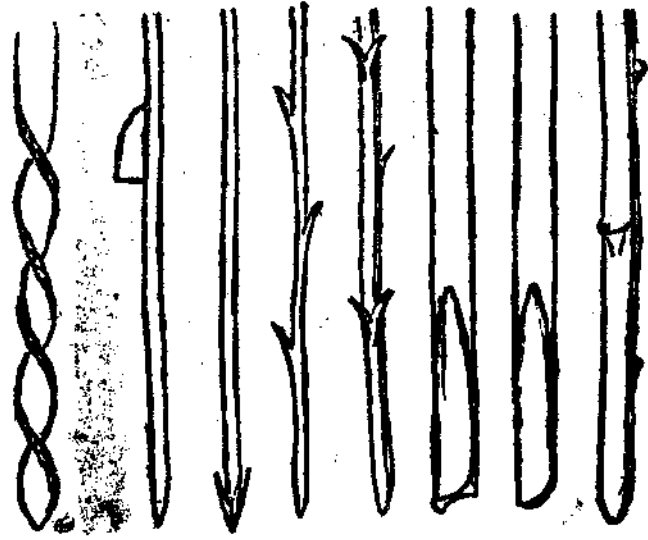
「他們沒有——不，我說錯了，他們用機器。我們等會兒再談，先請看一看那些古怪的機器。」

這些就是鑿井的機器

「這是些什麼呀！」你一定會嚇一大跳。這些就是鑿井的機器。你看這麼一大堆，不很像博物館裏陳列着的古兵器嗎？真是刀，槍，劍，戟，樣樣俱全。你別小覷它們，滿長着鏽，質地倒是純鋼的，木柄也全用的結實的青杠。式樣有兩百多種，大同小異。最長的跟張飛的丈八蛇矛相彷彿。最重的有兩百多斤，比起關公的青龍偃月刀來，還重上兩倍。

「我以為這些都說不上機器。」

是的。這兩百多種只是機器上的零件，主



這一些都是鑿井的器具

「要的機器是一個極大的轉輪，工人們把它叫做『大盤車』的。」

「你說那轉

輪極大極大，到底有多麼大？」

用牛拖着轉的轉輪，直徑在一丈五兩丈之間，軸直立在地上，有八九尺高。用人踩着轉的轉輪比較小些，直徑不到一丈，軸橫攔在架子上，有六尺光景長。

石圈疊好了，工人就把大轉輪架在井口邊。這轉輪的功用，和普通水井上的輪軸沒有

兩樣。往後汲取鹽水，全仗着它。眼前要往下鑿，也全仗着它。

「我想，一定還得用繩子。」

對了。工人自己做成一條奇怪的繩子。他們把竹子劃成篾片，又把篾片一條條的接起來，用苧麻紮緊，做成一條又長又結實的篾片繩子。

春了一下又一下

工人把長篾條的一端繞在轉輪上，又在那兩百多件「古兵器」中，選一件合用的，用苧麻綁在篾條的另一端，將它慢慢的從石圈中垂下去，直垂到底。

於是，工人一來一往的推動那大轉輪，篾條就一提一放，那件「古兵器」就一下又一下的往下鑿。

「那些鐵器又沒有鋒口，怎麼鑿得碎石塊呢？」

是呀。實際上哪兒是鑿，只是一下又一下

的春罷了。我不是說過，那些「古兵器」非常重嗎？憑那重量就把岩石春碎了。

「春下來的石屑，又怎樣取出來呢？」

地下多少含有水，水和石屑成了泥漿，跟以後汲鹽水一樣，把它汲出來就是啦。

「就這樣一下又一下的春，直春到兩三百丈深嗎？」

可不是？鑿到三十丈左右深，還得下木竹。因為淺處的岩石質地不很堅固，有很多裂縫，會讓淡水流進井裏來，非用木竹把水擋住不可。三十多丈以下，岩石幾乎是整塊的，並且很堅硬，不會有淡水流進來了，也就不用木竹了。因此，一鑿到深處的堅硬的岩石，就得上層下木竹。

「什麼叫木竹？到底是木還是竹？」

是木材。常用的是長得筆直的青杠或柏木。先把它剖為兩半，挖空中心，再合攏來，外面用苧麻紮緊，敷滿了桐油石灰。那模樣兒不是像個竹筒了嗎？長筒的內徑不到一尺。每

一段的兩頭都有密切的筒頭，藉比一段一段的連接起來。接筒處也密嵌桐油石灰。接好的木竹長筒從石圈裏放下去，下端與堅硬的岩石相接，上端就連着石圈，擋住了井外的淡水。過後，木竹常會損壞，鹽工說「井漏了」，就得把損壞了的木竹抽起來，換上新的。

木竹下了，又照舊往下鑿，一下又一下，這樣的，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直鑿到井底冒出鹽水來。

「到底要鑿多久呢？」

那得憑運氣——鑿井的工人全這麼說。

沒有底的水桶

我們談汲起鹽水來熬鹽吧。你想，用什麼方法把鹽水汲起來？

「那很簡單，用個木桶……」

你忘了嗎？鹽井的口只有湯碗口那麼寬，木桶怎麼行？

從鹽井裏汲水，用一種奇怪的水桶，那水

桶是用兩根到四根的粗竹竿，打通了節，連起來的。更奇怪的是，那麼長的水桶竟沒有底兒。

「沒有底兒，那怎麼盛水呢？」

在那長水桶的下端，裏面有一塊牛皮的圓形的活板。水桶到井底，往鹽水裏洗，鹽水就把活板沖開，進到水桶裏。等到水桶往上提的時候，桶裏的鹽水把活板壓住了，鹽水就不會流出來了。等到水桶提到了地面，不用把牠橫過來倒水，只要用個鐵鉤把活板向上一頂，鹽水就嘩嘩的流到水槽裏去了。



把水桶絞起來

深的鹽井鹽水多，所用水桶特別長，每次汲起一擔以上。淺的鹽井，所用水桶比較短些，每次汲起五六十斤。

爲了那水桶有五六丈長，每個鹽井上面都搭着個很高的木架子。木架子中央，垂直地綁着個又細又長的篾編的籠子。水桶的上端從井裏升起來，就穿進那篾籠裏，這樣才不至於倒下來。我們到鹽井集中的地方去，只看見一個個高高的木架子，每個木架子下面便是一口鹽井。

把水桶絞起來，也用篾條，也用「盤車」。

這是自流井一帶的「鹽籠」的大門。那高架子下面就有口鹽井。高架子正中是個篾籠。

深的鹽井，盤車的軸是直立的，用牛拉着轉。每個盤車用一條牛，兩條牛，三條牛。牛拉着盤車儘轉圈子，得轉上四五十圈，才把一桶鹽水從井底絞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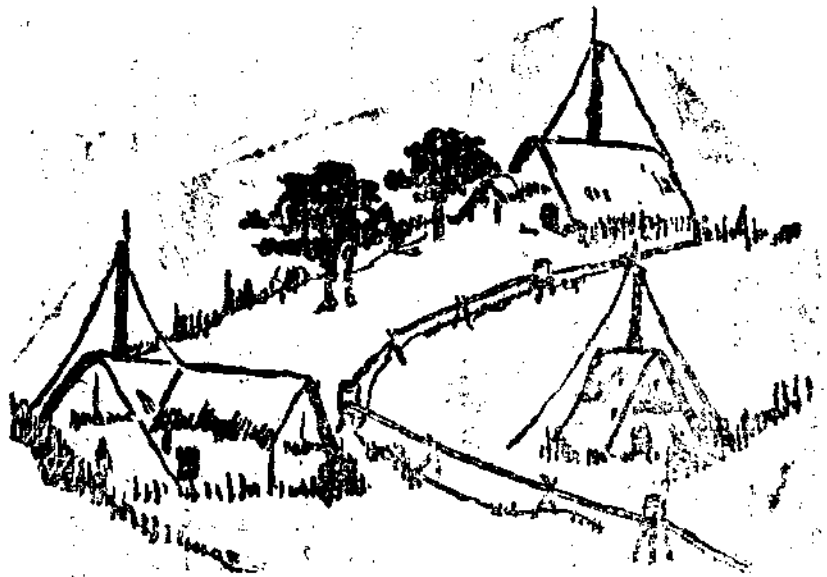
淺的鹽井，盤車的軸是橫放的，那就用人踩。有些是人坐在盤車旁的橫槓上，用腳把盤車周圍的橫槓逐一往下踩，像踩水車一樣，盤車就轉動了，把水桶絞起來了。有些人鑽進盤車裏面，跳起來就像洋老鼠踩轉輪的樣兒。盤車和鹽井全在屋子裏面。這樣，牛跟人的工作才不受天氣的影響。

鹽水汲了起來，就可以熬鹽了。有些鹽井離熬鹽的廠家很遠，鹽水常用連續的竹管輸送到鹽竈裏去。

晝夜不熄的火

「鹽水直接流通到鍋子裏去嗎？」
你弄錯了。我說的「鹽竈」便是熬鹽的廠家，大家都這麼叫的。鹽水從井裏汲起來，又黃又濁，得把牠過濾之後，才放到鍋子裏去熬。

鍋子下面的火是晝夜不熄的。燒煤，或者燒柴。工人不斷的把燃料送進竈門去。熊熊的



這是綿陽一帶的「井戶」。每座草屋頂上轟出一根木柱，木柱上綁着個篾籠。篾籠下面就是鹽井。那一帶的鹽井淺，鹽水少，水桶也短，因而不需用木架子。一個「鹽竈」煎熬的鹽水，要由近十口的鹽井供給。圖中畫着橫架的竹管，就是輸送鹽水往鹽竈去的。

火光照亮了工人的臉。竈面上是成排的鹽鍋。每一鍋的鹽水，濃淡都不一樣。水蒸氣瀰漫着，充滿了整個屋子。工人把鹽水從淡的那口

鍋裏舀出濃的那口鍋裏，又時常把鍋裏的鹽水攪動。等到水分逐漸的蒸發乾了，濃的鹽水鍋裏就結成一顆顆潔白的鹽。

「要熬多久，水分才蒸發乾了？」

這可沒有一定。鹽水本身，濃淡的差別就很大。鍋子也各有大小。至少要熬一天一夜，才出一次鹽。這就是說，最濃的鹽水鍋裏，水分幾乎蒸發乾了，結成滿鍋的雪白的鹽顆。工人把鹽刮出來，放在篾箕裏，再潑上幾瓢清水。

「潑上清水，鹽不要化了嗎？」

鹽才不化呢。鹽裏面含着很多氯化鎂，氯化鈣等等雜質，這些雜質比鹽容易化，潑上清水，這些雜質就化在水裏了。把水瀝乾了，就成爲「雪花鹽」。把雪花鹽放在模子裏，春結實了，成爲磚頭樣的一塊一塊，就是「磚鹽」。

「你說的不是巴鹽嗎？」

磚鹽不是巴鹽。巴鹽的熬法又稍有不同，至少要熬上兩三天才出鹽。火也是晝夜不斷的燒。鍋裏的水漸漸蒸發，就隨時加添新的鹽

水，讓鹽從鍋底裏慢慢的結起來，愈結愈厚，直到最後，整鍋子結成一大塊。刮下來就是巴鹽了。

「哪種鹽好呢？」

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巴鹽水分少，容易搬運，可是雜質較多。花鹽和磚鹽水分較多，但比較純淨。花鹽一定得裝箕子才可以搬運。磚鹽搬運起來就跟巴鹽一樣的方便了。

一切急需改進

「你說的都是實情？」

怎麼不是實情呢？你這樣問，一定是覺得我所說的太離奇，不像現在的事。但是，現代四川的鹽井確實是這個樣子。

前面說的種種方法，真是太古老了。單說鑿鹽井，得化上一二十年的工夫，我們就沒有這份耐性等。汲水用牛力用人力又多麼慢，爲什麼不改用機器呢？熬鹽最大的本錢是燃料。怎樣節省燃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這樣說來，一切正待改進。」

是呀，一切急需改進。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若水

前些時有個孩子很俏皮地問我：「先生，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他那神態洋洋得意，似乎表示這一下可把我難倒了。

當時我確也感到要向他解釋清楚很費力。

這個問題，我碰到已不止一次，也常聽到關於牠的無結果的辯論，似乎是個很普通的論難題。顯然地，這個問題只有兩個解答：或是先有雞後有蛋，或是先有蛋後有雞。但是無論怎樣，雞或蛋必得從先前一個蛋或雞產生出來，這樣便可以把起初那答案顛倒過來。同樣的推理，又可以把這個答案顛倒過來，仍回到最初那答案。這樣永遠循環下去，無論主張先有雞或先有蛋的人都可以各執一端，不甘認輸。

那麼，這個問題就得不到最後的解答了麼？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問者所指究竟是哪一隻雞，哪一個蛋？把這個限定以後，就不至於再繞圈兒了。如果那隻雞由這個蛋孵出，那麼這個蛋在先；如果這個蛋從那隻雞生出，那麼那隻雞在先。這是不消說的。

這樣說法，問者當然不會滿意。他將說：「我所指的雞和蛋，是地球上最初的一隻雞，一個蛋。我所要知道的，是最初的那隻雞生出了最初的那個蛋呢，還是最初的那個蛋孵出了最初的那隻雞？」

這就不好回答了。我們之中，誰看見過那

第一隻雞和第一個蛋呢？查一查「舊約」——「創世記」，上面說上帝先造禽鳥，沒有說先造牠們的蛋，那麼該是先有雞了。自然，我們不能滿意這種解答。但是進化論是我們大家都相信的，且讓我們站在進化論的立場上，考查一下雞的起源罷。

進化論者和古生物學家是不是已經替雞類修成了詳密的族譜，我不知道。單知道鳥類的遠祖是爬蟲類。遠在中生代「侏羅紀」，離現在約七八千萬年的時候，鳥類開始興起。起初還只是爬蟲與鳥類之間的動物。從最古的「始祖鳥」化石看來，它口內還有牙齒，前肢仍留着指爪，尾巴也有脊椎。這種爬蟲鳥當已有了蛋，但不是我們所要討論的那種蛋——雞蛋。

這種爬蟲鳥或由於張開前肢在曠野裏疾馳，或由於在樹林裏樹枝間滑躍（據 H. G. 韋爾斯），經過許多年代，身上的鱗片變成了羽毛，前肢變成了翅膀，身體也改變了形態，獲得了飛翔的能力。以後仍舊繼續不斷地適應環

境，經過無數的變遷和嚴格的自然淘汰，才成近代的鳥類。當然，牠們的卵也在同時改變。其中有一種野雞類的鳥，因為肉和卵都很好吃，被人類捉來飼養了。牠們受環境的影響，翅膀漸形退化，骨髓加重，失去了遠飛的能力。這便是現在的雞。

於是我們碰到一個大難題了：那最初的一隻雞怎麼能找出來呢？

我們把身材較高的人叫做「長子」，把身材較矮的人叫做「矮子」，不高不矮的便是「中等身材」。其實這三種人並沒有截然的界限。倘把全市的成年人依長短排列，我們將發覺，兩端少數的「長子」與「矮子」，和中間大多數的「中等身材」之間，有好些人你叫他們「長子」（或「矮子」）也可以，說他們是「中等身材」也可以。

雖然如此，假若我們有「正名」的實際需要，也可斟酌狀況定出個標準來，規定：「凡體高滿幾尺幾寸者為長子，不足幾尺幾寸者為

矮子，居於二者之間者爲中等身材。「倘使規定：體高滿五尺六寸的是長子，甲高恰是五尺六寸，乙高五尺五寸五分，兩人雖只差半寸，但是依據規定，甲是長子，乙只是中等身材。

又如人在兒童時期，行爲多受本能衝動的支配，後來隨年齡的增長，逐漸受理性的控制，這其間也沒有顯明的界線。但爲適應實際需要，法律上不得不有明白的規定。如「凡未滿十五歲者，其行爲不爲罪，」硬生生地把這個過程劃出一條鴻溝來，假認凡不滿這年齡的，所有行爲都不是通常意識和理性的結果。倘若一個少年在他十五歲生日那天上午偷了人家一個錢，而他的生時在中午，法院就不辦他的罪。但是他若在下午偷那個錢，法院便非懲罰他不可。然而有誰見過一個少年在某天上午還是懵懵懂懂的，到了下午便清清楚楚的懂事了呢？

對於第一隻雞的問題，我們也可這樣解決。從爬蟲鳥到雞，是一個長期的逐漸的變化

過程，因此每一個體與它的父母都很難見到顯著的形態區別。那最初的一隻雞並不要我們去尋找，却有待我們作規定。這正如我們不能在一個宿舍裏找到「第一號」鋪位，倘若那裏的鋪位本來就沒有規定號碼。

讓我們設想，面前排着一長串無盡頭的雞的世系：雞，雞父母，雞祖父母，雞曾祖父母，雞曾祖父母的曾祖父母……一直到數不清的許多代。我們不斷地追溯上去，追上幾百年，幾千年，或者更遠，我們看着雞的形態漸漸變化，最後將叫起來說：「夠了夠了，再追溯上去，越看越不像雞了。就把那一隻算做第一隻雞吧。」假使可能，生物學家也不妨下一條清楚完密的界說，規定形態怎樣怎樣，構造怎樣怎樣的鳥類是雞。然後從那行列中去找到適合他所規定的最初那隻鳥，指着說：「這就是第一隻雞。」或者把那第一隻被人畜養的雞，定爲第一隻雞（家雞），那就更簡便了。

第一隻雞既經指定，第一個雞蛋便理應是

孵出那一隻雞的蛋，或那第一隻雞所生的第一個蛋了。這也全在於你的規定。你若說「凡雞所生之卵為雞蛋，」當然是先有雞了。你若認為「凡雞所從生出，或雞所生之卵（因為要把那些不會孵出雞來的蛋也包括進去）為雞蛋，」那便是首先有蛋（雞蛋）了。無論先有雞或先有蛋都說得通，問題只在我們怎樣規定。如果我們共同承認一條規定，我們便必須共同承認一個結論。

至於那第一隻雞所從孵出的卵（假如我們

的結論是先有雞），或那第一個雞蛋所由生出的那種鳥（假如結論是先有蛋），無論它怎樣同雞蛋或雞相似，在既經限定以後，當然要另外命名，不得混雜。雞蛋或雞了。因此，「凡雞皆由雞蛋孵出」和「凡雞蛋皆從雞生出」兩句話中，必有一句不能成立。

這樣，我們便把那困惑人的連環套一刀斬斷，再不用「雞生蛋？蛋生雞？」地糾纏不休了。

對鏡子的三種態度

連如

一篇西洋的小說：一個女王，自己知道長得太醜了，不肯照鏡子。她通令全國，把所有的鏡子全毀了，禁止人民照鏡子。她要人民都不知道他們自己的臉長得怎樣。

一個印度的寓言：猴子，狼，熊，三個在林子裏找着了一面鏡子。猴子一照，才知道自己是個毛臉。狼照了說，他原先還以為自己的臉長得像兔子一樣。熊也照了一下，他說他希望自己長得跟鹿一樣漂亮。三個都不快活起來，就把鏡子砸了。

一齣我國的舊戲：一個麻子，爲着要去相親，怕女家看不中，不得不先打扮一下。他對着鏡子，用肥皂擦了又擦，可是他臉上的麻眼兒怎磨擦得掉呢？他只得對鏡子哀求了：「鏡子老兄呀，你今天幫我個忙吧！」

這三個故事的寓意是什麼呢？希望少年朋友們也對鏡子發表點見解罷。



守歲燭

傅漢

守歲

時間甯靜呀！

除夕夜晚，有這麼一個習慣，大家不睡，守着「燃通宵」的大紅蠟燭等天亮。這一晚跟平日不一樣，時間要在這晚上翻過一個年頭呢。所以我們都會在這晚上壽地增多一歲，歷史上的一些故事，都會突然的和我們多隔開了一年。

這個晚上大家都要添增一歲，一去不復返的光陰又要跑過一年了。一年可不是個小數目呀！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點鐘，一總就有八千六百六十個鐘頭。真教人有點捨不得。因此，大家守着它，看它到底怎什過去的。守歲的習慣該是這樣形成的。其實，到了除夕，一年的光陰已經跑過了三百六十五個白天和三百六十四個半夜晚。所守的僅僅是最後的半個夜晚罷了。

燭燄在跳，燭油滋滋的爆，燭煤長起來，蠟一刻兒不停的往下蝕，往下蝕，時間在過去。這蠟燭上一定會有一根線劃着，作為今年跟明年的界限，燃到這根線，時間好像翻過一頁書一樣的把一個年頭翻了過去。

大家守着，眼睛望定了大紅蠟燭，看它怎樣地在漸漸矮下去，看它怎樣地把今年的時間燃盡

了，又接着開始燃明年的。

「已經燃過兩枝燭了！」

夜間，要是有人問：「現在是什麼時候了？」你可以看一看鐘，或者看一看錶，告訴他說是八點三十五分，或是十點半了。可是你沒有鐘，也沒有錶。在白天，你可以望望太陽，約摸說出一個靠不大住的數目，偏偏這又是晚上。剛好，這時候你打了個呵欠，你就說：「不早了，該睡的時候了。」可是，什麼時候是該睡的時候呢？

一千多年前，世界上還沒有一隻有擺的，會滴搭滴搭一秒一秒地走的鐘，從你晚上碰着的困



除夜

這一幅漫畫是二十年前，豐子愷先生的舊作「除夜」。畫裏的人正對着大蠟燭，眼看一九二五年快將過去了。

難看起來，那時候的人一定是糊裏糊塗的過着日子，尤其是糊裏糊塗的過着夜晚。其實，你想錯了，要是你回到一千年前去，人家在夜晚也會毫不含糊的告訴你說：「現在已經燃過了兩枝燭了，再燃一枝，天就會亮了。」

這個語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說他們用蠟燭來計算時

間，像我們用鐘錶計算時間一樣。那時候，人們在一個夜晚接連的燃三枝燭（讓我們假定，每個夜晚是一樣長的）。「現在已經燃過兩枝燭了，」就是說，一個夜晚，已經過去三分之二了。這是頂粗糙頂粗糙的計算時間的方法。爲着要計算得精細一點，以後有人在蠟燭上劃成相等的一段一段，不單能知道現在已經過了一夜的三分之二幾，還知道現在是一夜的三分之一幾裏的幾分之幾。



計算時間的
蠟燭

這種當做時鐘的蠟燭，也許白天也點着，跟佛殿上的長明燈一樣。因爲望着太陽來推測時間，是太不準確了。並且，就是白天，太陽有時候也會給雲遮住的。

差不多

一個大熱天，人們身上的汗一條一條的流，蠟燭也淌着一條條的燭油。這晚上，毛病就出來了，三枝燭點完了，可是離天亮好像還遠。於是三枝蠟燭一個晚上，在大熱天是靠不住了，那些日子，蠟燭很快就融完了一枝。

靠不住，靠不住。一留心，平時的三枝燭也見出毛病來了：這一夜運氣好，點着了三枝粗一點的蠟燭，夜晚就給延長了，大家可以在床上多賴一會。要是點着了三枝細的，沒有到該起床的時候，母親就嚷着催大家起來了。燭蕊粗了蠟融得快些，細了融得慢些，所以燭蕊的粗細，也會把夜晚像橡皮筋一樣的拉長縮短。

要是碰着吹風的日子，蠟燭就流起淚來了，好像在哭泣着說：「哎呀，哎呀，時間過得太快！——」

所以，接連燃完三枝蠟燭就過了一個夜晚的話，得修改一下才行。應該說：除了大熱天跟有風的日子，接連燃完三枝燭的時間，也許不到一夜晚，也許比一夜晚長。

奧佛來特

你一定聽說過奧佛來特守着烘餅的故事吧？奧佛來特是十世紀英國的名王，他的功績不只是把囑族海盜趕出英國，歷史上還記載着，他怎樣訂定了法律，怎樣創辦了牛津大學，還記載着他怎樣設計用一定量的蠟來做標準蠟燭，在上面刻了度數來計算時間。他還發明把牛角磨成很薄的透明的片兒，用來做成匣子，圍住蠟燭，讓它不教風吹着，可是又能看見它燃到哪裏了。爲什麼不用玻璃呢？我們不要忘記了，那個時候玻璃還沒有發明呢！

火鐘

假如叫你對着一塊石頭，坐了一陣，隨後問你「你對石頭坐了多少時候？」你能憑着推算說有一個鐘頭了或是有兩個鐘頭了。可是實在有多少時候，你決說不出來。爲什麼？因爲你看了那麼些時候，石頭一直是那個樣子，石頭是不會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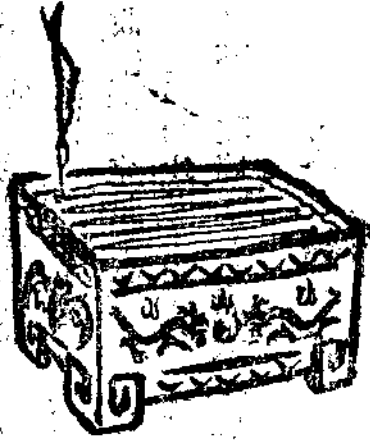
一枝沒有點燃的蠟燭，跟石頭一樣，你不能從上面看出什麼時候來。所以用蠟燭計算時間少不了火。火慢慢的燃着蠟燭，燃蠟燭需要時間，我們就能從這上面測到了時間。

能燃的東西不單是蠟燭，除了蠟燭，我們還可以燃油燈，香，火繩來計算時間。你常常能聽到人家在說：「不慌，不慌，等一枝燭的時候我就來了。」他是用香烟在計算時間。不過，不管燃什麼，總離不了火，我們把這些歸成一類，叫做火鐘。

燈，香，火繩——其他各種火鐘

有一個時候，用油燈來計算時間跟用蠟燭一樣普遍。油壺是銅做的或是瓦做的，倒進一定量的油，燃完一壺算是過了多少時間。用油燈算時間只能一壺一壺的算，因為銅跟瓦都是不透明的，你看不見油燃到了什麼地方。

現在，鄉村裏還有用油燈來計算時間的。黃昏時分，農婦把油點燃了，在燈光下做活路。等到她做完了一壺油，夜已很深了，她就該歇歇了。



我們上和尙廟去，還會看到和尙怎麼用燃着的香來計算時間。和尙把十來枝一樣長的線香平放在香盤裏，這一用燃着的枝的尾搭着那一枝的頭，整整齊齊的排端正了。於是把靠邊的一枝點燃，第一枝燃完了，接着燃第二枝。和尙看線香已經燃去幾枝了，就知道現在該是什麼時候了。

就是不在廟裏，我們有時候也會看到有人用香計算時間。你總知道過年的時節要蒸糕蒸糰子。這些東西上了蒸，不等到熟是不能揭開蓋來看的，一開就出了氣，糕和糰子不容易蒸熟了。可是蓋上蓋子，怎樣能知道什麼時候蒸籠裏的東西才蒸熟了呢？有經驗的人說：「糕糰上了蒸，就點起一枝香，接連點過三枝香，揭開蒸蓋來看就熟了。」

四川的香烟舖裏，多半點一根竹麻搓成的繩子，跟香一樣的點燃了作為火鐘，這種繩子叫做「火繩」。據說朝鮮到現在還有人用這個計算時間的。只是他們的火繩是用亞麻搓成的。朝鮮人



朝鮮人用

「火繩」

來計算時間

把亞麻繩每隔一個相等的距離打一個結，燃完一個結就知道有多少時間過去了。

這些火鐘計算出來的時間，都靠不大住。油燈的蕊有粗細，香跟火繩有時候乾燥有時候潮濕。要是有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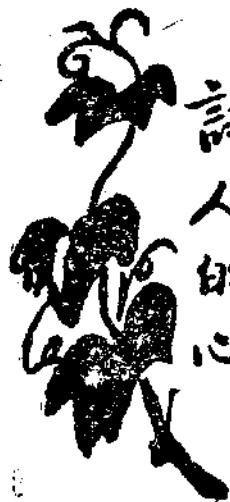
風，油燈，香，火繩，都會燃得很快。因此，這些火鐘所能計算的，只不過是一個差不多的時間。

給時鐘替代了

「這枝蠟燭足足可以點四個鐘頭。」現在蠟燭舖的夥計對顧客這樣推銷他的蠟燭。想一想，這個話很有趣呢。早先，人家說「現在已經燃過了一枝燭。」把蠟燭來計算時間，可是現在蠟燭能燃多少時間，卻要讓時鐘來計算了。

「獨眼龍，只能在瞎子堆裏充王。」沒有時鐘的時候火鐘確實了不起，現在可該淘汰了。雖說在鄉下，在偏僻點的地方還用着，再過些年歲各種火鐘一定會找不到了，都會變成歷史家講故事的材料。

詩人的心



「兩個老鼠抬了一個夢」

韋商

孩子說：

「母親，我昨兒晚上做了一個夢；

現在卻有點兒記不起來，迷迷糊糊了。」

母親笑着說：

「兩個老鼠抬了一個夢？」

老鼠怎麼能抬夢？

夢怎麼抬法？

老鼠抬了夢去做甚麼？

這不是夢中說夢的夢話？

不是夢話哪，——

她怎地記不起夢來？

那夢上哪兒去了？

要不是老鼠把夢抬？

那老鼠剛抬了夢跑，

驀地裏來了一頭貓；

那老鼠嚇了一跳，

這夢就跌得粉碎地沒處找。

哦，我知道了！

我們做過的夢，都上哪兒去了！

原來都被貓兒嚇跑了拾夫，

跌碎得沒找處了！

早上，女孩子醒來，想着才做的夢，可是記不真了，就告訴她的母親。母親笑着說：「夢話。」

兩個老鼠抬走了吧？」這就是這首詩開頭兒的一節。

女孩子聽了母親的話，愈覺得糊塗了。她想：捉摸不到的夢，老鼠怎麼會抬走呢？怎麼抬呢？抬了去做甚麼呢？母親說的不是夢話嗎？這是第二節。

要是母親的話不是真的，她自己怎地記不起夢來呢？要不是老鼠把夢抬走了，夢又上哪裏去了呢？母親的話該不是夢話了。第三節寫的也全是女孩子的想頭。「不是夢話哪」下面有個「——」的符號，表示後面一行的意思從這一行轉折而出，「——」相當於「否則」。這兩個問句不用找人回答了。女孩子同意了母親的話，認為夢真個被老鼠抬走了。

可是老鼠把夢抬到哪兒去呢？女孩子想了又想，以為一定是老鼠抬走夢的時候，忽然遇見了一頭貓，嚇了一跳，就把夢跌得粉碎了。

結尾的一節是女孩子心中的話。這一節中的「我」和第三節中的「她」都指那女孩子。這一點必須認清楚。女孩子自己發問，自己找到了解答，就高興的想，「哦，我知道了！」

這首詩寫孩子的想像，題材清新有趣，是劉大白先生的遺作。在五卅運動時代，劉先生提倡改變詩的內容和形式，他自己寫了很多新詩，給做詩的人開了一條新路子。在這首詩後面，劉先生寫了一條注，說，「兩個老鼠抬了一個夢，」是紹興諺語。小孩子說夢的時候，母親常常這樣說。」紹興是劉先生的家鄉，劉先生幼年時代，一定也聽他母親說過的。



太陽的熱力

託爾斯泰作
陳原譯

冬天，在晴朗的結冰的日子裏，你走到野外，或者走進樹林裏，你向周圍一望，細心聽一下，你會看見：到處都是雪，河結了冰，乾枯的野草從雪里伸出來，樹木裸着身子站立着，一點聲音也聽不見。

到了夏天，你瞧吧：河水在流着，潺潺地流着。一個一個的小池塘里，青蛙在叫，咯咯地叫着。鳥兒四下里飛着，唱着歌，吹着口哨。蒼蠅和蚊子嗡嗡地在響着。樹和草在生長着，搖擺着。

讓一壺水結成冰，水就像石頭一般的堅硬。把結了冰的水壺放到火上去，冰便格格

格的響着，開始融化了，開始動了。水震盪着，並且把氣泡送上來；接着，水開始沸騰了，它搖蕩着，它激動着。熱力在全世界上都發生了同樣的現象。沒有熱，一切都是死的。有了熱，一切就會活，就會動。一點兒熱——一點兒運動；更多的熱——更多的運動；很多的熱——很多很多的運動；大大的熱——大大的運動。

熱是從什麼地方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呢？它是從太陽來的。

冬天，太陽降得很低，太陽的光線不能使地面上熱起來，因此什麼都不肯動。太陽開始

升高了，升到我們的頭頂，它把光線筆直的射到地面上來——一切都暖起來了，生命和運動都增加了。

雪開始融化，河上的冰開始破裂，溪水從小山上流下來，水蒸汽從河面升到天空裏去，變成了雲，於是下雨了。

所有這些是誰做的呢？

是太陽。

播了種子，出了芽，根抓緊了泥土，從老根上長出了新枝，樹和草開始生長了。

所有這些是誰做的呢？

是太陽。

鼯鼠和大熊從他們的洞里鑽了出來，蒼蠅和馬蜂活躍起來了，蚊蟲多了，魚從魚卵里孵出來，到溫暖的水中去了。

所有這些是誰做的呢？

是太陽。

某處的空气暖了，就開始上升，於是比較冷的空气流到那里來——這就是一陣風。

這是誰做的呢？

是太陽。

雲升起了，雲捲在一起，又分開了，於是閃電了。

這些電光是誰做的呢？

是太陽。

野草，稻禾，果子，樹木，都生長了。牲畜吃着這些，人類把這些當作飯吃，並且把這些儲蓄起來，做冬天的糧食和燃料。人們造了房子，建設了鐵道和城市。

所有這些材料是誰供給的呢？

是太陽。

一個人蓋了一座房子。他用什麼材料呢？用木頭。木頭是由樹林裏採伐來的，太陽叫樹木生長。

你用木柴燒熟一鍋子東西。木柴是誰造出

來的呢？

是太陽。

人們吃麵包和馬鈴薯。這些是誰造出來的

呢？

是太陽。

人們吃肉。用什麼飼養牲畜和家禽呢？用青草。青草也是太陽造出來的。

蓋房子要用磚和灰。磚和灰是用燃料燒成的。燃料也是太陽造出來的。

凡是人所需要的東西，凡是直接可以用的東西，都和太陽有關係，太陽把不少的熱力攪到這一切裏面去了。米是每一個人所必需的，太陽叫它生長，有不少的太陽輻射出來的熱潛藏在它裏面。人吃了飯，就可以不斷地發生熱，來維持體溫。

燃料和木頭是有用的，因為它們里面藏了許多熱量。買燃料來過冬，就等於買太陽的熱。冬天，你可以在你喜歡的地方把燃料燒起來，這樣就把太陽的熱帶到你的房間里。

並且，凡是熱，都會發生運動。無論哪一種運動，都是從熱發生的，不論是直接從太陽

輻射出來的熱，或者從太陽輻射出來，分藏在煤，在柴，在米，在草里面的熱。馬和牲畜背東西，人們做工作，是什麼東西使他們動作的呢？是熱。熱是從哪里來的呢？從食物來的。可是食物又是太陽造成的。

水磨和風磨轉動了，磨着麵粉。是什麼東西把他們推動的呢？是水，是風。可是什麼東西把風趕過來的呢？是熱。什麼東西把水趕過來的呢？也是熱。熱把水化成水蒸汽，升到天空中，假如不是爲了熱的原故，水是不會從上面落下來。

機器做工作。水蒸汽把機器推動。水蒸汽是用什麼東西造成的呢？用燃料，而在燃料裏面，就潛藏着太陽的熱。

熱發生運動，運動又產出了熱。而熱和運動都是由於太陽的原故。



小說

媽媽和伊利沙白舅舅

美國 Kathryn Forbes 作

叔湘譯

我們的隔壁街坊卡爾波太太送達格瑪一個貓。

一個強悍的不受管束的小貓，動不動就弓起背來朝你吐唾沫。——真所謂一見鍾情。至少在達格瑪這方面是這樣。她端詳了一眼，馬上把洋娃娃推開，隔壁的小朋友，全都丟開。

「伊利沙白啊，」她輕輕的哼。「我的伊利沙白。」

從那天起，她到哪兒，把伊利沙白帶到哪兒。伊利沙白常常反叛，尤其是當達格瑪逼着她坐在洋娃娃車裏的時候。達格瑪的瘡癩滿目的胳膊是她們倆準定拌嘴拌的不亦樂乎的憑據。

克利斯丁和我想法子打破她們，不讓她們影形不離。我們甚而至於向媽媽提請這個問題。「再過兩天，」克利斯丁說，「她就要把這個該死的貓兒帶在身邊睡覺了。」

達格瑪在旁邊聽的出神。「——」她低聲自言自語。「——」

「噓，我的老天，」珍妮姨媽說，「那可不成！誰都知道，貓兒會把睡著了的孩子的氣吸了去。」她回過頭對着達格瑪。「要是你有一天早晨醒來透不出氣來，你願意不願意？」她問她。

達格瑪的樣子很倔強。「我不在乎！伊利沙白把我的氣一古腦兒奪去也沒什麼。」她低聲說。個不合作的小貓兒，認真對着它的臉吹氣。「諾！諾！諾！」

伊利沙白惡狠狠的吐唾沫。媽媽把達格瑪攔住，她低聲自言自語，她低聲自言自語。

「還有，」克利斯丁傲然的說，「管貓兒叫『伊利沙白』，也是個怪笨的笨名字。」

達格瑪把那個掙扎不已的畜生抱的緊緊的，大無畏地對着我們。「她是我的伊利沙白，」她把她八歲的全副熱情拿出來叫喚。「她愛我！儘管她不表示——不在別人的面前表示。而且伊利沙白是個多美多美的名子，我要讓她生下來的小貓兒全叫做『伊利沙白』——沒什麼說的！」

伊利沙白一天天長大了，可是沒有長的軟熟點兒。她的性子變的，若是可能的話，比原先更壞；她不張嘴便罷，張嘴就是罵人。過不了多久，一件事已經很明白：伊利沙白不是能有叫做伊利沙白的小貓的那種貓。

乾脆一句話，伊利沙白是個公貓。是個野頭野腦，好勇鬥狠，動不動冒火，專門惹是非的公貓，把我們的親親熱熱的街坊全都弄成惡狠狠的仇人。

公貓也罷，母貓也罷，反正得有個名字，將就着達格瑪的意思——她還是堅持着非「伊利沙白」不可——我們管這個貓兒叫「伊利沙白舅舅」。

伊利沙白舅舅越長越苗條而結實，他的日夜不休的後花園裏的戰鬥的傷痕也就越來越多。這一隻耳朵先丟了個尖兒，過不了幾天又把那隻耳朵差不多連根咬去。他的背上一條條的禿疤，都是他的衆多的敵人早晚抓的。至於至少有一隻眼睛不斷的腫的睜不開，這個在伊利沙白舅舅已經成爲定例。

媽媽又煩又急，可是達格瑪若無其事，把她的白布圍裙一圍，又嚴格又溫柔地——換句話說是坐在他身上——用硼酸水洗滌這個疲乏的鬥士的傷口。

可是終於來了這麼一天，連達格瑪這位神通廣大的大夫也沒有辦法了。有一天天剛亮的時候，伊利沙白舅舅一步一顛的回家來，半個爪子咬掉了，腦袋上核桃大的個疙瘩，兩隻眼睛都腫

的睜不開，尾巴是短了四分之一。

他哀哀的叫喚，清清楚楚的告訴我們，要是他這回子能夠死裏逃生，他從此以後一定安分守己的待在家裏了。可是他的悔改也沒有用，達格瑪的調理也沒有用。傷口生了膿，腦袋腫的像巴斗，伊利沙白舅舅的樣子真夠瞧的。

達格瑪的灰心失望，看了叫人心碎。納爾斯和我簡直受不了了，我們給她五角錢讓她把他送到獸醫那兒去看看。

「你聽好，」克利斯丁說。「他要是也沒有辦法，叫他把這個可憐的東西解脫了吧。」

達格瑪把嘴唇閉緊，可是把錢拿去了。不到一個鐘頭，她回來了，還是緊緊的提着伊利沙白舅舅，一隻手拿着那個半塊頭。「什麼大夫！」她氣沖沖的叫喚。「他就是我的漂亮的寶貝貓兒算是死定了。」

媽媽把貓兒從達格瑪手上拿開。「你這個事兒也算是鬧夠了，」她輕輕的數說她。「讓這個可憐的東西安安靜靜的睡去了，不比這麼着好點兒嗎？」

「不！」

「他這是活受罪呀，達格瑪。」

「不，媽媽，不！把他弄活，媽媽。把他治好。我求下您了。」

媽媽背過身去，不忍看見達格瑪的哀求的眼睛。她把貓兒放在後門口的大箱子裏頭。「把你的手洗乾淨，」她跟達格瑪說。

「您要給伊利沙白舅舅想辦法，是不是，媽媽？您要替我把他治好，是不是？」

「達格瑪，我的小姐兒，要是連大夫也沒法子——」

「我求您，媽媽，您說一聲罷，您要替我把他治好。」

媽媽剛要開口，又縮住了，轉過身去。「看貓兒今兒個這一夜度得過度不過罷，」她說。「你快去睡覺。」

可是當我們那天深夜圍着桌子坐着聽那一陣陣的哀號的時候，好像是誰也不用打緊度過那一夜。

「要是爸爸在這兒啊，」媽媽說。「他一定有個辦法。」

但是爸爸到工會裏開會去了，要很晚才得回家。

媽媽看着我們。「你們誰有什麼辦法沒有？」

我們搖搖頭。「唉，可憐的東西呀，」媽媽說，當一陣更尖刺更淒慘的叫喚鑽進我們的耳朵的時候，「他痛死了。既然反正是不活了，」你們誰去？」

我們更使勁的搖搖頭，克利斯丁說她聽見人家說起過哥羅芳有用。

媽媽站了起來。「只有這個能解救他，」她說。她叫克利斯丁到藥房裏去買一瓶哥羅芳。

媽媽多拿點兒牛奶讓伊利沙白吃一頓痛快的最後一餐，把他輕輕的安置在他的窩裏，這就着手把那個窩兒改造成刑場。

頭一件事，她拿一大塊海綿把一瓶哥羅芳都吸在裏頭，把它放在箱子裏頭伊利沙白舅舅的身邊，然後把布口袋和毯子一層層堆在箱子上頭。箱子裏頭的聲音一點兒也透不出來——連最後的一聲哀鳴都聽不見。

我們滿心佩服的在一旁看着。

「我不眼紅慫明兒個舉上那一份差使，媽媽！」我說。給達格瑪說實話。」

媽媽怪難受的點點頭。「可憐的孩子。」

第二天早晨，達格瑪衝進廚房，一臉的希冀。「伊利沙白舅舅好了點兒沒有，媽媽？」

媽媽要想把達格瑪抱在身上。「女兒啊，」她輕輕的說，「我有句話不得不告訴你。」

可是達格瑪已經跳躍的到了箱子跟前，箱子裏躺裝的是伊利沙白舅舅的殘骸。她把那些口袋和毯子一件件拿開。「天啊，」她說，「你們怕他着了涼嗎？」

媽媽悄悄的求爸爸。「你跟她說。開開口啊。」

達格瑪探着半身往箱子裏看。「什麼古怪，古怪味兒。你早哇，我的親愛的，我的寶貝，我的伊利沙白。」

從那個箱子裏，她捧起一個睡興猶濃，連連呵欠的伊利沙白舅舅！一個真真復活了伊利沙白舅舅！兩隻眼睛都睜開了，腦袋上頭的可怕的腫脹也消下去了，那些傷口全都又乾又淨。

達格瑪把這個神蹟放在地板上，一頭倒在媽媽的懷裏。「我知道您要把他治好的。」她抽抽噎噎的說，「忍了一天的眼淚直滾下來。」

「我知道您要把他治好的。」

「可是，達格瑪，不是我啊。你聽好——」

但是達格瑪只顧忙著跟那個還過魂來可是還沒有睡醒的傢伙親親熱熱的打瞌睡，不理媽媽。

「爸爸，」媽媽跟他說。「爸爸，你告訴她。」

「竊有九條命，」爸爸說。「而且，也許你用的哥羅芳還嫌不夠。」

「可是這是不對的啊，」媽媽說，「讓她長大了一直相信我什麼事兒都有辦法。」

爸爸敲敲媽媽的手。「讓她去，」他勸她。「你還怕她知道世間可悲的事情太晚嗎？」



八 世界大戰——臨時政府

革命家列寧【接前一期】

魏信

列寧在外國的一個時期，俄國給沙皇政府的軍隊警察鎮壓住，罷工少了些。但是這是暫時的呀，沒有一個人能給別人鎮壓住在不合理的日子裏的。罷工在一九一零年又爆發了。一九一二年，一個金礦的礦工罷工，政府抓了幾個工人去。工人們結羣去向政府請願，要求把抓去的幾個同志放出來。軍隊警察又開鎗了，死了二百七十個，傷的有好幾百。

誰都憤怒了。到處罷工，到處遊行示威，參加的人有多少？一百萬。新的革命開始了。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是個該牢牢記住的日子，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從那一天開場的。俄國參加了。又是一次老百姓不願意打的仗。那些皇帝們，那些工廠銀行的大老闆們爲了爭地方、搶東西、把工人農人成千成萬的往前線上送。一顆子彈過來，「拍」，死了一個工人，一個砲彈過來，「彭」，死了幾十個，是工人，是農人。這邊打過去的鎗砲呢，死的是那邊的工人農人。列寧跟他的同志們喊，工人農人，這樣的仗不要打，打死都是自己兄弟。仗要對壓迫工人農人的打。

一九一七年，世界大戰打了三年了，工人農人們真把沙皇推翻了。

不過，可惜得很，工人農人辛辛苦苦推翻了沙皇，却讓混進來的「朋友」中的敵人（有地主、富翁、廠主）管理臨時政府。這些人不會給老百姓和平、麵包、自由。仗還是在打，工人農人還是被逼着做工，他們的肚皮還是挨餓。

列寧在外國發出指示，不要相信臨時政府。

九 回到俄國

聽到已經把沙皇推翻，列寧在外國耽不住了，他要回俄國去。雖說他知道到了俄國遲早要被捕的，臨時政府裏的那些人會要捉他。可是能不去嗎？許多的工人農人在渴望着他呢。

他和同志們坐火車，穿過德國和瑞典，往聖彼得堡走。

在俄國的邊界，列寧和同志們望見一面紅旗飄揚着，在歡迎他，張起旗子的是革命的水兵跟兵士。

聖彼得堡的男工、女工、兵士、大學生在車站上等。天漸漸的黑起來，人也漸漸的多起來，怎麼列寧還不來呢？

一會兒，來了！來了！車站的那一頭來了一列綠色的火車。探照燈的光從火車頭上射出。光裏站的是列寧，人家要他在火車頭上演說。他說的很短，可是大家都高興這番演說。大家歡呼着，有的眼淚都流出來了。

在工人農人們自己的革命成功以後，有過這麼一個故事：有個老頭兒從老遠的西伯利亞跑到聖彼得堡來想見列寧。人家問他你要見列寧做什麼。他說，我要跟他說說我們農民的生活。他見到了列寧，他從列寧住的那個地方出來了。人家問他，你跟列寧說了你的生活沒有？沒有，老頭

兒說，可是他跟我說了我的生活，說了我想說的話。

那是過後的故事。不過，列寧說的一向都是老百姓的生活，一向都是老百姓心頭想說的話。所以老百姓都愛列寧。

回到了俄國，列寧又在各個地方講演，同志們盡力在列寧領導下工作，參加他的黨的越來越多了。

列寧說的是老百姓想說的話。停止跟外國打仗！土地要歸給人民！人民要有自己的政府！

十 老百姓是跟隨列寧的

臨時政府要抓列寧。因為列寧回俄國是路過德國的，他們說列寧是德國的間諜。

有一天，一個同志到列寧家裏來，要列寧馬上躲起，有人在緝捕他。列寧走了沒有好久，一輛汽車開到列寧家門前，車裏是敵人的軍官跟士兵。他們到處搜尋要找出列寧來，當然，他們沒有找到。於是他們打開抽屜，找到了不少大家給列寧的信。

有一封是在前線跟外國打仗的士兵們寄來的。「列寧同志，有些人罵你，說你是俄國人民的敵人，但是我們不相信這些的，我們同情你！」

另一封前線上的信。「列寧，我們的同志，我們的朋友，我們N團的弟兄們萬眾一心，準備跟隨着你，不管你到哪裏。」

有一封是鄉裏農人寫來的。「只有列寧能救俄國。」

臨時政府，去他的吧！老百姓的眼睛看得很清楚。他們看見，他們要求改善待遇，一樣也沒有辦到。他們看見，前線又在用死刑虐待兵士了。他們看見，有的地方農民分地主的土地，臨時

政府派了隊伍去彈壓了。

不要臨時政府，老百姓是跟隨列寧的。

所以把臨時政府推翻是快的，容易的。在列寧的指揮下，從十一月七日（俄曆十月廿五日）開始，差不多十天光景就成功了。

這個成功震撼了全世界，這裏組成了真正的工人農人自己的政府——蘇維埃。

十一 比比看

列寧這樣說過：「每一個勞動的人，每一個失業的工人，每一個貧窮的農人都會看到（不是在報紙上看到，是親眼在各處地方看到）無產階級（工人農人）的政府不是向有錢人討好，是在幫助窮人。看到這個政府從不做工的人手裏拿回他們藏着的東西，分給沒有飯吃的人。看到它幫助無家可歸的人搬進富麗的大房子裏去。看到它強迫有錢人要出錢買牛奶，但是非等到所有窮人的孩子們都有了上好的營養才准他們買，不然是一滴也不給他們喝的。看到土地是在自己耕田的農人手裏了，工廠銀行由工人管理了。看到以前那些嚴厲的處罰，是用來處罰想把錢財偷偷藏起來的那些人了。」

蘇維埃政府剛剛成立的時候，一面跟地主、富翁、廠主們繼續打仗（他們的政府是沒有了，可是他們還希望能把工人農人打屈服，照舊做他們的奴隸），一面就努力的照列寧說的那一段話做去。列寧和同志們往往兩三天不睡覺，爲什麼？因爲要指揮打仗，要給各項事情定出辦法，連夜趕也趕不及。在這個時期，他們決定了跟德國講和，因爲這個仗不是老百姓願意打的。

十二 反革命想暗殺列寧

那些沙皇手下的軍官，在這個時候不能像以前那樣橫行胡爲了，他們很不得意。那些地主、富翁、廠主，這個時候眼看自己快完了，要乘還沒有斷氣掙扎一下。地主富翁廠主們聯絡了沙皇的軍官們，反對革命，反對工人農人的政府。內戰到處都是。

他們還想方法去刺列寧。

一次，在街上。一羣反革命的對着列寧坐的車子開鎗。子彈飛過來，列寧身旁的同志趕忙把列寧的頭一推，避過了。回到家裏，列寧看見那位同志的手在流血，子彈把他的手擦傷了。

一次，在一個工廠裏。列寧是到那裏去演講的。那一次，列寧受的傷很重。刺他的是一個老百姓的敵人派來的女人，用的手鎗。廠裏的工人們扶列寧上汽車，扶列寧回家，還抓住了那行刺的女人。他們心裏都很難受，他們這樣想：「我們沒有好好的保護他……你們看，他中了子彈，傷的多重呀！」

列寧身體慢慢的恢復起來，老百姓多高興呀！成千成萬對懃勞信，從國內每一個角落裏，往列寧住的地方寄，寫信的是愛戴列寧的工人和農人。

有一天還收到一個電報，是跟老百姓的敵人在打仗的軍隊拍來的。上面說：「親愛的列寧，我們收復了你的故鄉，這是回答他們給你許多傷痕裏的一個。我們還要收回薩馬拉，來回答他們給你的另外一個傷痕。」

幾個星期裏，薩馬拉收回了。

十二 星期六義務工作

國內在打反革命。別的國家的統治者又像法國大革命時候打法國一樣，打過來了。他們怕自己國裏的工人農人學俄國的樣。那麼他們假如要吃飯不就要做工嗎？他們怎麼肯做工？怎麼會做工？

不過這些攻打，都沒有成功，工人和農人是有力量的，他們打敗了一切，國內的反革命也肅清了。

現在要把這個新的國家打好基礎。

有一件事是在這個時候發生的。一條鐵路上的工人發起，每個星期六，本來是該休息的，現在大家不要休息，來鐵路上做工，工錢不要。這是幫國家的忙，也是幫大家自己的忙。馬上別的鐵路工人，別的工廠工人都行起這個辦法來。

十四 繼續列寧的事業

一個新的國家在列寧這樣的領導精神底下進步起來。改良農具，建設工廠，實行全國電氣化，都一步步的在推進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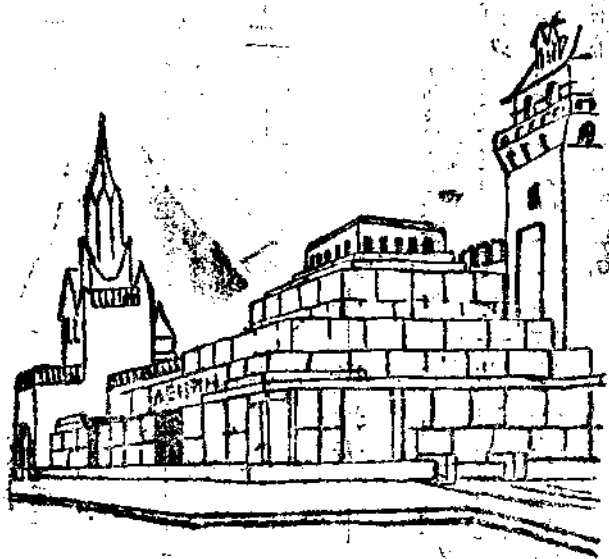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六點鐘，列寧因為腦充血死了。消息傳播了開來。

黨員們哭了。
一個女黨員說，我想高聲大喊這不會的，這不會是真的。

一個老年礦工望着遠處，說，「親愛的列寧……沒有了你，我們怎麼辦呢？」眼淚一大滴一大滴從他滿是皺紋的臉上滴下來。隔了好久他好像醒了，「但是我們將代替你的位置，永遠不會給我們忘了的老師！」

在追悼會上，一直追隨列寧革命的斯大林也這樣說，「我們要繼續你的事業！」

(完了)



列 寧 墓



七

「虹」(接前一期)

至誠

德國人在淌滿血，立滿絞刑架，可是到處是報仇的喊聲的蘇聯土地上走着。

——里托夫——

是晚上。風帶着娥琳娜的喊聲，吹過村子。在狂暴的風裏面，喊聲越來越響。

瑪柳琪皺一下眉頭。「娥琳娜要生孩子了，」她說。

敞棚門口，兩個德國兵在朝赤裸裸的娥琳娜望，一面笑着，談論着。

娥琳娜要生孩子了。她光着身子，躺在乾草上叫喊。要喝水呀，就是一口水也好，潤一潤乾焦的嘴唇。要跟前一個人，就是給她頭底下墊一個枕頭也好。

風像馬上要把敞棚吹倒，雪在風裏旋轉着，天氣能把人凍得一點知覺也沒有。村子裏，從來沒有人這樣生過孩子呢，還在德國人無恥的眼光下面。

娥琳娜用力的叫着。喊聲越響了。高起來，高起來……到頂高

的時候，忽然停住了，不響了。「生下來了，」在屋裏細心聽着喊聲的瑪柳琪低低地說。

八

生下來的是個男孩子。好些年來娥琳娜總

在想着「要有一個孩子」，她的丈夫也這樣。現在，她有孩子了，「梅柯拉阿，生了一個兒子。」她想說出來，讓丈夫高興一下，告訴他：他陣亡了不久，他們有了一個孩子，一個男孩子。他會吃一驚的，她四十歲了，在游擊隊裏人家都叫她母親了，可是，她生了個孩子，自己的孩子。

娥琳娜緊緊抱住光身的孩子，把她貼在胸口上，想暖暖他。天，這樣的冷啊！她的手凍了，風刺着身體，血在血管裏凝起來。她想，孩子會凍死了的！她害怕。

門口兩個德國兵笑着，看孩子生下來，看娥琳娜咬斷孩子的臍帶，用一根繩子紮好，看她把孩子往胸口上貼，想給他點暖氣。兩個談了一陣，一個走出去，一會兒又回來。

「給，」那個兵大模大樣的說。

娥琳娜的小衫、裙子、上衣，都落到乾草上。娥琳娜看着落下來的女衫。這是在做夢。她不相信的對那個兵看了一眼，他粗野的笑了

笑。

有東西包孩子了！娥琳娜抖抖的檢起小衫，給孩子裹上，小心翼翼的。

她自己穿上上衣、裙子。她抱着包了小衫的孩子迷迷糊糊了。這一刻，她什麼都忘了，疲乏，苦痛，都過去了。她高興得什麼似的，孩子有東西包着了。迷迷糊糊的，她瞌睡起來，她做夢。有一個夢，她好像見到了已經陣亡的丈夫。另一個夢，她看見她的孩子會走了。

一個德國兵把她從夢裏喊醒，踢她，對她做個手勢，要她站起來。他用槍托推她一下，把她往門口趕。娥琳娜明白又是帶去審問了，她緊緊的抱住懷裏的孩子。

九

德國軍官顧爾泰叫娥琳娜坐下。他對一個兵說了一句什麼，兵士就端了杯水來。這又像在做夢！娥琳娜抓過杯子，貪饒的咕嚕咕嚕的

喝着，喝得咳嗽起來。她要大口地喝！她渴夠了，渴得喉嚨啞了，渴得嘴唇乾了。

「夠了，」顧爾泰喊。兵士把娥琳娜手裏的杯子奪過去。

沒有夠呀，她才喝了一點兒，渴了幾天了，這點水沒有夠。放在她面前桌上的杯子裏還有水，清涼的，新鮮的水。可是她不得喝。她更渴了，更想喝水，要是有水讓她喝，她更要大口的喝呀！

「你生了孩子了……」顧爾泰慢吞吞的說，「好吧，現在你該要聽開些了，現在事情不單在你一個人身上。現在你可以叫你的孩子活，也可以叫你的孩子死。不是嗎？」

娥琳娜把胸前的孩子更貼緊些。

「昨天夜裏有人想給你送麵包。這是誰？」

「我不曉得。」

「你鄰居誰有孩子呢？」

「孩子？誰都有孩子的。」可不是，她也有孩子了。

「誰會打發一個孩子給你送麵包呢？你想會是誰呢？」

「我不曉得。」

「呵，好吧……可是，你說，游擊隊現在在哪兒？」

「我不曉得。」

「你回村子的時候，在哪兒呢？」

「不曉得……在森林裏……」

「什麼森林呢？」

「在森林裏……」她聳了聳肩膀。

「你從哪個方向回來的呢？」

「不記得。」

顧爾泰抬起眼睛，望住娥琳娜滿是傷痕的臉，「你聽着，你現在是母親了，你有孩子。

你願意你的孩子健康康康的長大嗎？」

是的，她願意孩子活着，健康，慢慢的長大，會走，會背書包上學，往後，結婚，自己生孩子。她多願意能這樣呀！

「怎麼樣？」顧爾泰說。

她又聳了聳肩膀。

顧爾泰站起來，兩隻手按着桌子，氣得臉變了相。他喊「甘斯！」來了兩個德國兵。他喊「弄到這兒來！」兵士把孩子奪了過去。昨天給衣服的德國兵把孩子奪了過去。

娥琳娜的眼睛從沒有離開過孩子：孩子醒了，閃閃藍顏色的小眼睛，可憐的哭起來。生了才一天的孩子呢，該要抱住他搖搖哄哄，該把他貼在自己懷裏……娥琳娜向孩子撲過去。兵士按住了她。

「你說不說呢？我問你最後一次。」
娥琳娜忍着心把眼光從孩子身上挪開，她說：

「我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說的……」
顧爾泰撕開了包孩子的小衫，孩子圓鼓鼓的肚子露了出來。「怎麼呢？」顧爾泰舉起手鎗。
娥琳娜呆住了。德國人在她面前高起來，大起來，像一個巨人。孩子懸在巨人手裏，哭也哭不出了。

一會兒，她醒過來，顧爾泰還是跟原來一樣大。

「你是母親呢！」
「我是母親。」她聽慣了這個稱呼。在游擊隊裏誰都這樣叫她。

「你只有這一個孩子！」

「不，不是……」娥琳娜搖搖頭。

「怎麼？你還有孩子嗎？在哪裏？」

「好多好多孩子……在那兒，在森林裏……都在那裏……」

砰的響了一聲槍聲。子彈直打在孩子臉上。

「好多好多孩子！瞧一瞧吧，母親！瞧你自己的孩子弄成了什麼樣子，」顧爾泰說。孩子的臉沒有了，成了個血淋淋的傷口。

腿垂着，拳頭垂着。

「瞧一瞧吧！」可是娥琳娜沒有瞧見。這一剎間她好像在很遠的地方，離這間屋子很遠很遠。……在森林裏，她想，他們這會兒在做什麼呢？坐在野火旁邊？悄悄的進攻德國軍

隊？在圍攻德軍司令部的房子？還是抬着受傷的同志靜靜的退却？

「把這孩子拿出去！把她帶去結果了！」
 顧爾泰吩咐着，他氣得發抖。爲了水，爲了孩子，她應該說出來的。可是現在她順從的跟着兵士走出門，走到街上。

「這個地方啊！娥琳娜生在這裏，長在這裏，在這裏結婚，在這裏期望得一個孩子。孩子出世了，孩子給打死了，她抱着死了的孩子在這裏走，走往死的那頭去。街上一個人也不見，連一扇門也不開，她孤零零的讓德國兵押着，走，走……」

再聽不到娥琳娜苦痛的喊聲了！永遠，永遠的停住了！

「在這個時候有兩種死神到處在徘徊着，在我們的土地上徘徊着。一種是德國的死神，是要我們的死神的。另一種，是監視着德國人的死神。」老頭兒葉度年這樣說過。

娥琳娜被德國的死神抓去了！

十

有兩種死神在到處徘徊着……另一種是監視德國人的死神。

那天晚上，普霞洗過了澡，費多霞給普霞去倒用過了的水，她默默地繞過房子，拐過牛欄，把水往糞堆上倒去。就在水嘩嘩着地的那一刻，「老媽媽……」她聽到了一聲親熱的稱呼。她跳了起來，丟了桶，那是個月色很好的晚上，她看清牛欄後邊有個影子，戴的好看的紅軍帽子。呵！不只一個，他們有三個呢！費多霞氣接不上來了，她的嗓子給哭聲塞住了，「是你們嗎？這是你們嗎？」她帶着哭聲說，「可等着了，可等着了……」「好了，好了，老媽媽，談一談吧。」「怎麼呢？談就談吧……你們不想吃些東西嗎？」紅軍們都笑起來，「不想吃……我們不是到這兒來吃東西的。」「那你們就說吧，」費多霞嘆聲氣。「我們要探聽點消息……德國人都佈置在什麼地方呢？」

他們那兒有什麼東西？」費多露耐不住，心急的問了，「我們的軍隊到村裏來嗎？」她像在請求似的。「來的，到村裏來的……不過先應當把一切打聽明白……」「我就說……」

好呀！德國人，你們在村子裏來回的巡邏吧，你們搶吧，你們殺吧，等着，你們的末日馬上到了。我們的軍隊在那裏來了！

好呀！顧爾泰，你限定三天要交糧交人犯，這三天的期限不是對人質說的呢，看看吧，就在三天裏要你看看紅軍們臉上的仇恨。監視德國人的死神，不會放掉一個半個。

十一

監視德國人的死神，在各處徘徊着。

也是那一天晚上，偽村長賈波里從德軍司令部回去。路上，他滑了一交，他馬上知道可怕的事情來了！不知道什麼東西包住了他的眼睛，什麼東西塞住了他的嘴。他想喊，可是狠狠的給打了一下，他倒下去，又有人把他搬起

來。他聽見雪吱吱的響，要把他搬到哪裏去呢？

後來，一扇門呀的一聲開了，他給扔在地上。後來，包住他眼睛的布落下來，他面前站着好幾個人。是村民們呀，他渾身打起抖來。「在審判官面前，得好好的站着，」一個女人喊。他勉強挺直身子。

他們審判他。都有他的份的：把柳紐克吊上絞刑架，把五個人質押在司令部裏，牽走了牛，搶走了肉食，教孩子們慢慢地餓死，教大家每天都流着血，流着淚。

判決——死刑！

「饒了吧，看我幾個孩子份上，可憐可憐，我再也不了！」賈波里跪下來磕頭。

去你的！孩子！爲了你這個狗仔，我們看多少孩子給弄死了！

一條繩子，套上賈波里的頸項，兩頭一拉，扣緊了。

十二

監視德國人的死神在每一個人的心裏。

「不交糧食，一粒麥子也不交！德國人要餓斃人質？是的。可是你不能對德國人屈服，今天你交了一斗麥子，明天他要你五斗，今天你爲了五個人質服從了他們，明天他會抓起五十個人作人質。瑪柳琪，你也不能去自首，不該去自首。這樣，你就服從了他們，對他們屈服了。在我們軍隊還沒有到之前，我們是應支持下去，咬緊牙關支持下去。」

人質們坐在監裏等，等三天的期限一分一秒的過去。

「我們的軍隊會來嗎？」小姑娘白藍秋輕輕的問。

「可是，德國人只限定三天呵。」

「可是，就在這三天裏不會來嗎？」

「在這樣大的風雪裏，難得很，」瑪麗亞

說。可是她自己也想著他們會在這三天裏來。「大風雪在他們算不了什麼，他們對大風雪是習慣了的呀！」

「也許會來的呢，」一會兒她低低的說。「也許我們能等到他們。」

「你想會來嗎？」白藍秋問。

「也許會這樣的，」葉度牟也說。

「他們會找到我們的，因爲大家都知道我們給關在什麼地方，」白藍秋狂熱的說着。

十三

月亮射出清光。一圈虹，圍在月亮的四周圍，發出光彩的虹。

老太婆費多霞睡不着。村子裏就只她一個人知道，就只她一個人在等，一個人等多難受呢！聽呀，聽呀，來了，要來了。

一個地方起了一陣槍聲。另一個地方，第三個地方，槍聲也響起來。

槍聲到處是了！

「紅軍們進村子了！」一些德國兵喊着，逃進司令部。

「把門上起來，熄了燈，」顧爾泰喊着指揮。

「記住，兄弟們，連一條活命都不要讓他們溜走了，連一條活命都不讓溜走，」雪地裏紅軍的指揮官叮囑着。

在光芒四射的彩虹下面，紅軍們衝進村子來了。

衝呀！爲了娥琳娜，爲了小米什迦，爲了五個人質，爲了躺在山谷裏的同志，爲了吊在絞刑架上的青年，爲了全村子受難的人，不要放了一個呀！

弟兄們一個一個倒了，受傷了，陣亡了。可是德國人在退呀，退，退，退到司令部。手榴彈，擲過去呀！

十四

關人質的一個房間打開了。

馬蘭，這個一直不理睬別人的姑娘抓了一個紅軍兵士的槍走出去。

司令部打垮了。

顧爾泰彎着身子往外奔。突然，他見了馬蘭，蓬亂的頭髮，冒火的眼睛，手裏一支沉重的鎗。她把步鎗一揮，打下來，顧爾泰開鎗了。就在這個時候，鎗托落在他頭上，他倒



面下虹彩的射四光芒在

在地上。

馬蘭也倒在地上。她笑了，這個可愛的姑娘懷着孕呢，她痛恨肚裏的孩子，這個德國人的狗仔。村子才淪陷的時候，她給德國人強姦了，懷了孕。一個月來，她恨自己在用血餵大德國人的狗仔。現在，她笑了，她躺在地下，看着天上的虹，虹有着永遠不滅的光彩呀！

顧爾泰的鼻子，額骨，都給打破了，滿面是血。一隻眼睛從眼眶裏落出來，一隻瞪着天。那一隻眼睛也望見了虹，從地平線的這頭到那頭，一個彩色的大半圓。虹是吉兆，虹給人帶來勝利，可是這不是他的吉兆，不是他的勝利。

(完了)

太陽請假的時候

施君

人們都怠於工作了，太陽也就請了假。夜永遠繼續着。漆黑的天空，只有繁星閃爍着寒光，月亮不再升起來了。地球上一天冷似一天，海洋凍結成整塊的冰，地面硬得像鋼鐵一樣，不能再耕種了。植物凍得枯萎了，動物冷死了，牠們的血液都凝成冰塊。人們跟黑暗寒冷掙扎，最先還用煤來燒汽鍋，開動大蒸氣機造成電流，每家人家點起電燈。還把煤放在大匣中加熱，把煤氣用鉛管通到每家人家去用。隔不了多久，煤用完了。人們想到用水力，可是瀑布涓滴不流了。想到用風力，可是空氣平靜得像凍凝似的了。怎麼辦呢？只得趕快請太陽復工。

上面一段是「烏拉波拉故事集」中的一篇——「太陽請假的時候」——的梗概。這樣有趣的故事，在這本書裏一共有十五個。內容是各種自然科學常識，却是用寫童話的筆調寫的。很合少年們的口味。

「烏拉波拉故事集」的作者是柏吉爾·顧均正先生把它譯成中文，由開明書店出版。



賊娃子【小說】

李青民

太陽攔在西邊的遙遠的山頂上。牆壁和樹梢都照得通紅的，像要燒着似的。

濟川號炭莊門口，停着一列板車，車上全滿載着黑得發亮的無煙煤。車夫們坐在階沿上，用手抹着額角上掛下來的汗水。

一個胖子從炭莊裏走出來，手裏拿着一桿大秤，向車夫們吆喝道：「收煤啦！——車夫們趕忙站起身來，將煤一箕一箕的抬到他秤前。

不知什麼時候，炭莊對面的人行道上來了一大羣孩子。他們的臉都是焦黑的，眼眶深深的凹了下去。他們身上的衣服都髒得變成黑色，有的前胸破了一個大洞，有的後背裂了個

叉口。他們每一個手裏都提着一隻竹籃。

一個頭上長着癩痢的孩子，突然離開了他的伙伴，跑到最遠的一輛板車旁邊，敏捷的檢了幾大塊煤放在自己的籃裏。又急忙把身上圍着的一條破布解了下來，蓋在煤上面，得意洋洋的回到伙伴跟前，笑嘻嘻的說：

「我今天又弄到一個鍋魁吃了。」

「二娃，你怎麼不也去幹一手呢？你不是還不會吃飯嗎？」一個眼珠凹下很深的孩子向他身旁的一個瘦得怕人的孩子說。

「胖官這兒的生意錯過了，太可惜啦！」瘦弱的那一個很有經驗似的提醒二娃。

「放着膽去幹，我給你放哨，」另一個孩子慫恿着二娃。

「好！」二娃狡獪的笑了笑，轉身就跑到板車邊上，不一會兒，他就帶着滿意的笑臉回來了。

正在這時候，秤煤的胖子無意中回過身來，發覺了街對面那羣孩子，憤憤的罵了起來：

「哼，這幾個龜兒子東西今天又來了！」胖子把炭秤一橫，向炭莊的大門裏叫道：

「秋兒們呀，出來呀！」

立刻兩個肥胖的孩子從門裏跑出來了，每個人手裏舞弄着一根演舊戲的馬鞭子。兩個孩子見了胖子就撒起嬌來，一個說：「給我買的洋號呢？」另一個說：「我要買一對鴿子！」

「要買，要買，」胖子匆忙的應着。「你們幫我去看着那羣賊娃子，等一會兒一定給你們去買。」

「等會兒一定要給我們的呀！」兩個孩子

說着，快活地繞了那列炭車跑了一個個兒，驕傲的走到那羣窮孩子跟前。

「你們是幹什麼的？」稍大的孩子問。

「檢炭花的，」癩頭的一個涎着笑臉說。

「你們偷了沒有？」

「哪個敢偷胖官的啊！」二娃伸長了他那烏黑的頸項說。

「誰是胖官？」稍大的那一個漲紅着臉，

向二娃逼進兩步，「誰是胖官？」

二娃有點着慌了，「誰問便是誰。」

「誰問便是誰！」對方氣漲了，舉起手中的馬鞭，呼的一聲，向二娃頭上揮去。二娃頭一仰，身子一扭，便跌倒在地上。籃子裏藏着

的煤就滾了出來。

「哼！你還說沒有偷？」

「這是我檢的呀！」二娃一個轉身，坐了起來，大聲辯白。

「檢到這麼多，你再去給我檢點來看。」

胖子猛地撲了過來，奪了二娃手裏的籃子，把

牆上的煤檢在籃裏。一手揪住二娃的耳朵，

「你這小烏龜，手藝真不錯！」

二娃的伙伴早都一溜烟地跑開了，只有他獨個兒被胖子揪住了耳朵，脫身不得。淚水從他眼眶裏像屋簷水一般滴下來。他嘴裏還不住的叫着：

「我是檢的呀！……」

「狗東西！」胖子罵着。「背着牛皮不認臟，給我打！」

兩個胖孩子聽着胖子的命令，一齊揮動手中的馬鞭子，向二娃身上拚命的亂抽。

街上的行人，車夫，小販，像看獅猴似似的圍了攏來。有些還咕嚕着，「該打，賊娃子，打得好。」二娃成了觀衆們的公敵了。

二娃起初還放聲號叫，後來聲音漸漸地啞起來了。胖子才說：

「饒了他吧，把籃子給他繳了。」

二娃聽到要繳他的籃子，像判他死刑似

的，拚命的去奪籃子。

「請把籃子賞還我罷！」二娃哀求着。

「還了你，明天又好來，是不是？」

「做點好事！」

「做好事！」胖子說着，一手將二娃推倒在地。提起籃子來，向門裏面一拋。

看熱鬧的人知道再沒有什麼可以看的了，都心滿意足的各自散去。胖子又吆喝着：「收炭啦！」兩個胖孩子坐在炭莊大門上，玩起紙烟畫片來。

二娃一步一步的爬到街對面的人行道上坐了下來。他低垂了頭，用手抹乾了眼淚。他望着街對面的兩個孩子，望着他們兩個蘋果似的臉，華麗的西式服裝，黑得發亮的皮鞋。他目不轉睛的望着，眼睛裏像要冒出火來。

天漸漸暗下來了。濟川號炭莊的門已經掩上了。遠處的狗在吠着。二娃頹喪的低下頭來，把臉埋在膝上。

我們到雲南去

蕭若

「抗戰中度過的童年」之五

一個春末夏初的晚上，我睡在牀上老是睡不着，儘着想這樣想那樣。因為第二天就要離開這裏到去家更遠的雲南去了。舅父一家已經早兩天到長沙去，打算從那兒坐船到宜昌往四川去，舅父在四川找了一個教書的事情。舅父約我們回到四川去，祖母不肯，說俗語說的「老不入川。」爸爸有朋友從雲南寫信來邀他去。這個，祖母不反對，她老人家不知道雲南比四川更遠。

我對於這個曾經做過我三個月家鄉的江心島有點戀戀，我捨不得這裏的江流、船隻、沙灘、和沙灘上的石子和蚌殼，甚而至於捨不得這個樓閣、這個走廊。天還沒有大亮，我就悄悄的爬了起來，穿上衣裳走下樓。房東一家都還沒起呢。舅父們住的屋子全空了，只有幾許原有的傢俱和許多散在地下的碎紙，壁角裏

還有幾本不要了的書。到處都是靜悄悄的，靜得怕人。我輕輕的開了門走到院子裏，看見房東家大司務已經起來生火了，我又覺得大司務平日也待我們怪好的，還有房東家那個丫頭也很好，他們家四妹五妹兩姐妹也都那麼可愛。

一會兒大家都起來了。收拾停當，雇了船渡江到對岸去乘輪船。房東太太也捨不得我們走，送到江邊再三的說：「過一晌你們回家鄉經過此地，一定再來看看我們。」

到了長沙，舅父一家沒買着船票，還住在旅館裏，因此我們又多聚了兩天。結果還是他們先走。姨媽帶了我和敏弟送到碼頭上。他們上了船，全在欄杆邊站着，汽笛已經響過，船就要開了。我和敏弟哭了，六表弟三表姐也哭了。姨媽忍住淚說：「唉，你看，平日在一起，免不了要吵鬧鬧的，現在倒又捨不得

了。」在船開以前我們就離開了碼頭。

我們又住了三天，才在一個黑夜裏起來到車站去搭車上廣州。車子比武昌來的擠得好些，大家都有坐位。可是那一晌正是敵機轟炸粵漢路最利害的時候。乘客們議論紛紛，有人說有一次火車在一個山洞裏停了一天，有人說有一次一位太太在下車躲警報時生了個娃娃。我們一上車就商量好假如有警報，大家都不要慌忙也不必拿行李，大人先由窗口跳出，再把小孩接出來，躲到離車較遠的地方去。我和弟妹們聽見大人這樣說，覺得這件事確實嚴重，也不敢嬉鬧了，整天提心吊膽的尖着耳朵聽火車頭有沒有發出怪聲來，夜裏睡覺也不能安心。第二天清晨火車停在一個小站上，爸爸下車去買吃的東西，突然看見車頂上鋪着一面很大的英國旗，一問知道車上有一批香港去的英僑，所以鋪上英國旗免得日機來炸。爸爸立刻把這消息告訴大家，大家才放下心來觀賞兩旁的風景。在湖南和廣東交界的地方，火車在山

腰裏走，一邊是高山，一邊是深谷，到處都是樹木，曲曲折折，非常好看。爸爸說那底下的山溪就是北江的上游。

到了廣州的第三天，台兒莊太勝的喜訊來了，全城都歡騰起來，不斷的聽見爆竹聲，歡呼聲。第二天火炬大遊行，我們在旅館樓上靠街的窗口向下看，只見前面是自行車隊，汽車隊，後面就是一隊隊的民衆拿着各式燈籠和火把，喊着口號，當中還夾着好些扮演戲文的台閣。路旁人山人海，怕比過年過節的時候還熱鬧呢。

鎖表哥病了，住在醫院裏。一天阿姨帶了我和妹妹去看他，走到半路妹妹突然不肯走了，阿姨只有把她抱起來，一面就把皮包遞給我拿着。走了幾步路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我背後突然伸過一隻手來，嗖的一聲皮包跟着那手跑了，只看見一個人飛也似的穿過了馬路，一轉眼就不見了。把我嚇得大哭。阿姨問我怎麼了，我告訴她有人搶走了皮包。姨媽要去追

趕，影子也沒有了。

我們住的旅館沒有伙食，我們天天在外面吃。一天正在吃午飯，一個女招待走過來笑嘻嘻的說：「有警報了，等着看飛機吧！」我們倒有點慌了，不過看着店裏別的客人全好像一點關係也沒有，說說笑笑，毫不慌張，一會兒緊急警報，飛機聲也近了，店裏的人都擠到門口去看，滿街都是人，飛機在頭頂上，人們都用手指指點點的數架數，好像是在看表演似的。後來我們知道，在廣州，警報是太普遍了，常常一天有五六次，都是去炸粵漢路的。市區雖然也炸過一次，近來好久沒有炸了，所以大家也就不害怕了。可是我們離開廣州市不久，就聽說廣州大炸了一次，死了不少人。這一次以後，有了警報，廣州人民恐怕不能再這麼安閒自在了吧。

從廣州坐船兩個鐘頭到香港，行李檢查妥當，找旅館住下來。我無意走到一個露台上，朝下看去，原來旅館後門外頭是一條小胡同，

這個小胡同兩邊靠牆鋪滿了草席，每一條席子的中間有一個鴉片煙盤，煙盤兩邊躺着兩個人，每人一支煙槍正在抽煙呢；這些人看上去都是衣服襤褸，腳夫，叫化一類的人，不容易得來幾個錢都花在這上面。一會兒有一個八九歲的小叫化子來了，伸出一隻骯髒的手，把討來的幾個錢一齊放在管煙鋪的人手裏，站在一旁等着，看見有一個人起來了，立刻躺下去佔了那個空位，拿着煙槍用力吸上兩口，他的錢不多，不能再吃了，只得爬起來又到大街上去乞討。

第二天爸爸帶了我們山上去玩。上山下山都是用纜車，山很陡，坐在車裏老怕摔倒，其實不會摔倒的。從窗口望出去，有很多非常美麗的紅色黃色的野花，就可惜沒辦法可以摘一朵。纜車的終點雖山頂還有一截，我們在車站下了車，那兒有一條平坦的路圍着這山頂繞過去。我們看了看山頭並不大，順這路轉上這麼一圈最多也不過花半個鐘頭，於是我們從車站

往右出發。起頭我和弟弟都很興奮，跑一會走一會餓，總是走在大人們前頭。慢慢的有點不耐煩了，就問怎麼還沒有走完啊？於是在路旁的椅子上休息了一會再走。老走走走還不到，大人們也累了，又休息一會兒。歇歇走走，好不容易才繞回車站。我們的腿全都軟了，可是海天的遠景也讓我們看夠了。

勝利之夜

晚上，我正在牀上躺着，忽然的，外面起了一陣陣的喧嘩，夾雜着歡呼聲，鞭炮聲。

「日本投降了！」

「日本投降了！」

這喊聲傳入了我的耳朵，激動了我的心魂。

八年了，這並不是一個短的時期啊！

在香港住了只有兩天就買着到海防的船票，旅館主人替我們在每件行李上黏貼上印着「海防天然旅館」的紙條。到了船上，弟弟妹妹們都歡天喜地在甲板上跑來跑去，只有我一個人躺在牀上，因為我暈船，上了船就不舒服。雖然這隻船相當大，並且還沒有開。

金大勳

天災，人禍，
流離，逃亡，
爲了祖國——
也爲了我自己，
我們忍受了這些苦，
我們熬住了一劫。
現在，
我們終於獲得了勝利，
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我們欣喜，
我們興奮，

欣喜我們的苦沒有白吃，

興奮我們的國家獲得新生。

我們歌唱，

我們頌揚，

我們歌唱我們的勝利，

頌揚世界上的正義。

我們更要感謝，

感謝千百萬死難的同胞，

感謝所有同情我們的盟邦。

因為他們犧牲了血汗，

拋擲了頭顱，

加速了敵人的敗亡，

促成了我們的勝利！

我又想起了故鄉

和故鄉年老的祖父。

那片繁榮的土地

和年老的祖父，
他們和我們一樣的

受盡了磨折，

受盡了苦難。

我憶念他們，

現在都無恙嗎？

我的心飛過了高山，

飛過了大水，

飛進了故鄉的田園，

飛到了祖父的身旁。

窗外又傳來了歡呼聲，
鞭炮聲。

我欣喜，我興奮，

我不能入眠，

我將永遠留下記憶

在我的腦海中，

記憶這不眠的夜，

勝利之夜！

記偷蛋遊戲

曹錦

午飯後，濟弟不知從哪裏學到一個遊戲，來告訴我，要我去玩，並且說，二哥也參加。

那遊戲是這樣的：在地上畫個圓圈，中央放三塊小石頭，當作蛋。一個人做母雞，保護這三個蛋，不要被偷去，但不許離開那個圓圈。其餘的人做賊，偷這三個蛋。如果母雞不常心，三個蛋全被賊偷去了，就算輸了。連輸三次，便罰那做母雞的人唱一個歌。可是賊的脚如被母雞的脚掃着了，這賊便算被捉住了，他便應該來做母雞，母雞便去做賊。

遊戲開始了：濟弟自願作母雞，我與重弟做賊。濟弟的身體靈活，我們做賊的偷了大半，一個蛋也未得着。

後來，我們終於發現他的破綻。重弟站在濟弟前面，我在他的後面。重弟把右腳往前一伸，濟弟以為他要來偷蛋了，忙把腳對着他一掃。我乘機往前一躍，偷得了一個蛋。濟弟轉

身對我又是一陣旋風掃過來，我住後一退便躲過了，重弟也乘隙偷了一個蛋。

不一會兒，圈兒裏的蛋全被我們偷光了。這樣一次，二次，三次，濟弟該罰唱一個歌了。

可是濟弟脾氣有點古怪，他偏不唱，我們催急了，他往地上一倒，哇的一聲哭起來了。重弟還僅僅催他唱，媽媽說：「他不是在唱？」說着引得大家都笑了，濟弟也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編者說〕前一期稿子擠了，沒有刊載少年們自己的作品，一定很使讀者感到失望。這一期稿子還是擠，可是再不能缺少這一欄了，於是選載了四篇。

「賊娃子」這篇小說，作者的目的是把流浪在街頭的窮孩子，跟有錢人家的孩子作個對比。有錢人家的孩子要什麼就有

什麼。窮孩子呢？檢了幾塊煤，就遭了毒打。作者沒有把自己的意見寫出來。可是讀者看到最後一二娃瀕死的低下頭來，把臉埋在膝上，「就能體會到二娃在想些什麼了。這樣結尾是很聰明的，教人讀完之後再想一想，印象就更加深切了。就全篇來說，規模還完善，只是有些對話不很切合各人的身分。

書若又接寫了「我們到雲南去」。她仍舊寫得那麼耐人尋味。這裏不多說了，讀者們一定會看出她的長處來。

這齣詩還是第一回。少年們寄來的詩

很多。可是都不怎麼好。詩是不容易寫的，這篇「勝利之夜」比較像個樣子。這些詩句的確是作者當時所想到的，感到的，這一點最要緊。許多少年寄來的詩，往往是一悲一憤一怒一憤！「連自己也不知道說些什麼。

「記偷蛋遊戲」裏得有條有理，並不枯燥，結尾一段尤其有趣。

在這裏特別提起「勝利之夜」的作者金大勤。他努力寫作，常把作品寄給我們。並且鼓勵他的朋友們寫作，投稿。我們希望讀者們都能如此。

說小調

定價一元八角

石榴樹

美國索洛廷著
呂叔湘譯

這個集子裏的各篇，以一個叫做阿刺木的人物為主體，寫他幼年少年時所見所歷，詞連人情，富於詩趣。完全白描的手法，不加藻飾，只用簡樸的敘述和對話，而人物的神情表態，自然流露，可說是具有藝術的妙品。譯者在文字，極大可能地，還本還原，譯文只宜看，不宜讀，讀起來，在韻律上，開創了一種新風格，作者讀他，不只看他，享受一定更多。

店書明開